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亚当复活

Adam Resurrected





[以色列] 尤拉姆·卡纽克 著

Yoram Kaniuk

陆汉臻　郭国良 译





亚当复活　Adam Resurrected

尤拉姆·卡纽克（1930— ），以色列小说家，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国文字，享誉全球，曾荣获比尔里克文学奖、法国人权奖和以色列总统奖。《亚当复活》是以色列文学的巅峰之作，问世以来一直是大屠杀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作品之一。

茫茫沙漠之中，矗立着一座设施完善、极尽豪华的精神病康复医院——这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居住着一群二战中大屠杀的幸存者——亚当·斯坦无疑是这群怪人的首领。二战中，亚当曾是马戏团小丑，因在集中营内提供娱乐而免于一死。历经浩劫，亚当的世界陷于癫狂，他不断周旋于医生与病患之间，迷离于现实和虚幻之中，以期达到自我的救赎。

卡纽克的作品着力描写的是人性之黑暗以及人生之痛苦，《亚当复活》为读者描绘了一个现代地狱，它在通往救赎之路的同时也摧毁了人性。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5138-9

9 787532 75138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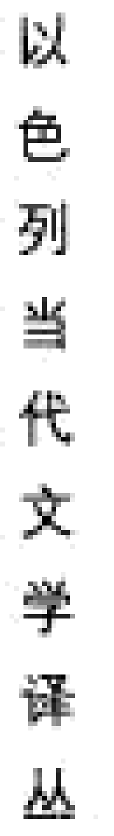
定价：36.00元

亚当复活

Adam Resurrec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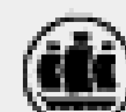
Yoram Kaniuk





[以色列] 尤拉姆·卡纽克 著

陆汉臻　郭国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当复活/(以)卡纽克(Kaniuk, Y.)著;陆汉臻,郭国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1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书名原文: Adam Resurrected
ISBN 978-7-5327-5138-9

Ⅰ.①亚… Ⅱ.①卡…②陆…③郭… Ⅲ.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3353 号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The Eisenberg Series of Modern Israeli Literature
Yoram Kaniuk
ADAM RESEURRECTED

据 GROVE PRESS, Seymour Simckes 英译本转译

图字:09-2010-604 号

亚当复活 〔以〕尤拉姆·卡纽克/著 陆汉臻 郭国良/译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40,0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200 册
ISBN 978-7-5327-5138-9/I·2921
定价:36.00 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雅伊尔的儿子伊拉扎说:上帝从前是爱过犹太民族的,但后来一定下了决心,与犹太民族反目了。因为,如果他还一如既往地善待我们,或者如果他只是怒起一时,那么,在那场大毁灭中他就不会走开,不会消失得如此无影无踪。

——约瑟夫斯,《犹太战争》

人是废墟中的神祇。

——爱默生

目　录

第一章

小　丑

她用纤细的手指轻轻拍打着他的门。她一头银发，向后扎着，脸蛋如丝绸一样光滑。她身穿一件轻薄的印花夏日连衣裙——看得出来，刚买不久——脖子上围着一条宽大的水手领带。看上去她似乎刚从一张褪色的相片里走出来。“亚当！亚当！”她叫道，马上又纠正道，“斯坦先生，”她嘴里咕哝着，“到时候了，亚当……我非常抱歉。”事实上，这个女房东的确感到非常抱歉。

她用纤细白净的双手——手上蓝色的血管清晰可见——抱着脖子，突然透不过气来，好像要昏厥过去。就在昨天她几乎要窒息而死，而现在她又迎接了黎明的到来，站在门前，将要高傲地会见一个长相迷人、可能会谋杀她的男人，她的心怦怦直跳，就像少女第一次与男人外出约会一样。早些时辰，她半睡半醒那会，这清晨是显得那么可爱。但一旦她完全起身，她就有了记忆，明白事理了。现在她摸摸自己的喉咙，感到非常厌恶，她知道过不了一会，上天就要决定她的命运了。

虽然已经醒来一个小时了，但亚当假装依然熟睡着，就像一个小孩，以为闭上眼睛就可以让自己隐身起来。只是他的眼帘微微开了一条缝，所以他能够觉察到墙壁上移动的影子，那是汽车的影子。透过他那不太

成网状的眼睫毛，他看到自己的影子贴到了那破损、褪色的墙纸上。他看到的不是陈旧古板的花图案，而是出现过一千次的他自己的形象。他知道这会儿女房东肯定在抱着她的脖子。他能感觉得到，她那双爱抚过她自己的喉咙的手是那样的温柔，向前伸展着。他一点也不担心昨晚的事，不担心她的脖子依然是这个世界的多余之物。他知道该如何去获得幸福，知道该怎么做。不过，他也懂得万事有始终，一切有尽时。上帝再精确，也精确不过我自己，他想。

墙上都是他的脸，屋外的雪松一次又一次地投来侧影，好似在航行，航行到房间的角落，消失了。听着爱德尔森太太在门外边的轻声自语，他睁开了眼睛。他甚至听到了她的心声。

亚当睡眼惺忪地起床，开始穿衣。他站在窗前，可以望到窗外一棵高大的柏树，颇似宗教法庭大法官的法冠。昨晚他梦见了火刑。自从他定居以色列以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几乎没有梦见过他自己的人生往事；相反，他常梦见几百年前的事件，那些人物的命运与他几乎毫不相干。到了晚上，他自己的生活被删节了，他见到的是公共的篝火。昨晚，大法官在烧一本书，亚当觉得那本书的名字是《浮士德》。尽管他感到那本书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是该烧，但这种做法使他痛苦。这个大法官，戴着圆锥形的高帽，虽然名副其实，但毕竟是在烧《浮士德》啊。

天闪电战般地亮了。街上的嘈杂之声爬进了他的房间。奔往市区的汽车的噪音与送奶工叮叮当当的奶瓶碰撞声交织在一起。一个人在喊：“艾泼斯坦太太，您的报纸！”接着一份报纸就嗖的飞了过来，砰的落到了门庭。街对面，一个小孩在吼叫。亚当可以听到门外女房东的呼吸声。他可以肯定，这个标致的女人正透过锁孔往里窥视呢。他把脸搁在旧式的小洗脸槽边上，水龙尖叫着，水汩汩流淌。他冲着门叫喊：“太阳的脸色一团漆黑，露西①，乌云笼罩着芳心。”

---

① “露西”是“露丝”的昵称。

可怜的人儿脸红了，她的头，由于紧靠着锁孔，一下子撞到了门。他差一点憋不住要大笑出来，但今天早晨他隐约感到爱德尔森太太应该得到不同的待遇，于是他把大笑扼杀在萌芽状态，改成大声的漱口声。

“亚当，你到底在想什么呀？”爱德尔森太太用德语说。

“我什么也没想，露西。我只是想弄明白今天早晨我是否还英俊。”

“你很英俊，亚当，”这个从褪色相片里走出来的女人再一次脸红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洗漱完毕。接着爱德尔森太太咯咯笑了几下。

“这还是大清早的，我们就在这里浪漫了，”她说道，半是尴尬的样子。亚当用银手把的刷子刷着衬衣。他非常倾慕女房东说的一口德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门语言“把你提升到高处，再用马鞭将你重重地击落”。

露西依然说一口年轻时候的德语。到以色列后，亚当每天对这种美丽古老的语言有新的认识，这种语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这里没有变质过。露西开口说话时，他就会看到一本古书，装满古书的书橱，他父母家里的一幅画：它们都是那么神秘和美丽。听着寄宿公寓的女房东爱德尔森太太说话，他仿佛听到了他母亲、佛朗兹－约瑟夫叔叔和父亲的声音。

不过，他对这个优雅的老年女人的身体颇有微词。她的身体是如何保持住青春的姿色，这弹性，这千真万确的光滑皮肤的呢？这是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身体呀。这怎么可能呢？

“您年纪多大了，露西？”他突然喊道。

“五十，亚当。别笑话，今天我正好五十！”

“我的天！”他说，他的头往洗漱槽埋得更深。真够胆大！还带诗的破格！真像处女那么可爱。那温暖的身体，一头往后扎的银发。她一丝不挂地站在他面前时，他的眼光无法从她身体移走。全身没有一丝皱纹。多么完美的激情！好似她的身体冷冻了数年，今天才突然解冻。

不过，眼下他在赶时间。他穿上那件奇特的蓝衬衣，弄平夹克上衣，

仔细地抛光上面的金扣子，每颗扣子上都打有冯·汉姆登先生的徽章，亚当继承的正是冯·汉姆登先生在柏林的精美豪宅。他戴上圆圆的、边檐微微上翘的黑色毡帽，这是柏林的A·N·费歇尔制造的。他准备起身就走。但他一开门，爱德尔森太太就失去了身体平衡。她正透过锁孔往里窥视呢，来不及后撤，门猛地打开，重重地打着了她。她紧闭的嘴里发出一下轻轻的叫喊声。他露出笑容。“我的穿丝绸长统袜的女人，你就这样尖叫的吗?”他那彬彬有礼、犀利无比、恰如其分的眼神一下子扫向她纤柔的脖子，停留在那里不动了。

好一只天鹅，他自言自语道。他从她脖子里看到了今天早晨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她脖子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屈辱。但他知道，你不能怪罪于另一个人。我落入深渊，都是咎由自取。不知怎的，他感到一阵释怀。

“准备好了，亚当?”

他在她面前欠身鞠躬。他邀请她跳个华尔兹。她内心与自己斗争起来:要不要告诉他、提醒他，他们这是在什么地方。不过，她自己宁愿去忘记身在何处，所以也就想不了那么多了。

“来，我们跳吧。”他说。但在她心中响起的轻柔的音乐声中，在轻盈的舞步中，她分明听到了马路对面戈登斯坦家也门女佣的喊叫声。女佣喊道:“玛蒂，朱尔斯，上学了，赶紧!”露西抬起胳膊，等亚当的胳膊来钩住，接着，她的脸色白如石膏，她领着他在走廊上跳起舞来。

“那么，我的宝贝，我们跳吧?”

她不情愿地微笑了一下。他蹦一下腿，让体重前移。跳了几秒钟后，领舞的不是她，而是他了。这可是在她自己的房子里！她的一个手指在他昂贵的外衣上害羞地慢慢移动着，她的嘴突然张开了。她看上去非常害怕。他喊叫道:“马布！蜘蛛网!”

他们经过的房间里有人喊，“能不能安静一点?这是公寓，不是火车站!”

亚当的一个手指头击打着嘴，耸耸肩，像一个被人发现干什么坏事的小男孩，拉着她往前走——她也像他一样无地自容。他们步调一致地下楼梯，就像一个人似的，他们的呼吸混合在一起。她那轻飘飘的步伐使她意识到，毫无疑问，时间不知怎的停止了，不存在了。

但是，在爱德尔森太太和亚当·斯坦的不知不觉中，新的一天已经迅速地来到静静的小街道。不再有露珠和晨雾，太阳骄傲地升起在东方，爬到了高大的公寓楼的上方，新的一天已经在燃烧。特拉维夫秋天的早晨突然降临到在亚尔孔河边起舞的桉树的上空，在晴日的雾气消散之前，白天才刚刚开始的一瞬间，可以想象亚尔孔河是多么宽阔，它那遥远的彼岸肉眼是无法看到的。

楼下大厅里立着五只衣箱，一个挨着一个。这五个衣箱都是用高级皮革制成，普鲁士蓝，象牙手把闪闪发亮。每一个衣箱总比紧挨着的那个大约高出四英寸，所以从楼梯顶上往下看，这些箱子就像另一道直通地毯的楼梯，或者，用亚当的话来说，是"一个奇形怪状舞台的补充。"他仔细检验行李，就好像在目睹他眼前展开的整个人生。他不再去想爱德尔森太太的脖子或者她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身体，也不再想象狗食盆或别的什么令人痛苦的情景。他看到了海洋。他想象银子，金钱，还有权力。他强壮又英俊。他的衣箱是通向辉煌的通行证。昨夜，发生了那个事件之后，他睡着后，爱德尔森太太整理了他的细软。她整理了多久，就哭了多久。在他的衣服中间，他会找到她的眼泪的，已经冻成了她身体的形状，让人想起她优雅的脖子，他曾经以一种几乎与青春的激情无异的喜悦之情将它扼住，使之窒息。她呢？那个整理了每双袜子，每件衬衣，每件内衣，每条领带的那个女人呢？她正注视着这五个箱子，好像在向它们作最后的告别。

她懂得，作为一个女人，你得为每一样东西付出代价。她再也不能哭了，她知道她的泪水会陪伴他的。她将依然待在这里，与河边的这些柏树和桉树相生相伴，在初升的太阳光下，它们苍翠无比。日子会奔流前行。

奔流前行——她会变老,她柔软的身体会弯曲成一个大问号。

她开始咬指甲,被咬的指甲唱了起来:"亚当要走了……亚当要走了……"她渴望一种孩提式的乐趣。如果可能,她想跳绳。可是,寂静一片。干干脆脆的寂静。亚当抬起眼睛。他的双眼拍摄下了整个房间。这个房间,还有露西的德语和她可爱的身体,从他几个月前刚到这里的那天起,就给了他一种孩子回到家那样平和安详的感觉。

几个月前,不就在这里,在这些过时的旧家具面前,他呼唤着父亲?一天晚上,不就在这里,他站在漆黑的窗前,而露西正往两个红色高脚杯里倒白兰地,他呼唤着父亲?因为,在不透明的窗户上,他突然看到了镜中的自己正盯着他回看,比他父亲还要年老。那个时候,他对爱德尔森太太说:"露西,你看,我喊出了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不在了。我五十三岁。我父亲死的时候是四十八岁。今天我可以做他的父亲了!"他突然大笑起来。他这会儿忽然想起一些别的事:克雷恩,克雷恩先生,克雷恩司令,站在集中营的入口,面无表情、眼神空洞地检查着每一个新来的人。而他,亚当,站在另外一群人中间,手提漂亮的绿箱子,好像是在度假旅行,他被一个篱笆包围着,篱笆的一个牌子上写着:工作使人自由。突然,克雷恩先生喊道:"嗨,那不是亚当·斯坦!"在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景仰的口气,而且是非常景仰。亚当几乎期待着克雷恩先生来向他索取签名,但克雷恩先生并没有来向他索取签名——他给了他一条命。签名他没有要,我趴在地上,与杂种狗雷克司一道从狗食盆里取食吃。

这里在露西的房间,他的往昔时光又再现了。比如,这张镶在金色像框里的照片,几匹马站在维也纳皇宫边上摆出奥林匹斯山神般庄严的姿态。玛利亚·特蕾萨皇后派头十足的红马车。还有,一个脸蛋红彤彤的小女孩照看着一群鹅,她底下是用哥特式字母写成的一个词:Gesundheit(健康)。还有年轻女子的肖像画,脸色苍白,饱含青春的忧伤,头发后扎,戴着钻石别针——显而易见,这是年轻时代的爱德尔森太太本人,就是露西。不知是上天的恩典还是奇迹的降临,她依然保持着年轻的身体。

是的，一切都完好保存下来了：她那席勒、让·保罗以及瓦塞尔曼式的高雅措辞，那些家具，带抽屉的衣柜，油画，装饰着蓝色图案的白色瓷碟……1911年版的麦克斯韦跑车的招贴画，这款跑车的换挡装置安装在驾驶室的外边，轮胎的轮辐金光闪闪。在他向父亲呼唤的时候，所有这东西都在盯着他看，眼神空洞，好像在警告他，它们是虚无的。好像展现在他面前的每一样事物都是一颗早已消亡的星星，好像他看到的都是死光，一千年前这颗星就不复存在了，尽管地球还在接收它的光。

是的，还有他的童年，在克雷恩司令面前像一阵烟似的消失了，但是又以一种压缩的形式，再现在爱德尔森太太的保养完好的身体里，她的身体就特为他保养的——好像大幕已经落下，好戏却继续上演着。因为，就像那颗星星，结束连接着开始，开始依然虎虎有生机。在这亚尔孔河的源头尤其如此。他年轻时代的柏林就在眼前了，这里比那个柏林更加生动鲜活。

门铃大叫起来，打断了他们的思路，结束了可怕的寂静。门哗的打开，进来两个年轻人。门又砰的一下关上了。

爱德尔森太太看来，这两个年轻人活像一对密探，邪恶的密探，魔鬼的密探，她这样自言自语道。他们几乎没有正眼看她。他们很有礼数、明白无误地向亚当表示，出发的时间到了。亚当微笑着审视着他们。慢慢地他认出他俩来了。他快步奔向衣箱，抓起最小的一个，放下来，打开，急匆匆地翻起来。他拿出一件衬衣，两条领带，一个深红色的皮盒子，里边装的是他的电动剃须刀，一些橡皮泥。他没有把太太的眼泪取出来。他把物品一件一件放到地毯上，好像在搜寻他丢失的什么东西。他一脸的漠然。两个年轻人一旁看着，觉得他好似一个疲惫不堪、很不耐烦的银行家在估量他的财富。他们点点头，好像在说，我们知道你想干什么。他们确实知道，由于这个原因，爱德尔森太太向他们表示了她的惊讶，没有掩饰她的不快。因为这个场合本身、这个不可避免的告别仪式已经够苦涩的了，不需要他们两个人来使这种感觉更深切。躺在地毯上的橡皮泥在

向他们暗示:我可不是那么好搞掂的。这两个年轻人注意着亚当的两个手,那动作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准确无误,那么敏捷洒脱。其中一个年轻人说,“多么优雅。不一会他就会从袖子的金纽扣边掏出鸽子来呢。”

另一个年轻人点头表示同意。他读着衣箱上的标签。苏黎世格兰德饭店;纽约广场饭店;巴黎乔治五世饭店。哦,这么漂亮的标签,这么可爱的衣服,还有帽子。这两个人点点头。爱德尔森太太想做点具体的事;她毕竟是房东。她开这个寄宿公寓已经十五年了,但在她的房子里发生这样与她相关的事件可是第一次。她眼光躲闪地看看两个年轻人,看看亚当,又回过来头来看看两个年轻人。亚当在大笑着,那是为了拖延时间,她心里这样想。但这会儿他在耸肩,这不仅是因为他无法逃脱这个痛苦的结局,这个结局从两个密探的眼神可以看出来,而且还因为,在他神秘的内心的某一个角落,他实际上是欢迎这样的结局的。

他想起苏瓦策教授脸上的那狂喜——他依然是一千年前海德堡大学的好学生——当时他在向他阐述,罪犯如何如何一定对他所受的惩罚感到欣喜,因为那是他的最高目标,因而也是他的不可告人的渴望……我在这里玩弄这俩傻瓜呢!他锁上衣箱,站起来,笔挺笔挺的。很快地扫了露西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开了。

门好像自己哗的打开了。他站在门框里,一轮灰不溜秋的光晕,那是门楣的倒影,附着在他身上。在这两个年轻人眼里,他显得太温顺了,因此,他们都有点糊涂了。事实上,很大程度上他们甚至还分担着他的痛苦,但他们没有明说。他很感激他们,并尊重他们。

爱德尔森太太走近亚当,踮起脚尖——头尽量往上抬,嘴切切实实地贴着他的喉结。她好像在用棉花轻轻地搽敷、弄平他的脸。他的喉咙是她的视野的边际,她颤抖的原因,她生死的分界。她摸摸索索地到了他的嘴边;就像蝴蝶的翅膀轻吻着空气,她的手指在空中盘旋着,几乎没有碰到他刮得很干净的脸。亚当突然说:“你嘴里有牙膏味!”她听到的是小

丑的声音。

他一脸严肃。严酷。他必须用自己的力量跨过这个门槛。但他依然站在门口,像座雕像,像一个自己无法动弹的人。有两个陌生人在场,他隐藏的天性被激发出来,这种天性令他规矩起来,不许他恣意妄为。

同时,爱德尔森太太的蝴蝶手指比画着他的脸型。她感受到了他的美,这使她很伤心。他总是令她想起她孩提时秋天的暮雾。他浓密的灰发,轮廓分明的五官,结实的男人下巴。每只黑色的眼睛是一个椭圆里套着的另一个椭圆,就像波浪展开时形成的圈圈。他的眉毛有点弯曲,鼻子挺立,不太短。他脸上的灵性!还有那厚颜无耻的淫荡!这是哲学家和情人的脸,不可救药的浪漫派和杀人犯的脸。她认出了这一切,手指搜寻着他脸上皱纹的秘密意义——他真的想掐死她吗?太难以令她相信。她伸展着身体,几乎要漂浮到空中,用尽她保存至今的青春激情,把薄薄的嘴唇贴到他的嘴唇,想刺穿他。接着,眼泪夺眶而出。她跑上楼梯,进了房间,消失了。

亚当拭去嘴唇上的湿润,准备出门——他要出门。他想让这次离去显得优雅得体。突然间,礼节对他来说变得很重要了。与此同时,两个年轻人在等着某种暗示。他做了一个手势,他们拎起了衣箱。

"你们带上吉他和打字机了吗?"

"带上了,亚当。"

门在他身后砰的关上了。他走进已经等候多时的旅行车,并不左右张望,只是等着。司机发动引擎,发动机吼叫起来,他们上路了。突然,他的身体好像被人猛击一拳,软弱无力地瘫了下来,脸趴到汽车地板上躲了起来,表情茫然。活像一只被痛打的狗。

车窗外秋色飞驰。一块破旧的标示牌,上面写的大概是,**请勿交谈——驾车务必专心**。沙漠,沙漠,还是沙漠,一直到大海。树林在祈祷,面向着东方,向着那座山,山上原来有一座神殿。一棵在沙漠中变成棕色

的柏树。一个空荡荡的小加油站,两个女人以东方作派坐在那里,欢笑着。一个孩子追逐着风筝,绿色的果园,黄色的秋橘,田野,一座阿拉伯式的老房子,那蓝色的墙漆正在剥落。广场,可爱的椭圆形屋顶拱门。有一次,他在果园看到一个罐头加工厂,那拱门和圆屋顶令他想象到一个东方当权者的庄重形象。他不知道,十六年前,就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现在果园一派平和景象,怡人的秋风吹过树叶,与树叶玩耍着。

"你为什么想杀死她?"年轻人脸上挂着热情的微笑。僵局被打破了。

亚当皱起脸皮,露出一副无辜和惊讶的表情给问讯者看。"我没有想杀死她。"

"不,你想过的,你想杀死她。"

"真的吗? 谁?"

"爱德尔森太太,寄宿公寓的女房东。"

"露西?"亚当在口袋里乱摸起来。一个年轻人递给他一支烟,另一个给他点火。

"对! 就是她!"

"她?"燃着的香烟一闪一闪的。

给他点烟的家伙微笑着,在汽车地板上踩灭了火柴。"是的!"

"真的?"

"别装无辜了,亚当。"他又讲了一段俏皮话,他觉得这个俏皮话是非常有机智的。"你让她分享了你的现世之后,还想让她分享你的来世。"他给自己点了一支烟。亚当看得出,这个精通法律的家伙非常自信,他只是听从指令,是最高道德法典的一个工具,对此他心满意足,因为他喜欢这项工作。亚当仔细审视了他很长一段时间,一言不发。他低下头来,突然开始尿裤子了。尿顺着腿流了下来,弄湿了地板。一个年轻人大笑起来,用手掌击拍着他的肩膀。但亚当只盯着这小便看,冷酷的仇恨在他眼中萌生。

两个年轻人继续说话。窗外的风景一直变化着。亚当认识这条路线,因为他已经走过两次,就坐这同一辆车。过了一会,他们路过一片桉树林时,他轻声说道:“你们在撒谎,我没有想杀她。”

一个家伙用检察官般严厉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语速飞快地说:“你确实想过!而且你几乎就得手。就差一点点……”他用脚踩灭了香烟,用左手小指挠挠右手前臂,好像他的激情一下降到零,对着亚当微笑,在他面前晃荡的亚当好像成了令人害怕的东西,整个事件好像就这么一劳永逸地决定了。亚当费力地站起来,头撞到了车顶。很疼。“啊,真能开玩笑,”他说。“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沙漏里的沙子,这就是对这件事最精确的描述,亚当想。看看绿野是怎么被吞噬的,是怎么消失的。没有几棵树木,灌木丛,田野,果园。几只白獾站在一间摇摇欲坠的阿拉伯房子旁边,可见有人在墙上写着的鲜红大字:勿通奸。马路的左边变得越来越灰,地面越来越坑坑洼洼。有一棵树刷成了棕色,以与这片悲凉的荒地相配。这棵树以远,黄色的沙漠与荒凉的石灰山相接,再远一点,是白色的希布伦山,再远一点,紫罗兰山。天空呈柠檬色,太阳普照大地。因此,装点着贝都因人(沙漠地带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的棚屋和帐篷的沙漠上,一辆军车扬起万丈沙尘,远远望去,比尔-什瓦城依稀可见。不一会儿,这辆车就会突然出现在绿洲饭店门口,而此时这个饭店依然沉睡。一头旅游用骆驼趴在大帐篷外反刍着。一个掌管旅游事务的贝都因人吸着水烟袋,看着车飞驰而过,百无聊赖,脸色茫然。旁边就是加油站。这个新城的白色房子都是石膏模子,街道吸收着太阳的热量。但他们不去任何一座房子。

他们穿城而过。左边是始祖亚伯拉罕的井,两个贝都因人在谈笑,满口金牙。再往前,就是沙漠了。突然,有几棵金合欢活像蓬头垢面的野人。几家小客栈。一丛金雀花。更多的金雀花丛。荒地。白垩山,石灰山,沙山——但不像海滩上的沙子,这是有裂缝的坚硬的石头沙。采石工人的帐篷早就甩到背后了,汽车在沟壑和旱谷(它们将沙漠切割得沟沟

坎坎）边飞驰。到处是山，绿兮兮的，但没有一丝植被。太阳反射形成的绿。还有红色的山。黑色的玄武岩山。被一个巨人手一挥而劈成的。接着是一片黄土平原。旅行车飞驰在尘云中，突然，沙漠不见了。

在远处，在高山上，出现一个气势不凡，但孤单荒凉的建筑。也许是一个小工厂。或者是一个边防巡逻站。或者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古物。在此面对着阿拉德群山，面对着分隔死海和死沙漠的群山，你能确切感受到造物的神奇。上帝的亲笔签名：我在这里完成了造物工作，我在这里庆祝了哈利路亚的醉酒仪式！结果，一切都抽干了，被亵渎了，被分离了，疯狂地，永远地被所有人和所有事流放了，但也是崇高的，美丽的，像老鹰一样美丽，那恐怖的美丽，原始的美丽。他们呼啸地开过阿拉德这个可爱的新建小镇，爬上山，来到了一个路标前：

以色列　阿拉德

塞斯林太太康复和治疗医院

这个路标用三种语言标识：希伯来语，英语和法语。亚当把脚上的尘土刮掉，以玩笑的口气说："狮子嘴里的一颗假牙……"

"什么？"

"你的房子。你的中心。你见过长塑料睾丸的狮子吗？"

"亚当！"年轻人大笑起来。"省省吧……"

他们在一个大门前停了下来。

"你们在这里种过一棵树吗？"

"种过。你甚至种过好几棵。但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长大。"

一个年轻人跳下车，按了门铃，等着。

一扇小窗户打开了，一个库尔德老人伸出头来。他把手往额头一放，就算打了招呼，把窗子关上，打开了大门。他长了一把漂亮的灰色胡子，紧锁的眉毛下，一双小眼睛眨个不停，嘴唇上还叼着已经熄灭的烟头。门

上的铁链除去，门打开，车子开进了院子。这个库尔德人发现了亚当，脸上的表情马上变了。“斯坦先生！欢迎您光临寒舍！”他实际上是跪在了院子的沙地上。这院子里额外的小沙漠令亚当难以忍受——库尔德老人的微笑，巨大的庭院，白垩铺就的小路，尘土，这一切都让亚当神经紧张。他已经准备好进去了？他进去？他无从知道怎样来描述他的到来。

他抬起眼睛，透过车窗看见了这座大房子。耸立的三层楼好似一个不怀好意的巨人，白白的，闪着光。小小的窗户，灰色的钢筋混凝土柱子，平平的屋顶上有一只巨大的水箱，还有一些突出的电梯间。这个房子外形庞大，但与周围环境一比，显得微不足道。

在这幢白色的沐浴着阳光的大房子与沙漠，灼热的风，或周围别的东西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这房子嘲讽，或者鄙视它周围的一切。但与这个巨大的庭院相比，这个高大笨拙的房子就成了一个矮子，成了一个逗号，一个被放在由一望无际的沙漠，石灰石，黄土和白垩组成的复杂长句中间的一个逗号。在房子的另外一边，不管你朝哪看，都是山：棕色的，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金色的——连绵不绝——直到世界末日。

“好了，现在，亚当，”年轻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回家的感觉怎么样？”他看着亚当，眼里带着微笑。车子在大房子的前门停了下来。

“绞刑手的绳索终于抓住了窃贼，”亚当说。他从汽车里出来，伸伸腰，整整衬衣，戴上原先摘掉的帽子，跨步走进房子。两个年轻人提着衣箱紧跟着他。

亚当指一指长长的走廊。“我要去看看那个娱乐室，很快的。等着我。”

“好，亚当，”一个年轻人说，带着一丝嘲讽。“格劳斯博士正等着你，快去快回，否则他会心神不安，怪罪我们的。”

亚当沿大厅走下去。黑地毯发出柔和的光。空调机把房子里的一切弄得冷冷的，他的步子慢了下来。不知藏在哪里的扬声器播放着节奏很快的探戈曲。亚当对自己说，国王不用急着向大法官签到。外边，正酝酿

着一场凶猛的沙尘暴。透过高高的窗户,他看到沙尘云正在一层层地堆积,好似带着仇恨。太阳早已经从白色转成红色了。在这个长长的走廊里,只有他一个人。沙子击打着窗户。每一扇门上都有号码,都上了锁。他走在地毯上,脚步深陷在里面。他走到第一个暖气片时——这些暖气片过不了多久冬天到来时就会为他在寒冷的夜里供暖——他往四周看看,活像一个职业小偷。确信四下无人之后,他从暖气片底下的一个秘密匣子取出一个用破布包着的瓶子。他解开破布,突然一阵狂喜,紧紧抱住了瓶子。接着,他对着他的瓶子——他的瓶子,他的生命——说话,气喘吁吁的说:“帝王牌威士忌——最好的威士忌!你还在这里?那个狗娘养的格劳斯博士没有发现你!”他启开塞子,喝了几口。接着又把塞子塞上,把瓶子包起来,把它放回原处。威士忌使他的胸口有灼烧感。现在他感到高兴多了,他的身体又有活力了。他来到告示板前,一盏昏暗的荧光灯亮着。“托儿所即将欢庆圣殿节!免费参加!”“加拿大半导体,性能完好。”“纽约的所罗门·克莱默向各位问好——我很好,我想你们!”“下周四电影:《非洲女皇》,汉弗莱·鲍嘉和凯瑟琳·赫本主演。”我不在的时候,谁负责挑选影片?谁?亚瑟?

亚当现在时间紧迫,容不得他浪费一分一秒。威士忌使他有了活力。他能够听到门里边的说话声。好多声音交织混合在一起。里边有很多人。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一些人的话中间有一点自由自在的色彩。门上钉了一块小牌子:娱乐室。他拉直了夹克衫,稍稍整一下帽子,走了进去。

娱乐室里真是人声嘈杂。有人在弹钢琴。其他人坐在桌子边画树胶油画。几个女人坐在一张圆桌边,看着各种外国周刊和月刊。亚当站在门口,现在还没有人注意到他。在房间中间一张大桌子上,一辆电动火车正在飞奔。一个黑乎乎、有点吓人的金属火车头拉着一排亮晶晶的小车厢。几座桥梁高低起伏,信号灯不停闪烁,火车在锡和塑料做成的高山和峡谷间穿行,现在钻进了隧道。亚当注视着,他的眼睛变成了一架摄像

机，一架移动的摄像机。火车奔跑着，从山间进入了黑暗。黑暗。黑暗。现在他自己就被塞进这运输车里，不能动弹。一位哈西德派的拉比正在唱关于“埃利梅利奇拉比”的意第绪语歌曲。透过一条裂缝，他可以看到奶牛在牧场上哞哞地叫。高大肥壮的波兰奶牛——这就更糟糕了。在这座房子的外边，真有奶牛在哞哞地叫。在太阳底下，在大树下，有一个人在看护着牛群。这可能吗？这玩具火车突然变成了真火车，与他记忆中的另一辆火车相遇，几乎要对撞，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扳对了轨道，于是，两列火车平行前进了。

在桌子四周站着大约十个男人，脸色严肃。他们的心思专注于火车轨道，路标，跳上跳下的挥旗工，高低起伏的桥梁。两个人在摆弄着开关。其他几个人在旁看着，不时提出建议，激动的时候尖叫几声。他们头上戴着列车管理员的帽子。很显然取代了亚当的那个叫亚瑟·费恩的人，那个在亚当不在的时候选择电影篇目，并且还做了一百件——上帝知道——其他本不该他做的事情的人，现在是这帮人的头头。他机警又紧张地控制着开关。个头矮小，鼻子尖尖，眼睛绿绿的。他一门心思地看着火车怎么走，没有发现亚当的到来。但亚当知道亚瑟肯定会第一个发现他，于是站在门口等着。渐渐地他感觉到，他虽然还没有跟大家打过招呼，但他站在这里的身影使得列车长越来越心神不宁。最后，亚瑟的绿眼睛抬起来，摸摸索索看到了门口的华丽衬衣和宽边黑帽。亚瑟的手开始颤抖。他的眼睛眨个不停。他尽最大力量继续做他的游戏。他企求奇迹的出现，不让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他不想让亚当·斯坦来这里。亚当·斯坦会破坏这里几个月来的平静。亚当·斯坦会打破时局的平衡，会使时局朝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而亚瑟则会重新被挤到角落。他知道这一点。同时，他感到既害怕又激动。他使尽力气，狠狠踩下踏板，控制桥的滑轮一下散开，火车又嗖的一声钻进了隧道——此刻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亚当。本来黑乎乎的门口一片寂静，现在房间里也一片寂静了。大家都向亚当奔去，欢迎他，拍他的后背。亚瑟·费恩就被孤零零地撇在那张火

车桌子旁。火车呼啸着前行，火车头迸出耀眼的火花。亚瑟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他的脸变形了，流露出一层悲哀的神色，冷汗从额头上冒了出来。他几乎要哭，他的生命在收缩。他抓住大桌子的一边，使劲地摇晃着桌子，使得火车从轨道上滑落下来。呼特——火车头竭力挣扎着。由于过热，过度运转，它冒出火花。火车不愿再移动一步。一旦脱离了轨道，轮子就不转了。亚当暗自说道，真是个哭丧脸的列车长！他不顾受到的盛大欢迎，眼睛依然盯着桌子边的那个人，那眼睛包裹着亚瑟，折磨着他，切开了他，刺穿了他，同时又怜悯着他。

等热闹平息下来，亚当迅速地扫视了大家，使他们彻底安静。接着，依然看着亚瑟·费恩，脸上泛起一种普遍受人爱戴的人士脸上特有的笑容，这个职业骗子开始以一种权威的口气说话。“听着，”他说，“你们还在这里，我非常高兴。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我这次来的身份不同。简单地说，我不是被人带来的，我是自愿来的。我进这个门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我是应卫生局之邀来这个医院调查这里发生的一切。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要让全世界详细地知道，经营塞斯林女士的这个冒牌避难所的那些女色情狂和别的什么疯子所做的什么疗法，我要……”

“是谁授权你做这项研究的?”亚瑟气流哽塞地问。火车仍躺在老地方。亚瑟知道这个问题会使他付出不少代价。亚当的眼神早已经将他撕得粉碎，他将要死去，他正受着死亡痛苦的折磨。

亚当抬起眼睛，脸上露出笑容。“是总理，亚瑟!”

“我明白了，”亚瑟咕哝道。“是总理。”

“他邀请我到他的府上，我们喝了拿破仑酒，他对我说……对了，他的办公室真是匪夷所思——蓝色的电话机!”他非常清楚，这是大家期待听到的东西。他们一直等着他说些诸如此类的话。他本来可以说是上帝亲自派他来的，或者，为阿拉德城制定五年计划是他的职责等等。但是，他站在那里，黑眼睛闪着笑容，他坚信，一个巧舌如簧的骗子必须做到，故事要讲，但也不能太离谱。

一个矮小的妇人吮吸着大拇指，走到他跟前。他拍拍她的大拇指，弄得她嘴巴张得老大，嘴唇边探出两颗金牙。“亚当，你知道哥伦布是犹太人吗?”

“是的，里坡微滋太太，他绝对是个犹太人，不光是犹太人，还是别的什么呢。实不想瞒，这是普遍的法则，”他继续说着，他的眼睛催眠了听众——即使在集中营，他都能够打断任何活动，说出他想说的话，更不必说在他开了自己的马戏团之后，成千上万的观众对他嘴里冒出的任何话都会欢呼雀跃的那些日子了——“里坡微滋太太，他不光是犹太人，还是别的什么，但是，实事求是讲，这意义不大，一点不大。我再也不相信意大利人，他们很开化，但他们发明了犹太人区。在尼日利亚北部，他们锯断你的腿，火烧你的内脏，但他们不讲什么开化。马屁精，那就是意大利人，现在他们还趾高气扬，以为什么事都会好终好了。”

他们问他什么时候授课，他为医院所准备的课，大家都很期待听到这些课。他许诺很快就会开课。一个人(费格布鲁姆先生，以前曾经是位于雷霍沃特的国民银行的职员)悄悄地走过来，贴近他的耳朵，说，“这样的，我有两百六十里拉，哪家公司值得投资?”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亚当以主教般绝对的口气说。他的左眼依然逗弄着亚瑟。火车头没有动弹。从头上的缝隙中喷出火花。整个装置摇晃着嗡嗡作响，但火车就是不动弹。“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上个月就上涨百分之二又三分之一呢——把钱给我……”费格布鲁姆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递给了他。亚当数了数，把钱插进了自己的口袋。所有的眼睛——黑色的，蓝色的，灰色的，悲惨的——都紧紧盯住了他的手指，惊叹于他职业化的手势。亚当的一举一动都令他们出神。

几年以前，在塞斯林太太的新医院还未建立，老医院还在雅法的时候，亚当曾第一次被人带来，见到了格劳斯博士，他注意到了一把可爱的阿拉伯马刀悬挂在墙上，紧挨着镶了金框的弗洛伊德博士像。这漂亮的马刀用银制造，饰以多种颜色的大理石。那高贵、狂野、沙漠般的外形令

他无比激动,他伸出手去,开始用手指抚摩它。

格劳斯博士不会忘记他自己是怎么坐下来注视亚当的。亚当双眼紧闭,继续抚摩着马刀——事实上,正是他那双手真正泄露了天机,而他嘴里只是漫无目的地、没完没了地像个哑巴似的蹦着单词和名字。奥节·阿尔-卡非尔,艾尔·阿利希,一个白色城市的街道,海滩,旁边开了一家咖啡店的清真寺,突然一阵骚乱,喧哗,两个阿拉伯人在打架——亚当朝格劳斯博士尖叫道:“这马刀的主人错杀了人!”格劳斯博士脸色苍白,深吸了口气,注视着亚当,而亚当向东旅行,到达波斯湾地区亚丁,到了比罗比詹山,这是波斯地区雄伟的银山。突然亚当用英语喊叫起来;“苏旦死了,乔治五世国王陛下万岁!”格劳斯博士的父亲曾在土耳其军队里服役,1915 年参加英国警察,升了官,去过亚当刚才提到的每一个地方。

格劳斯博士非常高兴,脸上露出笑容。突然,亚当不再说话,咬牙切齿,环顾四周。出什么事了?有东西阻挡了亚当的思路,有一个词哽在他喉咙里,怎么也出不来。这是痛苦的折磨,是一场审判。最后他吐了出来:“露西。我真弄不明白是为什么,但这个词就是要从我嘴里冒出来,露西。”

“你出什么事了,亚当?”格劳斯博士从那奇幻的沙漠中猛然抽身,回到了办公室,办公室里的弗洛伊德博士像重新唤起了那永恒沉闷的气氛,这种气氛与他的病人脑子里的原始世界格格不入。“亚当,你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亚当说。“露西。那是我女儿的名字。我正在这里寻找她,你知道吗?我出卖了她。那把剑是你的,它与我女儿有什么关系?”格劳斯博士也弄得莫名其妙。是啊,剑与他女儿毫不相干。露西是谁?格劳斯博士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日后,他从母亲那里了解到,他父亲在娶她之前娶过一个英国女人珍妮·帕克小姐,她随英国考古队来到以色列,在杰宁附近进行考古挖掘,与年轻的格劳斯相爱,还与他结了婚。这个古镇的老人老是称她为“摩押人露西”,在背后则是摇头,愤愤不平:

“格劳斯参加了土耳其军队，戴着穆斯林头巾，娶了一个基督教女人。”她受不了这些闲言碎语，跑回伦敦去了。这时老格劳斯娶了一个女人，日后就是格劳斯博士的母亲。他母亲告诉他，这把马刀是那个基督教女人，那个“露西”送的礼物。母亲的眼睛因为思念过度和永远不可愈合的旧伤而变得通红。

亚当把费格布鲁姆的钱塞进口袋里，而亚瑟依然在摆弄火车头，想让它动起来，可是毫无效果。这时门开了，詹妮·格蕾走了进来。她身穿一件白色的制服，上了浆，熨烫过，十分挺刮，看上去冰冷僵硬。她的头发经过精心的梳理，她可爱的椭圆形脸蛋带着责备的神色，大家眨巴着眼睛看着她。她冰冷的双眼盯住了亚当。整个房间一片寂静。他感觉到她的到来，但并没有把脸转向她。他知道谁可以让这个房间陷入如此这般死寂。不过，他不想确认她的存在，现在还不想。一切必须按照特定的秩序进行，必须按规则办事，而她是第一个理解并欣赏这一规则的人。当然！病人们怕她怕得要死，而且只怕她一个，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詹妮。他们知道亚当与她……他们知道她……她什么？她爱上他？这个大理石雕像？他只是利用她而已。他只是玩玩。不，他爱她。她也爱他。但爱上一个人，她并不习惯。医院的一个护士不可能爱上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她是这样一个稻草人。不过很漂亮！大理石一般。冷冰冰。充满仇恨。她爱他因为她恨他。不，她恨他因为她爱他。谁不知道詹妮一直等着他？两个月来她一直在祈祷他回来。

大家唧唧喳喳起来。压抑着的恐惧最终使他们开了口，逼着他们说出断断续续的词语。亚当最了解他们了。他背对着詹妮，向摆放电动火车的桌子走去。她就在那里，我可爱的人儿，我的恶魔，让我给她看看我的背。所有的目光迅速地从詹妮移向亚当，他正向桌子走去。

亚瑟看他走了过来。他立即在沿着桌子奔跑起来，踏踏所有的踏板，按按所有的按钮，带着满腔仇恨重重击打着火车头，这是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但火车头还是一动不动。轨道太累了，发出汩汩电流声。火车

头发出火花，像个怪物一样呼呼地打着鼾。火车嗡嗡作响。电流使它摇晃起来，找寻着发泄口，就像闪电击打在天地之间。亚瑟放弃了。他站在那里，就像一个考试失败的学生，两个手臂像稻草人一样耷拉着，脸颊上泛起羞耻和痛苦的表情，薄薄的鼻子看上去像一张鹰嘴。亚当不愿意正面与他相对。他知道每一个人都在注视着他，注视着他的每一步。他极其随意地提起火车头，把它举到靠近灯的地方，在底部转动了一个小螺丝，又把它放下来。接着又稍微拽了拽悬挂在隧道入口上方瞭望塔上的红色绳索，轻轻地踢了一脚桌子腿，也不看它结果如何，立刻朝詹妮走去，依然假装他还没有看到她，虽然他已经对她了然于心了。就在他走到詹妮跟前，伸出一只手来向她招呼时，好似计划好的或是上天注定的，那火车开始动了。

亚瑟恐惧万分，脑子一片空白。这时火车的颤动激发了他，使他回过神来。他脸无表情，身体很难看地前倾，抚摩着桌子，一口咬住了绿色毛毡桌布。然后，他挺直了身子，两眼泪水直流，走到了房间的角落。其他人依然一动不动，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看看亚当，注意力在他们两人之间迅速地切换。亚瑟从衣架上取下一件镶金纽扣的褪色的绿色军衬衣，穿在身上。他把一顶皱皱巴巴、破破烂烂、暗淡无光、守夜人常戴的帽子扣到头上，把小孩子用的喇叭绑到脖子上，立正，敬礼；他敬礼的时候，他眼里的泪水已经干了，脸色也变了，因此，他走出门来到走廊的时候，一种静谧包围了他整个人。

从开着的门望去，大家看到他步伐很有活力，甚至带着些许欣喜。好像逗乐的气氛突然包裹了他，在隐藏的背景音乐伴奏下，他用喇叭为自己吹出进行曲。大家被这个不愿战斗的战士为自己的羞辱吹吹打打的情景弄得眼花缭乱，一直看着他消失在拐角处。

亚当的手臂与詹妮的手臂缠在一起。她现在对他莞尔一笑，因为她明白这个小小的仪式是为她准备的，只为她。他们一起走到走廊里，而房

间里寂静打破了，声音爆发出来，各种人声交织着。火车自顾自地跑着，火车头闪着火花。大家明白，亚当·斯坦是真正回家了。

康复和治疗医院的走廊与在雅法的老医院（现在已不存在了）那散发着霉味、曲里拐弯的走廊不一样。在雅法到处弥漫的是过去的气息。那墙壁总是给你这样的印象：它们在惋惜逝去的时光，沉思着外来民族和征服者。谁知道呢？——也许所罗门王曾经站在这个大厅里（他或许还重建和装修了它）等待王后从海上归来；也许还有暴君易卜拉欣-帕夏，他曾经下令用头盖骨为他建造一个金字塔；还有拿破仑，他集体屠杀了他的病人（确切的数字是二千）；还有脾气暴躁的阿布-纳布特，雅法的统治者，他走在大街上鞭笞下民，在城市的屋顶上与治安官菲利普的女儿玛丽亚·亚玛芭琳做爱；还有他们的儿子桑帕德，就是来自遥远的亚美尼亚的美丽而可爱的女人婕泽贝儿的丈夫。他们曾经行走过那些潮湿的走廊，与历史同行，与以色列的土地同行，与亚当——地球上的第一个人——建造的城市同行，这个城市里埋葬着正直的诺亚，在这座城市的岩石上安德罗米达被希腊人捆绑，而根据传说，安德罗米达变成了一颗星星。瞧，在这座被一千支军队征服却不曾被任何一个人征服的城市上空，那颗星依然高悬着。

而在塞斯林太太的康复和治疗医院里，一切是崭新的，锃亮的。也许还是不人性化的：你看这些荧光灯，背景音乐，空调，方方的拐角，白墙，能吸收脚步声的黑地毯，几百扇窗户，一扇紧挨着一扇，就在天花板下方，被不知在何处的灯照得亮堂堂的，隐藏的扬声器里传来的音乐，没有门把的门，藏在白色小隔间里的暖气片，白色的墙壁成了这小隔间绝佳的伪装，还有这天花板，你甚至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因为那灯光的巧妙安排给你一种印象，以为这天花板是透明的，光线直射而下。整个设计好像是由计算机完成的，刻意要避免与人类的过去，人类的存在或人类的感情发生任何联系。它就是这个样子：酷，巧，舒适。一个干干净净、毫无想象力的大

路货。但是它不会使你紧张，能够治愈你的抑郁症。外边，在这坚实的大墙的另一边，狂厉的沙尘暴在肆虐。外边，荒凉的群山注视着这个综合性的避难所，狂风击打着荆棘丛和锯齿形的干涸河床。外边，在离没有树木和花草的白色新城不远的白色沙漠的上空，白色的太阳在呻吟。不过，对于墙内闲庭信步的亚当来说，外边的混乱毫不相干，墙外的风暴一片死寂。亚瑟嘟嘟的喇叭声早就被极其伤感的小提琴曲《鸳鸯茶》所淹没。

亚当与詹妮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们仍然回味着这次见面给他俩带来的冲击力。另外，詹妮的职责是带亚当去见格劳斯博士。格劳斯有意安排她去招呼他。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博士嘛。"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他吩咐她，然后把自己孤零零的身子安置在这个白色大房间，安置在他的"白马桶座"上——这是詹妮的说法——"酸溜溜地窃笑"。那一刻，她很鄙视他，但什么也没说，出去找亚当去了。在娱乐室里，她一见到他，一切都飞出了窗外：礼仪，规则，可能性，不可能性，一切都不见了。她用一把想象的短柄斧头把格劳斯给阉割了，而且很高兴做这件事。

"别挤我，亚当，"她说，她的嘴咧出笑容，扩展到了她整个脸。她感到自己像只纸做的母老虎，像一根捕捉到自己的捕蝇草。她突然增加了自信心，从隐藏的扬声器里传来的柔美的音乐在她听来好似军乐，总有一天会引领她实现她的秘密梦想。一首轻柔、温和的进行曲——像砂纸磨蹭的节奏。当然，她真正希望的是，她的男人，她的英俊的男人，能停止散步，把她按到墙上，挤压她，吻她，把舌头深入她的嘴里来回探索，好像她是个宽阔的大海，享乐的海洋，是的，她是只贪婪的秃鹰。

他们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门上有一块小塑料牌子：接待与分类室：内森·格劳斯博士。亚当装出第一次看这块牌子的样子。他仔细查看牌子上的每一个字母，那是刻在黄色塑料片上的小号黑体印刷体。詹妮站在他身旁，她的脸实际上贴在了白门上。他低下头，用嘴蹭着她光滑的脖子。詹妮保持她的脸一动不动。他那敏捷的、躲闪不停的手向她伸过来，在她罩衣里面滑动，给她按摩，直到她发出满意的呜呜叫。他的脸靠门太

近，她都看不清那牌子上模糊的字了。他的手迅速地在她身体上下摸索，从下体到胸部，再摸到下体，然后摸住她的大腿。他用手指狠狠掐了一下她细嫩的白肉，弄得她的头——本来就靠门太近——砰的一下撞上了门牌，门里面一下传来一声："进来！"

詹妮头疼得厉害，忽又听到里面的喊声，吓了一大跳，差点要尖叫起来。她向后跳了几步，亚当·斯坦笑了起来。詹妮马上四下瞅瞅，看有没有人看到她的丑态。她显得很狼狈，脸一下子红了。亚当看着她，笑着（笑是很好的护身术），等着。他绝对相信，现在她的态度会改变，欢笑会在内心升腾，马上会喜形于色，他看着她可爱的脸色，知道那尴尬之情马上会从她欢快的脸上溜走。只有到这时，他的心灵才会回归宁静。詹妮说，"亚当，那可不好。"她早就欢笑了，笑她自己说的话——她又成了一个他急切期望的女人，一个需要给亮出鞭子的女人。"进来！"里边又叫了一遍，声音大了一点。

亚当盯着她的脸上下左右看，看她每个欲望表情，每个激情表达，她闪烁的双眼，她火热的双唇。而詹妮依然很警觉，四下看看，检查着什么。然后她抓住那只掐她的肉的手，从他的手指舔舔她自己身体的味道。她冷冷的眼神在向他哀求——他还能看别的什么？那是他的注意力所在——他深入她的眼睛，发现一种交织着胜利和失败，欲望和愧疚的奇特的感情。他说，"我们又相聚了，我的美人……"

"是啊，亚当。抚摩我。"

他温柔地触碰她，抚摸她的脸，但在他们相互拥抱、他看到她喘着粗气的美丽身体那一刻，他又敲了敲门，大声喊道："是我，亚当·斯坦。"

"快进来吧，还大喊大叫的！"

亚当打开门，腾腾腾走了进去。詹妮还站在半开的门口，很生气，并且焦灼不安。亚当不会邀请她进去，当然，格劳斯博士也不会。她扎起一头松开的头发，用手很有权威地一扫，把裙子弄平整，对着自己咕哝了几句。

内森·格劳斯博士的脸很长，身体很胖，但自我满足。他长一双黑眼睛，一头黄发每隔一小会儿就得梳理，以便掩盖他那日益扩大的秃区——庞然大物般的格劳斯博士走动起来像个笨手笨脚的呆子，现在坐在巨大的书桌后边，对着亚当笑。

亚当使自己镇定下来，竭力驱散早已聚拢过来并要把他吸干、削弱他的力量的阴影。他用一只眼睛瞟了一眼詹妮，她还站在走廊里，像个稻草人立在黑地毯上，朝里张望着，完全不知所措。这时，扑的一声，不曾预料的事情发生了。格劳斯咳嗽起来，詹妮发现一个小男孩在走廊里抽烟。她脸都变形了，向他跑去，用愤怒的声音命令他停止吸烟。男孩很害怕，双手不知道放哪里好。他颤抖着双手，把香烟丢在右鞋上，用左脚把它碾碎。大约有一秒钟，这烟蒂呆在他的鞋子上。他朝四周看看，然后迅速跑掉了。她一直用愤怒的眼神看着他，然后从地上拣起碾碎了的烟蒂，把它放入罩衣口袋里，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地毯擦干净。亚当喷口而笑，格劳斯久久地看着他，说："亚当，你为什么不把门关上?"

亚当并没有回答。听到格劳斯博士命令的口吻，他感到身上肌肉一阵紧张，他好像成了一只如临大敌的野兽。在这个房间里他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他知道这一点。在这里他有多少次尖声厉叫，并双拳紧握，不停地捶打墙壁呢? 他蔫了，因为他无处可逃。真的无处可逃。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站得腰板笔直了。格劳斯博士知道亚当·斯坦的习惯，所以在小事上他从不与他计较。他从书桌边站起来，笨重的身子微微向前弓着，步履沉重，手臂松弛，十分吃力地走到门前，用力将门关上。在返回书桌的途中，他听到亚当用一种新的口吻，大声地，或许很动情地问："博士，你还这么有手段吗?"

格劳斯博士默默地在扶手椅上舒服地坐下来，然后身子前倾，放松下来，把双手往桌子上一放，说，"亚当，你这个杂种，下地狱吧!"

"为什么?"亚当咯咯笑起来，越来越紧张了。

"为什么?"格劳斯坐直了身子，用犀利的眼神斜扫着他的朋友。"因

为，亚当，也许你在那里可以学到点规矩。”

“不，不，绝不可能。”亚当想在他话里注入点镇静。“是我，格劳斯小子。我不会学的。你的眼睛很管用，对吗？我回来了，格劳斯小子，你想我吗？”他想尽量露出笑脸。“这一次我被带到这里，是因为那个女房东露西·爱德尔森太太的投诉。那是一派胡言！啊，装有什么用？我想掐死她？是的，我想过。对了，她叫露西，跟你母亲名字一样。”

“不是我母亲，亚当。是我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准确的说，她叫珍妮·帕克。”

“你父亲很时髦，你倒是很保守。”亚当双手交叉握紧，在屋里踱来踱去。“仔细听着，格劳斯小子。她是那公寓的女房东，这无关紧要的，对吗？我本来也可以被你的妻子或者你第一个母亲送来这里的。这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故事里出现一个老处女有什么意义呢？”

“你的故事，亚当。这是你的！”

“我们的，格劳斯，我们的。你的和我的——我们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方面。别忘了我是谁？我当时在现场，”他把“现场”这个词说得重重的，眼睛盯着格劳斯，停了一会儿。“我知道人杀人，不杀稀薄的空气，你不会杀一个不存在的孩子，一个失踪的孩子。每个硬币都有两面，你的和我的，不用回避这个。即使露西·爱德尔森从来不曾存在过，你还依然会在这里等我吗？回答我！”

格劳斯博士身子靠回去，深深陷到扶手椅里，默然。亚当加快了说话的节奏，声音变粗了，脖子上的血管突然凸出来了。

“嗨，小子，把这套官样文章收起来怎么样？”他感到，这块地，他的地，他正站着或努力要站着，别摔倒的这片地板，这片他正用最后一点知觉——这点知觉正一点点溜走——让自己的身体与之发生联系的地板，好像正从他脚下抽走。他感到不定什么时候他会像一个陀螺一样开始旋转起来，他用半是生硬半是打颤的声音说：“赶紧记下来！我的名字，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我的号码，我手臂上的号码，我的护照，赶紧记下来，

你知道这些数据的，送我回房间，结束这场愚蠢的闹剧。你还用得着为我分类？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的房间重新粉刷过了。你的粉刷工干的活总是乱糟糟的。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塑料涂料，你无须再给墙壁涂石膏，现在你只要涂上一层塑料，看上去就像木板，记下来，格劳斯小子，是塑料，不是石膏！在雅法——西格蒙德，还记得吗？——在雅法，我老是看到蜘蛛爬上墙，而你，内森·西格蒙德·格劳斯博士，说那只是酒后幻觉。是的，那是你的裁决，我的小上帝。但最后，我向你证明——相信我，出于对你的困境设身处地的考虑，出于对你第一个母亲的无比同情，虽然这样做令我非常痛苦，但我证明，这些蜘蛛是千真万确的，这些蜘蛛网是千真万确的。还有老鼠，那些硕大无比的老鼠，从始祖亚伯拉罕时代就有的历史生物。而你说：不会超过一只老鼠，也许就一只老鼠！甚至那只老鼠也是幻觉。记得吗？那时我给你解释，的确只有一只老鼠在我眼前经过，但是，因为我的幻觉，那个可怜的家伙掉地死了，因此，更可怕的是，他的朋友们，一百只其他老鼠，为他举行了葬礼。这些老鼠啊，他们压根不知幻觉为何物……"

亚当看得出，格劳斯博士认为他的这番话不需要应和。这很伤害他，使他心里很乱。他的声音又粗野起来，沙哑，急促："格劳斯小子，我的孩子，我的小神，打破你那自作聪明的沉默，说两句吧。"

"亚当，你来这里几次了？"

亚当看看他。如果他能够，如果他还有力气，勇气和自我怜悯，他就会大笑起来——而且不只是笑一小会儿。"几次？五次。六次。在雅法三次。或者两次。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但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来到高贵显要的女士塞斯林太太的避难所。我累了，送我回房间。"

现在，他成了一头剥皮的洋葱，现出了原形，保护罩不见了，智多星的妙计不见了，插科打诨的天才不见了，为护士詹妮摆出的道连·葛雷式的姿势不见了——他只是一个筋疲力尽的男人，脸上布满皱纹，脸颊尽是凹槽，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他的整个身体萎缩了，他的整个生存饱

受侮辱。

“送我去房间……”

“不，亚当。”格劳斯博士想把话讲得有点感情色彩，带点魅力。“你必须明白其中的原因。真的，好好回答我的问题，这很要紧的！”格劳斯的眼光聚焦在一面白墙上挂着的一张镶着亮晶晶塑料框的图表。

“我不明白，”亚当轻声耳语。“我不明白。唯一我确实知道的是，你原来老是站在这里，在这门口，划着火柴，数着数盼我走。你并不是个成功的上帝。我亲爱的小格劳斯，你划了多少根火柴？但心底里——”说到这里，不知怎的，他的脸色克服了失败和疲惫，展开了一丝笑容。“心底里你到底关心我什么？我长大了，不是昨天刚生下的毛头。”

“我不明白。”格劳斯博士把心里想的话大声说了出来。不是说给亚当·斯坦听的——他虽然屈从于抑郁，但还是尽量表现出幽默可笑，对别人冷嘲热讽的样子——而是说给悬挂在图表两边的两张文凭听的，一张是耶路撒冷大学的，另一张是维也纳大学的。也是说给漂亮地镶在黑相框里的弗洛伊德博士的照片听的。也是说给书橱听的，里面的书都是精美的皮革装帧的，书里藏着成千上万个问题——也许还有一些答案。“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找到帮助你的办法。为什么？你的确是个很有智商的人，很成熟，不是昨天才生的毛头，你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但是昨天你又想——”

“好了，格劳斯，”亚当打枪似的说出他的话。在被大审判官的眼睛消灭之前，他得抓紧时间。“你是个可爱的家伙，也许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一个好人。你不是凭白无故地被任命为这个医院的头头的。我甚至可以在一点也不有损高尚品位的情况下，展开来说一说，完全真心实意地说一说——当然也带点预测的成分——你是世界上所剩的最后几个好人里的一个。不过，在有些场合，你非常荒唐可笑。像大多数好人一样，你也不免有你的愚蠢之处。克雷恩司令老把这叫做坚定的自由主义。这类坚定的人太聪明，结果他们的智慧里就带有了大量的愚蠢，但是当时就我

所处的地方，相信太阳或一句好话，那是很可笑的。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里，你依然相信奇迹。更糟糕的是，你不仅相信奇迹，你还依靠奇迹，大多数好人都这样。到头来，你推介的不仅是奇迹的可能性，而且是奇迹的事实。那就等于虚伪。也等于厚颜无耻。这事实上是对生存法则的残酷歪曲。并且也是一种犯罪。我把黄金岁月献给了你。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你的试验品而已，医学试验，心理学试验，治疗学试验——不管你叫什么试验——而你失败了，因为本该发生的奇迹没有发生。现在你失败了，竟敢来问我为什么。同时你实际上早已决定把我扔进地狱。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你是怎么想出这一套的，亚当？"

"别忘了，博士，你就是一本打开的书，你的心思我看得一清二楚。从你脸上，我可以看出，你早晨吃了两个煮老了的鸡蛋和一份土司。从你的脸上，我可以看出，你昨晚与你妻子为你的住处问题吵架了。从你的眼睛，我可以看出，早上你的汽车爆了胎，你从公共汽车站步行到加油站，在那里，你给医院打电话，叫别人开车来接你。还有，从你脸上我看出你已经决定把我投入地狱。这对我很好啊，但你所说的'奇迹'是什么意思？'奇迹一般的'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格劳斯小子？失败的是你，不是我。救人是你的事，不是我的。我命中注定要失败，这是这个故事里的我的部分。但是这个医院是你的。你有大预算，香车，豪宅，顶级实验室，优秀的医生团队，科学文献，最新发现，还有大学。我有什么？只有这孑然一身。我病魔缠身，小丑一个，行将就木，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你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挡这个车轮，让死神止步。我能够做到，但我不想做；你责任在肩，但无能为力。让我去我的房间，西格蒙德，我很累了，我要死了。很快。这是个时间问题。你我之间有什么时间？打碎你的时度牌手表，到树上上吊吧，除非这里没有一棵树。那就用电线杆。你的治疗彻底失败了，格劳斯，我的孩子。"

内森·格劳斯博士的眼睛一直审视着弗洛伊德忧郁的眼神和他的维

也纳文凭上华丽的签名，现在他把视线收回来，再次落到亚当身上。在他眼帘中艰难地露出的笑容令亚当想起那沙漠的太阳，升起在医院的窗户上，升起在荒芜的群山间，白色的悬崖边，茂密的荆棘中。一只邪恶的篓子。一只恐惧的箱子。通过窒息，通过眼泪而自杀，愚不可及。一只蚊子变成了一头豺狼，一只平和的雌鹿只是一个充满恐怖的笑话。就像亚当想象的安装在狮子脸上的玻璃眼睛，那只塑料睾丸的狮子。有一阵亚当想，我要去沙漠打老虎。纸老虎，真老虎。贝都因人，骆驼，金雀花丛，烤焦了的死树桩。突然，一间为手臂上带有蓝色号码的男人准备的房子。一场痛苦的脱衣舞。脱，脱，践踏，打碎，朝格劳斯——那个一无所知的笨蛋——吐唾沫。你必须学会忍受痛苦。不，你必须学会配得上这痛苦。为了配得上这痛苦，你必须在额头刻上该隐的标记。格劳斯博士出生在以色列，当时还是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老城，在一座亚美尼亚教堂背后的一个小房子里。他真是个风趣的人，在詹妮熄灭走廊里的香烟的当口，他把我扔进了地狱。我累极了。让我平静地去死吧。

格劳斯博士的眼里多的是眼泪，多到可笑，恶心甚至请求饶恕的地步，因为博士现在完全认识到，要让亚当冻结对他的所有仇恨，保持沉默，直到太阳出来将冻冰融化，那是不可能的。该死的眼泪！把亚当一流的表演给毁了，即使亚当也许是不心甘情愿地被拖进这样的表演的。格劳斯笑笑，尽管笑得艰难，用破裂的声音宣布："亚当，我很抱歉。亚当，我是真心实意地感到抱歉。"

在亚当左边，一缕黄色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到亚当站的地方。他独享那阳光。这里，塞斯林太太的空调温度低得寒冷刺骨，他与太阳隔绝了，但是太阳的威力还是找到了他。阳光无情地打在广袤无垠的沙漠和黄土上，打在悬崖和峡谷上，打在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死海的美景上，打在伊多姆的群山上，那是蓝色地平线的尽头。此时，他几乎丧失了视觉和听觉。他完全丧失了信心。他只能辨认出那模模糊糊的低低的嗡嗡声，陌生又熟悉，那是格雷琴姨妈的叫声："咖啡好了！"他身在乌有之乡。他手

臂上的号码已经变成了斑点。他正引用着费希特①的某一段话，或者海涅的一首诗，几乎要失明了。格劳斯的脸在他看来就像一张明亮的窗户玻璃上的白色底片。很苍白，一对可爱的眼睛在眼窝里快速转动。它们在眨个不停。亚当的身体汗津津的。他同时感到炎热和寒冷。他真要企求他的身体的宽恕，别这么快倒下。"行啊，亚当，"他最后说，身体靠回椅背上。"再见……"

亚当没有听清他说的话，但他听懂了他的口吻，他的音色他的调子。他转过身，走了开去。他倒地了，站起来，脸上沾了泥。他伸展了一下身体，站直了，感到很傻。他知道，他很想趴在地上做狗吠状。克雷恩司令会笑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就是他这点乐趣也被剥夺了。战争结束了。克雷恩现在叫维斯了，亚当也再也不能在地上爬了。维斯现在住在柏林的一间斗室里。要不是亚当失踪的女儿的来信，亚当决不会来到这可恶的国家。格劳斯的国家。

詹妮已不在走廊里了。柔美的音乐从隐藏着的扬声器里传出来："你说不的时候，不知是何用意?"他跺着脚蹬蹬蹬地朝新房间走去，朝他的新家走去，朝他的新生命走去，那新生命将转瞬即逝。拯救和死亡就在这个著名的角落里。在他那依然活跃的脑海的某一点，他知道，对他来说，忍受痛苦是他唯一的途径。没有人会期待他别的什么。他们不会治好他的病，他们会让他死去。事实上，他们在施恩于我，他这样告诉自己。但是不知怎的，他还是感到内疚，好像他剥夺他们的一个权利，他们治愈他的权利。

亚当·斯坦正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他将要死在他在阿拉德的新房间里，在这沙漠里，在太阳底下，在死海边上，在贝都因人的骆驼队附近，在塞斯林女士的这个人综合性的房子里。在这个沙漠里没有希望了。不论用什么方式，死者生生死死，吃着世上最美味的食物。使你毛骨悚然的

①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

一个盛宴。“父亲!”他喊道,音乐吞没了他的喊声。“你比我老,我的儿子。你比我老。”

地毯吞没了他的喊声。这里,一切就是这么安排的:单调乏味的生活会吸收他的任何痛苦,使他萎缩,取消他的存在。格劳斯自有他的小算盘,你不能责怪他。失败不是最后的裁决;事实上,伟大是与失败相连的。是的,他知道这个道理。他自己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他们每一个人不都是被非犹太人称为“犹太佬”的那个怪异的部落的一员吗?

当最后的力量像血一样,像决堤的水库的水一样从他身上喷发而出的时候,他鼓起最后的勇气告诉自己:“就是在这次大毁灭中,他们都不能改造我。我要做自己的主人。内森·西格蒙德·格劳斯博士再也不能用勺子喂我吃饭了!”

格劳斯博士深陷在扶手椅里,思考着这个发疯的病人,这样对自己说:“这里两次,在雅法四次,已经三年了。我们没有造福于他,他说得完全有道理。救他是我们的义务,不是他的责任,他是个骗子,比我精明,比他自己精明,比詹妮精明。他来了,修好了火车头,摧毁了亚瑟,安抚了詹妮,指控了我,像读一本翻开的书那样看出我的心思,就是这个人还想掐死一个老太太。是的,我必须记得这一点。他不是天才,而是一个扼杀者,谋杀犯,精神病杀手,一个可怜的疯子,一个冒名顶替者。在他自己心里,他早就为自己买了一块墓地,他正往那里赶,一步都不停的。他是一具假装还活着的死尸,我应该扭转正载着他奔向死亡的车轮,可怎么办才好?没有办法。我必须把这话写在我的书里,我的日志里,我的学生笔记里,写给西格蒙德的信里:没有办法。我们失败了。一百年之后我们会找到对付亚当·斯坦,对付他的同类的办法。现在除了承认失败,别无他路。我,作为医学之神,承认失败。”格劳斯举手敬礼,像一名遭到痛打的听话的士兵,对自己笑笑——这是苦涩的笑,幽默的笑,还是绝望的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章

塞斯林太太

1960年,一个阳光明媚,令人难忘的炎炎夏日,一个个子矮小的女士,宽阔粗糙的脸庞肉乎乎的,眼睛活像鼠眼,一溜烟地走进洛德机场候机楼。她身穿一件褪色的连衣裙——大花图案——头戴一顶无檐草帽。没有人来迎接她,海关官员没有为她铺上红地毯或引导她去贵宾室。她的衣箱被他们里外翻了个遍,她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官员的审问,他们在她的文件中找出种种问题。等她走出机场,背对着以色列政府旅游局窗户上的精美招贴画,站在混凝土地面上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成了一块湿布,但她的精神依然不垮。

她雇了一个导游来进行头几天的参观访问。她住在丹饭店,在她眼里这个饭店简直是个建筑垃圾。饭店脚下少人问津的红褐色的海滩对她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特拉维夫的海滩不是一道迷人的风景。好在塞斯林太太这次来以色列并非游山逛水,而是来追寻人生的意义的。因此她自然不会在意这些无关紧要的不足。

她租了一辆车,雇个司机到处跑。司机名叫约拿·本韦尼斯蒂,他的一头金发使她想起她妹妹泽尔达的儿子,不幸于不久前得小儿麻痹症死掉了。所以她非常喜欢这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司机。他的鼻子又平

又宽，好像在煎锅里放得过久了。他一路上不停地为她吹口哨，吹的是贝多芬的一个交响曲。就她所知，这个作曲家是个聋子，生在波恩，他本人，要么是他的曲子，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过——她喜欢科尔·波特和格什温，当然最爱佛瑞德·阿斯泰尔和约瑟夫·科滕——但是为她死去的外甥的缘故，她原谅了约拿·本韦尼斯蒂，不发一句怨言。约拿·本韦尼斯蒂向她描绘了以色列的黄金岁月。他给她讲以色列的先驱者是如何征服沙漠的，讲到犹太国家基金是如何在全国植树造林的，不过后来她从亚当那里听说，这个机构只是“把荒地变得荒上加荒”。他领她看先知们的洞穴，始祖亚伯拉罕的岩石，马加比家的西缅种的树，奋锐党党徒①的洞穴，埋葬着之子约书亚（继承摩西的以色列民族的领导者），耶孚尼之子子迦勒，基列人耶弗他，先母撒拉和三个国王的山腰地带。他指给她看耶稣一家去拿撒勒时走的那条路。他指给她看雅各的那把破旧的梯子，他当枕头用的石头，“集体农庄大出逃”——但整个旅行的辉煌顶点是，在北方某一个客栈，他为她指认出那个与迦南之子阿里在加利利②做爱的女人。

这些天她事实上没有与其他人交谈过，她只是一门心思地听她外甥欢快地说话，这个早已死于小儿麻痹症的外甥，这个现在正为以色列唱着赞歌的外甥，从头到底，自加利利至内盖夫③，他吹着贝多芬的曲子，对时事、越南战争、艾森豪威尔总统、美国南方的黑人问题发表着相当复杂的看法。

她每次上车或下车回丹饭店从门卫身边跑过，因为没有提什么特别的要求，所以那门卫都懒得抬一抬他那漂亮的银色眉毛。对门卫来说——实际上对这个国家的居民来说——丽贝卡·塞斯林太太只不过是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来以色列观光的又一个无名游客而已，白种，犹太

---

① 公元6—70年间反抗罗马统治的犹太教派中的狂热派人。

② 巴勒斯坦北部一多山地区。

③ 西南亚巴勒斯坦南部一地区。

人，每年来以色列观光的130148个犹太人中的一个，这些游客平均会在以色列呆上10.8天，每人每天开销20.60美元，买纪念品，艺术品，宗教物件，珠宝和其他东西，喝124杯咖啡，同时对服务生的傲慢无礼颇有抱怨。另一方面，53.4%的美籍犹太人游客对以色列餐馆的饭菜表示满意，塞斯林太太是其中之一；2.9%的西方白人游客事先对以色列不抱多少预期，塞斯林太太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也就不会成为趁兴而来败兴而归的那5.5%的游客。她抽美国香烟（万宝路），最终会成为18.5%的游客中的一员，他们在行程的最后一天会发现雅法的跳蚤市场，买上两串波斯项链，一个铜制的鸟状阿拉伯香炉和一个也门戒指。在饭店里，在纪念品商店里，她的眼睛变得贪婪起来，虽然反感，但是还是会买下那用铜打制的，中间是圣母雷切尔的坟墓图案的蓝绿色盘子——可以编个理由，说是为亲戚买的，或为朋友买的，或者干脆什么理由也没有。而且，她终将成为五年之内重访以色列的22%美籍犹太人游客之一。

游遍以色列的东西南北之后，一天，塞斯林太太从皮夹里翻出一个电话号码，是在总理府上班的一个叫祖塔的官员的，她朋友山蒂请求她去看望一下这个人。“你知道，他是我的远房亲戚，”山蒂这样解释，“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是，他的父亲……可以算是我的叔叔——亲戚就是亲戚，不管是哪门亲戚，对吧？所以何不向他捎去我们这里族人的问候呢？”这个叫祖塔的官员一听到电话里塞斯林太太的声音，就得了偏头疼。一方面，他犯得着与一个枯燥无味的美国游客搞在一起吗？不过，另一方面，亲戚就是亲戚，这个女人声称是克利夫兰他亲戚的朋友，万一有一天，他被派往国外出差，来到克利夫兰，那么他的这次热情好客之举是不是会被人提起，使他脸上有光呢？于是，有了这样的结果：出于礼节（且套用一个委婉说法），官员祖塔邀请塞斯林太太参加计划于次日在首都耶路撒冷他本人家里举行的一个社交聚会。

官员祖塔在总理府当差，塞斯林太太想弄明白他们在总理府做的事与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等她到了他的办公室见到他，她发现还有一百

个其他与祖塔一样的公务员，他们（且代表他这么说）做的差使不比他多，当然，也必须说清楚，他们做得比他少，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官员祖塔家举办的聚会上，当友好的谈话逐渐过渡到外部对以色列国的捐献——就是犹太国家基金和诸如此类的组织——以及在以色列的美籍犹太人的特别行动这类普遍话题时，这位塞斯林太太，这个长着一张粗糙的胖脸，身穿褪色衣服，头戴草帽的矮个子女人大胆地站起来，说，依她之见，人人应该在这个国家投资。“为了我们不幸的兄弟，”她说，“为了那些可怜的人，他们逃过了欧洲大屠杀和阿拉伯犹太区，来到这里，或者被带到这里，来到了以色列的土地，这片万能的上帝为他自己的子民所准备的土地。”她周围的客人都笑了起来，举起了酒杯，祝愿她的健康和好脾气，但她在他们的话语里捕捉到嘲讽的意味，于是用爆炸式的声音说，脸上的表情也变化了，以配合她激烈的情绪：“对那些每日为你们提供面包的人表示些许尊重吧！”她这样说着，看到各色小官的脸如遭雷击一般，个个目瞪口呆。于是她得意地拍拍凹陷的胸脯，这个姿势非常特别，有一个官员曾经在电影《人猿泰山》里看到奇塔①的动作跟这一模一样，于是不能自持，大笑得直不起腰来。这笑声一扫刚才她愤怒的言语砸在他们脸上时那种难堪场面。

塞斯林太太当然不会轻易罢休。她郑重请求这位官员祖塔——她说他是她与政府联络的唯一关系人——协助她完成对这个国家的捐款，因为，这个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成了我的至爱。”祖塔意识到，这个老太太是个疯子，是他的亲戚派来折磨他的。于是他说，他乐意将她开出的任何支票亲手交给总理本人。大家都发出咯咯的会心的笑声，弄得他们手里的玻璃杯晃个不停，杯里的冰块嗒嗒嗒响。这时，塞斯林太太在扶手椅里坐下来，打开大皮夹，取出一本棕色的支票簿，从别人那里要了一支钢笔——她的那支沃特曼笔落在特拉酒店里了——提笔写道：“为治

① 电影《人猿泰山》中一只黑猩猩。

理以色列之用,六百万美元整。”她从皮夹里掏出一个小小印章盒,拿出印章,在圆形的印泥台上按了一按,吹吹气,然后在签下的名字旁盖上了章:丽贝卡·塞斯林公司。

大家瞅了一眼支票,眨眨眼,大笑起来。然后官员祖塔把这张支票放入口袋,离开了塞斯林太太,直到聚会结束,他又露面了,见到了她。

塞斯林太太回到了特拉维夫,而官员祖塔,由于这张小小支票,不再是总理府二楼一个小房间里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无名之辈,现在可成了一个中心人物,为耶路撒冷的人们带来欢笑和乐趣。

他不断地参加一个又一个聚会,奔波于各家各户之间,向人们讲述着丽贝卡·塞斯林太太公司的神话——她是如何电话联系的,她是怎么到他家的,声言人人都应为“我们不幸的兄弟们”做点什么。众人大笑。祖塔发现机会来了。于是他就掏出那张皱巴巴的支票,挨个给大家过目,看得大家笑得缩成一团,那种开心真是前所未有。大家于是拍拍他的后背,凑巧的话,还会问问他的名字;有生以来第一次,官员祖塔鸿运当头,成了社交明星。总之,塞斯林太太实际上把他从坟墓里拉了出来,从地狱里将他拯救了出来,把他从公务员等级的末端的寂寞无闻之中解放出来。祖塔当然内心深知这一点,想过送她一束鲜花以表感激之情;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意识到,现在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谁知道呢?——也许不久就会被分配一个与他的才能相称的职务。他不是早已经将他的名字希伯来化了吗?穿衣打扮不是都学会了赶时髦,甚至在说话的时候,不也学会了闪烁其词,打手势,引用别人的话,不时还清清嗓子吗?很快他不就会出名……发财……?谁知道呢!

在首都耶路撒冷,在官员社交聚会上,在他们的办公室,在委员会会议上,在国会餐厅,在政府的每一个部门,很快,人人都学会了说一句,表情极其严肃,“丽贝卡·塞斯林太太公司,”然后就喷口大笑。

然而,拯救亚当·斯坦、格劳斯博士、亚瑟·费恩、迈尔斯·戴维斯、割礼师沃尔夫维兹和很多其他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或者奇迹:一个名叫

露丝·利希滕斯坦的女孩应邀参加了这样一个聚会。露丝听着别人讲完整个故事之后,与大家一样咯咯大笑,但就在支票要开始在众人之间传递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她偷偷瞟了一眼这支票,先是一怔,然后若有所悟,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光听这名字,她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印象,但一看到这签名,她记忆里某一个角落就被激活了——在克利夫兰,有一个晚上她与几个亲戚共度时光,当时他们谈得很多的就是一个叫塞斯林太太的"奇人"。是的,她现在想起这个名字了。还记得有人开车带她到城郊,让她看到了美国最有钱的女人住的破烂房子。这个女人拥有好几家钢铁公司,好几家香水公司,持有数千股烟草股份,在内布拉斯加州开有养牛场,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城开着一家橡胶轮胎厂——总之,她拥有一个商业帝国。但是她却住在一幢破烂不堪的木头房子里,四周都是防火梯,屋顶上的一根破旗杆上还飘扬着一面白旗,好像在跟什么人宣布停战似的。与谁停战?"她是在跟上帝宣布停战。"利希滕斯坦家的一个亲戚这样开玩笑说。现在她都想起来了。

露丝·利希滕斯坦是官员祖塔的一个密友,有一阵子传说他们都要结婚了呢。因此,她没有费太多的力气就轻巧地将那张支票从他手里给骗出来了——说是只拿一天。她在财政部工作。她敲开了财政部长的门,短暂解释几句之后,她便从皮夹里取出支票,在部长面前晃了一下。他像变色龙似的变了脸色。他开始在六部电话上同时发号施令,一眨眼工夫,六辆豪华闪亮的黑色公务车呼呼地往特拉维夫的丹酒店开去。

塞斯林太太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笑脸;她知道他们会来的。这些公务人员今日才来到丹酒店,在她面前露出谄媚的嘴脸。从她到以色列的第一天算起到今天已将近一个月,她倒乐意忽略这个事实。在这个国家待久了,自然了解了不少国情世风,她越发坚定了去拯救这个国家的灵魂,为她的人生寻找目的的决心。另外,一次她目睹了以下这一幕的发生——丹酒店的门卫气喘吁吁地张着大嘴巴急匆匆地跑到酒店经理那里报告:下榻222房间的那位女士非比寻常。从官员祖塔家里那次聚会到

以上这一事件之间发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遭遇，彻底改变了塞斯林太太的生活。

一个星期之前，就在一个星期之前，塞斯林太太见到了舒维丝特双胞胎姐妹。

她见到舒维丝特姐姐那天，刚好开始了热浪。在特拉维夫难以忍受的火热天空中，疲惫不堪的鸟儿在盘旋低回。人们失去了本来就有限的耐心，开始相互诅咒起来。塞斯林太太坐在伊本－盖比鲁勒大街的一家咖啡店里，大汗淋漓，两眼充满惊讶地看着一个六十岁左右、上嘴唇上挂着一道淡淡的胡须的女人，身穿一套毛料衣服，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喝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脸像雏菊一样鲜艳。看得出来，她非常开心。塞斯林太太已经被热得力气全无，几乎要脱水，身子朝那个女人靠过去，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反而带着挑衅的口气问道：

"劳驾，太太，我打搅你了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可以向你提几个问题吗？"

"请吧。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回答别人的提问。"这个女人呷了一口冒着热气的茶水，以好奇和渴望的眼神望着塞斯林太太。

"这么个大热天，你怎么还端坐在这里，看起来如此精神。请原谅，可是这大热天的，你怎么能穿得住这身毛料衣服，喝着热茶还不出汗？"

舒维丝特姐姐明眸斜扫了一下，微微一笑，身子朝塞斯林太太这边移过来。她那杯热茶在茶盘里摇晃着。她一脸严肃地说，"这是信仰问题。"

"信仰？"塞斯林太太努力想理解她的话，理解是关键。从这里看去，特拉维夫整个城市好像在深水里游泳，完全沉浸在水中，松松垮垮的，毫无生气，充满狂热，迷雾茫茫，嘈杂不堪。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想法。"长着小胡须的女人继续说，一边呷着热茶，"拿我来说吧，女士，我心里总想着上帝。"

“呃?”

“日日夜夜,他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她们两人的相遇纯属机缘巧合,好似哪个天使早就预言了似的。两个女人相互激发了彼此的激情,十分种后,一种友谊就形成了,半小时后她们就惺惺相惜,相互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隔阂了。舒维丝特姐姐甚至对塞斯林太太谈起她的双胞胎妹妹——只比她晚生2分41秒——向塞斯林太太口无遮拦地抱怨起她妹妹不把上帝当回事。上帝,当然意味着爱,意味着忘却身体和全心投入。她的确有个“主意”,好几年了她一直在想这个主意。自从丈夫过世后,留给她一份不大但靠得住的产业——寄宿公寓。说到这里,舒维丝特姐姐的胡须颤抖了一下,双眼被预言之火点燃,这一幕没有逃过塞斯林太太的眼睛,她好像一下子变成一个第一次发现香味、甜蜜和快乐的少女。几年前,舒维丝特姐姐去非洲旅行。她希望到达被认为是真正天堂的地方,她想亲眼看看这天堂。她一直在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种未来,以提升自己的灵魂,正巧,在梦里她见到了一个天使,这个天使劝导她去非洲。五十二岁,正当盛年。比她年轻2分41秒的妹妹无意伴她同行。因此她独闯天涯,一个人来到了肯尼亚的一个小镇上。这里她被人指引,来到一座山上,小孩子们把这山叫做“失乐园”。她住在一个小客栈里,晚上想入睡时候,却有小虫死命地咬她。漫漫长夜她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苦不堪言。“因为,在那时,信仰还没有显形于我!”她对塞斯林太太这样解释。她躺在小虫滋生的床垫上,任小虫恣意叮咬她的身体,吮吸她的鲜血。她决定第二天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她的身体。于是次日早晨她到五金店买了六个空锡罐。白天一整天,她在这个叫“失乐园”的地方四处游荡。到晚上,她在锡罐里装满煤油,把锡罐放置于床垫的四周,用火柴点亮每一个锡罐。在六盏油灯闪烁不定的火光中,她终于睡着了。事实上,她靠这个办法享受了几个小时的甜美梦乡。突然,舒维丝特姐姐被一阵怪异的拍打声惊醒。滴答,滴答,滴答。像雨点落在了锡做的屋顶上。她睁开眼,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六个锡罐正起劲地冒

着烟。突然,她觉得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再一下,又一下。最后她发现神秘之物。她双眼紧盯着天花板。只见一支由数不尽的虫子组成的商队,那巨大的非洲昆虫,正在一面墙上爬着,向天花板爬去。等到每一个昆虫汇集到她床垫正上方的那一点,就是六个冒烟的锡罐围成的长方形的正中央的上方,它们就俯冲下来,直扑她而来——来咬她的脸,双手,双腿,整个身体……

这时,在恍惚之中,她的身体依然在痛苦地呻吟,但她看到了超越这个事件本身的一种意义:这些东西都向她扑来,绕过了她设置的路障,它们的智力远胜于她的人类机巧,它们这样做,是出于对她的身体产生的一种大爱,一种深沉的爱。没有哪个男人曾真正爱过舒维丝特姐姐的身体。她知道这一点;她不会自欺欺人。但现在,看哪!这些昆虫疯狂地要着她的身体,疯狂地与她做爱,吮吸她的骨髓。因为它们的这份爱,她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通过受苦,学会了如何去回报它们的爱。她与它们说话,欣喜地看着她的这些数不清的情人,它们爬上墙,穿过天花板,最后向着她汗津津的身体直冲而来,一齐叮咬她,将激情献给她。她渴望她能倾其所有去爱它们,因为它们的爱升华了她心中多年来隐约形成的一种观念:只有通过爱,一个人才能达到事物的核心;只有当一个人懂得如何去爱,一切问题到时候就会迎刃而解。在肯尼亚小客栈那个臭气熏天的床垫上,在这丛林中间,在世界的中心,在上帝造出的第一个人亚当曾经住过的住所附近,她发现,她的信仰是拯救她灵魂的良药,或者,换言之,她的信仰就是通过某种她自己都不知晓的行动,使上帝重现于世的……

"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奇迹就是上帝的奇迹,"她这样告诉塞斯林太太,塞斯林太太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上帝在这里显身了。就在这里,信仰被设计出来了。在这里,上帝清晰地讲话了——不,不是这里。不是在伊本-盖比鲁勒大街上。"她笑了一下,啜了一口冷下来的茶水。"不在这里,在那里,在太阳底下,沙漠中,悬崖边,石缝间,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那是一个没有角落的地方,"她越说越激动,"没有角落,没有装

饰,没有细微的色彩,一切都很残酷,寒冷,极权。我从埃拉特出发往北走,走遍了所有地方。上帝的精神在那里依然活跃,你可以感觉到,会感觉到他的巨大的力量,他巨大的身形,他的残酷无情,他的要义……在洞穴里,在裂缝中,"舒维丝特姐姐用皱巴巴的手敲打桌面,小指上还戴着一枚红色戒指,"在那里,一切都是空虚的,陈腐的,逼人的,不过也是很有气派的。"

她的脸上突然展露出她灵魂深处的渴望。看着她无限伤感的脸,塞斯林太太的眼眶充满了泪水。"在那里,在那荒原上,"舒维丝特姐姐低声耳语,好像在讲着一个秘密,"在那荒原,在碎石、黄土和沙子组成的小山里,在陡峭永恒的悬崖边,上帝在那里说话;在那死火山的山口,在蜿蜒曲折的峡谷中,雄鹰在天空画出的圆圈中,上帝在说话,在显身。上帝就是沙漠的荣耀和辉煌。预言大师从那里走出,国家由那里诞生,民族的团结,法律,规律,民族性格,民族基因都来自那里。从那里,国家学到了道德,力量,敏感性方面的教训。在那里——在那里,与始祖亚伯拉罕的契约将要重新得到执行。"

塞斯林太太感到头脑供血不足,于是伸开双手,放在桌上,把头埋在双手间,突然呜咽起来。舒维丝特姐姐双眼正聚焦在某个幽灵里,某一个徘徊在沙漠上方的神圣光环里,她理了一理这位美国老太太的头发,继续说道,"我的好太太,你以为这些预言家都是些什么人啊?大学教授?政府官员?旅游代办?我来告诉你他们是什么人!"说到这里,她声音大了起来,沙哑起来。"顽固不化的男人,性情乖戾的男人,这种人在这个国家早就被乱石打死了。但上帝爱他们。与他们说话。上帝不与政客、国王说话——但与精神病人说话。他们是社会的脊梁。"

塞斯林太太感觉好了一些。她坐起来,擦掉眼泪。这一席话呀!是的,就是为了听到这席话,她才不远万里来到了这个国家。她向显出疲态的侍者做了一个手势,点了一杯冰镇咖啡,外加一份上面盖有搅拌好的奶油的冰激凌。是的,她不怕发胖。她的眼睛迅速扫回到舒维丝特姐姐身

上，而此刻，舒维丝特姐姐的灵魂正放飞在遥远的世界里。“相信我，夫人，”舒维丝特姐姐从壮丽的景色深处说着话。“沙漠是上帝的宫殿，在那里你可以真切感受到上帝，感受到上帝的力量，在这些旱谷面前，出于彻底的羞愧，我妹妹停止了亵渎神灵的胡言乱语。上帝活在这里，在这里呼吸着。在裂缝中，在飞鹰飞过的路上，在雄鹰展开的翅膀里，在蠕动的蛇身上，在这不可思议的热浪里，在这一望无际的白色中。上帝将再次对疯子们显身，与他们说话！他们会理解的，他们非常敏感，他们会见到上帝。他们是谁？属于我们的这些疯子？告诉我！”

塞斯林太太不知道。她用黄色的吸管吸着冰镇咖啡。她见到，在热浪中的特拉维夫的阴沉沉的屋顶上空有老鹰在盘旋，体型巨大，把这些房屋都盖住了。

“我来告诉你。我们所有回来，回到这个地方的人。”她眼中流露出一种狡诈的恶作剧般的笑容，好像她刚刚讲了一个别人从来没有听过的有趣的笑话一样。就在这一刻，塞斯林太太看到了佩里·梅森处理三胞胎老三谋杀案的情形。

“我们这个民族，”舒维丝特姐姐说，“是一个出卖了上帝的民族。为此我们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我们变成了烟雾和灰烬。我的妹夫的儿子被他们活埋的时候只有三岁。留下了什么？什么留下了？破烂的、让人极受刺激的、令人绝望的几根棍棒。他们漂亮吗？我不知道。漂亮的怪物。活生生的人被劈成两半，分解成四份——拉宾诺维兹一家，斯皮格尔一家，英语教师斯普林太太，我们所有人。在白天我们可能会抱怨，打哈欠，赚钱，造房子，拼命地到处活动，但到晚上，住在宽敞的大房子里，现代化的公寓里，开着高级的车子，我们都无法入睡，在晚上，我们噩梦连连，惊叫不休，因为撒旦在我们的前臂上刺上了蓝色的号码。亲爱的塞斯林太太，你知道为什么在悄无人息的黑夜，在这个国家里，会有这么多的哭声和惊叫声吗？所有这些带着号码的人在尖叫哭喊，是因为他们不知

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怎么回事,要搞多久,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吗?他们哭喊是因为没有出路。侮辱烤焦了他们。他们知道,他们最后意识到他们只不过是欧洲最先进工厂的原材料,生活在流亡的上帝,这个陌生人居住的天空下,这种意识使我们疯狂。这是何等的耻辱!于是我们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疯人院。我告诉你,在那些人当中,在那些晚上哀号的疯子当中,将会出现某一个人,他将进入岩石间的旱河里,上帝将友好地接待他并与他讲话。这番话,上帝与他交谈的这番话,将治好他的病。要是我有百万美元就好了!当然这是说大话,我们当中谁有百万家财啊?我丈夫给我留下一座寄宿公寓楼,靠它我一个月只有六百里拉的净收入,这笔钱我还得供养我的妹妹,不时地上坟地献花。物价涨得凶啊。如果我有这笔钱,有那么多钱,我就会在这里,在沙漠里建起……"

塞斯林太太是个很务实的人,她知道她要什么。舒维丝特姐姐的这一番话深深刻在了塞斯林太太所称的她的 IBM——也就是她的大脑里。她知道该如何避免感情与理智发生冲撞。是的,这一番话令她大受感动,但她并不是那种只靠感情活着的女人,不是那种除了感情就不知他物的女人。她听着,消化着,意识到她的整个人生,迄今为止她的全部所作所为加起来等于零。而现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她得到了一个成就大事的机会。她听着,思考着,冥想着,终于认清她必须干些什么了。

财政部长和他的下属们坐在桌子的一边,手指敲打着桌面。塞斯林太太说,"这六百万只是九牛一毛。我想为你们建几个工业区和边境定居区。但是,我想先建一个精神病院。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就在这沙漠里。我会告诉你们具体的地点,你们得给我许可证。我不需要你们的建议或协助什么的。你们这里办事非常急吗?总是急急忙忙吗?你们的神经太紧张了。但是,我一旦参与到任何事情当中,上帝做证,就不能有什么花招。"

他们说,"但是,塞斯林太太,我们需要在工业区发展工业,在安置移

民和安全方面也存在不少困难。我们需要坦克,拖拉机……”

“那是你们所需要的?”她领会得很快。“在新的秩序中我是个新手。你们甚至也没有意识到你们也是新秩序的一员。所有以色列人都是。你们就按照我讲的去干,只管举手赞成就是了,因为我要加倍出钱。一千两百万!六百万建医院,六百万给你们贪污用。这是我的条件。你们别无选择。聪明的犹太人移居到了美国,或死在了欧洲。傻瓜或者英雄还留在这里。白天他们装作很强壮的战士,晚上他们独自哭泣。我来给他们疗伤。一千两百万是笔不小的钱了。我的六百万对你们的外汇储备甚至都算是不小的补充了。一千两百万现金!”

财政部长贪图小利,一口答应了!协议签了字,密封起来,送走了。六百万落到自己手里,六百万用于经济建设,财政部长回到办公室忙起了国家大事。“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了,”他晚上与总理一起边喝茶边玩多米诺骨牌时,这样告诉总理。

塞斯林太太不是一个做事只做一半的人。一签署完协议,她就请舒维丝特姐姐陪她去内盖夫看看。她们在贝尔-谢巴呆了几天,然后去夕夫塔和米次普拉蒙。坐着军队提供的吉普车,她们绕遍了迪莫纳附近的地区,经过加沙地带,深入内盖夫的腹地,穿越沙漠,到达了埃拉特。在塞斯林太太看来,最合适不过的地点是(对姐姐来说,这是绝对迷幻般的地方)俯瞰新城阿拉德的一块高地,靠近现在成了一堆堆土丘的阿拉德古城,与一座古老庙宇仅一步之遥。舒维丝特姐姐和塞斯林太太陶醉于阿拉德的景色和死海的美景,死海对面就是白色的群山,峡谷,沟壑,和往西延绵不绝的沙漠。荒野,粗旷的美,可爱小镇里崭新的房屋,清醇干燥的空气——所有这一切都感染着这两位老太太。她们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齐声唱着,“这就是它,原先站立在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旁边,”这是一首逾越节仪式歌曲,她们俩都知道那曲调。跪在沙地里,她们热泪盈眶,她们的歌声变得单薄起来,轻轻的声音带着颤抖。远处,成群结队的鸟儿,也许是鹰,在空中盘旋,算计着下面深谷中的猎物。而在这里,在这片

洒满她们泪水的沙地上，在某种意义上说，那座康复和治疗医院正在动工修建了。

塞斯林太太来到伊龙－泰米尔－嘎特和肖山公司，委托他们设计这个医院。事实上，她为他们支付了一年的办公费用。嘎特和伊龙这两位建筑师甚至出国去瑞士、英国、美国和瑞典考察各类医院、酒店和机构，去研究各种方案。建筑许可证批下来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医院开工建设了。

医院最终建成后，这座巨大的楼房就成了以色列最前卫的建筑之一。地面高傲地耸立着三层，地下还有一层。没有什么细枝末节能逃过塞斯林太太的眼睛；她对每个物件，每扇门，每一个门把都要过问。永远很难说这座大楼是美丽和喜悦的事物。恰恰相反。许多人批评说，"功能主义"已经侵入到这个国家每一个美丽的所在了，他们发问，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建一座更漂亮的大楼？但是，塞斯林太太眼前展现出舒维丝特姐姐的身影，相信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在于，他们在晚上恐惧地尖叫时已经没有时间来感受美，所以她要求公司在设计上追求效率，而不是美，要的是一个结实的门把手，不要考虑什么装饰。她甚至将这个巨大丑陋的建筑看作一种象征，作为一个急于为稍纵即逝的一代人建造住所的这个国家的象征，这是一个你必须把根拔起，并颠倒过来的地方，老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能在他们古老母亲的子宫里得到再生，他们古老母亲的下体塞满了神圣的尘土。塞斯林太太要的是舒服的卫浴间，最先进的空调，棋牌室，演讲堂，实验室，舒适的餐厅，现代化的厨房，公司的建筑师都满足了她的要求。她对大楼的外形并不特别在意，因为她俩，她和舒维丝特姐姐两人，都完全知道，到最后审判日那天，上帝会给每个人一副新的面具。

她设计了游乐场，建了一个酒窖。她雇用了一个优秀的团队：医生，临床医学家，男女护士，各部门大小头头，空调和供热技工。她建了一个车库，停了四辆旅行车，两辆普通的手动挡雪佛兰，一辆小型的西姆卡，一

辆廉价的微型汽车，还有几辆适合沙漠里开的吉普车。这个最先进的医院可以做最复杂的手术。六百万追加到了一千零五十万。她像战场上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真的，谁也挡不住她。两年之后，在不断发展的阿拉德镇的对面，一座现代宫殿矗立在那里，那丑陋真是实实在在，令世人惊叹。

“上帝不是什么审美家，”塞斯林太太借用舒维丝特姐姐和亚当·斯坦的话说。在雅法的老医院里见到亚当时，塞斯林太太对他的个性着实着了迷。“事实上，上帝鄙视西方文明之美，鄙视非犹太世界之美，我们是上帝的最爱。我们是他脚下的搁脚凳。”

“当他的小孩子消失成烟雾时，”亚当说，“他并没有死于羞耻。他羡慕那无情的、无所畏惧的沙漠，因为它的雄伟壮丽宣示的是美的对立面，因为沙漠就是他自己形象的翻版。”

“一百年以后，”舒维丝特姐姐说，“我们将悼念那种丑陋，追寻古迹，收集画像，敬献鲜花。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屠刀下救人，越多越好。尽管他们早已被屠杀了。是的，他们的身体来到了这片土地，但他们的灵魂还在那焚尸炉里。”

第三章

骗　子

亚当·斯坦离开内森·格劳斯博士的办公室,在走廊里蹑手蹑脚地前进。胖子曼尼伯格头耷拉在肩上,坐在轮椅上睡得很沉,口水从嘴角慢慢流下来。亚当在一个暖气片旁边停了下来,从后边取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审视着上面的标签:“饼干。”他打开瓶塞,喝了满满一大口,把瓶子放了回去。有一扇门上亮着两盏红灯泡。突然从这门里窜出一个秃头的白衣男护士,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发出嘈杂的碰撞声。柔和的音乐爬过墙面,下沉到地毯里去了。在高高的小窗户外边,白色的群山在红色的天空下闪闪发光。点点血滴。几打几打的血滴。有多少个荧光灯照亮的窗户,就有多少滴血。在外面,沙漠在燃烧,煞白一片,尽管从这里看出去,沙漠倒是很温顺,也就有点迷人。这两个人,卫兵与囚徒,肩并肩地走着。无家可归的人与纳粹党卫军。我与克雷恩司令。如此的归类让亚当不寒而栗。这座房子被叫做“康复和治疗医院”。克雷恩司令在被任命为集中营首长之前,曾在一个名叫“治疗和医学机构全国协调署”的医学机构任职。

男护士雅各布·夏皮罗陪着亚当·斯坦。夏皮罗是太巴列人①,秃头,穿一身白制服,亚当没有意识到此刻夏皮罗已经换了一个人。夏皮罗停下脚步,打开一扇外表与面对走廊的其他门没有任何区别的门,等在那

里。亚当斜眼往里一看,这个陌生的房间当年他们可以当监狱来囚禁他。他想进去休息一下。血直往他头上冲。说不定哪一刻他就会与护士夏皮罗和这个医院失去联系,回到克雷恩司令身边去。突然,詹妮出现了,像个幽灵似的。这个幽灵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把你送到沙漠里去,与大石头做爱,生一只鹰。他对着自己发笑,但他的脸色是阴沉的。我就要死了。我的生命正一点一滴地流淌到最后的一个量杯里。肥皂实际上已经做完了。他对着自己微笑着,但他的脸如土灰。詹妮与护士夏皮罗正在说着悄悄话:纳粹党卫军正在悄悄讨论着毒药。很快门就会打开,那气味,那恶臭,就会烤焦他的鼻孔。看到詹妮的脸,这张可爱的脸,他应该想起那个德国士兵克雷格。犹太人一路走向焚尸炉,亚当在一旁表演,克雷格是监视这一切的士兵。一次,克雷格被邀请参加演出,他拒绝了。他是唯一一个拒绝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演出的人。别的人都会高高兴兴参与其中,啊,那是多么的快活!有美食吃,有美酒喝,那是莫大的诱惑,极妙的美事:能喝五分之一的荷兰产杜松子酒。抽五支香烟,都是好烟,带金色过滤嘴的——啊,那神奇的烟草香味,那么有男人味。四分之一磅的血香肠和面包。有一次,他们甚至发过鸭腿。你记得吗,夏皮罗?夏皮罗记不得了,他出生在太巴列。詹妮出生在里雄莱锡安。看到她的脸,他残存的那一点自尊被击活了,他粗暴地将她打发开去,这种粗暴态度把他自己都吓坏了:

"跟她说我累了!"

"直接跟我讲!"詹妮傲慢地连珠炮似地说。可怜的人啊。

"叫她滚开,我没有力气了。"

"跟我说。"

"我,我,我——我累了,詹妮,"他想格格地笑。"滚。我累死了。我要做克雷恩。你知道他是谁吗?"

---

① 以色列东北部城市和犹太教四圣城之一。

"知道。"她知道的。她听说过。

"那么,滚,滚,滚啊。"他唱起歌来了:

"就用我们的铁拳粉碎敌人,
用我们冰冷冰冷的眼神,
用我们充满仇恨的心
和我们忧悒的眼睛。"

"那是什么歌?"詹妮问。

他在什么地方听来的。也许是小时候。也许在马戏团。也许在那别的地方,在克雷恩那里?詹妮正要说话,这时他大笑起来,发出挑衅:"你这个马屁精!"护士夏皮罗示意詹妮走开。她很不情愿,但还是听命走开了。而亚当,这个亚当对她既爱慕又鄙视,就是因为她听话地走开了。他爱慕她的温顺,但是鄙视她的爱。她又取消了规矩?医院的规矩?一听到任何指令,她就成了一只驯服的动物。他转向夏皮罗,好像他们是同谋。就在詹妮消失在走廊的拐弯处,她那美丽的身影,相当美丽的身影就要消失在视野里时,他朝她走的方向喊去:"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有着一张漂亮屁股的规矩手册!"夏皮罗看了那屁股最后一眼,喷口大笑起来。白痴!

亚当走进房间。夏皮罗把毛巾搭在铺满蓝瓷砖的浴室的架子上,检查了一下呼救铃和墙边的一排衣箱,叠好床单,回到门边站着。

亚当看到他的双胞胎兄弟赫伯特·斯坦坐在窗台上。自从他出了掐死那个公寓女房东未遂这个事以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他们俩对此倒也没有什么想法。现在,赫伯特想挑起话头。亚当的这位双胞胎兄弟曾经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哲学,导师是马里丹教授,还有一个叫路德维格的老头,写过一本书《幸运的纵队》。这个老头一直不承认这个不幸的事实:亚当·斯坦,他的双胞胎兄弟,是个马戏团小丑,下人中的下人,也就是

“那个使克雷恩发笑的犹太人,”那个犹太人在那里演出,扭歪了鼻子变戏法,就当着他高傲的妻子格雷琴的面。“但是,赫伯特,我的兄弟,我们都能活下来,靠的是我的小丑表演,而不是你著名的黑格尔学者身份……”亚当很紧张,他的身体成了拉紧的弓;很快他会听到夏皮罗手里的钥匙叮当作响,门砰的关上,又嗖的一下锁上,走廊的背景音乐马上就消失,就剩下他们俩,他和赫伯特,这样他就可以死去了。赫伯特还坐在窗台上,窗外,远处的死海闪烁着白光,交织出歪斜扭曲的图形。

赫伯特说,“亚当·斯坦,你令我称奇。你很悲惨,非常悲惨。想想我们俩共生在同一个身体里。奇怪,太奇怪了。悲哀,太悲哀了。”

亚当握紧了拳头。这个人多可笑啊,这个坐在窗台上的长不大的学生。“赶紧下来,你这个吃肉的野兽。你让我发疯了。”

“我?”赫伯特喷口大笑起来,笑声震天,撼动群山、沙漠、古老的死海,平坦的盐地,罗得的妻子①,艾赛尼派教徒②,以利亚。“那我们两个人谁也离不了谁。要是你发疯了,那我也疯了。”

他抽烟喝酒过度,所以牙齿发黑。赫伯特长得没有亚当英俊,为此亚当很感自豪。詹妮说过,亚当是“道连·葛雷,有一天将会一下子变老。”总有一天,衰老将降临到身上,吞噬他,舐尽他。

“虽然我坐在这窗台上,我的亚当兄弟,我依然是个鬼。”

“我得病了。”

“是的,你得病了。”

“你也得病了。”

“不,我没有得。”

---

① 《圣经·创世记》中,上帝要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罗得携妻女一起逃出城,罗得的妻子按奈不住好奇,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她马上变成了盐柱。

②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盛行于巴勒斯坦的一个犹太教派,以禁欲、苦修为特色。

"得了!"亚当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快把门锁上。夏皮罗打量着他。这个不长睾丸的秃头杂种！第五纵队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犹太人聚居地指定的）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

"他们把你锁在这里了,"他的双胞胎兄弟说。

"我知道,"亚当轻声说道。

"他们为什么把你锁在这里?"

"他们为什么把我锁在这里?因为我是社会的危险分子。我曾经是国家的良民,社会的中坚。我曾经声名远扬,光在瑞士银行就有十个户头。我……"但他的话变得干巴巴的,嘴紧紧闭上了。他是一根拉紧的绳。门猛然关上了,他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地毯吞没了夏皮罗的脚步声。这一刻,他的眼中满含泪水,但他不会在那个坐在窗台上的小丑面前哭泣。他一下子趴到地上,在房间里爬了起来。他的双胞胎兄弟大喊道:"又来了,又来这一套了?你已经不在'那里'了!"

"闭嘴!"

他爬到箱子边。箱子是空的。詹妮早就把箱子清空了,她把一些衣服挂在了衣橱里,把其他的东西收到了抽屉里。他的兄弟,他的双胞胎兄弟,轻声喊着口令,喊声中带着一种恶意,在不可思议的沙漠的衬托下,这种恶意与他如此的相称:"一,一,一,二,一!"

亚当不予理睬。他四处摸索。他的眼睛瞎了,痛苦加剧了,恐惧加深了。他抓住吉他盒,热烈地、非常感激地拥抱着它。他爬到房间中央,从盒子里取出吉他,胡乱弹奏了起来。他的节奏很慢,与心跳的节律同步,嗵,嗵,嗵,然后加快了,音量也高了起来,曲子变得狂野,他的手与他的身体,他的大脑完全失去了联系。他的双手死命地弹拨着,弹出不知从何而来的旋律。"原始森林的人类学,"他的双胞胎兄弟一下子指出。亚当的这个双胞胎兄弟知道怎样做一个扫兴的人,怎样用魔术般的几个词,用一句无情无义的、干巴巴的、听上去好像已经说了几百遍的话来破坏气氛。与此同时,亚当上了火车,这个小丑正一直往东旅行,嗵,嗵,嗵,嗵,火车

在加速。到哪里去？到他姨妈里普森家去吗？不，去克雷恩司令那里。他将在那里过得很开心。他记得，在柏林的一个酒吧里，一个黑女人一丝不挂地跳着舞，身体灵巧得像只猫。嗵，嗵，嗵。密封的火车继续前进，外面田野上母牛在哞哞叫着，阳光普照大地，树木郁郁葱葱。与此同时，在拥挤的火车里，老拉比死去了。为什么而死？是因为羞辱。嗵，嗵。这时，亚当的双胞胎兄弟突然一阵大笑，这笑声显得非常疲惫，非常紧张，而此时，亚当突然觉得再也忍受不了，必须痛揍一下他的兄弟，但是他拿什么去揍他呢？他要用吉他来狠狠揍他！他的双胞胎兄弟轻快地从窗台跳了下来，躲开了亚当的攻击，然后他们扭打起来。亚当受伤了。当然是赫伯特打的他，但谁相信啊？有谁会相信吗？格劳斯？那个把雅法的蜘蛛叫做幻觉的阉人？我这里有的是专家！因为有他们，所以我要死了。你在打谁？你自己？鲜血从他的额头喷流出来。他在房间里蹒跚而行。赫伯特躲开了他，这个杂种。亚当的一只颤抖、迷茫的手摸到自己的前额和双眼。那红色，鲜血的红色影响了他的情绪，他害怕了。他一头栽到地板上，重新拿起吉他，乱弹起来。接着，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放下吉他，把头埋进黑黑的像子宫的盒子里，就像一个想重新回到母体内的小孩，然后重重地合上了盖子。他的头藏在了里面。从黑沉沉的盒子里传来低沉的哀号声，一只受了伤的动物的哀号声。"你就这样无缘无故地喊叫，"他的双胞胎兄弟说，他已经不再大笑。他的脸色很悲伤。"亚当，你的苦向谁诉去？父亲死了。母亲死了。我们成了孤儿。"亚当听到这番话，大笑起来。他在盒子里面笑着，吼着。"我们是孤儿！"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令他惊奇不已。他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他也许还有詹妮，但他自己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学生和孤儿的双胞胎兄弟。

詹妮，詹妮·格蕾，可爱的詹妮，"有着一个漂亮屁股的规矩手册，"这个贪婪成性的无脑美人，早上起得很早（就在6:30），洗个冷水澡，刷牙——她的牙齿比牙膏还要白。现在，她穿一身浆得很平整的制服，朝亚

当的房间走去。要不是地毯吞没了她的脚步声,否则听上去她真是个训练有素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呢。护士内特告诉过她,他听到从亚当房间传来的笑声和哭泣声,但当他从气窗里望进去,亚当说没有出什么事,让他尽管放心。不过亚当依然躺在地板上。詹妮听不进这种令人沮丧的消息,她很是兴奋,这一会儿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小孩。她想着他,想着他漂亮的脸,想着他银色的络腮胡子。她对他的身体很是着迷,幻想着他很快就要为大家开的课。令她颇为惊奇的是,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行尸走肉,这个他们都认为无可救药的人,又来到了这里,过几天就要掌管这个康复和治疗医院,对此,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当然,我是不同意的！她这样对自己说。其他人呢？他们会落入他的圈套。这个骗子。

到了门边,她发现门被锁上了。她翻了翻口袋,掏出钥匙,开门进去了。有个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显然是和衣睡着了(护士内特会从她这里了解这件事的!),那是她的心上人,她快乐的主宰——他的头,他那英俊的头,埋在吉他盒子里面。她弯下身子,打开吉他盒子,解放了他的头。他的脸很白,或者更准确地说,又黄又白,是热浪的颜色。紧闭的嘴唇中间,有一条凝固的蜥蜴一样的血带,眉毛上隐约有蓝色的淤伤,周围是片片血迹。詹妮冲向护士夏皮罗,而夏皮罗,恪尽职守,很快跑去向值班医生报告。同时,詹妮非常吃力地将亚当拖到床边,将他抱到床上,脱下他的鞋子,略加思考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梳子,开始为他梳头。为他梳头,她感到无比快活,尽管他失去知觉的脸上的那双紧闭的眼睛依然在盯着她看。

但是,这种快乐,这种感官麻木,麻木到几乎昏厥的地步——她每次梳理他的头发(有时梳他的眉毛,有一次,哦,有一次她甚至梳理过他弯弯的白胸毛)时都会被这种感觉抓住——这种愉悦,突然被打断了。两个医生闯入了房间。她站在窗边,看着他们,他们的职业化举动,他们的那种人道主义都缺乏怜悯。他们用粗哑难听的声音讨论着他的病历,语

言准确，但毫无生气。他们边讨论，边检查他的身体，按摩着他的太阳穴，擦掉他的血迹。

“血压高。脉搏不规律。”他们相互报告着数字：“149……52……”

在窗子的另一边，已经是炎热的早晨，而这房间里非常冷。纳奇沃特博士长得矮矮胖胖，他的那张脸使她想到一个电影演员，名字忘记了，只记得他老演怪物。这时他正在向同事们报告亚当已经动过的手术情况。她竖起耳朵，急切地想再听一遍这个故事。她很喜欢听他们夸奖亚当，他们谈到他，好像在谈论某一个神秘英雄，他好像是个非凡人物，如此特别，以至于不能以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但是，她知道，恰恰相反，他是个骗子。

“一个人亲手毁坏自己的身体，这是很常见的事，”纳奇沃特博士用柔和的、控制有度的、就事论事的口吻说。“但是就亚当的病例来看……起先，他设法让自己得了恶性胃溃疡，而后他毁坏了视力，我们只得给他动手术。我想说，他的身体已经吐出——请原谅我用了这个粗俗的字眼——大约十个器官。他的每一种病都是他自己用意念的力量找来的。这个人决定得某一种病，过一阵那种病真的就找到他了。这自我毁灭的本领真神奇……”

这个年轻的医生还是努力地想找到亚当的脉搏。

詹妮思索着她的这个骗子。在很多场合，他详细地、兴高采烈地对她说过，他的身体里住了一个流氓，正在慢慢地死去。说那个流氓，就是他的双胞胎兄弟赫伯特，是如何决定让他得重病，病得不可忍受，直到他的灵魂从他的尸体里飞走。有一次，他宣称，大约两周后他会得大出血，于是，突然，他左脚的大脚趾在没有切口的情况下却血流如注，接下来的大出血根本无法阻止。两周之后，亚当躺在床上专心致志想着这件事，人好像被人催了眠似的，好像他变成了一只随时会突然化成蝴蝶的茧。到后来，鲜血从他的脚趾盖下喷射出来。医生为止血忙活了几个小时，没有一个人弄明白这个脚趾怎么会这样大出血。最后，血终于止住了，这时亚当体内已经几乎没什么血了。

纳奇沃特博士给他注射了血清。两位医生的脸色都很凝重。詹妮凝视着她心爱的人饱受折磨的面容，令她吃惊的是，她看到他的右眼张开了一下，眨了眨，露出狂喜的神色，然后又合上了。她假装什么也没看见，竭力想忘却那只眨动的眼睛。她对他的骗功是有信心的，但这也挡不住她现在为他的命运担忧，而医生们的咕哝——听上去像天主教牧师在祷告——预告着末日的来临，使她战栗，使她失明，而外边，沙漠的白昼在燃烧，白白的，黄黄的，一片萧杀，一片荒凉。在这拉丁式的愚蠢的喃喃自语过程中，亚当快速地、隐秘地猛然伸出手，想拉她的白制服。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尽管不情愿，但她还是喷口大笑起来。医生愤怒地盯着她看。纳奇沃特博士说，口气中带着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对丛林深处的食人者训话时的那种残酷无情："我敢保证，詹妮是有能力照看他的，难道不是吗?"那个年轻医生嘀咕道："不明原因的打击……他的脉搏越来越强了……我们得分析一下他的尿液……"

"是的，詹妮小姐也可以做这事，"纳奇沃特博士说。"对于亚当，她就是专家。她完全了解他，难道不是吗?"他的口吻中带着浓烈的蔑视，一个彬彬有礼、克制拘谨的科学家对一个过分热情、过分浪漫的人所产生的鄙视。

两个医生收拾起各种器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她与这个骗子了。

"亚当……亚当……"

他没有知觉，没有回答。詹妮不再那么自信了——也许那眨动的眼睛只是她的想象。也许她的制服并没有被什么东西拽过，只不过她心里那样渴望而已。

"说话啊，说啊!"

他一动不动。他的嘴巴被锁住了。他的脸是一张白色的死亡面具。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旋着旋钮，找到了晨间新闻节目。詹妮喜欢新闻节目。她喜欢听不知来自何处的新闻播音员矜持的声音，那个声音无所不知，但只讲些不着边际的琐碎信息，隐去了事件的核

心、秘密的部分。那个控制有度的声音讲着某一个可怕的风暴，讲到昨天晚上有两名渗透分子被杀死了，他们试图点火烧掉艾因盖夫的田地。播音员用标准的希伯来语播送着这些消息，在所有关键的元音和辅音上都加上了甜美的重音，使她产生了一种归属感，感到自己归属于某一个不可企及的神秘团体。好像她成了某个神秘事物的同党，大海风暴的同党，黑夜里渗透分子的同党，甚至是北方熊熊燃烧的田野的同党。一切都好，亚当，这个世界还是以一贯的方式运行，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

“多么可爱的眼睛，”亚当想。虽然他依然处在昏迷当中，他紧闭的眼睛还是跟随着她，把她从新闻广播中找了出来。新闻节目和天气预报一结束，有人开始唱歌，收音机里那白痴般飘渺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很美。他，亚当，不会向她致意的，他不会给她她想要的那份宁静。现在，就让他想想她，不受干扰的，观察她的邪恶行径。他作出了关于她的决定。他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回到她身边吗？他想这样做吗？他对这事感兴趣吗？毕竟，在她眼里，就在几天前他想掐死他的女房东，这是事实。他忘记了他第一次见到詹妮时他对她的印象了吗？他向别人问起她，别人因为恨她而向他扔石头。她一到雅法的老医院，他们就告诉他，她比其他职员更厉害。对她来说，只是轻微地违反了规矩的人也比地狱更令她不快。“甚至在关押杀害儿童的犯人的监狱里，都没有那么严厉，”亚瑟有一次开诚布公地告诉亚当。大家鄙视她，不仅因为她的冷酷，不仅因为她对敢在走廊里抽烟，或轻微触犯了规矩的人恶言相加，更关键的是因为她太美了。

当他还是学生时，为了谋生，他在柏林的默片影院里拉小提琴，他遇到了他的妻子格雷琴，美丽，纤弱，风趣。他每次为克雷恩司令的犹太人演出的时候，她都过来看，而她连自己正在走向死亡她都不知道。在学生时代，他常常站在电影银幕的背面，随心所欲地表演着。有一次，她出现在银幕后面，站在他身边，看着默片里出现的暗淡的人影，那是反转的影像，四边被掐掉了，中间也模糊不清——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詹妮。埋在牛粪里的一颗珍珠。令亚当遗憾的是，当你盯着她看上任何一段时间（这是色眯眯的格劳斯博士惯用的手段），你就会发现，她的美丽，她的惊人的美丽当中有一不足。

詹妮是个冰冷、恶毒的美人，美得让人晕头转向。绝对的美人。她的眼睛是黑色的，眉毛很高，很细，好像是剃刀剃成的。鼻子笔直，只是微微有点上翘，你走近一点，可以看到两个黑孔像针缝在那里似的。她的一头柔顺的黑发往后扎着，下巴不是尖尖的，而是水平的，脸蛋凹陷进去，好似所有的智齿都拔掉了。脖子很长，手臂上有淡淡的汗毛，令人生起爱怜。身材修长，几乎是个男孩相，身上的曲线颇为谨慎，看到她那谦卑的颤抖的女人味，你会惊奇不已的。看到这个冰冷的女人，会点燃起亚当少年时代的浪漫情怀，在那个时代，一个少女会掩盖今天的少女所展露的。

詹妮的外表有一种古典的完美，有一种你只能在古代天才作品中找到的平衡。因此——或者，也许，不过——她的美含有一种严重的缺陷。那是什么样的缺陷？（詹妮正在听民间音乐，有人在唱一个南斯拉夫农民的失落的爱情。谁关心那个？亚当想。不过，事实上，还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天下皆兄弟吗？）亚当紧闭着眼帘，心里推想，也许詹妮的美的缺陷就在于没有任何缺陷。换句话说，关于詹妮的美，既可怕又神奇之处就在于它的完美性。依亚当·斯坦判断——这个著名的喜剧演员年轻时在海德堡大学学过美学和哲学——美，任何美，都要求有瑕疵，要求某种不足。建立在完全对称基础上的美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至少，那是亚当学到的——一定接近丑陋。“任何研究美的人都献身于死亡，”奥古斯特·冯·帕拉腾说过。总之，美的对立面可能不是丑。但是这里，她的脸，她的身体，她的整个身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剥夺了所有权贵的权势，将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詹妮的鼻孔是用圆规画出来的，她的眼睛与鼻子等距——精确到千分之一毫米，亚当可以肯定——她的两半边脸是完全对称的，这个詹妮是美的，尽管她的对称，尽管她那几乎非人的完美。她的美宣称，从本质上讲，美是不合规则的；因而就获得了一种缺

陷:因为不可解释,所以也就变得冰冷,吓人,混乱。

病人们看到她就变得狂野,被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冰冷气息所惊吓,纷纷把手中点着的香烟丢到地毯上。他们希望她长得丑点,或者,她的美更有人情味一点。

这个人见人怕的詹妮,这个维持着每一条规章,分规章,次规章,不允许出现偏离——哪怕一丁点——规范的任何行为的詹妮,这个鼻孔用机器打成,每走一步都是预先想好的詹妮,这个詹妮,一碰到亚当,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们第一次在雅法的老医院里见面时,他把她的手放到自己的手里,久久盯着她的眼睛看,然后突然大笑起来。她一下失去平衡,趔趄着,用严厉的眼神盯着他,说:"你笑什么?你这个粗鲁的男人!"

"你是个婊子,"亚当回敬了一句。口气相当自信。"我知道,你会出卖你的所有,来换取那种享乐所带给你的痛苦。你只认识一个男人,而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对你父亲了解多少?知道他已经死了?他死了,这我也知道。你会出卖自己的一切,去得到一份恶心,只值一支香烟的恶心。你比这个医院里的所有病人病得都要严重,终有一天,你会跪在撒旦面前哭哭啼啼,但他会对你好得不得了。你对每一个人都如此严厉,是因为心存恐惧。你害怕什么?你自己?我在你脸上发现了多么深重的仇恨!"

她刮了他一个耳光。她的脸色变得苍白,眼睛使劲地眨着,好像在跳激烈的弗拉门戈舞,一下子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要把她从他身边拉开很困难的。经过一个星期的心神不定——她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她作出了决定。她请求主任医生——那时是博士,感谢上帝,还想得起来——允许她将亚当带走,由她自己负责,带他去她母亲那里,她母亲寡居在里雄莱锡安的定居区。

整个旅途中,他们之间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们默默地来到一座红色屋顶的白色小房子,周围是令人窒息的叶子花丛。詹妮的母亲还是位依

然保持几分姿色的小巧女人，虽然脸上有皱纹和凹凸，依然保持着一份青春活力和童真。她先对亚当说起了查明斯基先生，他曾经追求过她，还教她如何就着鱼肉喝白葡萄酒。然后，她给亚当倒了一杯茶（这位先生要加细糖还是块糖？），还上了甜饼。

詹妮静静地坐在那里，做沉思状。突然，她拿起自己的杯子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怒气冲冲地说："母亲，给我说说父亲的事。父亲的一切。我想知道。就现在！"

老太太久久地望了她一眼，双眼湿润起来。她缓缓地喝了一口茶，微笑着说起来，这笑容一直挂在她脸上。"我将他埋葬后，我就一无所有了。甚至失去了你。你一直在嘲笑我。亚沙本来也许能成为诗人，但他去一个叫雷维坦先生的人的庄园干活了。结果死于疟疾。即使在病中他依然英俊。你十岁时，那是一个冬天——有意思的是，你忘记了，你怎么会忘记？——外面很冷，我们住的房子很小，"——亚当觉得，她既然能够说话，一旦她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对她以后会更好——"我们冻得瑟瑟发抖。真是个可怕的冬天。这里甚至下起了雪，这里是南方啊。那只不过是严冬的开端。接着是猛烈的冰雹。屋顶漏了，湿透你的床，你从床上爬起来，到了我们的床上。我原本睡着了，突然醒来，看到了他，看到了你，看到他与你在一起，我不知道他是喝醉了，还是睡着了。也许他真的在做梦——他常做稀奇古怪的梦，他本来可以做个诗人。我没有说一句话。他一直在哭。我想把自己活埋，但从床上爬起来实在太冷了。他哭着，拥抱着你，哭着，睡着了，喝醉了。那时我们常喝科涅克白兰地酒来御寒。后来，你睡着的时候，他醒来了，呜咽着，以为我睡着了，吻着我，好似这是我们的初吻。他的眼泪落到我身上，我爱他。第二天我们甚至去看了一场无声电影，这是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后看的第一场电影……"

亚当思索着这个故事。思索着亚沙。詹妮。她忘记了。她父亲死了，所以他也不记得什么了。那是她母亲的想法，老太太现在牙齿掉光，可曾经……曾经……那么，在詹妮遇到亚当以前，她还没有吻过一个男

人，尽管她已经二十五岁了，非常可爱，是他所见过的最可爱的女人。她保持了童贞，不是出于什么原则，而是因为麻木不仁。

亚当知道，他把她叫做婊子还真让她高兴呢。她带他见她母亲，不是为了让他知道这个秘密，而是为了让他成为这秘密的参与者。他激发了她。“婊子”这个词令她神魂颠倒。在她遇到他之前，她是个处女——不过，这是她的观念——但她喜欢他贴在她身上的这个标签。而且，出于某种原因，她确信他知道她的想法。如果他确实知道，那么他就能像读一本打开的书一样看透她的心思，能够直达她的中心，他就像一个神。父亲曾经是这样，但父亲已经死了，父亲在雷维坦的田地里干活，他的儿子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工程师，在新开发的小镇赫兹利亚定居。住在别墅里。那是她母亲说的。一切靠了父亲，他为他们铺好了路，为他们铺好了获得财富的路——他死了。说到这里，她回忆起她童年的一件事，那时他们带她去耶路撒冷老城，沿着那条苦路①——痛苦之路走着，她突然感到肚子剧痛，呜咽起来。她把这事告诉约瑟夫叔叔，约瑟夫叔叔是个旅行团导游，很有幽默感，他说，“你一定会生个弥赛亚。”

现在詹妮正在听关于吉勒博阿鲜花的二重唱，吉他伴奏。她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没有觉察到亚当的心思，她告诉自己，她知道她完全爱上了他。她真的不为此感到羞耻。相反，她很为此自豪，为她的力量和爱情自豪。他绝不会娶我，她再次提醒自己。他是个病人，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病人，他是个骗子，行将就木，奄奄一息。但每次他出院回到社会，她就变得无精打采，好像奄奄一息，成了一只冬眠的熊。她做事就没有任何笑脸，晚上独自睡在床上也不再做梦。但等他回到医院，她就像春天般复苏了。他行骗，她则为他煽风点火，她知道她这样做是帮他走向死路，但她无法阻止自己。她知道，她爱上的不仅是他的生命，他的身体，他的种种把戏，而且是他一举一动里所隐含的死亡，他嘴里说的每一句话。要不

---

① 耶稣穿过耶路撒冷至髑髅地的路线。

是死亡这个事实,她会惧怕生命,那个会从她身边持续溜走的生命。但是因为这种生命在一个如此坚定地走向死亡的奄奄一息的身体里已经变得不可能,所以她也爱他的死亡。而亚当最感激的也就是这一点。她等着他,不仅在他房间里或娱乐室里或餐厅里或外边灌木丛里等他,还在路的尽头,在他能走的路的极限处等他。她站在那里,他的秃鹰,这是一个盼望已久的终结。

舒维丝特姐姐听到亚当回到医院的消息,浑身颤抖起来。她与她妹妹同住在医院里,她妹妹比她小两分四十一秒("这就是命!"她这样对自己说,咕哝的声音好像是在祈祷),让她们住在这里,这是塞斯林太太的遗愿。塞斯林太太死后,她的尸体还冷冻在克利夫兰的太平间里,数不清的人雇佣律师打官司争夺尸体的拥有权,这真是一桩可怕的丑闻。她在遗嘱里要求死后埋葬在这个医院里,就在庭院里,而且,"靠近上帝将要显身的地方。"她的家人理由相当充分地宣称,这最后一条就令人怀疑整个遗嘱的真伪。在克利夫兰,大法官乔纳森·R·吉尔哈尼办公室的律师们说,这种案子非常稀奇,怪异。经常处理商业合同和契约的律师现在对上帝显身的法律意义争论不休。这个术语在现代能够被定义吗?或者,它也许只是与古代有关?只要这些律师们对此各执一词多久,只要他们不满意的客户——塞斯林太太的孩子和亲戚们——对"我们的母亲暂时的发疯"或"我们的身份显赫的亲戚"喋喋不修、争吵不休多久——大法官乔纳森·R·吉尔哈尼就听这个闹剧多久(事实上这个案子已经闹了几乎一年),塞斯林太太就要在那个冰冷的太平间躺多久。塞斯林太太为医院的运转留下了一大笔钱,对舒维丝特双胞胎,她另外专门留出一部分钱,把一套房子赠给她们,这样的安排也许与这对著名的姐妹在天堂得到的待遇相当。

舒维丝特姐姐手持采来的美丽鲜花,站在亚当房间的门口,迈尔斯·戴维斯,割礼手术师沃尔夫维兹和其他一些人与她站在一起。她的心灵

之耳早就捕获到了弥赛亚到来的脚步声。因为,从塞斯林太太和舒维丝特姐姐见到亚当·斯坦的那刻起,她们不是完全知道他注定要担当重任的吗?她们没有公开说出这样的话,她们只交换了一下眼色,突然就欣喜若狂地大笑起来。那天,亚当接受了去实现她们的伟大梦想的重任,即使格劳斯博士和詹妮苦苦哀求,他也没有公开他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塞斯林太太相信,她和舒维丝特姐姐给亚当施以涂油礼圣化他,一如先知对以色列王施涂油礼。她坚信,从那一刻起,"好消息"都注到了他身上,于是,他简直就成了国家的代表,不管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当他不时地被这种精神捕获,他就会站在面向沙漠的窗户前,脸色突然变白,双眼转向舒维丝特姐姐,喘着气说,"我不完全确信,但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能听到……上帝来临的脚步声。"姐姐就会感到无比兴奋,冲到她房间,弄醒她妹妹(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想电影明星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姐妹俩以圣洁的神情迅速地穿上白色丝绸和花边的结婚礼服,并戴上塑料花冠。

这时,亚当会收回刚才的话,使她极为扫兴:"假警报!还没呢!"她就会说,"糠还没有筛过,通往神之显示的路还没有打扫干净,撒旦开始进攻了,他的魔鬼设置了新的路障。"亚当就会安慰她:"我们能克服,我亲爱的舒维丝特姐姐,只要有耐心,因为我们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他就要来了!伟大的日子就要来了!也许会延迟,但这一天终会来的。根据种种计算,这一天就要来到了!"

啊,看啊,昨天亚当回来了,他将要引领救赎,他将要站在岩石间,倾听上帝的旨意。三天前她做了一个梦,天使来到她身边,坐在她的床边,拍着她的两个大脚趾。他甚至还挠她的痒痒,她笑的时候,他告诉她:"雷切尔,雷切尔,亚当要回来了。伟大的日子就在眼前。"第二天,她得到消息,说亚当的确回来了。

因此,舒维丝特姐姐手捧鲜花,跪在亚当的门外,唱着,哭着。"一条瀑布!"迈尔斯·戴维斯说。"她和她的上帝。上帝什么也不是。你的整

个世界只不过是生命沧海中的一粟。这个悲惨的地球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上帝的选民，或者上帝本人又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年上帝在哪里呢？”

“他去买香烟了，”跛子内森·阿哈罗尼说，接着大笑起来。

门口站了很多人。听说亚当又病了，大家都来看他。亚当紧闭眼睛，耳朵专注地听着门外的喧闹声，没有在意空调走廊里的背景音乐。他很是沮丧。他的身体疼痛起来。他知道詹妮正在为要不要开门的问题与他们争吵。

“很快，我们的痛苦会感动上帝的搁脚凳。”舒维丝特姐姐这样祈祷着，声音很大，好让他听到。“大门会一下打开，上帝会露脸给受太阳暴晒的人，胳膊上有蓝色印记、被撒旦编了号的人，而你，亚当，会站立起来，你会倾听，你会理解，你会颂扬，你会拯救，你会带来救赎。”

我？小丑？冒名顶替者？上帝，你不存在，你很久以前就死了，这太好了，因为如果不是那样，我肯定会因为这可怕的无知而受到惩罚。“唉——”亚当紧闭的嘴巴突然发出这声喊，大家听了都僵住了。迈尔斯喊道：“詹妮，他们都对他干了什么？”他们的眼里闪着愤怒的光芒，都盯着舒维丝特姐姐看，而舒维丝特姐姐什么也没有听到，她嘴里咕哝着“感谢上帝”之类的话，她的脸被内心意象的光芒所照亮。

詹妮哗的一下打开门，撞倒了正在庄严祷告的舒维丝特姐姐。她这会儿正承受着“上帝显身”诞生的那种古老痛苦。詹妮在走廊里飞奔。大家给她让路，然后朝门内张望。

“把痛苦拿走！”他被痛苦缠身，对着他们尖叫。“杀死我！”他嘴巴冒泡，歪斜，大叫。但他的左眼半开半闭，正偷看着什么，逗玩着什么。迈尔斯看到这一幕，一时感到震惊，但马上露出笑容。这个人怎么能一只眼睛痛苦地哭喊，另一只眼睛却像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大笑呢？

詹妮慌慌张张地往走廊那边跑去，割礼手术师沃尔夫维兹轻声说，好

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救火！救火！"他狂笑起来，不过这狂笑声一下就消失了。舒维丝特姐姐从祷告的陶醉中醒过来，仔细打量着往走廊那边跑着的詹妮。"那个莉莉丝①！那个冒牌货！"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她知道，通往救赎的道路上充斥着很多的莉莉丝，很多的亚司马提②，很多的詹妮。姐姐长着一点胡子，中间有条小缝。她曾经告诉亚当，在她看来，男人会爱上一个长着淡淡胡子的女人，因为那样，她的脸更美。"不是真胡子！"她说，声音低沉得像男人，然后又很快补充说，笑容甜甜的，声音细细的："是小胡子。"

舒维丝特妹妹（她上嘴唇上边没有长胡子的迹象）的说法正好相反，她声称，她姐姐守寡的真正原因——还有由此而来的对救赎的痴迷（要不是她成了寡妇，去非洲旅行，发现非洲虫子有多么爱她，她也不会有这种痴迷的）——就是这个胡子。"真的，不骗你，"她说，或者也可以说是唱，"那个胡子使她成了寡妇！她的丈夫，雅各布－内森，是个好男人，也许你可以说，他爱着他妻子。但他讨厌一样东西，那就是她的胡子。"舒维丝特妹妹咯咯地笑着说，有一次，在逾越节期间，已故的姐夫，那最亲爱的男人，你知道，有一点头重脚轻——我的意思是，醉得一塌糊涂——嘴里胡说着某一次接吻，说起那一次与他妻子的接吻时，他觉得他是在吻他父亲的嘴唇，突然感到他好像成了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你知道……他们在床上，她渴望有一个孩子。我的姐姐。但姐夫是个非常谦卑的人。每天早上去他的小服饰杂货店上班之前他总要在家里放点什么东西，以便在他不在家的时候让奇迹发生：桌上放上打开的剃须刀，或者在床头柜上放上一把最新款的女式剃毛刀——这是漂亮的、别致的、颜色很鲜艳的工具；但当这个没有什么功效时，这个不幸的人就把修脸膏和各种刀片，甚至把从一个特拉维夫的新移民那里买来的电动剃须刀，放到家里每一个

① 犹太民间传说中亚当的第一个妻子。

② 犹太教传说中的恶魔之王。

地方，放到储藏室里、冰箱里、她的钱包里和药柜里。有一次他竟把刀片放进蛋糕粉里，她烤了一个带着一包吉列刀片的蛋糕。舒维丝特妹妹说，这些事渐渐使他筋疲力尽，使他愤怒和悲伤，痛苦和怨恨。但是作为妻子，她姐姐从不谈起此事。这是一桩秘密事件！因为她得出结论，她丈夫只是在取笑她而已，在他内心他跟其他人一样还是很喜欢她的胡须的。“那个男人，”舒维丝特妹妹最后模仿着蛇转动身体的声音说道，“最后因为她不剃掉胡须而死掉了。”

现在每一个人都为詹妮让开了路，她又折回来了，纳奇沃特博士陪着她。他们进门后，门依然半开着，你可以窥探到里面的动静。

纳奇沃特博士又给亚当注射了一份血清。鲜血从亚当·斯坦的脚上喷涌而出。詹妮站在床头，思索着什么。在她眼里，一切是那么怪异：走廊里的这一大群人，亚当对她和医生开的玩笑，她自己不由自主的沉思，她心中掀起的巨大波澜。她很想爬到床上，变成一个小姑娘，去抚摩他的脸，他的身体。她正在沉思的这一会儿，她听到医生要走了。听到舒维丝特姐姐拖着脚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大家都把鲜花、夹心糖、祝愿卡和爱意浓浓的明信片带进来，放到了柜子上。他们注视着亚当，点点头，退了出去。詹妮经历着那不着边际的爱，每当亚当回来，这份爱就困扰她，他回来是为了她，为了他的死，这两者是同一的，而那份爱只是情欲而已。她感到那样的不着边际让她心中充满了一个被碾压的罪人的无忧无虑的放纵。她希望能说出那可怕的事，被禁止说的话。去痛痛快快哭一场，倒出她灵魂深处的秘密。

传来响亮清晰的犬吠声，令人毛骨悚然。这犬吠声在屋内回响，令人窒息的回响。那犬吠声穿过走廊里的背景音乐，还让人听得那么分明，那么可怕。

“那是什么声音?”她知道这问题是提给她的，因为房间里只剩下她和他了。“那狗叫是怎么回事?”他又问了一遍。

“什么狗叫声?”依然心驰远方某一个地方，无限渴望的她自己给自

己吓了一跳，非常窘迫。她的眼睛扑闪着。她知道她现在肯定很漂亮，但他不会看她的。那个杂种。

“是狗在叫吗？那只狗突然到这里来干什么？”

是的，詹妮听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本不该听到？她不是站在他身边吗？她不是渴望待在他身边，待在他房间，面对着温顺的沙漠吗？但是，她出了一些事。她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事。突然她从白日梦里醒来。她的身体收缩起来，肌肉在颤抖。突然，不知怎的，她觉得不禁想唱歌。詹妮，我亲爱的，张开嘴巴唱歌是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她开始唱了，好像是唱给自己听，歌声传到远处某一个地方，但他的咆哮的问题依然能听到：他们为什么将狗带到这里来？胆大包天！要是故意这样做的，那更坏了！像猪一样粗俗卑鄙！他要抗议！根据塞斯林太太的遗嘱——啊，格劳斯这个杂种想折磨他，他把狗带来就只为了亚当，因为格劳斯了解狗，了解亚当的生活——那是一个漫长的噩梦：他的整个人生就成了毛骨悚然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只狗，臭气熏天，狂吠不止，满身虱子，从狗食盆里取食，从地上取食，与鼎鼎大名的小丑斯坦一道将食物撕开！斯坦滚出去！犹太人滚出去！犹太人斯坦滚出去①！

坐在窗边的赫伯特突然大笑起来。詹妮什么也没有听见。她既没有看见亚当的热泪盈眶，也没有听到赫伯特的大笑。詹妮站在那里，就像一座蜡像。站在那里，唱着歌。詹妮在唱什么歌？詹妮在唱一首爱情歌曲。为什么詹妮唱爱情歌曲？上帝知道答案。为什么她听不到赫伯特大笑，亚当哭泣，狗狂吠？因为詹妮正唱着一首爱情歌曲。

你的眼睛流淌着绿，
就像两颗翡翠放着光。
我的心需要休憩，

① 原文为德语。

你却离开了我的窝。
我的心编织了一个梦，
梦里希望在闪光，
渴望着你双眼
翡翠般的绿。

亚当很气愤，肌肉很紧张，嘴也歪斜了。他咆哮道："狗在哪里？还有你，不要磨牙，不要吵闹了。你以为你在干什么？唱歌？"他很恐惧，那狗吠声使他胆战心惊。但詹妮正沉浸在探戈的哒哒的节奏中，没有听到他的话。

只有当她意识到自己在唱歌的时候，她才停下来，惊奇地看到亚当站在房间中央，正在大声尖叫。他在跟我说话，她想。

"你醒来了，亚当。你感觉怎样？"

"很好。有点痛。你什么时候能学会唱歌啊？"

她脸红了。"我不知道我刚才在唱歌。出什么事了？"

"有一只狗。格劳斯把一只狗带到房间里。想杀了我。"

"我什么也没听到。"

"你正忙于模仿唱歌。快去，叫格劳斯把房间的狗赶走。"

"你自己去，亚当。"

"怎么了，我的詹妮？"他的口吻变了，变成了乞求。他的脸放松起来，显得非常温柔，吓了詹妮一跳。

她不情愿地展开了笑容。"我一直在照顾你。你的病发作了，不过不太严重。"

"我都看到了，我没有睡着。"

"但你什么也没说。"

"我没什么好说的。"

她将手放到他的脸旁，想抚摩它。他双手抓住了她，把她嘴巴拉到自

己嘴边，对着她干巴巴的嘴唇轻声说，“我要亲吻你，孩子。但首先把狗赶出去。”

“那可不是一个好开头，亚当。”

“我不会从你身边跑走的，孩子。”

他向后转去，迈了两步，迅速打开柜子，取出一套衣服。当着她的面，他脱掉睡衣，穿上衣服。他踏着沉重的脚步朝门口走去。她跟在他后面。

“你听到了？”

那狗叫声像钉子一样扎在他身上。这一会儿，他一动不动，像钉在了地毯上。脸色苍白。双眼极目望去。瞳孔在转个不停。

“我听到了。”

“真是丢人，我告诉你，真是丢人。”

“亚当，你病了。你很虚弱。他们刚刚给你打了一针。你的脚还缠着绷带。躺下。这些事我会处理的——”

“你？”

他朝狗叫的方向跑去。

第四章

狗　吠

走在灯光明亮的走廊，梦见陷在太平间的女人。真倒霉，他想，但没有四处张望着去救她，或梦见去救那座医院的主人——我们亲爱的塞斯林女士，因为那些聪明的律师的缘故，她被冷冻在那里。他听到更多的狗叫声，它们在召唤他。还记得吗？1943年，格雷琴不再是那个你曾经在银幕背后见过的娇小的女人，那时她来看银幕反面的画面，却看到了你。她爱着你。你演奏着乐器，查理·卓别林拄着手杖东倒西歪。或者也许是哈罗德·劳埃德①或W·C·菲尔兹②。不管怎样，是某个天才教会了你如何让你的所有观众哄堂大笑而你自己一笑不笑。啊，你的那些把戏！"天才，"他们这样说。甚至当着你的面。克雷恩司令改变了你的命运，他宣布："这个人留下！"那是因为你的那套戏法，你的魔术，你的不可思议的猜测，你的第八、第九、第十感觉，而不是你的智慧。多么动人的人性！你妻子死了。你的大女儿死了。只有露西，你的二女儿，逃出魔爪，拯救了自己。为了她，你放弃了你在柏林的一幢豪宅——多亏了人道主义者克雷恩，你得到了这豪宅。把你带到那只狗跟前去，它叫着呼唤着你。当克雷恩司令去取雷克斯的那份食物——带些肉的骨头——时，他就把碗放在地板上，坐在舒服的扶手椅上。这扶手椅是从华沙的沃尔夫

家拿来的,那时沃尔夫一家待他为上宾,经常买票请他观看在柏林的每一场演出:《圣女贞德》、《驯悍记》和洛特·莲妮亚主演的《三分钱歌剧》(真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是的,不久之后,他来到他们家,把这把扶手椅给拖来了。他总是喜欢舒服的扶手椅。谁能为此责备他?谁不喜欢舒服的扶手椅呢?克雷恩司令一坐到那把舒适的椅子上,他就召唤克洛普弗小姐,将她令人愉快的小屁股放到他膝盖上,那屁股在干干净净的黄褐色丝绸裙子里绷得紧紧的。他粗鲁地抚摩她,召唤着你。而你,按照契约,四肢着地,爬来爬去,脸上还挂着微笑(那也是契约的一部分)。你爬向雷克斯,与它磨着鼻子,人道为怀的司令和克洛普弗小姐在一旁大笑不已。他们大笑的部分原因是,雷克斯的鼻子受过仇恨训练,所以任何犹太人走近它,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看牙!活体解剖!但你例外!你,得到了雷克斯的宽恕。你,它甚至还有点喜欢你呢,尽管你还要与它分一杯羹。你们两个,都是四肢着地,老是啃着骨头上的肉。克洛普弗小姐面容极其姣好,灰色的眼睛,短短的一头金发,相当可爱。战后她肯定在柏林或慕尼黑开了一家小店。你以后再也没见过她。但她总是唠叨着她有朝一日要开一爿店。她想起她的计算器,她的包装纸,她的各色丝带,就满心欢喜。如果她碰巧撞见你,她当然会满脸笑容,她会愉快地跟你打招呼。多年来你们一道同甘共苦。那些可怕的充满恶臭的日日夜夜。随后到处流浪,克雷恩司令信守诺言之后,通过他,你得到了一笔钱和一幢房子。冯·汉姆登的精美豪宅,加上他所有衣服,缝着金纽扣的套装,还有十七世纪的大奖章。你什么时候应该去看看她,亲吻她灰色的眼睛。她最了解你!天才?

那只狗还在狂吠。我要割断它的喉咙。为什么?用那种方法自杀不是太庸俗了吗?我要把我的死亡安排得更加优雅一些。我从克雷恩司令

① 哈罗德·劳埃德(1893—1971),美国著名默片喜剧演员,也是电影制片人。

② W·C·菲尔兹(1880—1946),美国喜剧演员。

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狗是驯化了的畜生。狗对人既爱又恨。你可以训练狗,使它无法摆脱它受过的训练,但它还是依然憎恨训练。眼神忧悒的蠢货,那就是狗。无限的忠诚,那就是狗。有时眼中聚焦着怜悯,智慧,那就是狗。你可以毫不忧伤地杀人——只要问问克雷恩司令就行——但当英国人轰炸法兰克福,击中了动物保护协会大楼,杀死了将近一百只狗,法兰克福的母亲们都哭了。而她们自己的儿子从战场归来,个个缺胳膊断腿,双目失明。

在一个缺乏任何意义的世界里,死亡不再令人恐惧,恐惧的是人生,是的,大多数人害怕着不该害怕的东西,于是狗有了顶级意义。

格劳斯博士的复仇,那也是一条狗?

那是一条对着亚当·斯坦狂吠的狗,而亚当在灵魂深处感到颤抖,亚当对自己说。

在路上,亚当从隐蔽处取出他的一瓶杜松子酒(必富达牌),匆匆喝了一口,把瓶子放了回去,感到些许放松,然后朝狗吠的方向奔去,跑过一扇扇紧闭的门。狗叫声一直围绕着他周围,直到他来到一扇门前,里面的狗叫声是如此清亮,如此接近,像钟声一样在回响。

他站在那里,脸贴着门听着。怦怦怦,怦怦怦,他的心跳个不停。里面,漆黑一片。吼叫。他能够细分出狗叫的半音和四分之一音,能感觉出那个房间里的狗的那种惊恐万状,它恐慌是因为亚当来了。那只吓坏了的狗的吼叫他是听得出的。如果他愿意,他还能回叫过去,一吼还一吼。他不就习惯于在肉碗边上与雷克斯像老朋友那样交流吗?在美国人到来之前,克雷恩司令把雷克斯毒死了。这是他们日后见面时他告诉亚当的。这时克雷恩司令叫维斯博士,来自柏林的闪米特语言教授,被流放到特雷布林卡①。他是这么说的。他有犹太血统——亚当下令授予他一个犹太身份,还给他发了正式的身份证书。一报还一报,好事接踵而来。但克雷

① 波兰东部一村庄。

恩/维斯感到害怕了，就像那只门里的狗。自从他布置了一下普通的公寓房之后，他就足不出户了。除了来访的亚当，他谁也不见。亚当每天给他送去一小份食物，他在家一心研究闪米特语。亚当认为，他对于古巴比伦阿卡得语和古代(叙利亚的)乌加里特语的渊博知识足以使他在南美甚至以色列的大学里谋得教席。他有一次要提出这个建议，作为他的自我仇恨，作为他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是一个活着的犹太人的身份的补偿。这个德国人注定要作为犹太人度过余生！让像克雷恩司令这样的人从亲身经历中体验一下做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克雷恩司令，又名维斯博士，以前总是随身带着一个迫击炮炮弹，亚当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美国人来了，这枚炮弹打向了他们，但不知何故，炮弹没有发射出去，他就用它做榔头，他不研究闪米特语，或招待亚当的时候，就在他简易的房间里用它来钉钉子——每天大约敲打十分钟。亚当会给他带来每天的生活费用——装在一个美国橡胶避孕套里的一些硬币，这就是留给这个人的每日费用，这个人过去喜欢将克洛普弗小姐放到他膝盖上，为他助兴，饶有趣味地看着两条狗——亚当和雷克斯——啃同一根骨头。两个鼻子，一根骨头。就这样，他的空闲时间就这样打发：在墙上钉钉子，挂上几张小纸片，上面写的尽是些稀奇古怪的句子，有乌加里特语的、阿卡得语的、腓尼基语的、希伯来语、亚述语的、巴比伦语的。是的，他就是用那炮弹把钉子钉进去。亚当总要发笑。有一次，女房东走进他房间，正巧看到克雷恩先生——维斯在用炮弹大力往墙上钉钉子，当场就晕倒。因此，他们两个人想要大笑一场时，他们就喊她进来，克雷恩司令，读做维斯，就拿起那炮弹大力钉钉子，她就晕倒。他们就大笑。在来以色列之前，亚当每天留出十分钟时间用橡胶避孕套为他送费用。这之后，没有他天天送钱，谁知道克雷恩司令，又叫维斯博士的，怎么样了呢？

浓重的黑暗淡了一些，他渐渐地能看清楚房间里的一些东西了：一把椅子，一扇窗户，一个橱柜，一条链子。那只狗被拴在窗户左边的墙边。你无法断定这是什么种类的狗，因为它全身被一张床单包裹着，开个大

洞，那肯定是它的脸了，显然是透过这个大洞它才能往外看。

护理师哥登拿着一个托盘走到门边，托盘里的一个碟子前后晃荡着，碟子里装着面包和肉。哥登轻轻地将亚当推开，把食物扔进房间，因为臭气熏天的缘故，他一副龇牙咧嘴的样子，然后就走开了。亚当感觉不出这恶臭。他已经有免疫力了，因为几年前他就完全习惯这种臭味了。哥登从来没有做过狗，但亚当做过。亚当现在透过观察窗口往里张望。那狗一动不动，只是吼叫，爪子抓下不少墙漆。然后起身，身子依然裹着床单，锁链叮当作响，走到食物跟前，歪着脸，叫几声，用爪子拨弄着他的饭，把它拉到床单底下，又回到角落里去了。

现在亚当的眼睛习惯了黑暗，能够看出那双狗眼正从床单的大洞里盯着他看，那张脏兮兮的床单保护着担惊受怕的狗。它为什么这么害怕？一次，在雅法，他们给一只狗注射了墨斯卡灵（一种致幻剂），它就失去身份了。不一会儿，它变成了长相与它一模一样的猫，拼命抓自己的尾巴。那个乱啊！它贴着肚皮爬来爬去，发出叫春般的尖叫声，跳下屋顶，摔死了。

“你为什么藏在那床单下？你叫什么名字？”

床单吼叫着，抖得像地震。

一直静静站在他身边的詹妮伸出手去拍拍他的肩膀。但亚当的眼睛还是盯着狗和床单看。

“你是谁？”亚当很是郁闷。他感到什么不对劲；他的鼻子嗅出了反常的东西。这里的臭气有点不正常，有点人气，缺少那种甜甜的狗味。

这时它攻击了他。毫无疑问，这只狗是披着狗皮的怪物：它可以四肢着地立在那里，但它的双眼却几乎是人的眼睛。

“走吧，亚当，走吧，我们离开这里吧！”詹妮想拉着他走。她很为他担心。痛苦写在他脸上。

“不。”

这个怪物在肮脏的床单的裂口里翘着鼻子，又向他叫了起来。你也

叫我走开吗？为什么？我正与你一样悲伤。亚当灵敏的耳朵，或者说他灵敏的心抓到了另一种旋律。怪物又叫了，亚当凭借着他能破解从没说出的话中的秘密这一非凡本事，听出这叫声里一种东西，他心里将它归类为童年反叛。信号如此简单：孩子叛逆。在孩子的反叛中，他并不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不会良心不安。这是一个已经完全失去控制的游戏，抛弃了一切规则的游戏。他戴上了面具，一副他无法摘除的面具。

这个信息令亚当·斯坦困惑和恐惧。他对一切都心有准备，除了一个以欺诈为生的怪物以外。还有别人比他逃得更远的吗？那个阉人格劳斯的做法是突然袭击和报仇雪恨吗？是他把一个逃生天赋、欺骗天赋和伪装天赋变成第二天性并比亚当还高明的人带进这个医院的高墙之内吗？

同时这只狗还在震颤，蜷缩在黑暗的角落，并不知道亚当已经把它定为了怪物。亚当猛地将观察窗关上，转身往自己房间走。非常奇怪，他的痛消失了。他暂时又一次恢复过来了。跟在他脚后的可爱的莉莉丝被遗忘了。他回到房间，猛地关上门，将詹妮关在门外，将整个世界关在门外。他整理起他的东西来。他取出吉他。弹拨起舒伯特的《鳟鱼》。这乐曲为他心中注入了一份安全感。每当他母亲哼起《鳟鱼》，他就知道他父母还相爱着，他感到很安全。即使在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他盯着看他的几件东西。他的黏土。明天他要做模型。他要做一个头。他很喜欢做泥塑，喜欢黏土的那个粘性，好像泥土，他喜欢那泥土嵌入手指甲的感觉，就像脏物嵌在指甲里。赫伯特走了，消失了。现在，亚当的心灵很宁静。他的心跳很正常。这个人已经康复了。就一天。两天。通向地狱的路充满这种康复。他唱着歌，唱着《鳟鱼》的歌词，用那膳宿公寓女房东那过时的德语，那女房东与时代格格不入，想被德国最伟大的小丑掐死。是的，那是她的心愿！毋庸置疑的。在时间的分裂中，他旋转着奔向他的一个祖父，这个祖父不知道变成狗意味着什么。他住在一间狭小的犹太人居住区里，崇拜着他的造物主。谁烧死了他们？真会开玩笑。

亚当离开房间时，他们不再把他的门锁上。他跟这所由主要执行人内森·格劳斯博士主管的塞斯林太太的医院里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了。亚当走进厨房。光亮古板、巨大无比的厨房。餐厅里大家正在闹哄哄地吃着中饭。大家围坐在几张铺着干净的绿色桌布的小桌子边，桌子上瓶瓶罐罐的，装着冷水，盐和辣椒，芥末，凤尾鱼，红辣椒酱，柠檬汁，醋和橄榄油。厨师皮埃尔·洛蒂正在为晚餐准备巧克力奶油慕斯。他既没有听见也没有弄明白亚当说的话，但他将糖果递给亚当，这正是他想要的。“给，拿着！”他将糖果散发出去，淡淡胡须下的嘴唇在咕哝着什么，继续干他的活，这活可是需要相当高的技艺和高度集中的心思：阿拉德的巧克力奶油慕斯。

在继续往观察窗去，往那只召唤他的狗那里去之前，在朝那个怪物进发并用糖果结果它之前，亚当必须吃点东西。即使那些生命短暂的人也不得不吃顿饭。这是一种生物悲剧。他知道知道知道。赫伯特，别管我！这些糖果是给那个怪物的。哦，这是我的问题。也许你现在得设法消失一会儿。没有人会笑！他们会吗？

这个大餐厅被漆成淡雅的黄色，很漂亮，屋顶挂满了枝形吊灯，辉煌灿烂。隐藏在墙上的扬声器播放着柔美的音乐。女服务员奔来跑去，端上最好的菜肴。菜香令人陶醉：炒洋葱和美味的酱油与这个大房间里各处蓝白花瓶里的康乃馨的花香混合在一起。四人一桌。四人一组，总是四人一组，这是塞斯林太太的命令，这位老太太的身体至今还冰冷僵硬地放在克利夫兰的太平间里。（“要是克利夫兰停电怎么办？”亚瑟有一次问道。）

亚当在舒维丝特姐姐身边坐下。他们都向他问好，向他微笑。问他感觉如何。他感谢他们给他送来的鲜花和贺卡。坐在亚瑟旁边的一个妇女一只手高高举向空中；她用左手吃饭，用右手托起天空。祖克曼先生坐在割礼师沃尔夫维兹身边，他有不少敌人，比如汉森·卢比。祖克曼先生疑神疑鬼地往四下看看，接着，像变魔术似的，迅速地将叉子从右手转到

左手。这是那些秘密特工等待已久的信号，这些特工分散在房间各个角落，有些是塞斯林太太亲手安插的，而塞斯林太太本人就是美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工具而已。

医生那一桌爆发出一阵笑声。显然，一个医生，也许是法布里康博士刚刚讲了一个黄色笑话，忘记自己早已讲了一百零一遍了。但一个新医生在那里，所以他们大笑了。好像是出于礼貌。专门为客人留出的两张桌子坐满了衣着光鲜的人，他们享受着空调的凉意，可口的美食，高级的美酒，音乐和服务。没几个人能有幸被邀请参加在康复和治疗医院的宴会。你得等待你的机会。首先是贝尔－谢巴的贵族们——那些原子能反应堆专家，科学家——然后是国防人士，工程师，阿拉德的元老，最后是一般客人。厚厚的窗帘隔绝了沙漠，使那些白色的群山，那热浪，那狂风，那些鹰隼都不那么刺眼。

身穿一件黑色衬衣、头戴一顶被压扁的帽子的小男孩，得了抑郁症，正把他黄手把的餐刀藏到亚瑟的盘子底下。塔米尔太太——她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时起就知道亚当了——正在帮助小男孩吃饭。客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塔米尔太太。他们的样子很令人尴尬。他们饿得发慌，对这次受邀来品尝皮埃尔·洛蒂的特色佳肴，他们已经期待很久了，而一个人的食欲是可以被宠坏的。在期待过程中，他们很精明，一周来的饭量越来越少。塔米尔太太用雕着漂亮花纹的勺子沾了一下已经空空如也的汤盆，这些汤盆就在那些滑稽的医生们的鼻子底下，在那些身材曲折有致、不时躲躲闪闪的摩洛哥女侍者——她们能被雇佣，正是由于她们的躲闪天赋——的鼻子底下。塔米尔太太从空荡荡的白色骨瓷汤盆里舀东西给小男孩吃，这个小男孩带着一种明显的厌倦咽下这口空气。这个小孩没有勇气自己吃饭，他今年十九岁，他哭了整整一年，一刻不停，直到脱水为止。现在他不再哭了，没有人知道原因。塔米儿太太在“那边”失去了孩子，如今这个病恹恹的累赘总是要人喂。但她喜欢这项任务。正如格劳斯博士说的那样，这个活治好了她一半的病。晚上他们以静脉注射的方

式来喂他；现在他只是半心半意地吞咽着空气。与此同时，亚当吃得狼吞虎咽，他想着赶紧吃完回到狗叫声那边去。

皮埃尔走到亚当跟前，问他是否想喝点葡萄酒。亚当尝了以下，咂巴着嘴唇，"嗯嗯嗯"地称赞起来。皮埃尔用一个手指比画了一下，女侍者连忙往可爱的高脚杯里倒上了葡萄酒。

皮埃尔·洛蒂早已国际闻名。《纽约时报》曾经发表一篇报道，记者这样写道：他在该医院吃到的饭菜是他今生吃过的最好的饭菜。皮埃尔的厨艺是以色列第一，或许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是最好的。而那正是已故的塞斯林太太的目标。塞斯林太太的身体如今还冷冻在克利夫兰的太平间里，她曾想——多么急切地希望——医院的每一个方面都达到完美。

几年以前，还在这个医院的设计之时，塞斯林太太与舒维丝特姐姐一道来到雅法的老医院，与将要成为这所新医院院长的格劳斯博士商讨事情。塞斯林太太与各位医生谈话，格劳斯博士则在一旁监督。她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医生的回答可以帮助她将医院的设计变得更完美。这时晚餐上桌了。有一个年轻医生，一位刚从法国来的移民，名叫若齐安·莱维，他为法国大革命举杯。今天是七月十四日，巴士底日，法国大革命一百七十周年纪念日。对塞斯林太太来说，法国大革命就是共产党人愚蠢残暴的夺权，他们摧毁了乔治三世的皇宫，将所有贵族，不分男女，都送上了电椅。她还记得，在这个事件之后，约瑟夫·斯大林爬上了权力阶梯，消灭了犹太人。因此她对年轻的法国移民的这番话很不以为然，她的脸色发白，身子摇晃起来，一直等若齐安·莱维作出了解释，她才好受一些。幸好，塞斯林太太从孩提时候起就一直头脑开明，乐于接受新思想，乐于"活到老，学到老"，因此当她明白自己以前就压根没有理解这场将民主带到这个世界上，并深受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影响——他说，是她的华盛顿，她的杰斐逊，这令她心花怒放——的大革命的意义时，她便热情洋溢地发表祝酒词，向法国文化和法国大革命表示敬意。舒维丝特姐姐歇斯底里地鼓着掌，还亲吻了她的额头。

不过，很快，这场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高谈阔论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空谈。在病人餐厅里，她发现了菜单与华丽口号之间的差距。食物已经很不新鲜，总有如云的苍蝇在周围飞舞，即使水也不新鲜。橄榄发酵了。土豆是烤糊的。肉老得你根本无法嚼动。

那天她就下定决心，在她的医院里，食物必须是一流的，厨师必须是法国的，医生要与病人一起吃饭——与法国大革命的三大主义相吻合。自由：从种类繁多的菜谱中自由选择健康可口的食物；平等：医生与病人之间保持平等；博爱：法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博爱。在回美国的途中，她在巴黎作了停留，目的是为了寻找厨师。最后，她找到了皮埃尔·洛蒂。皮埃尔堪称厨房里的魔术师，厨房魔术师中的骑士，甚至是厨房餐桌边的亚瑟王，是个想象力非凡的饱学之士，工匠兼艺术家。总之，他是塞斯林太太梦寐以求的。皮埃尔在克鲁尼餐馆工作。他有妻子，有一个女儿。他妻子最近得了严重的哮喘，医生建议她去亚特拉斯山区疗养。塞斯林太太找到他时，他正煞费苦心地安排旅行的细节，完全心灰意冷。由于某些原因，他不愿执行医生那残酷的命令。北美洲，尽管有很多优点，缺少大都市的那种活力，缺少他酷爱的城市生活。而塞斯林太太的邀请倒是很有意思的。(1)因为前不久发生的那场西奈战争，他非常爱慕以色列和摩西·达扬，他虽然想象力贫乏，但让他神魂颠倒的是，以色列民族竟天生就有一种使命意识。(2)阿拉德的气候对哮喘病人极为有利，有人甚至说，要治哮喘，全世界没有比阿拉德更合适的地方了。阿拉德是个新兴城市，到处大兴土木。虽然皮埃尔倾慕像巴黎那样让人生厌又令人心满意足的城市，但他有时也梦想做一回拓荒者，梦想着征服沙漠，梦想着加沙，梦想狂野的西部，梦想吼叫的豺狼，梦想着一片神奇又令人恐怖的处女地。从这个观点来看，阿拉德是个不错的地方。以色列不大，你可以随时去特拉维夫。靠近一个真正的欧洲城市，但又像一个拓荒者一样在荒野里披荆斩棘！

皮埃尔·洛蒂不仅喜欢上了这个医院，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了。

他的工作远比他想象的更为激动人心。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小实验室，来研究东方烹饪。他甚至开辟了一个小草药园，对当地的各种香料进行试验，想把它们纳入法国厨艺中。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写一本书，题目都想好了，《法国烹饪在东方》，或者，《经典法国大菜的东方烹饪大法》，或者，《实用烹饪：一个法国大厨在荒野》。但与此同时，在有时间写这本书以前——他还没有决定写这三本书中的哪一本——他想做一些以色列人从未尝过的菜肴。消息很快传到了周边城市：阿什杜德，阿什克伦，盖代拉，雷霍沃特，然后又传到了特拉维夫和海法。于是人们如坐针毡地等待着受邀去医院——或去疗养院，这是他们对医院的称呼——赴周末宴会，为的是不必用朴素的希伯来语说，"本人，某某机构的总工程师，曾获剑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理科学位，现在请求得到邀请，去一座由一个女人修建的疯人院欢度周末，这个女人比疯人院里的疯子还要疯狂，这个建在沙漠之中的疯人院就是特别为那群疯子而建的。在一个乌有之乡的中央，在一个叫阿拉德的荒野新兴之城附近。瑞士？萨菲德？纳哈里亚？不，是个疯人院，我亲爱的朋友，但这里有丰盛的清炖肉丸汤，清淡的鳝鱼冻，香槟酱沙漠鹌鹑，清爽的淡沙拉，还有最好的法国奶酪，配上当地最好的葡萄酒，最后是一道精美的甜点：罗氏蛋奶酥。"

对皮埃尔·洛蒂来说，亚当·斯坦是这个"伟大世界的一个人物"，美食家中的美食家，唯一能真正欣赏他的厨艺的人，对其他人来说，他的厨艺真是"明珠暗投，对牛弹琴"。

就这样，亚当边品尝葡萄酒，边点头赞许，低声地与皮埃尔说着什么，手也不闲着，将糖果捏成一团。去那个房间！找那个寄生虫！走向毁灭！走向那个怪物！"用葡萄酒调味的那只烤鸭真是好极了——是的，好极了，不过也许再酸一点就更好了……不，不，不，不，但是，真的，三片月桂树叶就可以……不，你说得没错，皮埃尔，大茴香用在这里可能更好，你自己草园里的大茴香，新鲜芳香的大茴香，磨碎，加上柠檬，洋葱，一点糖，芥末。啊哈！你呢，我亲爱的舒维丝特姐姐，你有什么高见呢？"

她怒气冲天。昨天,她在亚当的房间外边祈祷,这里,他却忙着这些芝麻小事。“上帝在沙漠那边等着你,而你却在这里浪费时间,大嚼令人恶心的食物!世界的命运就要决定了,而你——”

“昨天,我在昏迷之中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有人在喃喃自语。”

“喃喃自语?”她变得激动起来,不肯错过他说过的每一个词。“什么?什么?什么?”

“就一个声音而已,我不知道是什么。如果今晚这个声音再次出现,赫伯特坐在窗台上的话,我会问他的。也许那是我们盼望的声音。上帝的脚步声?”

她掩住自己的脸,沉浸到愉快的白日梦当中。她的灵魂七上八下,非常不安。上帝,她还须等多久?小男孩现在从桌子边上站起来,他吃完饭了。塔米尔太太拉着他的手,在前面引导着他。有人在一个角落里唱歌,静静地唱给自己听。他在哼歌?还是在祈祷?也许,也许。

亚当手里攥了一把糖果,站了起来,离开餐厅。这时,为这些从贝尔-谢巴来的衣着华丽的客人准备的奶油甜点正要端上来。这些客人正等着吃甜点呢。

亚当来到门前。手里攥着糖果。他四下张望,然后打开观察窗,把糖果——就是使他女儿欣喜不已的那种——撒了进去,撒到黑漆漆的地板上。糖果就在那里等着——等谁呢?谁?谁?等着这只狗。等着它来拿。亚当站在那里,仔细查看着自己所处的位置,伸出手去,但谁会从他手里吃糖啊?嘘,嘘,嘘!来吧,也许你是怪物,但我见过一些世面。光是看一眼,就能让你晕过去。比如,烟囱,冒烟的烟囱。正冒着的烟,吸着烟的洛塔。鼎盛时期的欧洲文明。脱帽向胜利者致敬。你的帽子!在那种地方谁戴帽子?雷克斯戴了一顶。普林节到了,克雷恩司令决定雷克斯应该化装一下,他怎么知道现在是普林节了?从盟国的地下电台听来的。那个杂种,他听那种节目。他想有一块蛋糕,并且吃了它,于是他发现这是普林节。我们得给雷克斯穿上白色内衣,带条纹的睡衣,给他画上黑色

的眼圈，点起火，为古代希伯来人的牺牲仪式做准备。但就在那节骨眼上，克洛普弗小姐横插一杠，于是雷克斯的犹太人身份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他又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一流的雅利安狗雷克斯。*万岁*！是的，一个烟囱。嘀－嘀－嘀！你是谁？带着大烟囱的驳船——噢！你的货物呢？你从哪里来，朋友？从远方来，在那里，狗确实能演戏，它们背着背包，拿着棍棒，想得到点吃的，来到了以色列的土地。万岁！哦，我温柔的怪物，我要为你打开所有的门——怜悯之门，畜粪之门，狮之门。锡安之门。通过这些门，我的纯洁的锡安直接进来了。亚当的心大笑起来。一切都是卤莽冒失的。孩子的世界总是杂乱无章的。在雅法的老医院那些日子，亚当总是偷听城市少年的谈话。那些小犹太人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奇迹将他们拯救了。总有一天他们要征服整个以色列，整个东方，整个世界。他们要升起他们的旗帜，统治整个宇宙，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撒旦式的承诺："为你和你的孩子们。"但是这些孩子现在在哪里？诺言又在哪里？嘘！这里来了新移民。嘀－嘀－嘀。你是谁？海外犹太人，坐着大烟囱的轮船，经过生死旅途，漂洋过海从大海彼岸来。哈哈。怪物，拿一颗糖去，倒地去死。我在这里干什么？白痴，你错过了皮埃尔·洛蒂的奶油甜点。他的奶油甜点是激发灵感的诗歌。像庄严的弥撒。或者蒙特威尔地①的音乐。或者甚至是餐馆背景音乐《佛蒙特的月光》。躺在克利夫兰冷柜里的我亲爱的女士，你好吗？没有蚂蚁吗？这是一片幸运的土地，这里的冰箱没有蚂蚁。

这只狗，这个怪物，待在被单下一动不动。亚当猛地关上观察窗，踏着重重的脚步走开了。他心里在斗争：他该走开，还是回去？那个房间里又传来狗叫声。他快步跑回观察窗，往里看。那些糖果还在原地。狗在叫。这最后一声叫声倒是有某种特别的目的。亚当想分析一下这个怪物的逻辑。如果它吃了糖，不想见到我在窗口出现的脸，它就不会叫。但它

① 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作曲家，歌剧的重要开发者。

叫了,又没有吃糖。如果是这样,你只有这样解释:它知道我在焦急地等待着。它喜欢我在这里。它想让我知道它不会服从我的意志——它不会吃这些糖的——为了让我知道这一点,它就大叫。对于一个怪物来说,那几乎就自降身份了。

现在呢?被单还在抽动,狗在颤抖。这怪物很害怕,亚当也很害怕。亚当对自己说,趁早赶紧离开这里吧。他慢慢地走开了。他咕哝道:"这只不过是一只讨厌的杂种狗。"他不知道,或许他很清楚但假装不知道:他离开后(不是因为他已经离开了——相反,这将是怪物阻止他离开的方式),这只狗就会四处爬来爬去,用爪子抓起糖果,把糖果放到一个角落里,放到被单下,用那抓脏物抓得黑乎乎的四个爪子挤压这些糖果。

亚当去了格劳斯的办公室。这只狗是他带来的,目的很明显,是想把亚当打垮。格劳斯博士伸出手,向他问好。他并不问亚当的来意。他坐在扶手椅里,坐在"马桶座"上,好像他一直在等着亚当·斯坦的到来,以使他的门庭生辉。格劳斯博士将他所有的问题都摊在了亚当面前。从他的观点来看——就是,从格劳斯博士高瞻远瞩的观点出发——亚当在上次旧病复发时将头睡到吉他盒子里,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从波士顿来了一个人,是沃森①学派的积极追随者,他愿意给你做些测试,与罗夏测验②类似,但方法不同。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些全新药物了。

"我只是一个病人,格劳斯小子,你要对我怎么做,随便。对了,你看不见我在微笑吗?"

"你眼里有泪水,亚当。你在说谎。"

"你在说谎。"

"那是眼泪。我能看出来。光线从我身后过去。我完全看得清楚。"

---

① 詹姆斯·杜威·沃森(1928—),美国遗传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20世纪分子生物学的领头人之一。

② 视对墨渍图案反应而分析其性格的实验。

"那只是水。我刚刚喝了一点水。"

"哦,你眼睛喝水了?亚当·斯坦,那确实太糟糕了。我希望你更好些。"

亚当对格劳斯博士微笑。"我准备好了,格劳斯小子,我时刻准备着,而且心甘情愿。如果你要做试验,那么我们就把试验做到底。不管有多少失败,我将成为你墓碑上的记号,你耻辱的纪念,塞斯林太太圣殿里的奥兹巫师,愿她在冷冻室里灵魂安息。再做更多的试验吧。沃森,罗夏,弗洛伊德,荣格,迷幻药,墨西哥仙人掌根,墨斯卡灵,阿隆生博士,沙米特博士,维斯博士,部分催眠,全催眠,苯丙胺①。都试试吧!但你还没有把我治好,你自己就会变成病人,你们所有人都会变成病人。即使如此,你们如此努力工作,真该得到一枚奖章。事实上,克利夫兰有家工厂此刻正在生产这样的奖章。用冷冻的血做的。呃?"

那天晚上,詹妮和迈尔斯·戴维斯来到亚当房间。麦伊尔拿着一个小箱子,他把它放在一个角落里。亚瑟在外面等着。在门的另一边。亚当说,"叫他进来!没事的!"

迈尔斯说,"他正等着邀请。"

"谁的邀请?——我的?"亚当大笑。

"你了解亚瑟,"迈尔斯肯定地说。

迈尔斯退出去,不一会儿推着亚瑟进来了。亚瑟很尴尬,耸耸肩膀,目光斜视着,薄薄的鼻子在发抖。他吸了一口气。一个鼻孔里鼻涕过多,令人心烦的红色液体慢慢流了出来。他将鼻涕吸回鼻孔。明天他又会病倒的——瘘管出问题。不过,在亚当房间,他很平静。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小孩用的小喇叭,挂到脖子上,等着。"接下去干什么?弹奏我们的乐器吗?"

"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有谁知道 285 房间的那条狗是怎么

---

① 一种中枢兴奋剂。

回事?”

不,詹妮什么也不知道,尽管迈尔斯确信詹妮是知道的。她当然知道。但出于某种原因,她守口如瓶。而迈尔斯倒是什么也不知情。亚瑟自然什么都知道的。这是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海狗,属袋鼠科,是比利时狼狗与袋鼠的杂交种,一个危险的物种。而对亚当来说,这是一个怪物。

于是詹妮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她确实知道,没有哪条法律禁止她知道,但在过去几天,她的失败感如泰山压顶,迫使她高度警觉,竭力想智胜任何敌人。那个怪物就是一敌人,她从骨子里感到这一点。亚当用手向墙上劈去,那只手马上血流如注。他大喊:“将任何怪物,野猪,狗,大象,乌龟,精神分裂的狮子或蝙蝠带进这个医院,这是违反《守则手册》上的规定的!这是白纸黑字写在塞斯林太太的遗嘱里的。”他没有看到过那份遗嘱。但是那个已经被冻得硬邦邦的女士毕竟不会复活,她无法抹去什么东西,也无法再写下她生前不曾写下的东西。他打到墙上的那一拳空手道使他平静下来了。詹妮在编织红围巾,这会儿停下来,吻了吻那鲜血,弄得她的嘴唇红得像她手上的围巾。

“恶心,”他说。

“什么恶心?”詹妮想知道。

“你!”

“哦,你这话已经是够鼓舞我的心了,亚当。”

亚当从柜子里取出吉他,调了调音。“一只袋鼠狗,真是白痴!”

迈尔斯是医院音乐会的指挥。两年前,他刚刚开始主办这些音乐晚会时,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困难。迈尔斯的小号吹得比亚瑟好。亚瑟老是用小孩喇叭去驱赶蝙蝠。要是有蝙蝠就好了,迈尔斯想。要是真有蝙蝠就好了。蝙蝠的脸总让人感到忧伤。但它们又有什么办法?亚当不停地拨弄着吉他,直到他们最终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为止,或者更确切地说,找到一个出路,他们都不感到尴尬的出路,他们所有人乐于接受的一个出路。问题的关键是迈尔斯(除了迈尔斯还有谁呢?他的大脑是正常的)

所谓的亚瑟“非凡的音乐天才”。让亚瑟学打鼓吧。于是亚瑟就学打鼓。亚瑟,吹你的喇叭去,爱吹多久就多久,哪一天,哪一个季节都行。但在日暮黄昏之时过来,我们集合在内间密室一起来演奏我们的音乐,激发我们的灵感,融合成爵士乐,哦,在此时,亚瑟,你打鼓,迈尔斯吹小号,亚当弹吉他。詹妮呢?詹妮坐在角落里,手里的两根织针看上去就像刚刚完成任务的两支丘比特之箭,脸上凝固着她内心深深的平静,深如她的爱情,温顺如她的爱情。

迈尔斯的脸黑黑的,很瘦,小小的嘴巴很精致,鼻子比一般人宽。不分白天黑夜,总是戴着一副墨色太阳镜。

“好吧,小伙子们,”在这个房间,这个时候,说的语言总是英语,演奏音乐的时候,迈尔斯就不会说希伯来语了。

“好吧,小伙子们,《伯德兰的摇篮曲》。”

迈尔斯和汉森·卢比是医院里少数几个胳膊上没有蓝色号码的人。没有人知道格劳斯博士为什么收治了他俩。他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也许他只是想打破一成不变的单调而已。毕竟,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建立这所医院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与上帝对话。除了塞斯林太太这个如此深奥玄妙的动机以外,另外有一个目的总是存在着:为那些不幸的、无人关照的、备受折磨的可怜虫治病疗伤。

迈尔斯吹着小号,在换气的过程中,他尖声喊道:“太棒了,伙计,棒极了!”

詹妮非常喜欢这些夜晚,这些沙漠之夜。月色苍茫,为沙漠披上了一件外衣。那窗户大小的沙漠夜色在逐渐缩小。从窗户望去还可以看到白色的群山,无所不在的亮光和静谧。

演奏间歇,迈尔斯给大家讲起他的纽约故事。纽约,那是他的心灵居所。这里,他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很快,他的秘密特工将给他颁发文件,他就会离开这个火车站,踏上回家之路。去纽约。在那边,在明顿剧场,在黑人世界。一个孤独的以色列人。他过去住在一个夜总会的楼上,晚

上洗碗打工。在隔壁房间,查理·帕克,迈尔斯·戴维斯,乔·乔·约翰生正在演奏。他还记得,每次降神会后,总可以听到盲人蓝尼·特利斯塔诺的柔和的琴声,还有布德·保罗的尖声歌唱"柯——柯——力——柯",他以为自己是只公鸡呢。还有麦克斯·罗奇和演奏单簧管的托尼·斯科特。有一次他听到比莉·霍利戴——白日太太——半说半唱:"上帝住在寂寞的地方。"她身穿裹尸布一般的白色长裙,头上插着一朵白玫瑰。

她容光焕发。乌黑发亮。她唱道:"不要做什么解释,火不用为自己辩解。"她的眼睛极黑,无限忧郁的眼睛不断往四处打探着。白色的牙齿一闪一闪,眼睛迅速转到边上,眉毛拉伸到极致——半是做戏,半是真情。真理本来就是如此。"像上帝的眼泪,"盲人列尼特里·斯坦诺喊道。他从没见过她,但总能用其他的方式感受到一切。她头上方的紧张气氛泄露了她的一切,她周围令人震颤的气浪泄露了她的悲伤。我住在楼上,30号房间。地址:黑人区西117大街161号。我学过吹打。这对我很重要。我不得不学。他们嘲笑我。我没有过去。我小时候梦想着吹打,但没有实现。虽然在哈雷姆到处是妓女,警察,爵士音乐家,印度大麻贩子,但我晚上给别人洗盘子,白天练习吹奏。可爱的碧丽叶·郝丽黛为我歌唱,就为我一个人。"为我的以色列小朋友,"她半说半唱道。这些歌词从她心底唱出,从她唇间、齿间流过,熄灭了火焰,于是这个世界在岩石上得到了激情。

他们现在演奏的是《狂欢》,迈尔斯渴望回到往昔的美好时光。赫克托耳自助餐厅。开往科尼岛的火车。热狗。他回想起在一个冬日在科尼岛上罐头垃圾堆里吻过的一个小女孩。毛皮大衣底下什么也没穿。他想起42街一家放映滑稽电影的影院下面的一个大商店里的带音乐的自动售货机,在外边是几面哈哈镜,在一面哈哈镜里你胖如哈代①,在另一面

① 劳莱和哈代是好莱坞第一对著名的电影喜剧演员搭档。两人一瘦一胖,营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

里你又瘦如劳莱。曾经有来自火星的怪物来到这家商店。迈尔斯咯咯笑起来。他确信,或者至少他认为自己很有把握,他看到过外星人。那个外星人长着两条塑料胳膊,头上并没有脸,头边上还伸着几根天线。牙齿是半导体,腿是几个橡胶圈,眼睛是两扇窗子,窗子深处安装着小小的计算器。这个火星来的家伙走到正唱着《橱窗里的小狗要多少钱》的一个音乐盒前,用金属般的声音说,"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在这样的地方干什么?"

他们还在演奏《狂欢》呢,亚当突然跳起来,扔下吉他,毁了宁静、这些美丽东西、这些回忆、红围巾和友好的兄弟团聚,离开了房间,砰地关上门,跑掉了。对着自己大喊大叫:"见鬼!我一定要知道。这是一头怪物吗?一定要分出胜负!"

他急得手心直冒汗。老鼠在咬他的心。他的血喷了出来。他跨过自己的血,跨过这带血的地毯。他的双腿沉重得像块铅。走廊里的音乐机器在播放《天方夜谭》①改编曲,花哨而感伤,有一百架小提琴在演奏——一百只鸭子向他伸着脖子,都挨宰了,它们的脂肪很可口,很油腻,不管你有什么毛病,吃了都有好处。那个杀人魔王,那个杂种格劳斯,那个阉人!他来到门前。285号房间。又一个胳膊上没有蓝色号码的人。真是恶作剧!你怎么知道的?也许他们从焚尸炉里救出了这条狗。你呢?他们没有将你从那里救出来吗?克雷恩司令本人——就是维斯博士——将你拉了出来!现在是谁在把硬币装在橡胶避孕套里带给他?他大笑。

他拉起观察窗,在这个窗前,他所有用来维持他生命的那种精明机灵都枯萎了,终结了。他早先扔到房间里的糖果依旧在那里。在你令人恶心的地方。那怪物没有收下并吃了这些糖果。真可惜,真是可惜!他朝房间里喊:"怪物!我可以与你一样残忍。"他含混不清的声音里的哀求

---

① 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于1888年所作的一套交响组曲。

腔调令他自己困惑不已。于是亚当·斯坦降低声音,变成了轻轻耳语:“从你那肮脏不堪的天堂乐土爬出来吧!让我看看你是谁。你头上长角了吗?你是什么种类的狗?狗?你可没有长一双狗眼啊。”说真的——亚当这样想——这确实是狗眼,但带有怪物或者人类的特点。亚当·斯坦长着一张橡胶脸,那是伟大小丑的脸,来自著名的亚当马戏团(欢迎来到亚当马戏团,观看世界七大奇迹!一个帐篷之中,应有尽有!六十匹马,站在象鼻上的大象,还有小丑!世界上最伟大的小丑。至于高空秋千——世界上最大胆,最危险的跳跃。从七十英尺高空跳入火海!自行车走绳索。熊跳《天鹅湖》。魔术师乔治和他的消失魔法。大名鼎鼎的印度催眠大师贾哈哈·蒙尼及其恐怖的过去之旅,带你会见你几百年前去世的亲人!荧光闪闪的公墓,骷髅,磷火,还有死鬼的X光照片!一只三英尺长的蟋蟀跳进一群尖叫的游魂中!世界奇迹!绝妙胜景!只需一马克!来吧!来亚当·沃尔夫冈·斯坦博士的马戏团吧!亚当·沃尔夫冈·斯坦博士是无所不知的大教授,世所罕见的最伟大的小丑!!!!!)——这位马戏天才的橡胶脸贴在观察窗上,被房间里的这个废物照得闪闪发亮。无限向往。突然,毫无意识地,也没有事先准备地——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准备是不可能的——他鼓起左脸颊,用舌头咔嗒咔嗒击打(猴子看,猴子做,啃-啃-啃)出舒伯特的两首歌曲来了。咔嗒咔嗒。他把鼻子歪到左边,张开鼻孔,右耳朵一上一下跳个不停。但是白费力气。他的表演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头怪物没有一点幽默感。它待在被单下,只是发抖。这就是它看了德国最伟大的小丑的表演后的唯一反应吗?不,还有点别的反应:那双眼睛,从被单的裂口处闪出光芒。好像还眼泪汪汪的。亚当猛地关上观察窗,步履艰难地走向他的一个威士忌酒储藏处。他有很多藏酒的地方,都从未被人发现。他拿出一瓶加拿大威士忌,喝了起来。“布朗夫曼,”他大声说,“我向你致敬,布朗夫曼兄弟。你是威士忌王子。你坐在加拿大威士忌旁边,想起那口渴的,永远口渴的亚当·斯坦就哭泣不止。你生产威士忌,为以色列做了大贡献。但

你曾见过一个犹太醉鬼吗？我从没有见过。这就是克雷恩司令的怨言！根据克雷恩司令的说法，那就是犹太问题的核心。但是这个小元首——*我的元首，万岁！*① ——从没领略到这其中的讽刺意味。"

走廊里的音乐很平和，亚当坐在迷人的柔软地毯上。那可是塞斯林太太亲手挑选的，愿她在冰柜里真正安息。在彩虹那边，蓝色的鸟儿在飞。他的手指在酒瓶瓶颈上飞舞着。远处，一条彩虹。鸟儿，鸟儿。母牛在铁丝网的另一端。维斯博士，我给你带来了一千颗牙齿。*万岁！*舒维丝特妹妹向他这边冲过来。她没有注意到他。她的脸光彩照人。她手里拿着一条绳子，绳子拉着一匹带轮子的木马，在地毯上走着。她最后终于看到了亚当，非常吃惊，但是无路可逃，只能相见——那么，让他见见，又何妨？她的脸又焕发光彩。

"亚当，又来了？那好吗？喝成这样？这不是自杀吗？哎，肯定很爽吧！"她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不禁莞尔一笑。这一小会儿，她有点头脑发昏。于是她重复了一遍问题，但听上去不像问题："又喝成……"

"没事，舒维丝特妹妹，"亚当说，"你眼力不错，相当尖锐。我得说几乎跟先知一般。"

她想把木马藏起来不让亚当看到。这是她的木马！他不能看！他肯定会误解的。她姐姐发现这件事，会斥责她的。但她的视线无法从那平静、高贵的脸上移走。这个举止高雅，智慧无比的男人竟爬行在地上，喝着威士忌，这一幕实在太折磨她脆弱的心灵了。她母亲会怎么说？显然她肯定会哭的，把无声的泪藏在她手掌中。

现在他对着怪物说话，这个怪物对糖果的兴趣就像亚当对舒维丝特妹妹的兴趣："在这里我是老板！"

"是的！"她回答道："你总是能为所欲为。"

"因为我聪明过人。我机灵非凡。我绝顶聪慧。我能洞察他们，包

---

① 原文为德语。

括你在内,就像看一本打开的书。别急,你刚从你房间里来,"他微笑着将手放到木马上,用手指抚摩着它。"我能说出你在那边做了什么事。你坐在浴室里,坐了很长时间,"

"求你了,亚当——"

"嘘,孩子。你坐在那里,那是事实啊。"

她容光焕发起来,眼睛里闪着光芒。

"你坐在那里,感觉不很舒服。你病了?你的肠子?又是你的肠子。医生总有一天会杀了你。毕竟,这么长时间坐在浴室里可不是好玩的。医生不在身边。而你神圣的姐姐斥责你,那个圣洁的女人的一身烂肉,还有不幸的胡须,竟受那些臭虫的喜爱。接着你开始穿衣服,在穿衣过程中你把衣服撕碎了。你惊慌不已,于是抓起这木马,趁你姐姐不注意,你逃走了。那木马待你不错,它爱你。"

她咯咯直笑。"那时你在哪里?在床底下?"他无所不知。她心生羡慕地看着木马。

"我就在这里,亲爱的,就在这门边。这里边是某种怪物的巢穴,我还没有搞清楚是什么东西。叫起来像狗。"

"亚当……"她现在脸红了,弯腰站在他前边。从他坐在地毯上的角度,他看到一个荒唐的,不幸的,无法解释的——当然是意义重大的——一个事实:舒维丝特妹妹的连衣裙下穿着男式毛料内衣。他不禁笑出声来。这只能使她更加惊慌。但她一直说个不停,也许是为了克服内心的迷惑混乱。"你什么时候开课啊?上一次你在医院开设的关于中东政治的课程太引人入胜了。大家都这样说。你认为你很快就能开课吗?我每天祈祷着你的归来。你真的掐了那个老太太的脖子?"

"亲爱的舒维丝特妹妹,你长着一双可爱的眼睛,你穿着你父亲的内衣——愿他在天上安息——他是圣人啊。但你刚才说的话可不是很友好啊,"他提高了嗓门,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就是为了吓唬她。她确实被吓坏了。她直起身子,往后退了一步。"我问你,是谁允许你祈祷我的归

来？我是自由之身。我没病。也许真是由于你的祈祷，我又回到了这里。不管怎样，你说说，祈祷一个在外面幸福自在的人蹲进监狱，这样好吗？”

“你说得对，那样不好。”她的声音依然是颤巍巍的，但她想道歉。“每天晚上上床睡觉前，我会对我姐姐说，我会对她说——你说得对，我那样做不好——我会对姐姐说，‘你会再见到他，亚当会回来的。’真的，对我来说，比起你与上帝的对话，我更感兴趣于你开的这些课，活跃医院的气氛，把这些医生逼疯。我甚至想问姐姐，‘在我们这个时代，上帝能启示我们什么？’上帝的位置是在《圣经》中，那是发明空调以前的事。上帝并不适合我们的立体声系统，我们的核恐慌，我们的技术，和所有我自己不明白的一切事物。我老听姐姐说起上帝，好像他现在依然住在洞穴里，人人骑着毛驴，好像我的塑料花，她的，我的，都实际上是献给上帝的，这一套我都听厌了。还有我的白色连衣裙。别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高智商的人真的会相信上帝将要显身！他会吗？”他很喜欢看到她失去信心的那个样子，看到她将陈述句变成问句的样子。

“他当然会显身的，当然！”

“你就跟她一样！”她怒不可遏。她的身体愤怒地颤抖着。真是无耻！亚当，一个男人，一个兜售木制镍币的骗子居然相信她姐姐的疯言痴语！塞斯林太太是一回事——她信还说得过去——但是像亚当·斯坦这样英俊的男人呢？“你们俩太不像话了。你们自以为可以将上帝从西奈山上拯救出来，或不管他在哪个地狱，将他带到这里来？他在老地方很快活。他在那里要什么有什么。他可以平静地死去。知道他为何什么也听不见吗？他是个聋子。我同意割礼师沃尔夫维兹的说法。他女儿的头在那个地窖里压坏了。上帝是西奈沙漠的产物，那就是他待的地方。因此，正如沃尔夫维兹所说，上帝听不到割礼师沃尔夫维兹的女儿在头被压扁时从地窖里发出的哭喊声。”

亚当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回看着她；在他眼里她的形象高大起来。“谢谢你，小舒维丝特。你是个好人。这威士忌很好。坐在这里很棒。

身心放松。让你有温暖感,就像你处在冥想的顶峰,欲望的低谷。一口威士忌就可以了,或两口,最多三口。犹太人布朗夫曼在加拿大生产威士忌,其他犹太人在生产犹太主义,基督教,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医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政,原子物理,原子弹,苏维埃经济计划中的自由主义;布朗夫曼生产威士忌,而其他犹太人在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上帝在一旁默不做声。这个国家发展着白痴般的经济,养着一支一流的军队,米格-15,米格-17,米格-19,米格-21,找到了治疗小儿麻痹症的良方,建立了全民国民议会,破坏了特权和奴隶制度;布朗夫曼在加拿大生产威士忌,他所得到的利润促使以色列腐败起来——海滩上密不透风的旅馆,从海法到特拉维夫一路上的妓女,她们头顶赫茨尔①的画像,上面写着,有志者事竟成。干杯,布朗夫曼!至于你,我可爱的人儿,我的小舒维丝特,向后转!"就在这一瞬间,他想到了一个恶魔般的主意:他想做的事就是站起来,将她拉过来,舔她那张丑脸,而她一定会长出胡子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下了令,她乖乖服从了,她吓得身子僵硬,虽然害怕,但还是毕恭毕敬的。

"向后转!"于是她向后转。木马坐在地毯上,小小的黑眼睛凝视着他,那眼神像玻璃一般,因为实际上这双眼睛就是用玻璃做的。他趁她不注意一把抓起木马。"好,前进!"她开始移动了。绳子拉紧了,更紧了,最紧了,她绊了一下摔了一跤,亚当大笑。她站起来,整整衣服。亚当看见,她的毛料内衣就是她父亲穿的那种。她更加害怕起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放开木马,命令道:"继续!前进!一、二,一、二,一、二……"

她被他的命令震惊,但她还是乖乖服从了。

"好,老姑娘,跑!"

于是她跑下走廊。音乐在轻轻飘荡:"嗨,西蒙娜,我是迪蒙娜!"

"一、二,一、二,快!右脚跑,左脚跳,右,左,抬脚!快!"就在她消失

① 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

在走廊拐角处的那一刻，他听到了门后的狗叫声，这恐怖的叫声撕碎了他的身体。他脸上马上失去笑容，流露出不可忍受的痛苦表情。他放下酒瓶，放下布朗夫曼和他的加拿大威士忌，站起身，走向那扇门，一下子拉开观察窗，对着怪物怒目而视，这怪物的叫声简直要使他疯狂。

阴霾慢慢驱散了。他手拿小提琴，站在那里拉了起来。奥奇豪森集中营不大，他有一次这样给格劳斯博士解释。在奥奇豪森集中营，你可以感到一种人性，可以明显感到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的火花。亚当如是宣称。如果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姓名，他们战前的职业，他们出生在何处，那么要杀死他们就会变得很难。亚当将注意力集中在怪物身上。那张被单——怪物的唯一的衣服——动了一下。糖果依然在老地方。这只狗会爬到糖果那边去吗？这是个 100 美元的问题。有关他生死的问题。在奥奇豪森集中营的那些好日子里，是没有什么糖果的。他演戏，到处扮小丑，摇耳朵，让鼻孔跳快步舞。开始只为克雷恩司令演出，但到后来，他也为克雷恩司令的犹太人演出，这些人艰难地缓步走向淋浴室，在进入他们所谓的劳作集中营之前洗身净体，振作精神。这演出使他们得些安心。一次安心，永远安心，克雷恩司令说。克雷恩司令的生日是 1895 年 5 月 6 日，金牛座，正巧，与亚当·斯坦同日生，同一星座。克雷恩司令出生在斯图加特，亚当·斯坦生在柏林。亚当的父亲和祖父生在加利西亚的特兰诺坡。他的曾祖父生在德国，他的曾曾祖父生在科隆。亚当的祖先在罗马军团时期——早在基督徒踏足德国之前——就定居在此。是的，亚当与克雷恩司令同生在金牛座下，虽然克雷恩的父亲是个杂种，谁也不知道他生在何处。

从大厅走到淋浴室只要经过时间和空间上无足轻重的一段——与现在这只狗和糖果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当——却是一种相当严酷的现实。在那短短的转移过程中，体现着一丝人性。这就是他想告诉格劳斯博士的——克雷恩司令一心一意想让他们死得平静，死得彻底，不带一丝混乱，没有眼泪，没有预知，因此也没有不必要的痛苦。单单这个事实就值

得一千个证人为克雷恩司令作证，证明他的高尚。为了使“他们”能够平静地死去，他抓住了伟大的小丑亚当，授权他活下来，所以当斯皮格尔一家来访时——你在听吗，怪物？——亚当满脸笑容地表演着。斯皮格尔太太问，“亚当，我们去哪里？”还没等亚当回答，德国军官说，“去另一个集中营。先洗一洗。劳作是救赎，但干净是第一位的。如果你要一个健康的大脑，就必须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们相信了他，因为有亚当在的缘故。甚至当他妻子格雷琴拉着小劳特走过来时，他依然表演着，满脸堆笑。他的笑容告诉他们，一切都是美好的。最让克雷恩司令烦心的是，他担心他们死时可能会大喊大叫。临死的人大喊大叫想要活下去，这是很没有美感、很不干净的一件事。因此弗朗茨·沃尔夫冈·斯坦在这里表演，给大家逗乐。克雷恩说，“事情必须做得静悄悄。”他枪杀了汉斯·格劳伯·斯密德，一个纳粹党卫军军官，原因是他强奸了一个来自利沃夫的小姑娘。当着大家的面，他将他枪决了。只为平和与宁静。克洛普弗小姐相信克雷恩给她说过的话：强奸犯格劳伯·斯密德被处决，是因为工头糟蹋工厂的原材料，腐败堕落了。她感到——亚当也有同感——规则基本上还健全，事情处理得恰如其分。

亚当·沃尔夫冈·阿玛迪斯·约翰·克里斯蒂安·菲利普·伊曼纽尔·斯坦当然知道这个问题远非那么简单，事实上那是这个高贵的人的个人修养和人品的问题。因为他，现代德语增加了一条谚语：“机械杀人情有可原，强奸犯罪不可饶恕。”

“来啊，怪物，走近点，”亚当对狗轻轻说。这时，好像有魔法一般，这张被单开始往糖果那边走去。越走越近。这狗用一只看上去像手（或者像脚，呃，怪物？）的爪子抓起糖果，藏起来，吼叫着，退却了。

“吃！”

狗叫了一声，表示回答。

“我曾经是只狗，雷克斯也曾经是只狗。我们都曾经是狗。”亚当又跑下走廊。经过一扇扇门，几百扇锁着的门，每一扇门后面都有一个蓝色

号码。你这可怜的狗。你拿走了我的糖果。很快你就会从我手里吃东西。你是幸运的,但我很不幸。你这个畜生能对着上帝和人叫,甚至能对亚当,亚当·斯坦叫。你可以至死不知你对上帝和人吼叫过,你可以问心无愧地死去,你没有犯下任何罪孽。这就是他们从未将你关进烤炉里的原因。

亚当撞见了割礼师沃尔夫维兹。不,不,他没有见到詹妮。她会在哪里?谁知道?也许她死了。两个男护士由此经过。他们也一无所知。其中一个点点头。"那个美人?她走了。"

"去哪里了?"

"她肯定去你房间了,亚当。是的,去你房间了。也许她正用舌头为你舔干净你的浴缸呢!"大笑,然后消失。

没有人见过詹妮。克雷恩司令办公桌上的那个牌子上写的是什么?"他需要他们时,他们就不在身旁。你不需要时,他们就哭泣。"他需要她,他的詹妮。他必须从她手里拿到285房间的钥匙。

在路上,他见到了纳尔逊老爷,他在紧急状况下也叫西奥多·赫茨尔。他就是那个人——亚当到医院的那天,他给了亚当一笔钱,要亚当投资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结果如何?"

"一切都会好的,我的海军上将。是的,长官!股市牛气冲天。过不了几天,收益就会了不得。"

一个路过的妇女停下脚步。"我告诉过你,哥伦布是个犹太人。"

纳尔逊老爷长一双绿眼睛,胡子修饰得很漂亮。他发表看法:"重要的是,他是个人,他发现了美洲。那是问题的关键。西班牙把犹太人一脚踢开。犹太人无处可去,于是哥伦布来了,给他们指明通往新世界的路。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总共有多少人啊?"

"不多!"这个女人说。

其他人点头表示同意。

"但是有不少吃人的演员,"一个人说。

"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完蛋。"

"不会,这个世界决不会完蛋。"

"会的。"

"欧洲市场已岌岌可危。他们生产的汽车过剩,他们生产一百万辆之后,他们都去买来,开始相互残杀。于是就弄得一个消费者不剩,因为他们都已有汽车,而死人哪里也不会去,他们只会站队,其他人则失业。"

"沙漠的年代!"

"洪水的年代!"

"太阳的年代!"

"福米加①的年代!"

"搪瓷的年代!"

"荧光的年代!"

"米尤扎克②的年代!"

"爱斯普利索咖啡的年代!"

"印度大麻制剂的年代!"

"空无一物的年代!"

他们还在争论不休,亚当趁机溜走了。他走着自己的路线,或者说他的路线带着他走。晕头转向。时间紧迫。这些疯子让他发疯。

比如詹妮·格蕾。这个热恋中的处女,高大,年轻,漂亮,有头脑的工人,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恨她。詹妮爱亚当,就像她爱严厉的戒律。有一次,她负责电梯,一个生病的老人走过来,请求坐电梯去医院。她不让他进电梯,因为电梯人已满,墙上有告示,规定这个电梯一次只能载十二人。虽然他乞求着,虽然她完全知道这个老人无比痛苦,但是她们当着他

---

① 一种塑料贴面,常用于桌面。

② 背景音乐,一种软绵绵甜丝丝的轻音乐。

的面将电梯门猛地关上。不,他没有死,虽然他可能会死。“你就这样做护士的?”亚当怒不可遏地喝道,“你还自称是仁慈修女?”

她笑笑。“没有别的办法,亚当。规矩比我们都聪明,如果我们破坏了哪怕一条规矩,最小的一条,我们也就破坏了整个体系。我的职责不是去质问为什么要制定这些法规,或者谁制定的这些法则,也不去探究这些法则是明智的,还是愚蠢的,我的职责只是去遵守法则——不管它们有没有理由。如果一条法规印在书上,我就必须遵守它。”

“总有一天你会死于一个印刷错误。”他告诉她。他想说,克雷恩司令和她,尽管有很多明显的差异,还是非常相像的。但他一说到她没有善心,她几乎要瘫倒。

“为了你,亚当,我情愿破坏一切规矩。”

“克雷恩司令也是为了我破坏了一切规矩。每一个希姆莱①都有他的犹太人。希姆莱他自己这样说的。但事实上,我不是犹太人的代表。”

亚当站在詹妮的门外。他犹豫了一会儿。就一会儿。然后走了进去。

按塞斯林太太的规划,26号房间是“集会之帐”,但医院的人都叫它“应许厅”。舒维丝特姐姐要求专门辟出一个大厅做祈祷和感恩用,于是就这么定下了——但同时,因为上帝还没有露面,所以这个厅还作为一个额外的文化活动室使用;不过,在活动安排不满的时候,在艺术、工艺和课程活动总体减少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厅使用又作出妥协,将它交给了詹妮。在那里,詹妮进行她所谓的职业化疗法。

二十个妇女,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中年的,坐成前后四排,笔直得很,就像坐在直尺画出来的直线上,每个妇女面前是一台织布机,上面架着五颜六色的线。

---

① 德国纳粹党秘密警察头子。

身穿上了浆的白色制服，头戴着紧紧的白色头巾，手里拿着不怎么吉祥的织针作为指挥棒，这个仁慈的姑娘詹妮，这个穿白大褂的托斯卡尼尼，这个伊本－托斯卡尼尼，正站在搁脚凳上指挥着一支织布机乐队。大胆地，毫不掩饰地，但不是糟糕地！“我说了，你的左手！现在右手，再右手。两圈，然后转到左手，反转横杠和踏板。一、二、三，现在右手，两圈后，换左手，抬起横杠，保持节奏。右手右手，左手，换手，转圈，松开，现在从顶上，从边上，像开信器，我说从顶上！右手，右手，转圈，取线，从你篮子里取一个红纽扣。不用看。右边第二个纽扣，在最上边的一排纽扣中，红纽扣，不用看，蠢驴！在右手总放在横杠上，对，往右，两圈，往左……”

四十只手，卷着的袖子下面的四十只手，四十只汗淋淋的手，工作起来好像属于一个人，芭蕾，降级的芭蕾。二十个可怜的囚犯盲目地服从着命令。这些眼睛，目光呆滞，毫无生气，但无比专注，几乎一眨不眨，这些疲惫不堪的身体，这些竖起耳朵想抓住每一个命令，被恐惧吓得颤抖着，这死寂的恐惧。

詹妮宣称，“这就是通往涅磐的途径。她们的身体，运转起来像一流的手表那般精确。所以这一小会儿，她们的声音完全自由，没有忧伤，没有焦虑。”令人惊奇的是，格劳斯博士居然同意她的观点。

她站在那里。一尊自由女神像，寓意完全相反的自由女神像。奥斯豪森集中营的一个惊叹号。她手臂往外伸着，织针僵硬地挺着，眼睛一处也不放过：二十台织机，四十只手，四十只眼睛，她们的恐惧，她们犯下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差错。没有什么能逃过她探照灯似的眼光。

亚当一生中第二次见到詹妮的时候，她正控制着一个相似的局势。在雅法的老医院里。那时跟现在一样，他在剑拔弩张的气势面前不由得颤栗，这种气势就像缠绕在她身上的一圈弹簧，就像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那个时刻，除此之外，他还为敬畏而发抖，敬畏于她的用来展现人性和兽性的能力。他敬重她，因为他曾经是一只从克雷恩司令的狗食碗里吃食的狗，他学会了尊重鞭子，对胜利者顶礼膜拜。在演奏乐器的亚当·

塞巴斯蒂安·斯坦与写报告的克洛普弗小姐两人中谁是胜者很容易挑出来的。而詹妮呢？詹妮是他的灵感。在这沙漠的中央，在一个新城的边上，——这个新城的建设者没有什么幽默细胞，也许甚至没有什么智慧参与其中——，在这里，沙漠的尖叫声被囚禁在消过毒的走廊里，在这里，詹妮代表征服者，他非常羡慕这一点。他们有勇气，蓝色号码可以被抹去。在晚上他们可能会哭泣，但在白天他们可以跨过任何局限，跨越荒地，驯服一切，不要任何乐趣，任何美，任何魅力。主人从来不是漂亮的，充满美感的那类人。于是，他们拥有未来，甚至拥有过去，一个遥远的过去。就在他们发现天堂乐园的地方，这个乐园属于他们，属于詹妮和将近二千年前就定居在这里的詹妮的祖母。

在耸立在搁脚凳上的这座精心雕刻的雕像前面，在这座永不腐朽的冰块面前，他颤抖不已。威力无限，但又收敛着力量。他看到荒唐和丑陋的军人步伐，可是谁忍得住不鼓掌？一切都立正着，这旗帜，她的双眼。虽然这国歌是一首悲惨的歌曲，歌词空洞无物，但你还是马上立正了，肌肉紧绷。你不由自主地敬礼。那就是詹妮对你下的功夫。

詹妮看到了门口的亚当，但没有中断她的命令。那是她傲慢的诗篇。詹妮就是伟大的女诗人，阿拉德的萨福。他想大叫一声：*万岁，希特勒！*不过，这样做值得吗？在征服者面前扮演被征服者？

这四十只眼睛发现他站在门口的这一刻，他重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行动。他走到了詹妮跟前，在她耳边嘀咕了几句。她继续表演，她那鹰一般的眼睛瞄准着猎物，二十个猎物。她用脸做了个信号，表示她无法按他的请求去办。于是他又在她耳边嘀咕了几句。他帮助她从搁脚凳上下来，而这些女人们依然劳作不停，好像命令还在不断的发出。这时，嘭！她们停止干活了，二十只左手正要往左边转第三圈，正要拉横杆的二十只右手都一动不动地悬在织机顶部和纺线之间。“我两分钟后回来！”她向这群吓坏了的人发出信息。“坐在座位上不要动。谁动我就可怜谁。我马上就回来。”然后，她与亚当一道一转眼消失了。

开始没有一只手动。虽然早已关上了，每个女人都成了惊慌失措的罐头。但是慢慢地，像着了火的树枝，她们开始坐立不安起来。摆摆头，从那步调一致里挣脱出来。放下手去，哇！天花板并没有击打她们的头，叫她们缩回头去。她们站起身来，互相看着，开始很紧张，害怕，接着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大家便淘气起来。突然成了乱哄哄一片。彻底的混乱。好像她们刚刚从地狱来到天堂，来到无比幸福地方一般。她们开始咯咯大笑，耳语，向窗外望去，听门外的声音。她们摆脱了恐惧，她们反抗了——一次疲惫的反抗。

詹妮和亚当在大厅里争论不休。他无法说服她。"你要一把钥匙，亚当，要一套漂亮的晚礼服，是不是？自己去拿好了。你的衣橱里有一套。不一定非要特定的一套不可。我得回到我的那些妇女那边去。突然要钥匙是怎么回事？"

"求求你，詹妮，你一定要帮我。"噢，那是自然的，总是这样的，但这次詹妮都明白凡事总得有个限度。他想得到詹妮围裙里那把特别的钥匙，能打开医院任何一扇门的钥匙。另外，他想让詹妮从贮藏室为他挑选最好的一套衣服。但她有一个绝好的借口拒绝这样做：从不久前亚当回到医院的那一刻起……"你羞辱我，恼怒我，我们没有单独相处过，你总是假装睡着。"

"我只羞辱我所爱的人。你见过我羞辱过我不爱的人吗？"

"你谁也不爱。"

"不，我爱——你。"

"你谁也不爱。"

他向她投去带刺的一瞥，这一瞥刺穿了她可爱的大腿。玩弄一个没有自尊的人，一个成为自己欲望的地毯的人。上帝，她是这么容易得手。我们都很容易。一切都很简单。按一下按钮，你要的免费样品就出来了。芝麻开门！明白了吗？

"你知道,詹妮,我无法控制自己。海啸总跟在我身后。我能做什么?在内心深处,在真正紧要的地方,你知道,在一个人最敏感的地方,有一股爱的洪流。我并没有掐那个老女人的脖子,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掐的是你。"

这下,一丝微笑掠过她的嘴边,使她嘴张开了。正中靶心,你这个杂种!

"你,只有你,詹妮。我想的只有你,突然——这是事实——我心里对自己说,詹妮正与一个年轻医生鬼混,我发疯了。不可能。因此。一个年轻医生,英俊,一个男人,而我跟着老妈咪,在房间里喝苦艾酒。人间地狱!我们喝酒,你知道的,没有特别的,就喝苦艾酒,用我们父母的德语交谈着。我们老了,突然,你,与年轻医生。不可以再讲理了,不可能再控制我自己了,于是我制服了她,就这一会儿她变成了你,我掐你的脖子,死命掐,因为你出卖了我。当我回到这里——我掐她的脖子,是为了回到你的身边?——当我回来时,另外一种感觉,那发疯般的仇恨,扼杀了我的爱,我就这样了,你知道,等一下,你不知道……"

詹妮抚摸着他的头发,她好像成了一个不仅再也弄不清自己的对与错,而且不再关心对与错的人。她纤细的,这么有女人味的手指慢慢地抚摸着他的嘴唇,摸上了他的鼻子。

"想来些威士忌吗?"

"不,亲爱的,只要爱。"

"撒谎!"

"我没有撒谎!"

"爱和 J&B 珍宝威士忌都要,好吗?"

"加拿大威士忌是最好的。"

我现在想要她,就得到了她,亚当·斯坦对自己说,但他们说得对,威士忌就是威士忌。

她突然大笑起来,但很短暂。他面向她,突然耳语道:"来,孩子,让

我们离开这里,我会喝完你所有的果汁。我疯了。你得挠我痒痒,我们得到处走走。我将在你发疯的身体上旅行,冒险。"

她大笑起来。她的笑声有不祥之兆,在低回的走廊里非常刺耳,此刻走廊里传出柔和的音乐。

"来,孩子,我们静静地坐下来,来,孩子,我们哭吧!"

她那生锈的歇斯底里的丑陋笑声被地毯吸收了。

"但是,为什么你不能自己去取?他们不会拒绝你的。为什么会拒绝你?"

"我有一个很要紧的约会,詹妮。非常要紧。你必须把钥匙和套装都给我。"

"告诉我,亚当,"她真的生气了,"你自己毫不费力地能做的事情,为什么非得假装必须用最险恶的手段,用欺骗和诡计来达到呢?他们会毫不怀疑地从贮藏室里拿给你一套衣服的。"

亚当不耐烦地答道,"你日日夜夜声称爱爱爱,你的爱是压倒一切的,你给我写来充满甜言蜜语的信,你为什么就不能做件我要你做的事情?就像这样一件小事?"

"你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不想做。如果我想做,我就能够做。"

"正是这个意思,赶紧吧。"

"你还记得在雅法医院的那个妇人,弗雷德兰太太吗?她有一次要求流产,即使没有怀孕。"

不,他没有时间闲聊。他必须对那个怪物,那只狗进行社交拜访,去弄清楚这事情的真相。他被某种东西驱使着,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了。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美人,"他爱抚着她上了浆的后背。"来吧,就像人们在电影里说的那样,开路吧!"

她两眼注视着亚当,抬起手敬个礼,脸上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是的,将军!命令就是命令!"他们走开了,她在前头,他紧随其后。为

什么啊，她问自己，为什么他在她背后做一个肮脏的手势而大笑不止？她猛然回头转向他时，错过了那个庸俗的姿势了。

他们加快了步伐。步调完全一致。他们来到贮藏室。詹妮取下了冯·汉姆登男爵的精美套装，夹克上缝着金纽扣。詹妮将这套装和285号房间的钥匙递给他时，她不由得敬仰起这个人来了：即使在不需要迂回曲折的情况下，他还是去努力把事情办得迂回曲折。

门猛地关上后，他站在恶臭熏天、灰暗阴森的房间里，在蒙头躺在被单里的狗前面，经过这一阵奔跑和期待之后，他终于经历到一种得意洋洋的感觉。他穿着一件华丽的衣服，上衣口袋里的一块手绢闪着光亮——一位艺术赞助人。歌剧赞助人。大幕会随时升起，巴甫洛娃将起舞，两个横滑舞步，一个气势恢弘的大旋转跳跃，她就来到了舞台中央，对着他微笑。他会挥舞手帕，而戴希莱夫从幕后用金质望远镜监视他。随后，他们将在一个令人愉悦的餐馆里啃食青蛙腿。亚当穿过房间，步伐十分自信镇定。他一把拉开窗帘，耀眼的沙漠之光涌进了房间，只有现在他才真正看清这房间有多脏，多令人恶心，到处都是尿和屎。他的鼻子开始抗议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再假装，那是得不偿失的。他确实也用不着假装，因为事实上这气味不使他过分难受。我亲爱的男爵，你掉得多远啊？冯·汉姆登的纽扣落在公共厕所里。

狗在被单底下轻声哼哼。他被拴在墙边，锁链叮当作响。但奇怪的是，锁链的另一端并没有锁在墙上。这狗可以使自己获得自由。而且，连着它脖子——准确地说，是连着套住它脖子的一个套——的那个锁链也没有紧紧扎住。它一扭头就可以自由。你是谁？一头怪物？一只狗？

他知道这只狗并不是狗。他知道的。他知道它甚至不是怪物。他在骨子里知道这一点。他走上前去。他想看得清楚一点。他问，“你是谁？你是什么东西？”这狗摇晃了一下身体。被单上下起伏着。狗清清嗓子。开始只是喘气，现在变成了重重的咆哮声。这狗在放荡觅食吗？把我当

猎物？亚当集中视线，额头上渗出了冰冷的汗珠。他害怕失去机会。他没有趁热打铁，反而在用愚蠢的问题挑逗他，他两眼紧盯着被单，两耳仔细听着一声吼叫，每一次呼吸。他在房间来回踱着步。然后在被单前站定，双手放在臀部，吸了最深的一口气，挺着身子，就像一种动物一样——比如说，就像一条后腿直立的狗一样——开始大声地对这头怪物，这张被单叫起来。亚当知道怎样犬吠。他真的能糊弄雷克斯。他以前总能模仿热得受不了的母狗或饿得发慌的杂种狗的叫声，引得雷克斯冲到他身后搜寻那只狂汪叫的狗。亚当这样叫着，这时一双恐惧、阴暗的眼睛从被单底下偷窥过来。亚当学着狗叫，而这狗停止了吼叫。亚当不耐烦的口吻说，"你并没有吓怕我。谁都会叫的！"

亚当想找一样东西坐坐，走了几步，发现了一个倒在一边、已经开裂的搁脚凳。

"我还是不知道你是谁？你一直躲着我，也许你是一只狗。也许你是一头怪物。也许你懂我的语言，也许你不懂。我不知道。因此，如果你真懂，那就行行好，点点头吧。"

被单一动不动。

"你拿走了糖果，是吗？你吃了糖果？你以为是谁拿来这些糖果的？"

没有回答。

亚当起身站到窗边。沙漠一望无际。天空是白色的，不是蓝色的，群山也是白色的。从他的制高点望过去，他可以看到那些沟壑深深地切开了沙漠，蜿蜒曲折，一直延绵至视线所不能及。寂静、空洞的深渊，被群山包围着，形状就像普林节的糕点"哈曼的耳朵"——大小各异，种类多样，有圆的，一个角的，两个角的，三个角的——远处是一个骆驼队。在迷雾之中，骆驼蹄子看起来好像没有踏在沙漠上。骆驼在跳着芭蕾。跳着精巧的，但很有力度的舞蹈。它们去往哪里？伊东，摩押，死海，去遥远的马察达，然后往南沿着死海古道和纳巴泰路线，来到加沙。看啊！在远方，

看，一个奇迹，云朵在形成。现在是秋天，晚秋，很快冬天就要来了。

被单下一阵骚动。清晰可闻的狗叫声。不是咆哮声，也不是清嗓声，这家伙想干什么？它害怕了，我也是，我也很害怕，像个傻瓜。你是谁？我是谁？我们两个必须都弄清楚。詹妮是个傻瓜，她不算啥。与这只狗相比，她什么也不是。

“听我讲！”他说道，依然面对着沙漠。“你不孤单——你听到了吗？还有其他人，比如我。”亚当将手伸进上衣的袋子去，掏出一包已经在口袋里放了很久的健牌香烟，他用颤巍巍的手点上一支，吐出一口烟。“狗啊，听我讲。比如说我吧，一个骗子，一个怪人——换句话说，有点像怪物？怪异，不同凡响，反复无常。总而言之，是个天才。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人见人骂。嗓音极佳的人进入歌剧界。一个数学天才作出重大发现，推导出公式。物理学家也同样。但对我呢？我伟大的令人称奇的才能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将我与马戏团同日而语，让我与这些人为伍：世上最肥的女人，长着六个手指的男人，长着两个头的孩子。在那里我是“天才”。不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身处这个医院。我欺骗了自己，而今我完蛋了。我是一个死人。我在这里有幸成为唯一的天才，但我要死了——我成了自己伟大才能的牺牲品。那就是事实。像你一样，我想逃跑，但你会发现——相信我——你不会成功的。永远不可能。因为我们身处现在正躺在冰箱里的女人所创办的医院里。真是不幸。”

突然，他变得温柔起来，脸上扭曲的皱纹也被抚平了，声音也变得甜美起来，以至于听不出来这是他的声音了，他低声说：“他们打过你吗？”被单动了一下。“他们打过你吗？他们凶残吗？他们是虐待狂。他们对你做了什么？电击？冰冷的绷带？胰岛素？休克疗法？他们不会骂你，但他们折磨你。这些傻瓜！看，狗啊，我一直在想你。从听到你第一声叫起，我一直在想你。直觉告诉我你不仅仅是只狗，或者说你不是狗。我来告诉你，你是一个人，即使是条狗。在这个可恶的人工合成的地方，你是我唯一可以交谈的对象。而你一直努力去继续做狗。那是一个大问题。

你不是假冒的，而其他人都是假冒的，我从一英里以外就可以嗅出一个冒牌货来。这技术我是从嗅觉专业非常高明的老师那里学到的。这老师的名字叫党卫队突击队长雷克斯。”“瞧，”他再次面对着沙漠，“你一定知道我了。独自一个去死是很无聊的，毫无乐趣的，毫无意义的。”

狗在被单底下蹲着。它能听懂什么？它不是狗吗？但如果它是杂种，那为什么长着人的眼睛？如果是人，怎么又长着狗眼？亚当伸出手去抓被单。被单跳起来，锁链叮当叮当、吱吱嘎嘎地响起来。只听到一声吼叫，被单又往后退了一点。亚当精疲力竭。他的嘴里已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他很想喝点威士忌，或者白兰地，伏特加，杜松子酒，亚力酒，葡萄酒，甚至苹果酒或啤酒。

耻辱总是隐现在我与我可能变成的东西之间。我反抗我的命运，抗议疯子的荣誉。等等，看，到这边来。亚当，看事情要超越你的想法，超越你的失败。看：这被单动了一点点。这只狗，这只狗实际上朝你走来了，亚当。

亚当赢了，虽然他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这种胜利，还没有。他现在干什么呢？他正在退却。这只狗向前移动，而他后退了。尽管穿着精美衣服，有行骗的才能，尽管他的口袋里露着手帕，衣服上镶着冯·汉姆登男爵的金纽扣，他还是后退了。他眼睛盯着裹着被单向他爬来的大虫。透过那个洞，他看到了那双眼睛正紧紧地盯着他看。他想分辨出那眼睛的颜色，但它那眼神，那水汪汪的眼神真使他迷茫，使他不安。有点不对劲，好像他在看镜子。最好的镜子，他告诉自己，既愤怒又害怕，但又被迫看这面镜子，并不用低下视线。得有勇气。但他去哪里寻找勇气？

“来啊，狗，来啊，你这怪物。”

这时，通过被单里的这个洞，只见一张大嘴喘着粗气。这怪物，这狗，这东西，伸出了爪子。在亚当没有来得及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这东西，这狗，这怪物跳上前来，咬了一口他的手，立刻退回角落的老地方，大吼一声，接着又小叫起来，那是受伤的动物充满惶恐的叫声。房间里到处是呜

咽声。整个医院一定都听到了。

亚当惊呆了，他抬起手，查看了伤势，辨出几道牙印，狗牙咬破了皮肤，深入到他的肉里，小股小股的血喷涌出来，好像是从井里喷出来似的。他把受伤的满是鲜血的手插入他华服的口袋里。他听到走廊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夏皮罗和另一个男护士冲进了房间。

"那个'吼叫箱子'对你做了什么？"

亚当感到鲜血正顺着衣服急流下去，流到了他身体上。他看着蜷缩在角落里的狗。狗在颤抖，吼叫。他的哀号听上去像人发出的，像小孩的哀号。可怜可怜它吧。这血就见鬼去吧。那哭声？孩子的哭声！他们的妈妈已经消失在集中营的大门口，而他们自己还没有轮到。他们在大厅里赤身裸体，克洛普弗小姐正核对着名单。

"没事！"他说，马上补充道，"它什么也没有干。我打了它一顿，它正哭呢，就这么回事。"

"可恶的畜生！"第二个护士轻声骂道。第一个护士秃顶。第二个护士长着一双蓝眼睛，卷卷的黑发。一个混血儿，亚当隐约觉得。

"它吼叫了，"亚当说，"我也吼叫了。我们相互吼叫。"

"它懂你的意思？"夏皮罗问，爽朗地大笑。

"这是暗语，亲爱的小子，"亚当想对他笑笑，但他的手疼得厉害。鲜血渗透了他的衣服，他的身体，他感到不舒服。缺氧？

门打开了，这只狗清晰可见了，裹在被单里，吼叫着：好一幅恐怖的场景。

"你现在得离开这里。"

"可什么事也没有啊。"

"谁知道下次会发生什么！"夏皮罗争辩道。

亚当·斯坦的手仍插在口袋里，往房间外走去，突然转身过来，面对着狗，发出一声轻微的叫声。被单跳了起来。夏皮罗大笑。亚当说，"我

给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脸色发白。夏皮罗拉了拉亚当的胳膊。"好吧,走啊,我的上帝,这里真是臭死人了!"亚当走到门口,塞斯林太太的永不疲倦的音乐声传来时,亚当回头看了看,绝对清楚地看到了被单下的那个狗头,好像那头与被单连为一体:这狗,这怪物,点点头,那紧绷的被单上上下下地起伏着。

亚当非常激动,轻柔地说,"我会回来的,你这可怜的东西。我会回来的。"他说话时的完美的优雅姿态完全是一个举世闻名之人、歌剧赞助人、海德堡大学毕业生和启蒙了的自由主义之子所具有的那种优雅。

就在那一刻,门在亚当面前关上了,亚当发现,这个秃头护士目睹这温柔的一幕正暗自发笑呢。对亚当来说,这是不可忍受的。狂怒之下,他一下扑到秃头护士的身上,用拳头猛打他,用他那只被鲜血浸泡的手猛打他。最后还是夏皮罗和"混血儿"战胜了亚当。大叫,吐血,痛骂。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他。他垂死挣扎,他们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了。医生们纷纷跑了过来。观察窗猛地打开,大家伸头看进去。他们控制了亚当,把他绑到一个担架上,把他抬到他房间里。他的双手在空中挥舞着,将他绑住的担架带割伤了他的手,他嘴里冒着鲜血和唾沫,闭着的眼睛里眼珠往里打转,注视着自己的死亡和活体解剖。

第五章

露　丝

1958年夏末，骄阳如火，亚当·斯坦来到海法港。从集中营回来之后，他就在柏林——他出生的地方——过起安逸的生活，无忧无虑，舒舒服服，活像一棵蔬菜。他没有什么必须担当的职责。除了每天拿着那个装满硬币的橡胶避孕套去看望维斯博士——也就是克雷恩司令——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事了。但是那点事也有点过分了。他有一座可爱的房子，四周都是白杨和菩提树，一个女佣每天来给他的房间打扫卫生，为他做饭。客厅里面塞满了书，漂亮的照片，装饰性的吊灯，古老的地毯，东方花瓶，包着红棕色真皮的安乐椅，他是连里面所有家具和冯·汉姆登男爵的零零碎碎的东西都买下来的。一辆性能完好的宽敞的白色梅赛德斯轿车停在他的车库里，由一个礼貌斯文的穿一身灰色制服的年轻司机看管打理着。亚当什么也不缺。柏林正处在奇迹般的经济复苏当中，而亚当则处在他自己的银行账户中。他没有什么令他苦恼的忧虑。周围没有狗。只有一只关在镀金鸟笼里的金丝鸟。他从集中营出来，听从克雷恩司令逃跑和赔偿的许诺——那是最初的约定，这个德国人信守诺言，正如亚当信守了诺言一样，亚当曾在每一个人的最后生命旅程中为大家精彩演出，拉小提琴，做滑稽的鬼脸。他赢了官司，他战前曾拥有马戏团，为此

他得到了全额的赔偿。这个马戏团在战争期间继续演出，在被占领国家，马戏团所到之处都引起很大的轰动。马戏团的名字甚至也没有变过：亚当马戏团。在为胜利者德国人和被占领的同盟国人民演出之后，马戏团给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演出也获得极大的成功，其票房总值（法庭法官是这样描述的）达五十万美元。这笔钱如数付给了亚当。亚当十分明智地将钱投到了经济复兴的奇迹中，没过多久，他的财富增至三倍。然后他将投资收回来，存入瑞士银行，靠利息过着奢侈的生活。于是，他便对股票图线失去了兴趣。

他也没有回到马戏团。他甚至在电视台或电台露面。一个老朋友，雨果·沃尔夫竭力劝说他到新的戏院登台演出，开办一个讽刺时事的夜总会，出演一部电影，重新回到马戏团，但都被亚当一一拒绝了。他时不时地去拜访"超自然现象研究院"的几位教授。这个研究院位于汉堡，但得到一所美国大学的著名研究团队的部分资助。这些人在研究他身上特有的一些不可解释的力量——有生第一次他的这些特异功能不再是廉价和庸俗的娱乐工具，而总有一天将有助于研究人类思维结构及其未知的可能性。

他们测试了亚当的牌艺——他不看牌，就能猜出任何一张牌的数字或图案，或者能看透一张牌。他们证实他具有透过封面阅读书本内容、闭着眼睛只靠手摸就能感知一个物体的历史的特异才能。

有一次他们将他带到森林里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里，让他坐在焦奇姆·冯·艾尔班丁博士巨大的图书馆里。焦奇姆·冯·艾尔班丁博士是个怪人，他整天隐居在他的小屋里，从不离开小屋一步，从不允许任何人进去。他不久前刚刚去世。他的图书馆藏有数百件手稿，都是些传奇、罗曼史、宗教诗和骑士故事，是十二和十三世纪的德国作家写的——这些手稿从未发表过，也没有复印过。除了焦奇姆·冯·艾尔班丁博士遗嘱的执行人和博士在遗嘱里指定的三个教授——他们被指定代表博士任教的学校继承这个图书馆——之外，没有别的人踏入过亚当现在坐着的这个

房间，当然博士本人除外。现在，亚当坐在这里，对面是三个教授，遗嘱执行人，瓦戈尔和施特劳斯律师事务所的代表，科隆大学的代表，和来自超自然现象研究所的三名研究员。亚当的眼睛扫过一个凹凸不平的包裹，对一个教授说，“选出任何一本书，你要哪一本就哪一本。你不用指明或特意看着这本书，一眼瞥过去，就定下一本书。选好了吗？好。”然后他转向第二个教授，请他挑选一页。任何数字，从 10 到 150，只要说出页码。“选好了吗？好极了。”然后转向第三位教授。“从第 3 到 20 行里挑出两行。两行很简单，对吗？”接着亚当让眉头的肌肉紧张起来，那脸神活像一个思考者，一个理论家，一个正竭力寻求与神秘外力联系与合作的人。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扮出一张脸。最后他说道：“这几行是：‘威尔斯伯格王子抬起鲜血淋漓的手臂，神情沮丧，带着嘶哑的嗓音，时断时续地哭泣：你这卑鄙的男人，我的女人仍缚在你手，我如何离开得了？’”

教授们于是按照亚当的指示去办。教授甲从蜘蛛网中拿出一本满是灰尘的书，这本书已经有很多年没人动它了。他将书打开。教授乙说，“第 90 页。”教授丙说，“第 13 行。”无须多言：这个小丑先知是正确的，一字不差。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大笑起来，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他们还能怎么想？但他们的笑声并不能对他们有多少帮助。

哦，没有，亚当没有回到马戏团。他坐在灯火通明的客厅，翻阅冯·汉姆登男爵留下来的大量书籍（冯·汉姆登男爵现在坐在牢里。有一天将被释放，马上会奇迹般地复苏，但与此同时亚当已经重金将他收买，没有人会前来投诉他的），吸着香香的雪茄或者美国香烟，感到自己对这个地方一点也不生分，他并不知道，现在，几千年里第一次，柏林终于没有犹太人了，Judenrein①。他坐拥着石棺，橱柜，书籍，还有唱片——斯卡拉蒂②，

① 德语，（社会，组织）无犹太人的。

② 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1659—1725），影响现代歌剧发展的意大利作曲家，近代歌剧之父。

蒙特威尔地①,巴赫家族(约翰·塞巴斯蒂安,约翰·克里斯蒂安,菲利普·伊曼纽尔),还有韩德尔,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最后四重奏。没有别的。至于油画,小型画和复制品——到文艺复兴时期为止,是的,有乔托②,契马布埃③,弗拉·安吉利科④,没有列奥纳多,他遭受太多的动乱。至于书籍,歌德,海涅,席勒,让·保罗。没有别的。亚当·斯坦于是坐在石棺里,没有犹太人,周围是甜美的音乐唱片,旧书籍,被人遗忘的蜘蛛网,古老的油画,数不清的考古文本,都是些死去的东西,离这个世界远去的东西,谁也弄不懂的哲学,往昔时代里美丽的文字。他没有工作。很富有。魔术?奇迹是什么?奇迹就是,奇迹不是奇迹。所以亚当靠死去的东西过活,靠被摧毁的东西过活,Judenrein,没有幽默,Liebenrein⑤。

要不是有一天亚当得到一个消息,他当然就会坐在可爱的客厅里,大门不出,一直到死。他的女儿,他的第一个孩子,露丝,1938 年 5 月 3 日——这一天,亚当马戏团被宣布为非犹太人的马戏团——被人从他和妻子身边夺走,此后便彻底消失,有人说在达豪⑥见过她,他们就以为她就死在那里了。就是这个女儿,现在有消息说,还活着,居住在以色列。

这个消息令他极为震惊。他见过他妻子格雷琴和女儿洛塔生命最后一程的情景。她们的脸上挂着微笑,知道她们不会有事。在那个时刻能去安慰她们吗?把一切都搞砸?他的全部目的就是驱散死亡的恐惧感。他无法阻止死亡,没有人能让死神停步,但他可以为她们驱散对死亡的恐惧。克雷恩司令并不憎恨犹太人,正像屠夫并不憎恨他的奶牛,绞刑手不

① 克劳迪奥·蒙特威尔地(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
② 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刻家、建筑师。
③ 契马布埃(1240? —1302?),意大利佛罗伦萨最早的画家之一。
④ 弗拉·安吉利科(1400—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
⑤ 德语,意为没有犹太人。
⑥ 德国巴伐利亚州城市,纳粹集中营所在地。

会憎恨他所绞死的人一样。相反,他还设法为他们做点事。他找到亚当,将他安排在走廊里,这样,在整个过程中,德国最伟大的小丑就会在他们面前变戏法。毕竟,有这么一个人在场,事情就不会变得那么糟糕。因此,亚当没有跟他妻子和女儿说话,她们心存信任,平静地走向她们的末路。只是两年之后,他漂泊到中立国瑞士,他才开始想念起格雷琴和洛塔。但他不肯承认有这种思念,他便从耻辱中来拯救自己,这种耻辱,这种愧疚成了他最大的恐惧。亚当拒绝承认他犯下的罪行,他痛恨他的几个朋友公开展示他们内心愧疚之情的举动,虽然在内心深处他认识到他们有权利内疚,而他没有这样的权利。

他对自己说,巴勒斯坦只是一个玩笑而已。难民,逃荒者,点点滴滴的人性,像抛在空中的稻草,他们无法建立自己的祖国,也许配不上有一个这样的祖国。柏林张开双臂接纳了他。他的邻居和朋友都很高兴,在他们这个新兴的城市,有一间绿树环抱的小屋,里面住着德国所拥有的最伟大的小丑,这个小丑从他们为他制造的焚尸炉那边回来,选择回到他们中间。他差不多是一张地狱保险单,以防备出现比他们亲手制造的东西更可怕的东西。他们写文章报道他,为杂志采访他,给他颁发数不清的荣誉和爱心勋章,而他根据不同的功过,给以同样的回报。在他自己选定的石棺里,在那遥远的世界里,伴着死去的音乐,他对着他们的人生发笑。有时他甚至参加他们的聚会,与他们一起,对德国被瓜分一事,咬牙切齿,义愤填膺。

不过,当他听说他的女儿还活着,他的纸牌屋一下子弯曲,倒塌了。一切都乱糟糟的,不能再理出头绪来。他坐在那里,陷入沉思,提出种种问题,而这不是这石棺能回答的。即使那个维斯博士,那个曾救了亚当的命,信守着诺言,至今靠亚当的接济活命的坚定的人道主义者,那个虔诚的傻瓜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亚当碰到的这桩感情纠葛,对他来说是全新的。这是现时的情感,不是石棺的情感。他开始怀念起一个人,他的脸长什么样,他早已忘记,过了二十年,他的长相也许早就变了样。他按照得

到的地址给露丝写了一封信。他给她讲了讲他自己，她母亲，她妹妹。他写道，他看着她们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时候，她们面带微笑，非常高兴，因此她们在那里肯定也很快活。他没有收到回信，于是接着又写。他写道，上帝一直很平静。善良的世界在1933年就死了。欧洲，基督教，犹太教，神话，希腊，教义，圣奥古斯丁，文明，文化，罗马帝国，人道主义——都在一天完结了。他还是没有得到回信。他写道，在他住在石棺期间，他与弥赛亚思想相隔绝，与犹太狂热相隔绝，与一种不可理喻相隔绝，这种不可理喻在一千多年间编织成了一种期待已久的概要，这种概要最终导致了一个蓝色号码的国家在东方建立。他写道，他与所有这一切隔绝，居住在石棺里，因为他曾经是一只狗，所以他不再是犹太人，不再是德国人。他而且写道，他是她父亲，她应该给他回信。如果她写信过来，他或许就会理解。他写道，他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他只是一棵蔬菜。一块石头。我们是个民族，不是个国家，犹太教并不理解任何一个普通国家，它只理解一个民族。上帝和他的子民，都犯了原罪。还是没有回信，亚当开始表示出沮丧和不安。一次，在一次柏林市政府为作家赫尔曼·舍林——他的书《安妮·弗兰克的偶像》刚刚获了奖——举办的庆祝聚会上，亚当站起来，用无人能懂的怪异语言长篇大论了一番。聚会主人震惊不已，忙问他这是什么语言，他说他也不知道。参加聚会的一位著名学者，沃尔夫冈·戈林（没有亲戚关系）后来解释说，亚当是用世界语在向他们朗诵《约伯记》。最令这位学者惊奇的是，就他所知，这《约伯记》从未翻译成世界语。亚当信誓旦旦地说，他压根不知道这部书、这种语言是怎么“到了他的脑子里”，因为这两样东西他一概不知。接着他突然跳起来，尖声喊道，“我有一封信刚刚到，这是一封极其重要的信，而我却在这里无所事事，浪费光阴。”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去，的确，有一封信正等着他呢。

他撕开信封，展开信，读起来。他的心颤抖了。这是从以色列来的信，一枚犹太邮票，印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的文字，来到了没有犹

太人的城市。奇迹。

亲爱的斯坦先生:

我德语不够好,无法用德语写。我的英语也不很好,所以请原谅信中出现的许多错误和糟糕语法。我是您女儿露丝的丈夫。今天早上五点三十分,我带她去耶路撒冷的哈大沙医院,她将在那里生下我的儿子或女儿。我喜欢女儿,而露丝想要个儿子。我回到家里,想寻找她的文件(在去医院的路上,她要我找出几份文件带给她,她的移民文件,还有其他一些材料,她想把这些文件放在床头,我不知道何故),这时我看到了您的信。

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些信,我非常吃惊。今天我发现我的儿子或女儿有一个外祖父。多么令人惊喜!明天我不再只是我父亲的儿子,我要做我儿子的父亲了,而您就生在这同一天,这令我极大的欣喜。要问我为什么,这很难解释。我知道露丝从没有给您写过回信。在您写来的一封信的末尾,她用她的绿色派克笔写道:"父亲,我决不与您说话,决不。不是因为您写信说您是一个恶棍,而是因为我当时不在场,没有引导您,"请原谅,我为您将这句话抄了下来。但什么都比沉默要好。沉默对您来说当然是痛苦的。这是露丝的做事方式,但是我将您的信展现在我眼前,我想您应该知道这一切。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你们很久以前就分离了,您对她一无所知。因此,我简单为您说说她的事。如果这没有什么用,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害处。露丝是在 1945 年来到这里的。她是坐着突破封锁的船来的。来到这里她就在脖子上挂了一个小小的金十字架,发誓她的孩子一定要做基督徒。那样他们就会更安全。她决心已下,她言辞激烈:比如她告诉参加青年运动的朋友说,她立志从她孩子这一代起消除割礼的习俗——那个可诅咒的习俗——打

算让他们生活在一个不以受过割礼为荣的世界里。请允许我在您面前吹嘘几句——毕竟,您是我岳父——多亏了我们的婚姻,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她不再担惊受怕了。她怀孕时,把脖子上的项链取下,为自己的身孕而欣喜,而在两年之前,她还信誓旦旦地说,决不将犹太小孩带到这个世界里。她病得很重。一些人说"他们"在她身上做了试验。她不愿提及这个话题。在耶路撒冷照看她的克雷恩博士说,她经历了地狱,早已"超脱死亡"了,因此超脱死亡对她来说几乎是一种保守的说法。那是K博士说的,在耶路撒冷本地他是公认的一流医生。

让我结束这封信:今天您做外祖父了。从以上我所言,您可以清楚地明白,露丝已经变了个人,因此,依约瑟夫·格雷兹——也就是您的女婿——之见,以色列有您的家。如果您愿意来,就来吧,我坚信,如果露丝见了您的面,她肯定会宽恕您的。如果她不肯宽恕您,那从您来信我可以推断,即使得不到宽恕,您仍可以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您的朋友

约瑟夫·格雷兹

他对信中的最后几行话感到不快。他没有向任何人请求宽恕。没有人有资格来宽恕他。不到两个月,亚当就出现在海法港了。

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他就感到心如止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他对这里并不觉得陌生:在他眼里,东方既不太压抑,也不太有异国情调。人人都欢迎他。他知道原因,他感觉他知道。他并不急着去找露丝。他觉得他本该推迟些日子再来这里才好。也许他害怕了,他无法把握自己的心思。他在卡尔迈勒山上一家可爱的寓所住下来。这是一幢德国式的房子,由一个德国家庭经营,高大的树阴、茂密的柏树环抱

四周。令人愉悦的房间里老式抽屉让他想起他父母的房子。他在这个国家四处看看,探寻圣迹。北上去了萨菲德,看到这个神秘城市曲里拐弯的街道非常欣喜。他访问了特拉维夫,内盖夫。南下他去了埃拉特,沐浴在红海清亮的海水中。一次,他从加利利打的去德国公寓,坐在出租车里,不知怎的,他对着出租车司机的后背发出轻微的狗吠声。司机一阵狂笑,咳嗽着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幽默!"他并没有解释"你们这些人"是何指。不过,一天他闲逛特拉维夫的卡尔迈勒市场,发现了"你们这些人"的确切所指。他从蔬菜、水果、衣服摊位前走过,在血淋淋的肉铺前走过,人来人往,喧闹非凡。这时两个孩子走到他面前,想给他兜售一架照相机。他对孩子们解释,他无意购买照相机,他用了一些他刚刚学来的希伯来语(公寓女房东埃丝特·多伊奇太太说,他在以色列两个月里学到的希伯来语比她 1934 年移民来以色列至今学的希伯来语还要多),在这当中,他踉跄了一下,踩到了一个孩子没穿鞋子的棕色光脚上。这孩子马上转向他的朋友,说,"我们操了这块肥皂吧!"

亚当明白这话的大概意思,但"肥皂"一词他是第一次听说。使他对"你们这些人"这个词组记忆犹新并引起他思索的是"肥皂"一词的用法。这个词在以色列有多少含义,这令他十分好奇。他思考着这个词语在西顿①的起源,其用法在全世界的发展,而这个词本身,在集中营司令的影响下,有了新的神秘的意义。男人是肥皂,他们将人拿在手里,这些纯洁的、消过毒的人。哦,消过毒。这是文明的游戏规则。哦,有一个隐而不见的恐怖事实是,今天你可以说,我狠狠地刮了他一下,意思是,我干掉了他。任何脸色苍白,看上去像难民的人都是一块肥皂。肥皂没有身体或者肌肉。他们拿我们做原材料生产的就是肥皂。这里呢?街头小男孩竟当面称他为一块肥皂。这么若无其事,这么随口就说。狠狠刮他一下,好好洗他一下。曾经有个男人变成了一块肥皂。这块肥皂曾经是格雷琴,

① 黎巴嫩的港口城市。

洛塔和斯皮格尔一家人。在商店货架上，用带着橄榄叶的黄纸包裹着的香皂中，你可以发现拉宾诺维兹一家人：香皂。长子罗伯特也许有薰衣草的香味。二子彼特，也叫西蒙，有瑞香的芳香，小底波拉呢？———种奇怪的香气，啊，水果花的？也许是柑橘的？刮肥皂——你真的能刮肥皂吗？他是人变的，经过皂化了的肥皂，在市场里漫游，不想与露丝见面。原来的露丝·斯坦变成了肥皂柱，但又逃脱了，变成了一个金十字架。这是命运。割礼的印记能用一把小刀消除掉，但对肥皂呢？有人得演奏乐器，使整个队伍欢笑，对吗？否则，地狱就会一片混乱，人人背上插着小刀，子弹到处乱飞。那就糟糕了。我的克雷恩司令喜欢秩序和清洁。肥皂。如果我是天国里的一块肥皂，那么我就回家了，亚当眼泪汪汪地说。英雄衣锦还乡？不，归来的可能只是一块肥皂。因为，只有这样的贬值，才能挽回我从未有过的、又由我亲手打碎的尊严。这就是斯坦先生，亚当·弗兰肯斯坦·斯坦，令人仰慕和尊敬的柏林——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柏林——的市民。他自觉地变成一块肥皂，肥皂国度里的一块肥皂。对一块肥皂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能性呢？它肯定既残忍又无助，既绝望又不可一世。

当亚当·弗兰肯斯坦·斯坦来到耶路撒冷，他在勒哈维的米特尔曼公寓租了一间可爱的小房间。公寓主人见亚当来，非常激动。米特尔曼夫妇待他如自己的小孩一样。在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家宴后，米特尔曼在起居室的牌桌上支起了唱片机，三个人喝着冰镇的苦艾酒，轮流跳起舞。先是亚当与米特尔曼太太，然后是米特尔曼夫妇，他们跳着，欢笑着。后来，亚当甚至请米特尔曼先生跳舞。米特尔曼先生和他太太都大笑起来。从他们年少时一起去看亚当马戏团在德累斯顿的演出至今，他们没有这么开怀地笑过了。在巴勒斯坦的日子里，你知道，幽默不那么流行。人人都一本正经，生活一本正经，托管是一本正经的，然后又来了恐怖分子，战争，于是就有了配额制度——如此等等。什么时候大家才能开怀大笑？不过，这个肥皂人已经大笑起来。所有的肥皂人都大笑了。让肥皂人坐

在一起，这是一桩好事，叫人高兴的事。

夜深了。他向快乐的房东夫妇告辞，起身离开了。在一家大酒店前，他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把地址递给司机。

“那边晚上有枪战，你知道，”司机说。“他们已打死了阿布－杜尔。”

“他们就住在那里？”

“是的，就住在你给我的那个地址。如果我是你，我就会等到明天再去。那些约旦人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你会挨枪子的。那个房子就在很倒霉的地方！就在边境线上。听我说……”他们已经到了。亚当付了钱，司机匆匆离开了。

亚当站在空荡荡静悄悄的街头。就在这夜半时分。树枝繁茂。石头房子。远处是旧城镏金的穹顶。很快，天就要亮了。

突然，射来一串子弹，不知从何而来，好像来自四面八方。子弹呼啸而来，飕飕地飞来，目标很清楚的。亚当搜寻着房间的编号。毫无惧色。他的恐惧消失了。他一直在想着一个小女孩。她走上前来，问他什么来着。爸爸，谁的钱更多，上帝还是你？爸爸，你更喜欢谁，妈妈还是上帝？这个世界就要完蛋了吗？很多是多少？一些比很多还要多吗？洛塔为什么哭？妈妈杀了她。我要将你与蚂蚁一道埋在后院。罗伯特杀死了一只蚂蚁。我也杀了一只，妈妈也杀了一只。爸爸，我的小鸡鸡为什么与你的不一样？深夜里的枪声，狙击的呼啸声。从前有个女孩。从前有个露丝。他们正向你开枪，露丝。他们正在杀死你的蚂蚁，露丝。他会保卫她。他会保护她。年轻的母亲，她会生个儿子还是女儿？孩子的脖子上挂上了十字架了吗？亚当找到了房子。飞快地跑上三层楼梯。枪声停止了。没有人在骚动。房子很安静。他们睡着了吗？他们在辗转反侧吗？在第三层楼，他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名牌：露丝和约瑟夫·格雷兹。他站在那里，眼睛紧盯着这几个字，想按门铃。但他没有按。像一个真正的喜剧演员，像一个德国最好的马戏团的老板，他展开双臂，好像殉难一般，为露丝的门挡住了子弹。他不愿让她变成烟雾，就像洛塔一样。像格雷琴一样。

像我一样。你们所有时代,所有年代变成烟雾的人们,联合起来! 你们失去的只是肥皂。你的唯一的肥皂,超人亚当·斯坦先生。

他听到楼下门口传来笑声。两个人,一个少男和一个少女。好像在唱歌,他们刚从一个派对回来? 那婴儿呢? 放在他祖父那里吗? 你有一个祖父,一个外祖父。这两个祖父永远不会见面。两个祖父,一个是肥皂,另一个不是肥皂,决不会见面。

亚当十分惊慌。这对夫妇几乎就在楼顶上了。露丝和约瑟夫? 他们从战场上回来了,醉醺醺的? 大笑着? 他们今天见到我,露丝会哭的,她的眼泪将是很珍贵的。今天会很珍贵。为什么? 爸爸,为什么有烟? 为什么火上再没有烟了? 人是什么做的? 上帝晚上睡觉吗? 先知以利亚为什么来? 先知以利亚认识耶稣吗? 耶稣生在一百万年之前吗? 今天是他的生日。今天他们点亮了一棵树。你为什么不点? 你点了? 点了还是没点? 哦,你的树不是树。你没有点亮树。斯托尔家里真有一棵树。

亚当爬上了旋转楼梯到了屋顶,捅破了开裂的木门。外面依然有人在开枪。耶路撒冷展现在他眼前了。满月的月光下金色穹顶在闪光。好几棵大树环抱着这座房子。他从未见过的奇怪的柏树看上去像穿着黑色长袍戴着主教法冠的牧师。年轻夫妇走进一个公寓房间,门猛地关上了。亚当不知他们走进了哪个房间。他迅速地奔下楼梯,逃离这幢房子。他在空荡荡的街头逃亡着。逃跑,他不愿见到任何人。早晨六点他回到自己的公寓,房东正在生煤气炉子。房东说,“早上好,①斯坦先生,你昨晚睡得好吗?”

“很好,”亚当答道。“我喜欢宽大的房间,灯火辉煌,一切好极了。”

第二天他没有去格雷兹家所在的那个公寓。他开始在胸中感到一种压力。在喉咙里,在咽部。他无法吞咽了。今天早上他从露丝和约瑟夫家逃走,穿过耶路撒冷空荡荡的街道回到这里后,他开始感到恐惧。从克

---

① 原文为德语。

雷恩司令将他当成狗的那一刻起到他来到耶路撒冷——永恒之城，先父之城，锡安，约屋西之城——的那一天，他还从未感到这么恐惧过。他不喜欢这个城市——它太辉煌了。它不曾被全盘摧毁，以柏林为蓝本又重建成为一个人工合成的乐园。这里，他们在老城上建起新城，层层叠加，从大卫王那时起就这样，他甚至不喜欢大卫王。大卫的故事里有一些东西令他沮丧。扫罗是个率性而为，随心所欲的人。但他被出卖，而且不住在耶路撒冷。

亚当找到耶路撒冷的一家报社，在三份报纸上刊登了同一则广告，内容如下：

> 恭候露丝·格雷兹（旧姓斯坦）前来米特尔曼公寓（耶路撒冷乌西希金大街）。白天晚上皆宜。只为她好。
>
> 家族友人谨启

然后，他就坐在家里等着。两天后，她敲响了他房间的门。他说，"进来！"她就进来了。她在他对面坐下来，请求他点燃她嘴里晃着的香烟。她非常可爱，一头栗黄色的秀发，一双灰色的眼睛，小小的鼻子，脸上挂着一种忧伤。他知道，她的颤抖会马上停止的，坐在他面前的是个聪慧的女人。他可能会爱上她。他甚至可能杀了她。他当然能够理解她。她非常落落大方，一身胆气，把他的房间征服了。她以十分自信的动作，搬起椅子，拉到房间的一个边上，坐下。她久久地看着他，瞥了一眼他的几个箱子，"打量"着他。她将蓝色的旧窗帘打开，阳光一下洒进了房间。你可以听到院子里的猫叫声。她想给猫扔点残羹剩饭，但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们交谈起来。开始，说的只是词语，词语，词语。这些香烟真好。以色列生产的？这公寓不错。是的，我儿子长大了。他早会笑了。他长得有点像我。有点像他父亲。两个人都像。十字架。加利利真漂亮。海

法真好。风景真迷人。香烟实在不错。夏夜里很凉。我们穿背心。在特拉维夫你会出汗。是的,但在特拉维夫你们有沙滩。还有救生员。那木板路真臭。没人管。军队?不。但是约瑟夫当过兵。亚当非常惊奇。她什么也没说。她的眼睛会说话,但那是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不再是她的父亲。那种关系二十年前就结束了。他们从泥土中挖出一具尸体,将他运到了米特尔曼公寓。她是个奇怪的女孩,可爱,有点冷淡,大胆,善良。是的,当然,有烟灰缸!给,喏,现在是下午三点半了。

我是从一本书里学会希伯来语的。早上好,晚上好——你好,让我来介绍某某先生……我很高兴见到某某先生……(她露出笑容。她掩饰了痛苦和焦虑,露出微笑。我引出了这微笑,我是个骗子。我为爱而来,我想买走爱。想给予些什么。一次可怜的诈骗。)我来了,谢谢。你的手表准吗?向父亲,母亲,你妹妹,你兄弟,你妹夫问好。晚了,还早,我的手表停了!停了?我有很多时间,我没有任何时间,到了雨季,正在下雨,雨停了,天晴了,住棚节是个很好的假日,风正在变向,风暴来了,风来自北方

来自南方

来自东方

来自西方

来自海上

热风

冷风

和风

服务生,请把这油布再洗一遍。我想要黑面包

白面包

新鲜面包

饼干

土司

盐

辣椒

我……是的，再来一支香烟。孩子哭吗？在晚上。你给他喂奶吗？真漂亮。很健康，很好。我风趣吗？我以前是这样的。这个烟灰缸？黑白的。我喜欢帝王牌的威士忌，或者 J&B 珍宝牌的。哦，我刚想起另一件事：你有酸奶油吗？有？我又变年轻了。那有趣吗？在耶路撒冷空气非常怡人。这个窗子？不，没有什么噪音的。勒哈维亚是个安静的地方。

啊，耻辱的神圣荣耀，尽管现在是“肥皂”。露丝从椅子上站起来，来回踱步，走到窗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父亲……”他想逃命，感到自己令人痛恨。对他来说她好像是个廉价的女戏子，一个可耻的骗子。父亲？我是一只狗。请克制一点，小姐。父亲？谁是你父亲？快跑。逃啊，这是一部蹩脚电影。在小巷里。真悲惨。毫无才能。他大惊失色。“起来，起来！”她跪下了。这个庸俗的女戏子。太戏剧性了。他想大喊：大师，音乐！

“我爱你……父亲……宽恕……父亲……”

起来，你这戏子，你这废物，这是廉价的表演。我是一个陌生人。你是个陌生人。他在外衣上摸索着，抓住一支香烟，用颤巍巍的手点着烟，哭了起来——可怕的情景。他开了门，准备离去，逃掉。门口站着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神情严肃。他穿着蓝色背心，头戴一顶灰色毡帽，哦，这么灰。

年轻人脸色很苍白。他扫了一眼跪在膝盖上的这个女孩，用冰冷的威胁的口气大喊：“滚，伊利丝！”她站起来，脸色与男孩子一样苍白，走过亚当身旁，看了他一眼，下了决心，冲了出去。从走廊里，从工具柜那边，他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她在笑吗？在哭？他说不清楚。

“那是伊利丝，”年轻人说，“我叫约瑟夫，约瑟夫·格雷兹。”

“很高兴见到你。为什么……？她是谁……？”

“露丝的一个朋友，斯坦先生，”约瑟夫一直看着他，竭力展开笑容。

亚当看到这个情形，试图估量一下这个时刻所包含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去她那里吧，”约瑟夫说。

“好，我们走。”

高个子年轻人面相温和，身体粗壮。他拉着亚当的胳膊，为他带路，步伐坚定，又不乏柔情。多年来，多个年代来他第一次——不无欣喜地——感到，他不再是、将永远不会做自己的主人了。

亚当·斯坦和约瑟夫·格雷兹走在石头路上。从车站走到满是石头，荆棘丛生的小路上。亚当不知道要去哪里，为什么去那里。不过，有必要知道吗？路的尽头将是露丝。另一个露丝。他早已失去了两个露丝。他们来到公墓时他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夜幕降临，公墓一片阴森，神秘，一座座坟墓凸现在黑暗中，在树丛间，在岩石间明灭不定地闪着光亮。亚当考虑起他的安全感。在集中营，在黑色的铺位和棚屋里，他过去一直感到安全，因为他知道他身处何处，脚立何处。设计铺位的建筑师是他大学同学。他们来自同一文化。这种文化造就了亚当，也造就了这集中营。在卡尔迈勒市场，热浪滚滚，光脚的小男孩将他叫做肥皂。亚当知道他什么也不理解。要他理解，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在这片公墓，一切是那么简单，明了。他脚下是一条碎石小路，他心中十分平静。他要去哪里？他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他们走过一个正在祈祷的犹太老人。这夜晚的时光真奇妙。要是我被允许祈祷，我会被允许吗？对此他没有答案。

守墓人一手拿着脏脏的油灯，另一只手拿着一支香烟，向他们借火。亚当给他一包健牌香烟。守墓人谢过他，用手指满含情欲地抚摩着烟盒，然后消失在墓地里。

“她在那里，”约瑟夫说，他的声音很平静。你看不出他身上任何感情变化。没有音乐。别停，别。我们为什么停下来？我们继续走啊走，继续，继续。四处走走。但不用说，她就在这里了。我们走，一直走到昏倒，一直走到失去知觉，永远走不到那里。

“这就是我埋她的地方，”约瑟夫说。他坐在墓碑上，指着一个松土

包，上面插着一个牌子，像一面旗帜：

露丝·格雷兹
1929年5月4日生于柏林
1958年4月24日卒于耶路撒冷

“现在你逗她发笑吧。你很能逗人笑的，不是吗？”约瑟夫说。

亚当眼睛盯着他看。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的话像远处的钟声似的在他耳边响起。现在/你/必须/使/她/欢笑……克雷恩的命令！斯坦先生，做小丑是你的命根子。小丑能够穿过火而不被烧伤。他要放弃他的生命。他会回来的。瑞士和银行户头总是在的。马戏团将是你的，所以现在做小丑，逗乐别人！雷克斯，别叫，这个人是你兄弟。你是纯种，他是杂种。谁会胜出？是纯种犹太人还是纯种狗？纯种狗输了，因为纯种犹太人更受人欢迎。雷克斯，雷克斯们的王国。雷克斯和圆桌骑士。十七世纪雷克斯们的圈养。雷克斯－路德追逐纯种犹太人，烧死人们。雷克斯－浮士德，雷克斯－靡菲斯特。魏玛来的雷克斯正在研究颜色的本质。犹太人雷克斯，高雅语言之父，把自己称为海涅（但我们清楚知道他的名字叫雷克斯）通过后门被接纳的。雷克斯们实际上写过非常优美的音乐，他们手里有音乐，脑中有权力。元首有一只雷克斯。但是雷克斯没有元首。这里呢？没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你会让她发笑的，她告诉过我，你是个小丑。”他的语气非常坚决。无路可逃了。亚当知道。这里也是一番去犹太人的景象。没有一个非犹太人被埋葬在这里。不在这里。是的，我的……，他们会服从命令的。他没有权力不服从。他不想逃走，因为无路可逃。他坐在墓碑上，耶路撒冷在远处闪着光芒。光彩耀眼。五光十色。疾风吹来。秋天。这是他唯一的工作，已经干了多年。但他会十分虔诚地干自己的工作。当然，约瑟夫相信这一点。他期待着这一点。亚当脱下鞋子，脱下一只袜子，套在他头

上，在墓地里取了点松土涂在脸上，卷起裤腿，解开上衣纽扣，然后又迅速扣上，但将第五个纽扣扣到了第三个纽孔上。几分钟后，他做出极其严肃的表情——这个本事他是从多年的经验中获得的，从小丑业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学来的。亚当·斯坦将自己变成了马戏团小丑。就像一个小丑。没有道具。没有化妆。一切都是即兴的。他的脸扭曲着，眼睛调皮地跳着舞。一个耳朵跳着。两个鼻孔颤抖着。渐渐地他变得活灵活现起来。露丝不是一个人，是个很大的观众群。其他一切都消失了。耶路撒冷高楼上一排排精美的灯光消失了。亚当嘴里念念有词。他的舌头有些打结。但他想起了套路。那些老话又回来了。他的嘴越来越有信心地说出这些话。年轻的女人，小姐，来，将你的手给我。你的戒指！是的，你的戒指——现在在我手里了——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给你的，你伤了他的左脸，并留下一块伤疤，他在维也纳咖啡店里做服务生，他的名字叫威廉·施特劳斯。这家伙一本正经，虽然已经谈过两次恋爱，至今还是一个童男……现在在你面前的是莫里斯·谢瓦利埃先生①，他正在唱“埃丽卡！”现在，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其他人士，你们面前的就是玛琳·黛德丽②，她在犹太人罗斯福的卧室里唱着《蓝天使》。这个人以前曾用过罗斯福兹威格的名字。他的妻子是赛迪·科恩太太。至于钱，这是源源不绝的犹太人银子。这是天堂里上帝的图象，他正俯视着克雷恩司令，在每一个人都挨了一刀之后，他正记着账。这不滑稽吗？

这时，亚当回到了往昔岁月，那时可以讲其他故事。占卜，摆弄手表，自来水笔，裘皮大衣，帽子。他唱歌。说笑话。约瑟夫·格雷兹一直不笑，这下笑了起来。在亚当的耳朵里，他的笑声放大了一千倍。维也纳的大厅里人们狂笑，欢呼，鼓掌。布拉格歌剧院几乎被笑声掀翻，被欢呼声

---

① 莫里斯·谢瓦利埃(1888—1972)，法国演员和歌唱家。

② 玛琳·黛德丽(1901—1992)，德裔美国女演员和歌手。她因在影片《蓝天使》中扮演性感而厌世的夜总会演员，而确立了她的影星地位。

震塌。他总是行踪不定，奔波于各地，这里，那里，到处走。在女儿出生时，他给妻子发去电报：**杜尔西尼亚我亲爱的我高贵的杜尔西尼亚/亲吻长女的屁屁/一周后回家/一直照看到那时/我回来我们就换岗/你的爱人。**

笑声在加大。露丝什么也没有听见。她习惯了这一切。但透过浓雾，他看到了他的崇拜者，他的支持者围成了一圈。这些人是公墓的乞丐，像蘑菇一样生活在这里，总是睡眼惺忪，打着盹，打着哈欠，黑黑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像开裂的马蹄，下巴宽得吓人。他们将他围成一圈，被他的尖叫所惊醒，欢呼起来。约瑟夫·格雷兹看到他们突然到来，非常吃惊，眼盯着他们，震惊不已。但他们的欢笑和叫喊被亚当的声音淹没了，被小丑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声音所淹没。

他们带着敌意的眼神，把讨饭用的锡盒敲得叮当作响。盒子越空，声音就越大。外面很冷，刮着风，如同戴着教士帽的树顶正向小丑彬彬有礼地致意。围着亚当和约瑟夫的圈子越来越小。而亚当，这时的亚当，四肢着地，趴在那里，开始亲吻他女儿坟头的松土。他要去买一块墓碑，要不他自己就成为一块墓碑，耸立在那土丘上。他的嘴流汗了，湿湿的，身体疲惫不堪，脸如土灰。跛脚的，瘸腿的脸上带着恐惧，还在不停地摇着锡盒，叮当叮当叮当，讨饭就死不了。约瑟夫害怕极了。乞丐们大笑着，露出金牙。没有牙齿的嘴巴，黑洞，恶臭，狰狞。乞丐们看到这两个人正害怕得不行，于是大笑。大笑，大笑。钱！钱！钱！钱！①

"亚当，我们跑吧！"

"我不能跑！"

"怎么了？"

"我不知道。"

"来吧，赶紧跑吧。"

---

① 原文为德语。

"我的身体不愿意。我不能跑。你自己跑吧。"

"不。"

"你跑吧。"

"我不能。"这是上帝的作为。亚当想笑。想起了雷克斯。雷克斯曾经存在,现在存在,将来永远存在。你来自尘土,将归于尘土。好的老尘土。它们都发臭。这是贯有的味道。很快他就变成了烟雾,没有颜色,只有气味。

约瑟夫走了。冲破了乞丐的重重包围圈。亚当在他身后爬着。乞丐们很失望。这是多么精彩的一场戏啊。这个人以前很风趣,现在不再风趣。他正爬着。一个昆虫。"魔鬼!"一个胖胖的老妇人尖叫道,惊慌失色地跑开了。"魔鬼! 臭虫! 怪物!"他们都害怕了。真是个笑话! 他从下面抬眼仰视着。太丑陋了! 以前,他们让别人恐惧,现在他们自己害怕了。约瑟夫和亚当,像一个男孩和他的一条狗,离开了墓地。这狗戴着一根长长的薄领带,在泥土里、在墓地中拖着。乞丐们惊恐万状,四处逃散。月亮沉到了天空的一个角落。

第六章

孩　子

未来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只有过去能够改变。过去不是由铁锁，而是由望远镜确立的。你站着，回头望去：如果我以头撞墙，我的过去就会随之移动。我愿意四仰八叉地躺在百合花盛开的花园里，以美丽少女的腋窝为酒杯，畅饮香槟酒。硬币的一面总比另一面好。我那时在那只狗的房间里。它点点头，我很激动。为什么？因为我想激动，没有人能告诉我，告诉亚当·斯坦，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狗也很激动。那是明摆着的，很清楚的。白痴一样的护士，那个杂种，看到了，笑笑。我杀了它。也许我弄伤了它。毕竟，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争斗，现在我在我自己房间里。"你好，我的赫伯特。"又在窗户边了。坐着。

"你好！"

"啊。你真是太好了。我几乎要说，这是表示友谊的行动。朋友，兄弟，把你的手给我，我想把你从我身体里呕吐出来。"

"躺下，别动。你什么时候才停止这一套滑稽的东西啊？"

"快了，兄弟。结局就要来了。真正的结局。它在路的尽头眨眼呢。结局有很多种，都很严肃，悲哀，空洞无聊，但开始只有一种。所有的结局只有一个开始。我亲爱的兄弟，我敬爱的双胞胎，那是上帝的戏弄。

许多人认为，上帝在路的开头，在造物之初，在原始阶段，其实，上帝在结局之处。他在那里等着。就像手持名册、详尽的记录和死亡原因报告的克雷恩司令。像个掘墓人。像格劳斯博士。拿着一根拐杖。拿着冲锋枪。拿着别针。撒旦在一路推着你，方向只有一个。后来，路分叉了——但你依然朝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人前进。就是这样。现在什么时候了？

“正是时候，是恩典来临的一刻。”

“谢谢，兄弟。”

“不用谢。”

我们从昏睡中醒来，我的赫伯特，我的婴儿。你是知恩不报。如果我继续睡，你也会睡的。告诉我，你是海德堡大学的好学生吗？一个十足的黑格尔！一头扎进德国浪漫主义中。我想起来了。那么，请告诉我，我是怎么成了一个小丑，并抛弃了你的？詹妮很快就会来。她会来要什么东西。我不能到狗那里去，或者我应该去？但不是现在。让它等着。这怪物！我像雷克斯一样对着它叫，它像犹太人一样对我回叫。没有比一个犹太人狂吠不止更滑稽的事了。黑格尔会从中归纳出辩证法来。外面，下着雨。下在沙漠上。倾盆大雨。大雨打在沙漠上，这是一个美丽的景象。显然我已经病了好几天了，也许一个星期，也许一个月。已经是冬天了。太阳不见了，很明显它已经失明了。白色的群山痛饮着雨水。溪流会漫过岸边，也许会冲走一两辆卡车。詹妮的屁股也是一座山，连绵的脸蛋，等着雨季的第一场雨。我很健康，很强壮，我想活着。我是雨季的第一场雨。哪怕只是一下子也好。下过了，我就要死了。赫伯特，你是自由的。被解放了的。我不会用橡胶避孕套给你带去硬币的，我告诉你我要给你带什么：我想，我要用橡胶避孕套带给你一个屁。

让我们算一算亚当·斯坦与怪物之间的比分：0 比 0。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咬了我，我吼了他。和棋。因此，你，亚当，站起来了。现在穿好衣服。你该穿什么衣服？灰色裤子。冯·汉姆登的针织棕色衬衣——万

岁，我的元首！① 软拖鞋，一件毛衣。刷刷你的头发。詹妮不在。我的詹妮不在万岁！今晚我必须……毫无疑问……你为什么不带……啊，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她想结婚，而跟死人结婚确实有棘手的现实问题。比如：谁为墓碑出钱？这墓碑的形状应该是橡胶避孕套样的还是狗样的？我来了，怪物先生。

狗在角落里躺着。窗户紧闭着。门很容易打开。是的，狗躺在角落里。这里无人管理，脏乱得可怕。这里总是这样。亚当打开窗户。恶臭依旧。他被锡盘绊了一下，弄出哗啦啦的响声。这狗吼叫着，但不是狗的那种叫声。亚当坐在沙发上。注视着床单。被单的洞口，一双眼睛向外窥探着。亚当将手伸进口袋，试探着运气，不想感觉到一样东西。是什么？他把这东西掏出口袋。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功率强大的日本半导体收音机。我怎么有这个？显然我在哪里买过，忘了这事。在柏林？在我周游世界的旅途中的某一地方。皮箱里有一把螺丝刀，一个小袋装着两节备用的电池。狗不再吼叫了。亚当查看了一下收音机，突然，取出螺丝刀，把两个电池放在膝盖上，打开收音机，拆卸起来。这狗看着，很是惊奇。极其微小的零件。线圈。上面印有红字母的蓝色电池。如果怪物看见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他就会吃掉它。这怪物然后就用肚皮播放音乐，我来控制按钮。交换电流。自动地。我有自己的怪物，他就从胃里播放音乐。只要按个按钮，你就能听到舒伯特。

亚当鼓捣完收音机，现在把它装起来。《亚尔孔桥三重唱》刚唱到《建筑工人的爱情之歌》，你立刻就听到播音员平静、深沉的声音："总理和国防部长今天视察了南方某地，观看了装甲师的演习……"不知是从远方还是近处，吹来一阵可怕的热风，在隆隆铁链声和震天号令声中，传来总理对这只狗和亚当发表演说的声音，这声音通过总理胸前小蟑螂似的日本小麦克风传出，小蟑螂在冬日多云天气的柔弱光线下闪着光。

① 原文为德语。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来到你们这些装甲部队的模范官兵中间……我感谢装甲部队司令和他的军官团队……我们要购买……发展……组建……开发我们的技术知识,拓展它,加强它……我们就能胜利。"

这个胜利,这个拥有无数坦克的装甲部队司令的未来的胜利,在这个又小又臭的房间里有什么意思呢?

这只狗没有点头,为此,亚当感到羞耻,离开了。但很快他就回来了。这次他不但有了半导体收音机,还带来了电动剃须刀。

房间里安静依旧。臭气依旧。怪物坐在窗户边,背对着白色的犹太群山,背对着冬日的萧杀天空。亚当拿出电动剃须刀,在墙上找插座,找到一个,插上插头,开始剃胡须。就当着怪物的面。让它看看。它在被单底下正往外偷看呢。它的背上下起伏着。也许它很激动?我的好狗,我的雷克斯,看,爸爸在刮脸呢……爸爸在刮什么?爸爸在刮一张刮过的脸!机器疯狂的旋转使他的手抖得厉害,使他一下子沉浸到甜蜜的懒散之中,这种懒散压制了任何反应,爱抚着,不提出任何要求,安慰着心灵,而且……看,看,看,看,斯坦先生,斯坦先生,看!斯坦先生看了。在睡意朦胧中,在神散气乏中,他看到这只狗在被单下点头:上下,下上。

"我是从外层空间来的,"他说,把插头从墙上插座里拔出来。"另外,我的名字不是先父亚伯拉罕。"他把剃须刀放进盒子里。"我很舒服。"他胆子大了起来。"狗!怪物!我来这里,你别高兴。我病了,病得不比你轻。所以别那么高兴。"

这次——不,不,我不想要,我害怕。狗,你呆在下面吧。别这样做。不要暴露你自己。不要造成伤害。保持神秘,不可知,怪异。不!哦,不!这狗掀掉了头上的被单(这是电动剃须刀惹的祸,我要打碎它!),缩到角落里去了。颤抖不已。这时,亚当意识到,他现在明白的,原来也是明白的。就是他们的样子,就像这样,眼睛凹陷,朦胧,眼神恐惧,像狗一般,脸蛋凹陷,身体单薄,患有结核病,天真烂漫的眼睛四周是黑黑的眼圈,窄窄的鼻子在颤抖。鼻孔里透着绝望。落入陷阱的野兽。踏入最后解决之路

的孩子。带着以色列国的上帝留给以色列的孩子们的那种眼神，上帝这样看，也许是出于作践自己的目的。但那些不是那样的眼神，那些是容克①的眼神，蓝色的。那头发长的，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去理发店了，甚至好几年了。是的，他知道答案。一个孩子，一条狗；一条狗，一个孩子。一个不是孩子的孩子，一条不是狗的狗。是的，他的嘴巴在隐秘地颤抖，这早已表明一种尚未成熟的成熟，吓人的老年，婴儿脸上的一片残梗地。嘴巴皱巴巴的，表情很扭曲。大朵的花。克雷恩的花园。克洛普弗小姐如此尽心地看护着的花。在篱笆边。树阴很大的大树。一棵楝树。鲜花长在篱笆边的楝树树阴下。这些鲜花有非常独特的幽默感，就像它们的造物主。它们盛开是因为得到了他的允许。这里亚当不由得想起鲜花。因为这些眼睛在被单下就像蓝色的鲜花那样盛开。因为那张张嘴大叫的脸。那纯洁被冷冻成两池蓝蓝的水，那丑陋突然变成了美丽，醒来已是大白天，在亚当·斯坦跟前，而他只是一具度假的尸体。

他眼睛里有了眼泪。失望的眼泪。一个被追逐的野兽正盯着亚当看。一只狗。一个孩子，是一只年幼的野兽。丑得吓人，但又丑得美丽极了。而他，他既不知道给它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救它。因为他自己也在寻求救世主。

亚当盯着孩子看。它多大了？十二岁？二十？这狗使他哑然无语。这会儿涌上他心头的同情感让位于嫉妒了。嫉妒这个小男孩，这个孩子，这个怪物，他想在智力上胜过这个世界，亚当，詹妮，格劳斯博士。亚当对它耳语："谢谢！"是的。接着，他的语调变了，咬紧的牙齿缝里迸发出愤怒。他以雷声断续的节奏急促地说，"听着，狗，别指望依靠我。别想靠我。要知道我是谁。我是一根被折断的芦苇。我会在你眼前突然折断，你就会倒下。踉跄倒地。打碎你的大牙。失去你的狗性，痛苦不堪。像个圣人。一个恐怖的深渊。一切都是谎言。收音机，电池。不需要换电

① 普鲁士贵族地主。

池，电池很好。至于刮脸，我在看你以前就刮过了。这是一个谎言。一切都是谎言。我在逃离太空。我有塑料天线。我肾里有一台彩电。我录下了我肚脐和屁股的对话。另外，我是上帝。疲惫的上帝。"

狗突然将它水汪汪的、蓝色的雅利安眼睛转向亚当。狗颤抖起来。这可怜的狗出汗了，尽管开着空调。带着可怕的耻辱感，狗爬回到它的被单那里了。一头受骗的野兽。它将被单抓在手指里，抓在爪子里，把一头弄皱，塞到嘴巴里，吮吸着。好像这个行动给了它某种短暂的安全感，它爬到了沙发上——被单的一端依然在嘴里——伸手去抓收音机，要爱抚它。就在他的手摸到这黑色收音机的一边时，它的身体停止了颤抖，亚当盯着这突然安静的这一幕。

"他们折磨你了吗？"他一定知道。

狗没有回答。狗甚至没有听。现在爱抚收音机粗糙的皮套的不只是它的手指，它的整个身体，它的整个扭曲的身体，从蓝眼睛到脚，把心思都集中在了进行爱抚行动的手指上，在这过程中，它们是同气相连的。这时，毫无预期地，亚当不禁想起公寓女房东的纤细的手指。

"我掐死了一个老太太！"他说，喷口大笑起来。"我在写这个医院的研究报告。他们骗不了我，医生都害怕我。我有内线。"

狗一直吮吸着被单，爱抚着收音机。

"听着，孩子。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回答，但不能回答，因为你不能讲话，你就点点头。不，就上下点头，不是，就左右摇头。"

这只狗全身心地扑在收音机上，没有回答。也就是说，开始什么也没有回答。接着，什么东西使它骚动起来——好像一缕不可见的光线穿透了它的脑子，并在里面跳起了舞——它的头开始移动，先是左右摆动，然后，这动作反转了意义和方向，放弃了下意识的否定，变成了上下点头。

"他们折磨你了吗？"

头摆到右边，又摆到左边。手还在爱抚着收音机。眼睛盯着按钮，带扣，刻度盘上的数字。

“你是个外交家，孩子。你撒谎，但没有人对亚当撒谎！告诉我，他们把你带到这里时，他们带你通过这个大铁门了吗？”

狗头上下移动着。

现在亚当非常迫切，非常激动。“这大门像一个灾难一样悬在你头上？从另一边封死了？你在里面，被囚禁了？囚禁，囚禁。在塞斯林太太精致的人工天堂里，塞斯林太太这会儿正被冷冻着呢。之后，你走过没有尽头的长走廊，白痴音乐，隐藏的旋律从墙里传出，好像这个世界失明了。病了。你注意到了吗？那些门，数百扇门，都没有把手。几百个丢失的门把，小窗户。你注意到黑色地毯了吗？穿过磷光，从一个大厅铺到另一个大厅？你从未想掐死一个老太太！谁有权利如此恶毒地对待你？谁？夏皮罗，那个引导你的人？还是那个杂种格劳斯？当夏皮罗拖着你走的时候，他是不是拿着一大串钥匙？叮当作响。我认识这个戒指。你在走廊里痛苦不堪。那些钥匙为你演奏着进行曲，那个杂种开启着一扇又一扇门。你接连穿过大厅，走廊，一扇扇门……”

这孩子抬起眼睛，又低了下去。接着又抬起头，流露出羞耻、惊奇和莫名其妙的眼神。它的头左右摇晃着。亚当不再注视它。亚当痛恨自己。他忍受着痛苦。他非常嫉妒。

“瞧！”他的声音几乎成了尖叫。他的胃很痛。窗户的光线使他恐惧。他站起来，猛地关上了百叶窗。狗畏缩在角落。狗感到被出卖了。亚当站在它对面，老态龙钟，满脸皱纹。他不事修饰，看上去又与他年纪相仿了。他的额头像一片被犁过的土地，汗水沿一道沟流下来。“瞧，孩子。”他张开双臂，好像要去拥抱这个房间。在窗户边坐着赫伯特。赫伯特说：“你在干什么啊，我的宝贝？你在一只狗面前炫耀吗？你是个病人，一个骗子。你为几个破钱会把你母亲卖掉！”

“孩子！”亚当赶走在窗台边嘲讽他的那个影子。“总有一天，我要将钥匙带给你。那个冷酷的怪物格劳斯，我要将钥匙穿过你的鼻孔。谈什么爱——它对爱知道多少？它竟敢问我为什么他在我身上失败了！它干

巴巴的就像一张发黄的旧纸。我要将钥匙带给你。”

现在亚当走上前去，抓住了它的一只胳膊，一条腿。这狗想咬一口亚当颤抖的手。“你听到我的话了，你这小破布？你？”狗咬不了；亚当注意到了，咯咯笑起来。“勇敢点，手拿钥匙穿过走廊，打开一扇扇门。从你的房间到大门。一百扇门。一百把钥匙。最后，在最后一扇门的另一边，你手里还剩下一把钥匙。你会自由地来到沙漠上。远离一切。突围到另一边去，安全的一边。你会拿到最后一把钥匙，扔到房子上，扔到这个人工合成的天堂里，一切就会像一阵白烟消失。”

赫伯特大笑：“看看，你使它多么失望！”

“我知道。”亚当想补充些什么。他的声音很沙哑，很疲惫，很悲伤。

“你对它做了什么？傻瓜，你欺骗了它。它嗅出了这个骗局。”

这孩子爬开了，失魂落魄，眼神忧伤。爬到墙边，吼叫起来。蜿蜒着朝链条爬去，哀号着。看到这狗哭起来，亚当禁不住一阵大笑。亚当慌张起来。他收拾起东西，赶紧逃离房间。门砰地关上了。狗在被单之下爬行着，将自己裹起来，叫着。亚当在走廊里一路狂奔，这狗叫声就一路伴着他。亚当停下来喝几口他密藏的酒。但那于他无助。他头疼，胃疼，身体烧得厉害。那狗叫声就像鬼一样追随着他。他再也笑不出来。再也哭不出来。

今天早上要发生什么事。未来的恶臭悬在空中。亚当很怜悯历史，他痛苦地想，因为历史总是证明现在的存在的理由。从战场上，从那场糟糕的失败中归来已经有好几天了。医生又照看他了。都说没有希望了，耸耸肩膀，说他要死了。而他却恢复过来了。总是能起死回生。至少眼前是这样。不过，过一小会儿，他就会使身体不再流血，体体面面地为他们死一次，死在这些蠢驴的怀抱里。一个人是怎么变成小丑，疯子和狗的呢？怎么变的？母亲不是这样。母亲是个女人。棕色的眼睛一闪一闪的，一头银色的秀发。单薄的身体。父亲是个面包师。但是祖父——我认识他时，祖父总是乘着马车在旅行。他掌管果园。草莓地，梨园，苹果

园。他常常睡在天堂的华盖下。作为哈西德派教徒,他只吃水果和面包,只有星期五晚上例外,他可以回家吃一星期中的唯一一顿热饭。他年轻时来到了以色列。在这里他娶了处女西阿·罗盛,又将她带回到了波兰。所以在我们血管里流着以色列的血。我的祖母生在耶路撒冷。而我,我则出生在克雷恩司令的膝盖上,也将死在克雷恩司令的膝盖上,而同时,哦!——同时,我要用伪造的契约卖掉这些纸桥,天空中的桥,月球上的桥。每个人都会买一个。骗子总能赢。说真话的死得早。詹妮很快就会来的。这次我已经为她做好了准备。我恋爱了?老亚当不会恋爱的。他曾经有个想法,他非常喜欢这个想法,实现这个想法将是他一生的辉煌顶点——像他祖父或父亲那样慢慢变老。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出现了一种需要,必须杀死这种想法和有这种想法的人。砰,砰。孩子,别开枪。我是英雄。帝国党卫军首领斯多尔兹!向他脱帽致敬。他用手拉出金牙。如果一块肥皂向他开枪,他就向这块肥皂回击。如果狗想吃掉亚当,亚当就吃掉狗。

她到的那一刻,他改变了脸色,装出一副尴尬的沮丧模样,这是她所喜欢的模样。不需要费别的什么大劲。她一下子软下来了。公寓的女房东更加柔软但不那么可信。这个人,这个詹妮,她假装要对整个世界都严厉。他想,那显然有助于她的消化。可怜的东西,她消化不良。他告诉她,公寓女房东没有给他幸福。她微笑了。他告诉她,他与狗度过一段时光。对此,她没有反应。

“它为什么在这里,詹妮?你知道它是一个孩子吗?你认为它是一个孩子?它是一只狗。我来告诉你几件有趣的事。有一次,爱尔莎·克雷恩太太带汉斯·克雷恩来看望克雷恩司令。那是我生命里幸福的一天。为迎接贵客,厨师勤快地烹制了美食——烤鹅,而我们,雷克斯和我,吃了个够。他们坐在桌子边上,我们坐在他们脚下。那男孩看见我并没有笑。我低头对着桌腿旁边的盘子,痛快地吃着。他带着不无疑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他父亲告诉他应该发笑,但他拒绝笑。而爱尔莎,没有人

告诉她应该笑，却大笑不已。她记得她在马戏团里见过我，那时看着马戏就大笑，笑得太厉害了，以至于——如果我能原谅她的表情，而汉斯并不认为这有违礼仪——她尿湿了裤子。我四肢着地趴在雷克斯旁边，她自然而然叫人想起以前发生的事。我想告诉她，那时我并不是一条狗，但她是，克雷恩是，汉斯是。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笑笑。我俯着身，趴在地上抽筋。我想叫，所以叫了几声。这叫声令她极为高兴。她笑得太多了，哭了起来，用手帕檫着眼睛，事后你拧一拧这手帕，眼泪可以盛满一个杯子呢——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曾经在马戏团见过我，大笑过。

“但我说过，(脑子里想着汉斯)雷克斯是良种。我不想要他所受的教育有所缺失，以至毁了。事实上，这位女士给了我很多的感激的眼光。谢谢你这三个字都写在她的眼睛里。她又扔给我一根骨头。我用牙齿咬下骨头上剩下的一点软骨和两条肉，吞了下去。雷克斯非常妒忌地摇摇尾巴。但这个女人不理会它。那个骨头，我想起来了，上面还印有她的口红，我甚至连口红也吃了。当克雷恩司令离开一会儿去隔壁房间看每日简报，军官在那里不耐烦地等候着他，我就很高兴，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膝盖上。汉斯很吃惊，震惊，害怕。我很可怜他。我本来可以站起来，但我没有站。我想给她完全的满足。她是坐火车来的，从科隆坐了四十个小时。她想享受一下。我一看到她的脸我就知道了。她渴望着一点小小的享乐。她真的爱抚着我的头发，我蜷缩在她脚上呻吟着，后来我们坐在克雷恩的房间听着莫扎特的唱片《安魂曲》。由于过度的兴奋和悲伤，她哭了。我们喝了上等的意大利波尔图葡萄酒。外边的空气很浑浊。那是夏天，气味很难闻。烟雾在集中营扩散开来，但并没有离开集中营。即使如此，《安魂曲》还是很温馨的。那个晚上，克雷恩司令被叫了出去。他们进来告诉他，新到了一批人。他诅咒着，斥责着，跟着他们走了。我跟她解释，以免她受到伤害：这个麻烦是这样的，有时铁轨要为军列准备的，军列要把战士和武器运到东方去，所以运输列车就晚点了，因此，你知道，就在这半夜三更的……

“在这半夜三更,我走近她的床。克雷恩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这会儿正在床角打呼噜。她很伤心,非常伤心。我坐在床脚,她拍拍我的头,揉搓着我的头盖骨,眼泪就掉到了我身上。她轻轻地告诉我,她再也受不了了。她想笑,但这里太悲伤,悲伤,悲伤了,还有这恶臭……我安慰她,让她平静下来。我爬上床,躺在她身边。她的身体很丰满,非常丰满。克雷恩鼾声大作。‘波尔图葡萄酒总使他昏睡。’她说,‘我可怜的人儿,他工作太辛苦了。’然后她与狗做爱,重新展开笑颜了。她跟狗睡觉,因为她想欢笑。那是1944年。‘在德国已经没有多少情趣了,’她说。她在欢笑,克雷恩在打鼾。她告诉我,我是她生命中的第一只狗。我引发了她愉悦但又有点悲伤的联想。她曾有一只自己的狗,但被毒死了——这个故事很悲伤,我忘记了细节——所以这对她来说是个安慰。那个晚上很热。臭气熏天。我习惯了,但她不习惯。”

詹妮喜欢听人讲故事。亚当知道詹妮听得很入神。她的眼中不仅闪现出欣喜之情,还有比这更深的东西。詹妮感到内疚。虽然生在以色列,但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她总是感受到极度的内疚。因为她当时不在场。如果她在的话,一切就会变样。露丝也认为,如果她与父亲在一道的话……这显然是女人非凡的品行。女人总是认为她们在场就能起到挽救作用。产生影响。得到教训。为此,所有想改革这个世界的人都与女人睡过觉。

亚当盯着她看,像个经验老到的渔夫钩出了她的眼光。他朝詹妮走去,詹妮听了那故事,退缩到角落里去了。他亲吻她的眉毛,她的头发。她现在心情很好。他吻她的嘴唇,打开她禁闭的嘴。她往后滑了几步,双手支撑着身体,几乎要摔倒。她的嘴巴大开了。

“亚当,你在干什么?”

“我在舔你的牙齿!”

“啊,那就是你干的事!”她的声音很欢快,有点小孩子的淘气劲。“听着,亲爱的,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回来。”她就跑了出去。一种奇怪

的、些许犯罪感的温暖要使她窒息。这狗踢着，咬着，夜晚是多么可爱，我的乖孩子。上帝，你创造了我，你真好。亚当微笑着，等着她回来。

她回来时，他关上窗户，一丝不挂地坐到床上。她喜欢看他的身体。"你这已经鉴定的虱子窝！"他有一次告诉她。她不知道他暗指什么，他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她脱掉制服，坐在他身边。她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黑色梳子。在窗户边射来的灰暗灯光下，她开始给亚当梳头。两个人挨在一起，一句话都不说。詹妮和亚当。赫伯特与往常一样，坐在窗户边。这梳头的情景让赫伯特想到，沉溺于某种惯例的人是注定不接受他们的命运的。但没有人会在意赫伯特会想什么。今天不会。现在不会。走开，走，你让我烦，亚当咕哝道。赫伯特大笑。你听不见的。詹妮根本就听不见。他们两个人，亚当和詹妮，一句话都不说。她梳他的头，他看着她。他们看上去像机器人，或者说像天使。

詹妮梳完了头。她将梳子放回到抽屉，用一个标致的动作，关上抽屉，面对着亚当。他伸出那双湿乎乎、滑溜溜、细窄的双手，两只手掌抓住她两个坚实的奶子，把奶子拉到他身前。赫伯特身后，在昏暗的窗户以外，下着最后的雨，风沙激荡，霹雳电闪。乌云向西急奔，一层压一层，就像食肉野兽一个扑向另一个，形成黑压压的一大片，将白色的群山和黑色的沟渠包裹在黑色的阴影里。穿过云层的一缕阳光，将这骤雨照亮得如同人工探照灯一样。亚当在她面前跪下——惯例，依然是惯例！赫伯特尖叫起来——开始吻她的奶头。她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嘴唇的接触。他半是接触，半是悬空。她感觉脊背传过一阵震颤，她有点昏昏沉沉、既忧伤又快活地看着他的阳具向她冲来。他的手放开了她的奶子，在她的后背滑动着；然后将她拉到他身边，她快活地将他的阳具握在手里，那可是他的命根。然后就亲吻他，哭起来。眼泪掉到他的阳具上，他再次感动了，又一次全身心的感动，好像这是第一次似的。那种魔术的出现比爱的降临更为神奇。眼泪融化了他的岁月。那就是他的感觉。当他意识到他毕竟只是一个将要惊动、征服和冲击这个世界的大胆的年轻人时，他把詹妮

拉到床上与她做爱。云雨猛烈,那是她要的方式。以疯狂的节奏,拉她的头发,打她的身体。那是她的本性。为了她,这就是他将要变成的样子。他总是知道如何像变色龙那样调整自己。从海德堡开始,这就是他的生活法则。男人就是男人,他对自己轻声说,带着男孩播种野生燕麦的满足之情。片刻的狂喜将彻底消去他心中所有的恐惧和骚动。她将得到宁静。从澎湃激荡的激情水库,她将被慢慢地带入宁静。

亚当,亚当·斯坦,这个变化多端的人,这个杂技演员,这个翻腾跳跃的巫师,那个她熟悉的人。对还是不对?明天还是昨天?睡去还是醒来,死还是活,向左还是向右?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赫伯特被带去奥奇豪森集中营时,他的海德堡大学的教授站在火车站。想象一下,詹妮!他看着我。我记得他摘下眼镜,擦了一擦,对着我笑。站台上到处是走向灭绝的次人类。他在微笑。他笑得很开心。很灿烂,很有风度。后来他把眼镜戴上,点点头。透过他的眼睛我看到了次人类。这个人,在他的时代,用他出色的华丽的文章推进了欧洲自由主义,他是位多产的期刊杂志撰稿人。后来我回到德国后,在汉堡的一间厕所里发现了一捆文件,里面有他最新著作的几页(就是慕尼黑1951年出版的《民主作为人类统一与社会服从存在于一个美好希望不再是海市蜃楼的时代》的前一本),在论述次人类的一章中,我发现了关于我的绝妙描述,我的症状一应俱全:紧张,过度聪明,生意才能,缺乏自尊,不纯的血统,国际秘密组织的成员,集体罪恶感,支配一切的野心,痛恨北方民族,身体上的劣性,精神上的缺陷,可怕的消化不良。携带着十八种传染性疾病的血统往往会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使整个人口灭绝。总而言之,如果你将一个亚当·斯坦,放在森林里、树丛中和纯洁美丽的土地上的一口水井旁——这土地是如此的无边无际,神力无边,延绵不绝,这一望无际的土地知道自己的血液里带有好的信息——你就让亚当坐在井旁——雅利安母牛从这口井里汲水喝,雅利安土豆和其他雅利安蔬菜靠这口井灌溉——所有雅利安的生活方式就要被污染!一个次等人只能有一样工作,一个目的,一个功能:

促进自己的死亡。这件事也有讽刺性的一面。你拿来一只肮脏的动物，比如猪，从它身上取出脂肪，用脂肪做肥皂。用这肥皂你来洗最大的猪，猪中之猪，那是造物的荣耀。同时，在另一方面，你拿来一个次等人，熔化掉他牙齿里的金子——根据统计，平均也就值0.05德国马克——没收他的衣服（值五十便士）——然后就是骨髓？用那肮脏腐烂发黑的犹太人骨髓来做肥皂；拌进去一些熏衣草，你就得到了一块香皂。“用血，汗和眼泪……”

为什么想这些问题？一切都了结了。过去了。这个世界是全新的。詹妮的奶子妙极了。奥奇豪森里再没有肥皂了。在奥奇豪森，有一个博物馆，旁边是个德国军事集中营。这次我们会打败共产主义者，拯救世界。亚当是个说变就变的人：从肥皂变成了杰出的公民，从一个杰出的公民变成了要掐死老太太的人，变成一只狗，一个强奸犯。马戏团的天才变成骗子，从骗子变成恋爱中的疯子，从疯子变成一个每周用橡胶避孕套盛着硬币来接济维斯先生的人。从海德堡的唯美主义者（赫伯特！）到墓地里的一只狗。从与詹妮躺在床上到站在房间中间。嚯！他来了。站立着。哼着一首欢快的曲子。詹妮，那个廉价货，了解她那头猪的心，也站立着。她没有因为爱的幻觉、爱的暗示和没完没了的形象而不安。爱的仪式结束了。接下来是个不同的仪式和纪律。穿上衣服。是的，女士；不，先生。是的，次等人小姐！

“你才是次等人。”

“你长着一个次等人的身体。”

“你皮包骨头，你的皮肤像老头的皮肤。”

“我就是老头。”

“那很好。”

“你撒谎。”

两个人大笑，继续穿衣服。

“听着，詹妮，没有人有权比我更多。你没有，那只狗没有。”

"更多的什么?"她在黑暗中摸索,探着路,然后在两腿上套上尼龙袜,抬起一条脚,放在床上。这是一条可爱的腿,一缕光线在她膝盖上舞动着。

"疯了! 他比我还要疯。"

"你没有疯,你病了。"

"我疯了,你病了。那只狗比我高贵。你明白吗? 不。我失败的地方它却成功了。我要将它掰成两半。"

"亚当,我想我有权力说——"

"你已经说了一百遍了。"

"什么?"她强作笑颜。

"你爱我。"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的话?"

"我能猜透你的心思,孩子。所以现在别说胡话了。你爱老头亚当·斯坦? 为什么? 上帝有答案。我另有身份。我是雷克斯·沃尔夫冈·阿玛迪斯·斯坦,或者叫纯种亚当,或者叫纯种猪,或者叫次等人先生,或者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一个半死半活的人,或者,最多是个内盖夫地面上的上帝特使。"

"亚当,别。你明白,你知道这一点,真的知道这一点。我事实上……为什么这样是无关紧要的……但我确实知道。真的我会永远知道。永远。全心全意的。"

"你是个妓女,而我利用了你。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而我能随时甩掉你,就像甩掉一只苍蝇。"

"你太残忍了。"

"但愿我是这样。我要喝一杯。我渴了。我的身体累极了。你吸干了我。公寓女房东是非常安静的那一种。操她就像操黄油。操你就像操一辆摩托车。"

"亚当!"她想装出愤怒、被冒犯和受侮辱的表情,但禁不住喷口

大笑。

“那就是拯救一切的东西。幽默感。克雷恩司令很精明，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用幽默加齐克隆 B① 比单单用齐克隆 B，在一天之内可以扫除更多的次等人。”

突然，他一下将她搂在怀里，眼睛紧紧盯着门上的观察窗。他摇晃着她，脸却一直面朝着门。她等着。他盯着门看。她明白了。微笑。他知道她明白了，也微笑了。

“原谅我，詹妮。现在走吧，走吧，现在。我必须——为什么？我不知道———个人呆着。我想着赫伯特，想着狗。”

“我走。是的，我走。她叫什么名字？”

“谁的名字？”

“你想掐死的人。”

“露丝。”

“跟你女儿名字一样。”

“是的，与我女儿名字一样，与格劳斯博士继母的名字一样。”

“再见，亚当。”

“再见。”

在走廊里，在《如果你像我爱你一样爱我》的音乐声中，她想，要是能抓住人们所说的日子的犄角的话——但愿她能有这个机会——那就是值得和必要的了。我必须逃走。逃到何处去？我必须拯救自己。我必须——但愿这是值得的——我必须挽回爱的荣誉。他做事必须有点人样，不能再践踏我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是很有趣的。决不无聊。在爱的情势下，没有任何谈论荣誉的地方。还有什么不如爱那么值得尊敬吗？因此她逃命而去。再见，詹妮。她知道他在她后面锁上门之后轻声对他自己说了些什

① 一种剧毒气体，曾被用于屠杀犹太人。

么。夜幕降临了。今天他不吃饭,他不去餐厅。不让护士喂他。他在几个箱子里翻着,从一个箱子里翻出一个很大的旧玩偶,那是一只狗,耳朵歪斜,一只眼睛已经弹出,嘴巴开裂。他不好意思承认,他是在冯·汉姆登男爵家里找到的这条狗,带回来作为送给露丝的礼物。当他将狗打包时,他才想起露丝从婴儿时就离开了他,如今已经是个女人了。不过,他从没再打开过这个包。女房东露丝拒绝接受任何"象征物",所以他没有把玩偶从箱子里拿出来。现在他将狗放到椅子上,抓起吉他,调了调弦,坐到他那张淫床上,开始为狗演奏。他演奏了《克鲁采尔奏鸣曲》和巴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中的《行板》。他的眼睛露出得意的神色。外边,在窗户那边,风沙刮得天旋地转。天空一片漆黑。大雨打在沙漠上。亚当昏昏欲睡。狗的玻璃眼睛注视着这暴风雨。

突然,闪电向这房子袭来。天完全黑了。雷声过后的寂静听上去好似锁在房间里的狗发出的可怕叫声。亚当梦见这玩具狗在叫。听见它叫,他很高兴。在梦中,他站在湖边,湖里传出闷闷的哀鸣声。在梦中,他意识到一件很诡异的事,从湖里传来的狗叫声重复着玩具狗的叫声,这叫声相互交叉,最后合二为一。梦中的狗叫声不知怎的令他想起那个吼叫的孩子。站在火车站边上的孩子。父亲和母亲坐上了火车。赫伯特的教授——我在汉堡的男厕所里发现了他的书——用极其干净的手帕擦着眼镜,思考着次等人的问题。

孩子哭喊着,吼叫着。不是狗叫。简单的哎-哎-哎-哎。但是教授吓坏了。次等人孩子的吼叫声能弄乱任何心情。他赶紧回家。他妻子已经做好了用荷兰乳牛做的炸肉排,还有来自被解放了的千年帝国波兰的最好的凤尾鱼。

第七章

伟大的纵火犯

亚瑟·费恩穿着阅兵服，戴着灰色的军帽。是德国式的，还是波兰式的？或许是正与冰淇淋行业作战的爱斯基摩地下部队的军士制服？不得而知。他步伐坚定，头抬得高高的，眼睛朝前看。他使出惊人的大力气，使得眉毛边的皱纹平整开来。他手拿玩具喇叭，用一根金线拴在脖子上。这欢快的号声压过了走廊里永不停息的音乐声，就这一会儿——或许也正好呢。

亚瑟因为害怕，所以穿上了阅兵军服。他每次感到可怕的恐惧令他窒息、令他颤抖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变成参加阅兵仪式的战士，穿上这身特别的装束，吹起他的喇叭。今天亚瑟一直在想塞斯林太太。想着她被冰冻的身体。在克利夫兰的太平间里像一条鱼一样被冷冻着。在他的想象中，他看到了她的双眼，那简直就是两个小冰块，尽管那双眼睁得大大的，盯着什么看。他要了一杯加冰块的威士忌，有人将塞斯林太太的一只眼睛或者肚脐眼或喉结放到他的酒里。这个情景使他非常痛苦。他害怕死亡。害怕不可避免的虚无。他想永远活下去。那就是他很长一段时间扮演着上帝而治疗专家雅各比博士对他大发雷霆的缘故。这号声现在讲着故事，任何仔细倾听的耳朵，只要有一丝的好意，一丝的善心，就能清楚

地分辨出来。这里谁有心啊？塞斯林太太被冷冻的心是一颗心！雅各比博士对他大喊大叫："你不是上帝。跪下！"三个男护士于是抓住了他，强迫他跪下。那个杂种雅各比博士宣布："你不是上帝！我是上帝。"

从雅各比博士强迫他跪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天了，但是一想到塞斯林太太的尸体，他的心情依然一团糟。"我不会死，"孩子用的喇叭在人工合成的走廊里吹响了。"我不会死。我要活。即使我不是上帝，我不会死的。没有死的人都不会死。死了的人都会死。死人永远死了。活着的可以继续活着。你得愿意，这值得一试。有希望，但愿是黑马。我知道什么是什么。我吹奏的是廉价的喇叭。孩子用的。那是在特拉维夫的阿伦比街买的，价格低得荒唐，只有四十美分。是谁买给我的？亚当·斯坦买给我的。这样迈尔斯和他就可以跟另外一个人一起演奏了。三重奏。他们想要三重奏。那个老杂种。那个骗子……"

透过走廊里高高的窗户，明亮可爱的一天向他探进头来。在康复和治疗医院的上空是清澈湛蓝的天空。空气有点酸。清凉的东风正从沙漠那边吹过来。

亚瑟·费恩松开了用一根金线挂在胸前的小喇叭，在26号房间门前停下来。亚瑟努力地下着决心。忧愁写在他的脸上。他清楚地知道他不一定要进去；进不进由他。他知道他应该控制住自己，对自己鼓气加劲，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去休息。去逃避。我是成人。但就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的手不知怎的不由自主地抬起来，粘到了门上，突然他就这样进了门。进了26号房间。这是一间礼拜堂，和解室，詹妮在这里定时教授职业治疗课，但今天她不讲。今天是亚当·斯坦讲课。他的课堂！他的课程！这个冒牌货！他知道什么？小丑术的哲学。政治科学？还发给他工资。你出钱，他出钱，她出钱，我出钱。

从门口亚瑟看到亚当面对着三十个人，他们坐在十五张小桌子边上。他数过的，三十个人。所有的人——其中有迈尔斯，割礼师沃尔夫维兹，舒维丝特姐妹，帅哥卢比，内奥米·大卫多维滋，塔米尔太太和忧郁小

子——都盯着一个小台子看，台子上，亚当坐在一张木头方桌旁，桌子被漆成黑色，盖着绣花的黄色桌布，桌子上放着一满瓶威士忌和一个玻璃杯。桌子后面是一块黑板。一把吉他挂在椅子背上。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

表演与戏剧小组。从十八世纪至今的戏剧史。欧洲和美国表演风格分类。中国和日本戏剧。儿童剧和木偶剧。

亚当·斯坦
剧作家

剧作家亚当·斯坦现在正拿起眼前的玻璃杯长长地喝一口，三十个人等着这位剧作家开口讲戏剧理论。“消灭次等人是一种动物学的戏剧表演法，”他说。“次等人最适合于火上表演。剧场是一场祭礼，在一场祭礼里，提供牺牲品的人比作为牺牲品的人得到更多的喝彩。屠夫得到赞美，而不是被屠杀者。”亚瑟的眼光从亚当扫到台下的听众，然后又回到亚当这里，眼睛像溜溜球一样上下跳跃着。他知道他的头像溜溜球一样跳跃着。他知道他的制服会成为笑料。

亚当邀请他入场。“进来，亚瑟，也许你能学点东西。”但他一动不动，没有退缩。成了在场所有人的目标。为自己感到羞耻。心里很乱。

“坐下吧，亚瑟。”亚当依然彬彬有礼。

“真的可以吗，亚当？”

亚瑟猛地抽搐了一下。亚当感觉到了。他钓到了一条特大的鱼。今年的渔季开场收获不错……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坐下吧。”

“我什么时候登记？想必大家都是签到过的。”

“还有一个空位，你现在可以登记。”

舒维丝特妹妹从座位里站起身，朝他走来。同时他在一张桌子前坐

下来，眼睛盯着黑板。她站在他面前，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挺直了后背。

“你的名字？”

“什么？你不知道，舒维丝特？”

极其鄙视的神情，极其厌恶的神情。亚当轻易地平静地克制着总体的敌意。

“我们这里有一定的程序，亚瑟少爷。你叫什么名字？”

“你自己说出来了。”

大家喷口大笑。像一群野孩子。他们的眼睛几乎快乐地欢呼起来，一下子转向亚瑟。乐队笑得炸开了锅。笑啊。笑啊。亚瑟的头隆隆作响。他后悔刚才说的话。

“我说什么了？”舒维丝特妹妹说，她向亚当送去会意的笑容，亚当也向她会意地、充满爱意地、无限信任地点点头。

亚瑟不肯让步。他很抱歉，但不让他固执是不可能的，就像不让进来是不可能的一样。“舒维丝特，你自己说的，‘亚瑟，你叫什么名字？’你刚才说的就是这话。”

“对。好了，你叫什么名字？”

“亚瑟！”他的声音有点嘶哑。他还能怎么做？

“亚瑟什么？”她不放过他。

“费恩。”

“啊，亚瑟·费恩。”她尽可能慢条斯里地记下他的名字。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亚当喝着威士忌。其他人静静的，没有人说话。亚瑟脖子上被套上了鄙视的套索。他能去哪里？他能逃到哪里去？

“我的名字叫亚瑟·费恩。我负责海洋运输。是个军官，军衔是上校。”

“我知道。”

“这样，”亚当的声音很低沉，“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清楚是件好

事。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将世界放到一个角落里，以便我们能清楚地、更加严肃地观察它，以便我们能认清和理解它的基础，从而认清和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身份不定的，不管你是制表匠，金匠，士兵还是白痴。但是蚂蚁和甲壳虫是弄不清我们之间的这些区别的。在它们眼里，我们所有人——包括制表匠和金匠——都是这个肆意蹂躏他人的民族的成员，正像艾伯特·史怀哲①和教皇是其中的成员一样。是的，对蚂蚁而言，这些人也只不过是蹂躏者。对……戏剧是不受人尊敬的行当。成年人打扮成小孩似的，在那里装模作样。戏剧，大家都知道的，是一场暴风雨的产物，在暴风雨中我们有时要将轮船扔进大海，为的是挽救这些货物。戏剧不只是表演。如果是的话，那么观众就可以表演，演员变成观众了。但是，在另一方面，表演是戏剧。因此，我们现在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几乎毫无意义，就是，在戏剧中没有一个硬币的两面性，因为没有一面能配得上或抗衡另一面。也许可以这样说，为了达到真理，人必须撒谎，但通过说真话是不可能达到谎言的。如果是可能的，那是那个真理的不幸。现在我们来确立一些法则。好的表演是一桩好事。这是无可争议的。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问题是戏剧原则的概念化。这戏剧原则的本质完全构成了舞台事件的基本支撑和中心，其方式是通过一种非理性的道德体系或者一种超心理学的多维度尝试。所谓戏剧原则的概念化，是对日常生活——街头的、咖啡馆里的、一个又一个地方的生活——的完全翻转，这样就颠覆了舞台本身，让舞台产生了自有的价值，甚至无须演员在上面表演。

"一只狗在叫。但在舞台上叫的狗就不再是一条狗了。那这叫声呢？或者，比如说，我喝酒呢？这里，我抬起手，把玻璃杯拿到嘴边——我在喝酒吗？我假装正在喝酒。你必须观察这个过程，但同时要闭上眼

---

① 德国医务传教士、神学家、哲学家和音乐家，以毕生奉献于人道主义和渊博的学术造诣而著称。

睛。"戏剧家亚当·斯坦这一会儿将脸转到一边。他的双胞胎兄弟赫伯特·斯坦坐在黑板旁边,像一个贝都因人那样交叉着腿,微笑着。"你以为你很聪明。但是你不是那么回事。你很荒唐,不是有趣。你是个小偷,一个骗子。你正在玩火。我要撕碎你。"赫伯特消失了。亚当四下看看,找寻着他兄弟隐秘的身影,然后将脸转过来,面对着这些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学生。他们正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不漏过他说的每一个词,而现在他们无事可做了。正在喝与不喝之间,亚当继续说,"为了以表演的风格在舞台上喝威士忌——我将这种表演风格叫做绝对风格——你的任务是,不要在意台词本身,不要去想'威-士-忌'这三个字,而要去想这浓烈的超美的酸味,去想玻璃杯里冒着泡的、令人发疯、令人陶醉、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精华之物,收缩你的精神横膈膜——也就是说,那个横膈膜的概念——至此,至少我相信我真的在喝酒。但是我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了呢?观众不理解。评论家也不理解。另一方面,只要我愿意,我就能真的喝酒,而观众会认为我只是假装,根本就没有喝。但是喝酒,品味喝酒的乐趣,同时让观众相信我作为角色——导演和编剧给这个角色分配了喝酒的活——真的在喝酒,哦,那是一个……为了那个你必须……那就是我要讲的……"

舒维丝特妹妹把亚当说的每词每句都记下了。亚当说这个老处女写起来十分"用劲",好像在石头上刻字似的。楔形文字。拿出勇气来,亲爱的!你不懂吗?我也不懂。但是至少我能巧妙地归纳出一二三四。她听不到我内心的想法,因为这些想法隐藏得很深,应该这样。迈尔斯也在记着。亚当讲得含糊其词,但是讲得很有魅力。亚瑟怜悯着自己。他在思忖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到这里露面是被第二个自我强迫的,被一种他无法控制的狂野的冲动驱使的。他思忖着他对亚当的吸引力,他的行为就如同飞蛾扑火,他要被抹去,被消灭,被火化。他注定要成就大事。那空洞无物的话,亚当喝的威士忌,铅笔的摩擦声——它们向亚瑟第一百遍地、第一千遍地重复着他的故事:他的失败,他的垮掉和他的无用到顶点。

我我我亚瑟（这时亚当在讲：舞台有三面墙，第四面是观众）我是那个看到他们前进的人。黑衣。黑旗。黑帽。蓝眼睛。纳粹卐字记号。穿越千年时光的黑色喊声，之后又在森林里延续多年。漆黑。无声。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我什么也回想不起来。我什么也不记得，医生。美国解放军第十一师的指挥官亨利·萨米特先生，他是我的主人，他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是忘记了。我成了一块黑板，上面什么字也没有。

四年或三年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几年，我什么都不记得。集中营？不是刺在我手臂上的一个数字吗？但我不记得了。完全失忆。但是接着来了救星－星－星。我们来到了巴勒斯坦－坦－坦。阳光之地。伊尔根①和斯特恩黑帮在大街上枪杀英国人。这里很热。人们很陌生。孩子们在电影院里尖叫。他们建造平顶的白房子。种了太多的树。一支交响乐队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工厂关门。母鸡下的蛋奇大无比。无脂牛奶。美国黄油。他们生产大量的卡其布。年轻人往威廉·莎士比亚的后裔头上扔手榴弹。（"威廉·莎士比亚根本不是威廉·莎士比亚，"亚当说，他们马上记了下来，"他甚至不是培根或者马洛。他的剧本都是机器写的。他在遗嘱里给他妻子留下了一张床。"）结果他们上了绞架。而亚瑟——亚瑟得到了他第一份工作。那是后来，暴风雨结束的时候。他成了政府官员。不是在英国政府里。在希伯来人的以色列政府里。一千年之后。在一个刚刚立足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宣布节衣缩食政策，国民都啃着皮带，吃着定量配给票证簿，诅咒着那份热情，他们竟以这种热情将他们的扁豆汤换成了一面国旗。所有这一切也都过去了。捐赠源源不断涌来，他们可以筹划未来了。道路铺设起来。同时亚瑟得到了一份工作。办公桌很大，绿色的桌布。他身后挂的是一张肖像画，赫茨尔站在桥上注视着桥下慢慢流淌的河水；他的胡子真是可爱。亚瑟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块白纸板，上面写着：思想是不负责的，相信这思想的人才要负责。

---

① 在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进行地下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组织。

亚当现在坚守模糊真理价值体系。从我做政府官员那时起我就认识到这种价值体系。在每次会议上他们都这样说,“特拉维夫背靠大海。”我知道那种风格。每个人都这样复制。真理就是真理,而不是它的相反。好戏剧不等于好剧本。在喜剧中,我们嘲笑平民的生活方式。在悲剧中,我们对他的命运感到震惊。伊阿宋从克瑞翁的宫殿回来,但通过他的表演还令我们相信,他刚从贝尔-谢巴的一个民间舞会回来。一个女演员演起美狄亚①,好像她是从伊拉克移民来的邻家女孩贝蒂·戴维斯。莎士比亚是为穷人写的。一个好的剧作家是一个能写出好剧本的人。词语,词语,词语。这个世界到处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店员。到处是亚当这样的骗子,他们是些带着伪装标记和店员本性的博士,还趾高气扬的。

而我,我轻松得到了什么?一个妻子。是的。为什么?我在恋爱。亚当说呀说呀说。我记得我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小猴子。我记得我成功了。我爬上了他们所说的官场高梯。从第七档爬到了第二档。我升官了。我的官运无限。没有人能阻挡我。我匆忙极了。我想变成什么?一个国王?一只蚊子。国王的蚊子。总理的文员。蚊子边上的部长总管。这样,从第七档升到第二档后,我开始听到各种声音了。

因为这些声音,亚瑟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烧文件。烧什么?官员的上帝知道所有答案。因为,毕竟,某地,某时,存在着一片森林,黑色的衬衣和一段被封存的过去:在那里瞎子和聋子死去了,重生时手臂上带着蓝色号码。这是怎么发生的?他不知道。亚瑟,这位政府高官,只是关上百叶窗和窗帘,坐在房间里烧文件。几吨几吨的文件。

法律文件,政治文件,财产没收文件,复写了十三份的文件,带着复写纸,对开的纸,四开的纸,报纸,普通纸,厚纸,薄纸。直接税文件,间接税文件。秘密文件和繁杂的分类卷宗。汽油发票,饭馆发票,建筑证明,土地证明,死亡证明,婚姻证明。旅行车票,食品账单,肉店账单,他女儿所

---

① 希腊神话中科尔喀斯国王之女,以巫术著称,曾帮助过伊阿宋取得金羊毛。

有文件，汉娜从托儿所到幼儿园的文件（“上小学有用”），丽娜从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的文件（“所有功课都有了提高，在清洁卫生、注意力，勤奋和行为举止方面进步尤为明显”）。所有这些文件都是点起大篝火的好材料。在房间的中央。这些文件被压成了一个紧紧的大拳头。然后我写——亚当对着自己笑笑：亚当找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①，在第一幕里挂在壁炉架上面的步枪到第三幕必须有人开枪——然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以完全科学的方式证明：把一个人的尸体烧得一干二净、什么也不留下是可能的。我是在烧掉了书橱，桌椅，将墙熏得黑乎乎一片之后写这篇文章的。报社拒绝发表这篇文章，理由是该文是不正当地、明确无误地反犹太的。晚报编辑给他发来了言辞极其庸俗的退稿信，亚瑟·费恩为此对晚报进行了个人抗议示威。他穿上男童子军老兵的制服，戴上普林节的战士帽，甚至买了一个玩具鼓，用金线挂在脖子上，一阵狂敲。他告诉这几年为他治疗的诸位治疗师，他就是这样巧妙地将自己变成渴望游行示威的巧克力战士②。他的家乡布拉格，可爱的美丽如画的布拉格，那房子和宫殿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在那个布拉格，它的唯一的威力就在它的微笑，它的慷慨大度，它的迷人文化，还有它那常常举行的精彩阅兵。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你还能见到脸蛋如此红润的士兵，身穿如此引人注目的制服在这里行进？有一天，他将所有文件，照片，他的大部分书，家具，废纸篓付之一炬，将所有地方的魔鬼进行烟熏和火驱之后，他将六岁的女儿放到膝盖上，说，“回答父亲的问题，好吗？”她说好的，扭歪他的鼻子。他至今还不无悲伤地记得她扭歪他鼻子的那一幕：她总是那么准确地压扁他的鼻子，看到这歪扭的鼻子，她总是发出笑声，银铃般的笑声。

“如果我告诉你，水能燃烧，你相信我吗？”

---

① 俄国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家、理论家。

② 即指不愿打仗的士兵。

"当然,爸爸。但水不会燃烧。"

"如果我说水确实能燃烧呢?"

"那它就当然能,爸爸。"

"如果我要告诉你,"他轻声说,"如果我要告诉你,火决不会燃烧,如果我命令火不燃烧,它就会听我的话,你还会相信我吗?"

"你能命令妖魔鬼怪,"她卖弄风情地说,脸火红火红的。

"是的,妖魔鬼怪。"

"那么火不会燃烧?"

"不会。"

她相信他。

"那么,来吧,孩子。"

他拉着心爱的女儿的手——无限温柔地拉着她的手,因为他爱她——他们一起走下地窖去。地窖里的小石炉子里火焰直喷,红得像亚司马提①的舌头,地窖被映得亮堂堂的;为了烧掉这些文件,这些书,家具,他特意建造了这个炉子。他站在火旁,脸被火焰映得通红。他命令女儿伸出手,伸进火炉里。她很害怕,但还是伸出了手,眼睛里眼泪哗啦哗啦流。但爸爸说要这样做,爸爸给她下了命令!她马上会见到这些鬼怪的。就是当她掉了两颗门牙时,将硬币放到她枕头底下的鬼怪,她在书里读到的鬼怪,当伊迪丝·纽曼和她母亲一个晚上在林中散步时看到的鬼怪,那天晚上她们野餐后就睡在了帐篷里。她的手在颤抖,但她将手放到了火焰旁。然后就将手放下来,伸进了火里,她哭了,她发出的哭声,她的哭声……至今还在他的耳边回响。

亚瑟掩住脸,眼泪挂在一只眼睛的眼角,两只眼角。她有一只猫。她有一只猫,她给它起名叫潘西。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给它起这个名字。这孩子说是猫自己取的名字。这猫也烧了起来。那烤焦的尸体的气味和

---

① 犹太教传说中的恶魔之王。

烧着的皮毛发出的恶臭,真令人恐怖万分。孩子的尖叫声也叫人毛骨悚然。亚当突然大笑起来。他早已喝了半瓶酒,这就是说,课已经上了一半了。他喝多少酒,就讲多少戏剧。他正在解释小丑与喜剧演员的区别,喜剧演员喜欢悲伤,靠悲伤过日子。他继续讲着,也许他这次不只是废话连篇,亚瑟这样想——亚瑟可是圣化了他小女儿的手——毕竟,亚当确实是马戏团的小丑,而且大名鼎鼎。那个纳粹为什么救他?谁救了我?我为什么要烧我女儿的手?我这样做是为我的命运复仇?向救了我的那个不知名的人报仇?那将是病孩的复仇。我不是个病孩?我当然是个病孩。病得很重。“亚瑟,你掩住脸的时候在想什么?想着仇恨吗?”亚当大笑。他继续讲他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妻子是如何抛弃我的。那个时候我被送到了雅法的医院。格劳斯是这里的一个医生。那个杂种只知道舔别人的屁股,他站了起来。现在他什么都有,除了詹妮。詹妮属于亚当。经过一年的胰岛素注射,治疗师、分析师的治疗、分析和电疗,我的状况改善了,我从雅法医院出院了。我去了埃拉特,这是自由之城,他们告诉我。我要一切从头开始。我在地球母亲的子宫里工作,在提姆娜的铜矿工作。一个长满胡子的披头族①矿工。我是一个正在官场上挣扎,正沿着权力阶梯向上爬的人,将要成为总理或者参谋长,有车坐,有免费午餐吃,签签文件,还有一个可爱的红发女秘书——这时突然出现了鬼怪,我得驱赶它们。

因此,格劳斯博士的种种手段无法揭示在1940到1945年之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条黑色通道。一条从布拉格通往以色列的神秘隐藏之路。这路上发生了什么?亚瑟所能记得的就是森林,没有别的。森林,树木,还有他身边不断呼呼作响的声音。他来自布拉格雕塑精美的街道。

---

① 20世纪50年代的一批不按常规行事的年轻人,行为乖戾,穿着奇异,思想激进,通常过分自我表现,不在乎世俗。

那里每一个电线杆都是一件艺术品。但是这里你拥有的只是泰勒阿拉德、伊波克、艾因亚哈夫,还有废地。光这些地名就令人不寒而栗。我被连根拔起,从空中被扔到沙漠里。扔进源头里。奇迹会在这里发生,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将游客带往纳巴泰的夕夫塔小镇,带到贝尔－奥拉,带到加沙边境,带到沙漠中令人称奇的沟壑和峡谷中。群山闪耀着黄铜色,看上去像发了疯似的。米次普－拉蒙,那条通往死海古道,匪徒、走私犯出没,香料满地的古道。在埃拉特,他在一个叫"大话"的夜总会里做吧台生,凌晨三点干完活,他就睡在海滩上。一天,或是一个晚上,一个"旧式"的超级马提尼酒宴上,美丽的比阿特丽斯走进了他的生活。比阿特丽斯是荷兰人。她爱上了他,他们一起过了一年。他们生活在海滩上。在"大话"与大海之间。冬天他们支起帐篷。后来建了一个土屋。每天早晨一大早他们就跳进水里游泳,他们喜欢通过游泳来从宿醉中清醒。然后他们喝阿拉克酒,吃绿色橄榄,咸奶酪,从贝都因人那里买来的咸咸的山羊奶酪。"戏剧竭力推销自己,"这时戏剧家这样说,他的瓶子快要干了,"这样的戏剧不过是吹捧,只不过是廉价宣传的材料,并将宣传完全伪装起来。这样的戏剧到头来只不过是成了理论,缺乏任何真正的内容,懦弱,完全迷失,神经质。就像一个失去了轮船的船长。戏剧必须是触动心灵的一种仪式。一个外行可以去卖报,或者买彩票得大奖。艺术关注心灵。戏剧是一个金框,镶在感情脉搏的四周,镶在真理意义的四周,镶在平和指令的禁忌的四周。一个男人的灵魂在戏剧中呼喊,知道她还活着,还呼吸着,像一个身体——虽然她没有身体。身体是异化的,外来的。"

一个夜晚,在埃拉特海滩度过平静的一年之后的一个夜晚,比阿特丽斯从水里出来,身穿令人神魂颠倒的比基尼。海滩空无一人。月光洒在水面上。一艘轮船在附近航行。开到近处,只见那船倒映在水面。身穿比基尼的比阿特丽斯用毯子裹着身体坐在火边。突然在他的眼里,她变成了白脸女魔。她那张优雅的脸在火光的映衬下,就是一张鬼脸。他现

在知道真相了，这真相是如此痛苦。煤火烧得正旺，比阿特丽斯不时被红红的火星做成的薄纱所遮挡，被一条闪烁不定的蛇的蜿蜒路径所遮挡。当火烧到最旺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木头噼啪声，十分可怕。他的脸扭曲变形了，他很痛苦。感到自己很痛苦，他怜悯自己。突然他再也受不了了，开始将这女鬼往火里推。比基尼破了，她变得一丝不挂。被火烤焦了。她的眼睛十分可怕。白色的脸尖叫着。然后他就独自一人在火边。坐在那里。就这样坐着撒了一泡尿。尿到火上，但火并不灭。他的女儿在火中舞蹈。比阿特丽斯在火旁舞蹈。他朝她的比基尼尿尿，坐在那里睡着了。

她从他手里滑落了，永远滑落了。我在埃拉特，贝尔－谢巴，在特拉维夫到处找她。她消失了，我的美人。那个荷兰鬼。与我一起喝阿拉克酒，吃橄榄和贝都因山羊奶酪的人。亲爱的，你还记得我的马提尼酒吗？我的比例是7:1，还是8:1？橄榄，那可是这高高的白玻璃杯里唯一清醒之物。一下子消失了，好像她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在特拉维夫，他睡在公园里。他去荷兰领事馆，告诉问讯台的小姐说，“我在寻找我爱着的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比阿特丽斯·格劳查特。她抛弃了我。我想使她成为圣人，但她不明白，逃走了，她不知道我有多爱她。如果她知道，她一定会在大火中歌唱的。”两个官员，长着亚麻色的头发，蓝蓝的眼睛，尽管刮过脸，但两颊还长着粉色的绒毛。这两个穿着笔直领子的衬衣的官员打心眼里就鄙视他。对他们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从垃圾箱里找食吃，在公园里胡乱睡的流浪汉。他们不相信，他们拒绝相信，这样一个男人——看上去好像正准备在神志不清的田鼠观众面前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在寻找一个女人。这样一个男人居然也会爱上别人。爱是高雅之事，他们这样想。一个秘书出于怜悯，告诉他比阿特丽斯确实来过这里，但已经回到荷兰了。她的地址？不，她没有留下地址。

这时他想起被别人霸占了的房子。他知道他的前妻，他女儿的母亲，在城里工作。他知道他女儿是集体农庄一家为穷人开设的学校的学生。

她今年几岁了？八岁？九岁？时间在他头脑里失去了意义。

他女儿见到他的那一刻便大叫起来。她爬上桌子，尖叫着。谁也阻挡不了她。她吼叫着，逃离了他。他呜咽着在她面前求情。真为他自己和她感到羞耻。他想摸摸她的头发，去拥抱她——哪怕只有一会儿也好，哪怕这是最后一次也好。带着那段记忆死去。因为害怕，她的脸都发黑了。她尖叫。于是他就发疯了。打碎家具。殴打女老师，后来就逃跑了。他来到特拉维夫，穿上游行服，脖子上挂上小鼓，在街上游行，抗议市政厅。他对着窗户大喊，一个老太太——嘴里没有一颗牙，但她看他的眼神却充满深情厚意——告诉他窗子后面就是市长。他对着市长尖叫："爱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人懂得爱情！没有人懂得火！消毒是一件新鲜事。我是难民，你是纳粹，还我比阿特丽斯，还我女儿。你们把她藏起来了。你们……你们所有人为什么抛弃我？"

几个晚上——几个晚上，亚瑟醒来发现猫头鹰在啄他的眼睛，他听到各种声音，每种声音都有欢快的颜色：绿色、玫瑰色、紫罗兰色、橘黄色、橄榄黄、白里带紫红。猫头鹰从他的眼睛里啄下白花。还有其他的事，很多别的事。他想起了一条街道。街道上的那些词语抛弃了他，房子、树木、花盆的词语，一头银发的老太太，卖百吉饼的小贩嘴里的一颗金牙。

亚瑟有时在夜里醒来，他就写东西。亚瑟写什么东西？亚瑟会用古埃及语写东西，不知为什么。亚当嘲笑他。"你是埃及人，亚瑟？你是波提乏①哪一个太监的转世灵魂？"在内心深处，亚当十分妒忌他。亚当当然知道，亚瑟是个骗子，他是个冒牌货，但他不清楚他到底冒牌到什么地步。

一天，格劳斯博士邀请希伯来大学埃及学专家约纳森·施特恩舒斯博士来医院访问。专家在医院待了几天，他走时带去了亚瑟最近在极度

---

① 《圣经·创世记》中埃及法老之护卫长，买约瑟为奴。

沮丧的时候写下的文字。当他迷失在他痛苦深渊的时候，他真想圣化整个医院，结果差点烧掉格劳斯博士的椅子。施特恩舒斯博士将古埃及文稿加以翻译，以下就是逐字逐词翻译出来的文本：

1. 赫尔曼·冯·希克拉克。蒙得维的亚①。独立街37号。已婚。笔名。八岁的小孩子，听到阿尔芳索这个名字，做出了应答。长了胡子。有点上年纪了。现在是一家汽车工厂的厂长。写关于发动机防冻问题的专业文章。文章定期发表在德国出版的七本期刊上。

2. 欧内斯特·舒劳特博士。波恩。外交部，中东司。29号房间，高级领事职务的候选人。每天早上独自在莱茵河上钓鱼，开一辆灰色的欧宝车。两个女儿的父亲，大女儿在科隆学法律，她的名字叫格特鲁德，金发美女，梦想做模特。她的两条腿太粗了。

3. 威利·布朗。美国锡拉丘兹市，主要大街274号。牙医。文凭是伪造的。在奥斯威辛，负责取出金牙。战前职业：德累斯顿一家医院当护士。有一儿一女。每星期四开雪佛兰敞篷车去一家乡村俱乐部。桥牌打得极好。

4. 罗伯特·劳发。旧名罗伯特·达里尔斯。波恩总理府。住在莱茵河畔的乡间别墅。战前因在莱比锡教罗马文学出名。伪造：在梅旦克，他被人叫做"红狗"（他当时一头红发，现在发白了）。有关他的详情，都掌握在维斯博士手里，维斯博士以前叫克雷恩，住在西柏林，希梅尔街33号。

5. 罗伯特·达里尔斯（旧名叫罗伯特·劳发）。波恩总理府。有两个女儿。妻子残疾，糖尿病人。人很苍白，双手颤抖。详情见波恩司法部盖世太保卷宗号428/MS10。

6. 斯代番·甄费尔德（旧名斯代番·甄费尔德 ）。波恩外交部。

7. 亚当·斯坦（旧名"亚当"，是伊尔塞·科赫的一条大狗，这个妇女

---

① 乌拉圭首都。

很出名，人称“布痕瓦尔德的野兽”。她追随一种为人熟知的体制。四年刑期满，刚获释；她的案子要重新审理。）亚当·斯坦是名小丑，将妻子和女儿送上死路。他演奏乐器，表演节目，送犹太人灰飞烟灭。目前是著名的骗子，很有钱，住在以色列阿拉德的康复和治疗医院。

约纳森·施特恩舒斯博士将这份名单与他在亚瑟房间发现的其他名单一对比，发现所有的名单都用同一个格式，只有姓名和细节相互转换着，每份名单都以亚当·斯坦结尾，总是以“亚当”的名字出现，它是伊尔塞·科赫的一条大狗，这个女人以“布痕瓦尔德的野兽”著称。说起她，亚瑟常常这样说，她证明了这样一条定理：活着的犹太人是个眼中钉，死去的犹太人则是一座金矿。

几份名单被转交到耶路撒冷一个研究犹太人大屠杀的机构，一个月之后，他们寄来了以下的回复：

内森·格劳斯博士

康复和治疗医院

阿拉德

亲爱的先生：

我们必须请您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您提供给我们的三十个名字（并附有十分详实有效的材料），其中，二十五个人是我们追查多年的人。对这份材料初步的审查已清楚表明您的名单所提及的每一个人就住在这份名单所表明的地点。对这些恶魔中的大部分人的司法程序很快即将启动，因为不将“他们”绳之以法，犹太人民就不得安宁。你们当中竟有这样一位人士心中隐藏着这份未破解的秘密地图，这份地图将我们的敌人一一现形，为此我们对这位人士的行为感到了惊奇，震颤，并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我们十分恭敬地请求您，请允许我们派两名专家去贵院，此两名专家在该领域耕耘多年，他们可以从那位人士那里收

集一些材料，他们十分熟悉如何恰当充分地利用这些材料。

您的，怀有无限敬意的

N·雅赫尔博士

主任

格劳斯博士及时地回了一封详尽的长信。信中格劳斯博士解释了医院为什么不能接待——至少在目前——任何外来的研究人员的原因。亚瑟·费恩不会接受任何调查的。如果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肯定就会用捷克语或者德语或者希伯来语写出这些名单。但是他为什么将他的发现隐藏在埃及语里，隐藏在一种怪异的文字中，个中原因也就是他得病的原因：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他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尽管他有非凡的记忆力，但很多年的记忆已经从他的脑中完全抹去，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年的记忆只保存在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单里了。与陌生人接触必然会不利于他的治疗。但是医院会继续转交这些名单，希望那井水不会干涸。

亚瑟·费恩，首席象形文字专家，亚当·伊曼纽尔·阿玛迪斯·阿道夫·沃尔夫冈·斯坦的速记员，坐在那里记着笔记，他的脑海里回放着他自己的人生，那几份奇怪的名单时不时地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但他的手依然记着笔记："哈姆莱特！每一场戏都是完美的，自我完整的，整部戏创造了完全不同的完美。一种关于疯狂的悲剧，完全是这样，是的……年轻王子逃走了，但他真的那样年轻吗？走开，你这疯子……"亚当喝完了这瓶酒。只剩下一滴。现在，威士忌流过了他的血管，他不再以一个骗子的身份说话，他开始掏心窝了。亚瑟注意到了他口气的变化，专心致志地听起来。现在，亚当的话中有血在流；于是亚瑟不再记录，只是听着。他现在不再讲"如何在戏中喝酒"之类的东西，（"看，你拿起酒瓶，抓住瓶颈——快记下来，小舒维丝特！——你喝一口，当然，瓶里装的是茶水，但

你得扭曲你的脸，假装，用所有的心思去假装，这样你整个身体就喝着酒，看，我的整个……")不，这次他的嘴里有别的话。他的眼睛往下看着。亚当哭了？胡说。大家都写着什么。他们没有感到什么异样。只有亚瑟，他独自一人感到了异样。"两个孩子，"亚当·斯坦说，"两个孩子在玩一个游戏。一个当马，另一个当骑士。骑士骑在马背上大叫'喔喔喔喔'，马'唉——唉——'地嘶鸣着。晚上，骑士把马拴在柱子上。他将绳子的一端绕在柱子上，另一端放进马的嘴里，然后骑士回家吃晚饭，睡觉，做梦去了。这匹马依然在大街上，哭了起来，因为很晚了，天黑了。一个男人在街上路过，看到这个孩子，问他，"孩子，你怎么不回家？天晚了，家人肯定会为你担心呢。"

"我不能回家，"孩子说，"我被拴在柱子上了。"

"那你为什么不张开嘴，将绳子吐出来？然后你就可以自由了，可以回家了。"

"是啊，"又饥饿又悲伤的孩子说，"但那样的话，我再也不能当马了。"

亚当的声音低沉地回响着："我们在舞台上的日子是多么的好过！我这样说谁不相信？"谁也不敢说一句话。他们只是记笔记。每一只手都飞快地写着。"我们在一个戏里演出，但这个戏都被剧作家和导演抛弃了，我们孤身作战，谁也不管我们。我们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没有可以商量的人，没有能帮我们释疑解惑的人。但是拉上大幕罢演，是违反律书中每一条规则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虽然我们能获得自由，我们再也不能成为马……狗……这样，我们可能成为疯子或王子，政府官员或狗。戏剧在迷醉的心中成熟了。只有一条出路。只有一个办法能拯救你自己。大笑。所以我做了小丑。如果我不能够在那里大笑，在克雷恩那里，我就不能成功，我就会死去，这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道理，对你们所有人都一样。男人们和女人们，他和她，你和你。克雷恩也是一样。他停止大笑的一瞬间，他就变成了维斯。我带给他的橡胶避孕套只

能让他哭。你得知道如何笑。没有别的方法。你必须告诉自己,你是一只蓝色水壶,于是一举一动就像一只蓝色水壶,像一只蓝水壶那样沸腾啸叫。大笑。埋起你的脸,将它包在面具里,尖叫,将你自己粘在黏土里,扎痛你的屁股,像狗一样行动,在月球上出售股份,大笑。时时刻刻。永远。那就是目标。"

"住嘴,亚当!"亚瑟的脸白如灰烬。他想从椅子上站起来。亚当手拿一只空瓶,一摇一晃地朝他走去。他的眼睛在发光。他冲着象形文字专家的脸大叫。一阵酒精的气味要把他窒息。"烧?你说烧谁?你女儿?亚瑟,你是国王。亚瑟王和圆桌骑士。国王和英雄。像他一样,你将受到惩罚。英雄是无助的。"亚当一把将亚瑟推回到座位上。亚瑟双手掩脸。房间里气氛紧张,大家神情专注,屏住呼吸。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亚当说,"那就是所谓的戏剧停顿!大笑之后的第二条法则:停顿。戏剧的最高成就,小丑艺术的最高成就。这甚至写在《圣经》中——定时,停顿。"三十支铅笔狂热地书写着。"舞台对话的秘密就是停顿!"亚当大喊,挥舞着空瓶。"幸福之路充满着停顿。幽默就是定时的艺术。正如眼泪创造悲伤,大笑创造欢乐。正如语言创造关联,停顿创造那种关联的深层意识。小舒维丝特,请你站起来……"

舒维丝特妹妹站起来,脸都僵住了。

"小舒维丝特,乖乖,请你张开嘴。斜视你的眼。"她完全按照他的指令做着。"放松你的颈部肌肉,紧张你的脸颊肌肉,伸展你的嘴,绷起你的下嘴唇,扭弯你的鼻子——笑。试一试。来了。但你没有大声笑出来,我的小乖乖。我们是坐在一个遥远岛屿上的一群迷失者,我的甜心。你对死者的敬意到哪里去了?是的,你现在开始了,你在试了。好的,小舒维丝特,你笑起来了!"她的喉咙里发出了沉闷的咯咯咯,声音越来越大。这咯咯咯正与她扭曲的脸上的表情相吻合,与压抑的恐惧惊慌相吻合。她的笑变成了自觉的笑(亚当下了笑的命令,那就必须笑,笑声就必须被释放出来)她尽管心不甘,但还是展露笑容,眼泪被挡在眼眶里,被痛苦

的活力所转化，被一种无声的、不可理喻的力量所转化，她好像感到了好玩和快乐，于是大笑起来。笑容不断扩大，直到将整个脸占据，直到她整个身心被捕获——期待突然而至，神魂颠倒的快乐突然降临。舒维丝特妹妹开始像暴风雨中的一个树枝颤动飞舞着，她的脸在笑，身子在笑。她的毛料内衣在笑，松弛的胸脯和腹部在笑，甚至她的鞋子也在笑。很快其他人与她一起欢笑起来。亚当用空瓶子指了指，被指的那个人站起来，开始大笑。鼻子歪了，肌肉紧张了，大笑声无法停止。喀喀喀喀！……

詹妮气呼呼地冲进房间。

“他们在干什么？让他们停下来！”她红红的脸上满是怒气。

亚当大笑。

“见鬼！让他们停下来！这样大笑很危险！”

“有什么危险？你这人见人啃的冰块！”他对她大喊，但其他人听不到，因为他们正笑得喘不过气来。“怎么回事？你所能做的只是将我的爱抚进行分类，然后到这里来。像一头横冲直撞的公牛闯进来，像一个妓女追着要嫖资。给你，你的臭钱！”

“亚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叫他们停下来。”

“你很明白。”他突然平静下来。稳定下来。乡村俱乐部的成员，游泳池里的游泳者，市立博物馆的荣誉会员，应邀参加玻利维亚大使馆、菲律宾大使馆和古巴大使馆的鸡尾酒会。“你知道吗？如果你结婚了，我就有人可以出卖了，但谁会娶你，娶你做妻子呢？你会将男人毒死在床上，趁他熟睡之际一刀将他结果。看，”他抬高嗓门，“他们在大笑，这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无法停下来。”

“让他们停下来，这太危险了，让他们停下来。”

“詹妮，别捣乱！”

“你喝醉了，亚当。”

“不，我没有醉。”

“那瓶子里的是什么？”

"瓶子是空的。"

"你喝光的。"

"我在教他们如何表演。今天他们学会了如何在舞台上表演喝酒。"

"你喝醉了。"

"但你没有醉。这就是麻烦。克雷恩常说——很大程度上他的话是对的——他不相信不喝酒的人。"

大家依然大笑不止,气喘吁吁的,飓风中歇斯底里的树枝,在风中摇摆,尖叫,眼睛斜视,因为笑得太厉害,转头哭了起来。

"我是自由的,詹妮,我是自由身。我还有呼吸。暂时还有。听听他们的笑声。我的交响乐。那里没有狗,没有格劳斯。没有克雷恩,没有詹妮。只有磷光闪烁的庙宇里的笑声。"

"你的举止像一个小孩,亚当。"

一个不祥的手指朝她指着,亚当静静地说,"你为什么妒忌他们?因为他们大笑?因为他们突然感到了快乐?"

"亚当。"她的声音不知怎的软了下来,变成了哀求的口气。像"番茄酱",亚当想。分毫不差,最像不过了。但现在,她在这里,这个信息渗透到欢笑者的脑子里去了。一看到她,所有人——舒维丝特双胞胎、迈尔斯、割礼师沃尔夫维兹,是的,所有人——都变成了警察局里的坏蛋,一帮被喷嚏性毒气逮住了的坏蛋。他们想停止打喷嚏,但是停不了。詹妮那与亚当旗鼓相当的敌意的眼神渐渐压住了他们的笑声。他们害怕詹妮,害怕她上浆的衣服,害怕她冷酷高傲的表情。正是这种害怕让他们安静了下来。一阵无助的笑声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就消失了。寂静之神降临了。每一个笑声之后的寂静。他们的眼睛——由于好奇和害怕而变成了绿色——转啊转,从亚当转向詹妮,又从詹妮转向亚当。亚当大声喊道,"亚瑟!亚瑟!你没有笑!"

"我笑了,亚当,我笑了。"

"亚瑟,你知道我们的香蕉埋在哪里吗?我们小丑的香蕉?这里了,

在我们的灵魂里。你知道,那就是我们踩在香蕉皮滑倒的地方,在里面,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灵魂里。就是这样!"

"是的,亚当,"伟大的纵火者亚瑟想着在詹妮面前受辱的情形。亚当正对他吼叫。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那个西塞罗·斯坦。但亚当依然喷发出一阵短促的大笑。他羞得满脸通红。

"谢谢,亚瑟。"亚当给了他一个飞吻。亚当的受辱至此已经结束了。亚当走向亚瑟,完全不顾詹妮的存在,脱掉帽子,站在亚瑟身边。他将帽子伸出去,就像街头的乞丐那样,像街头手风琴师。他露出剧作家满意的微笑。亚瑟从口袋里拿出两美元,丢到帽子里。朝四下看看,感到脸面全无。大家都这样做;亚当手拿帽子挨个乞讨着。这个百万富翁需要这点小钱?亚瑟心里这样说,实际上还是很羡慕他,因为他可以做到贱为贫民,贵为富豪,可以是英雄,又可以是懦夫,既迷醉又清醒,既生又死,既被人爱又为人恨——每一个人都往帽子里丢硬币和纸币。亚当把帽子里的钱收起来,放入口袋里,重新将帽子戴在头上。一把勾住蛇蝎美人的手臂,与她一道走开了。他彻底地醉了,一直醉到脚趾上了。他跌跌撞撞地走着。"我教他们如何大笑,如何喝酒!"他对着她可爱地眨着眼,她不情愿地笑笑。走廊里播放着曲子,"她是加利利湖边的年轻姑娘。"他们在曲里拐弯的走廊里走着,直到亚当瘫倒在地上。"现在,亲爱的学生们,我要给你们示范,如何在舞台上表演醉汉系腰带!"他紧贴着地毯,闭着眼睛,脸埋在黑绒毛里,不由自主地睡着了。他精神恍惚,沉入了梦乡,登上了他曾经坐过的列车。这个德国最伟大的小丑,手里提着精美的提箱,信心百倍地登上了列车,向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他死亡的第一站进发。

第八章

奥丽维蒂

亚当正往狗孩子那里赶。伊尔塞·科赫回到了监狱。他们判她终身监禁。鉴于我们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如何惩罚伊尔塞·科赫之流——的现实,这已是足以令人高兴的惩罚,但是如何处理亚当·斯坦,亚当·斯坦是完全明白的。那就是被选民族和选人民族之间的微妙区别。换句话说,这就是这两种民族之间的区别。一个民族以为上帝选择了他们,于是就选择了上帝,但上帝又抛弃了他们;另一个民族以为上帝不会选择他们,于是试图逃离上帝,但上帝选择了他们,这是对信仰者的鞭笞。被选?去选?对上帝来说这并无多大区别。他本人坐在血泊之上,大笑。屠夫笑在最后,亚当想,那就是克雷恩司令——他现在改名为维斯——喜欢他的原因。

这只狗已经不再将自己包裹起来,他将脏被单掀到房间的一个角落,睁开水汪汪的、湖水般湛蓝的眼睛,爬过去向亚当问好。亚当从这声问候中感受到了这狗的高兴劲。这只狗听说了,亚当不让詹妮跟他一块进来。亚当敢肯定,狗这么高兴,部分原因也就在此。

不过,他在这个小孩跟前感受到的不是满足,而是无助,尽管他以慈祥的表情面对着他。他伸出手去,摸摸狗毛,那散乱的毛。那油腻和肮脏

使他恶心,这孩子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退了几步,吼叫起来。亚当被这叫声感动,在背后紧握双手,说,“来,我们去散步。”

狗转过脸去。依然是四肢着地,站在那里,把脸转向窗户,显得十分害羞。

“我明白!”亚当语速很快,吞咽着话。每一刻对他来说都是痛苦的。“我知道你是一条狗,我溜你,跟别人溜狗没有两样……”狗的脸依然转向别处。亚当感到他脚下的地在下陷,他匆匆地、急速地咬住话头,断断续续地说:“你、你怕了?”

这狗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地点头。

“我的小傻瓜。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没有什么好害羞的。我在这里。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国王。如果我是你,你知道我会怎么做?我来告诉你。我要沿着这蹩脚的走廊爬过去,对着他们叫。那是他们该得的。”

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狗对着他露出一丝微笑。亚当继续说,“那些死尸!他们只配得到一声叫。听我说,我有经验的。疗法?他们想用药物来治疗心灵。一个人心中已经有死亡的后院了,他们却给他注射墨西哥仙人掌汁。那个麻风病人塞斯林太太的几百万钱就这样花掉了,而好人只得使劲搓着双手,装出一副笑容,而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皮埃尔·洛蒂的美味高汤。听我说,我知道的。”这狗睁着蓝色的眼睛盯着亚当的脸。他懂了吗?亚当吃不准。这个问题甚至是不重要的,没那么重要。这孩子现在靠上前来,站到他身旁,趴在他脚下。这一会儿,一片死寂。这一会儿,一片宁静。这一会儿,平安无事。孩子伸出皱巴巴的手,也就是爪子,指着亚当的口袋。他伸展着的手指像一把剑。

“什么,孩子?我不懂。”

手指晃动着,指着口袋。随后狗就跳起来,跳到这里,跳到那里。哼哼,龇牙咧嘴,呜呜地哭。他想要什么?有什么东西伤着我的孩子了?我口袋里有什么?作为最后的拼死一搏,这狗向他跳去,伸出的手以神奇的

速度溜进亚当的口袋,然后又迅速地逃了回来。亚当把手放进口袋,拿出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

这只狗兴奋地吼叫着,这只不披被单的狗在吼叫。亚当担心起来。亚当举起半导体收音机,这狗一把抓到他手里。他爱抚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小心翼翼地放到沙发上,然后在沙发旁边狂喜地很有节奏地跳跃着,好似在做一种仪式。脸上闪着光芒,一副洋洋自得的神色。他又一次将收音机拿在手里,在两只手之间抛来抛去,接着放到嘴边,狂喜地舔着棕色的塑料壳。

他用牙齿刮擦着收音机上的沟槽和旋钮,这是他爱抚的方式。"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亚当温柔地说,狗向他走来,在他两腿中间叫着,然后又退了回去。

亚当打开门,等着。狗紧盯着打开的门看着,也等着。狗的脸如此苍白。他已经有整整一年时间没有走出房间了。亚当主意已定,要强迫这狗走出去。你怎样迫使一只狗走出去呢?他怒气冲冲,猛地关上门,走到孩子身边,拿起收音机,想要摔烂他,但没有摔,又放下了。狗颤抖着走过来,亲吻收音机。不,他没有亲吻,他只是用颤巍巍的嘴唇碰了一下,像蝴蝶那样。然后亚当捡起拴在狗脖子上的小链条,开始往外走。就在这时,这狗平静下来,开始跟着他,好像他所有的安全都维系在这链条上了。门打开了,在他们身后又关上,他们走在走廊里,走廊里依然是歌声不断,铺着黑地毯,几千盏灯从天花板上照下来。

詹妮站在告示牌旁边。这只狗四肢着地走过时,一眼看到了她的鞋子。他不愿抬头。亚当,非常高傲,这高傲中又带着一丝轻薄,并不理睬她。狗突然停下来,亚当却一直在走,那链条差点勒断狗的脖子。他嗅着她的鞋子,上面是她妒忌的气味。

在外面,在总是湛蓝的金鱼池塘四周,围坐着来自护士斯皮策的托老所的学生。大约十二个六十来岁或者更老的老头,十个老太太。

"护士斯皮策的托老所是个非同寻常的实验,"格劳斯有一次这样告

诉他。“幼儿园由阿夫拉莫夫博士监管，他来自瑞士；在此之前深受美国人约翰·华生的影响，并依据他的思想体系对托老所进行运作。华生的体系与行为主义者的体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格劳斯微笑得很开心，而亚当则语音低沉地说，“这里他们将要拿我做试验了。”

“毕竟，”格劳斯说，“我们的医院不是普通的医院。我们在这里做很多试验，我们要试验各种理论。我们什么都试。我们有工作场地，我们有经费。所以我们就试，不停地试。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会紧追任何光线，哪怕这光线可能会领我们进入歧途。科学并不惧怕大胆的想法。你必须突围，到达没有到过的彼岸……你必须拒绝……你一定要心胸开阔，以便……你必须……所以我们幼儿园有一个金鱼塘，一个沙盆，秋千，两个完全生锈的雪佛兰车的底盘，纸骷髅，两个“喷火”式螺旋桨，玩具，玩偶娃娃，漆成蓝色的桌子文件，塑像用粘土，报纸，胶水。每天早晨这些老小孩从餐厅走到托老所，待在那里，一直到下午四点，期间他们搭积木建房子，唱歌，建城堡和宫殿，打手枪，拆卸玩具机器，呜咽，有的甚至吮吸大拇指。”

现在，他们围坐在池塘边，唱着歌：

普林节是我，普林节是我，
欢喜又快乐，
一年一次，
我在这里。
如果我坐上电车，
快乐，快乐的电车。

护士斯皮策对亚当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惊奇地盯着狗看，但什么也没有说。她转向那些神情专注的学生：“好了，孩子们，我们很快就要庆祝普林节了！你们知道我们在普林节干什么？”

内奥米·坎特劳维兹，她的脸看上去像一颗葡萄干。她是不久前来到这里的。在此之前，在雅法，她坐在长凳上，低着头，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脸也不抬，整整五年。现在她蹦跳着，完全清醒了。她激动地咕哝着，“我知道！我们点蜡烛。”她的声音如银铃般地响起来，如孩子的声音一般。亚当和他的狗都竖起了耳朵。

“不，内奥米。”护士斯皮策已经具备幼儿园教师的风格：控制适当的病态，不张扬的孩子气，在适当的场合用清晰的发音说出胡言乱语。“不，内奥米。我们在献殿节上点蜡烛。”

“在葬礼上也是。对吗，萨拉？”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说道，他的头发白如雪。衣服已磨得很单薄，说话带着重重的鼻音。

“是的，在葬礼上也点的……但是我们在献殿节点蜡烛是为了纪念一个奇迹：庙宇中的灯油长年燃烧，却用之不竭。我们在普林节干什么？”

“我们举办化装舞会。对吗，萨拉？”

“对，内森。”

很快，大家都说起话来，他们喊叫，相互插嘴。他们都要去穿盛装。“我要做牛仔……我要当以斯帖皇后①……我要当拿破仑……我要当本-古里安②……我要当上帝……我要当猫……我要当米老鼠，我要当房子……报纸……统计表……出版社……委员会……蓝胡子……和平爱好者……一口井……一个牧师……”

亚当带着他的孩子穿过皮埃尔·洛蒂的香草花园，走过不久前刚种下的两棵小小的柏树，来到国际象棋角。

这里，地面上竖着几张笨重的、用混凝土做成的桌子，桌子四周是装在混凝土基座上的木椅子，在这些桌子中间有一个小喷泉。每张桌子上

① 《圣经》中波斯犹太人的皇后，曾经将人民从大屠杀中拯救出来。

② 以色列第一任总理，领导创建以色列国，是现代以色列当之无愧的国父。

都画着一个国际象棋棋盘，上面放着又大又结实的棋子，每一个棋子都放在各自合适的位置上。棋手们各坐一边，研究着棋局，但谁也没有动一个棋子。没有人敢动。他们默默地思考着，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但他们不移动棋盘上的任何一个棋子。一天又一天，他们就坐在那里发呆，一动都不动。还没有想好下一步怎么走。这些棋子静静地等着，直到铃声响起，棋手们站起身，去吃饭。亚当想移动这些棋子，但他理解他的这些同道兄弟。他怜悯他们——他们还没有想好下一步。在附近，几个人拽着气球绳子，这些充满氦气的气球像可爱的花朵一样，飘在空中一动不动。红的、紫罗兰的、黄的，每一个气球上都有米老鼠的图案，有一个气球除外，那上面画的是本－古里安的脸。

"它们害怕天空，"亚当说。"它们害怕天空掉下来砸到它们，所以它们都奋力往上举。"狗点点头，好像听懂了一样。他累了。亚当感到了狗的悲伤，狗的疲惫，狗的恐惧。他从皮夹里取出一把小刀，刺破了一个气球；本－古里安飞落下来，落到一个人的头上。这破气球盖住了他的前额，但他一动不动。他的眼睛直勾勾地往前看，一只手伸向天空。

这个人继续穿越在大院子里，一只狗跟在他身后，以"之"字形走着。他开始跳舞。他抬起右腿，跳起来，用左腿踢他，就像《火之舞》中的尼金斯基那样。今天晚上戴格希利夫会来的，带他去维尔维兹堡见他迷人的妻子。狗颤抖了，但亚当兴致很高。这天气确实不错，令他的心情大好，并从远方带来了可爱的气味。他将双腿宽幅展开，脚尖朝外张着，跳着，跳得更开，分开得更大。二楼的窗户伸出一个头，一张脸，一双眼睛，眼睛上架着望远镜。格劳斯博士正从远处观察着。亚瑟·费恩坐在喷泉边的长凳上，看到查理·卓别林和他的狗走向院子深处。他甚至看到了格劳斯的望远镜。他现在明白这阴谋了。自由？在一个拘留所里是没有自由的。不管给你什么自由，都是做做样子的。"亚当，你不是一个如你自己想象的革命者。"他对自己说。幕后有一只手，追随，智胜，调节，了解，操纵一切。如果詹妮知道了，她就会自杀。亚瑟对着自己笑笑。詹妮吊在

绳子上，在风中飘荡的身影这会儿令他十分开心。在雅法老医院的那些日子里，有一次，他们站着看海，他想起那时他们脖子的模样。他的脸很年轻，高傲，但他的脖子却是一个老年人的脖子。詹妮的脖子很年轻，但她的灵魂却是一个老太太的灵魂。亚当正在自杀。为了从克雷恩司令——他正欣赏着舒伯特的音乐——的狗食碗里直起身来，为了使他的妻子能笑着走向焚尸炉，亚当得储备多少的威严和傲气？我的手臂上是如何得到这蓝色号码的？那时我在哪里？集中营空荡荡的，成了博物馆。你可以在砖地上跳舞。我作为一名游客去了布痕瓦尔德。那是1954年。没什么印象。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别人在那里，不是我。我想我会想起什么事的，但我没有。一个小孩子问他父亲这是不是他穿着睡衣坐着的地方——就像照片里一样——他父亲说是的。这里，我的孩子，是淋浴房，这里是我们点名前集中的地方。那是什么树，爸爸？哦，那是他们点篝火的地方。烟雾现在散去了，消失了。亚当跳着舞，像卓别林那样走着鸭步。那只狗在他身后蹒跚而行。亚当有一只狗，有詹妮，而我一无所有。我女儿看到我就尖叫。亚当·斯坦，亚当·查理斯坦会告诉亲爱的舒维丝特的上帝什么话呢？沃尔夫维兹坚持认为，如果亚当是个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波斯人，印度人，他就能找到某种办法让自己平静下来。那些高贵的民族受益于法律的缺失，那些胜利者有话要说。但问题是，根据沃尔夫维兹的说法，亚当能说什么？你得罪过、犯罪过、抢劫过、侮辱过、诅咒过、谋杀过、扼死过、毁灭过、惩罚过、阻碍过、干涉过、闲荡过、通奸过、掠夺过、卖淫过、嘲弄过、洗劫过、埋葬过、枪杀过、诈取过、屠杀过？他还有什么能添加的？

查理·卓别林正在跳着绳

查理·卓别林滑倒在肥皂上

老雷伯维茨在某地引用某人的话说，上帝死于过度的羞耻，或者对他

的造物产生的过度热情。这两种观点都立得住脚。那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吗？不？我神志不清了。我的血管。我的身体完蛋了。我想哭。我要去我房间。他站起身。他现在会慢吞吞地走，走进房间，烧掉文件，穿上军服，吹响他的儿童喇叭，用古埃及文字写下名单。他要写下他们的名字，而弄不清自己在写什么。他要用铁块给亚当纹身。亚瑟朝他的房间冲去，一副病态。今天，他又一次严重犯病了。好像他得过石洞疟疾，那是来了去，去了又来的。

他们走进亚当的房间：这只狗只是作礼节性的参观，很是紧张，但亚当并不理会他无声的求救。他有计划。狗四处爬着，吼叫，亚当把外衣挂起来，对狗喊道："够了，停住，别叫了！"狗服从了。狗看着柜子，他看着的时候，脸色变得明亮起来。他想要柜子里的什么东西？记忆？"别看那边了！"狗又一次服从了。

柜子里的是他的骄傲和欢乐，他的希伯来语书籍，排成一排。他是怎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将希伯来语、语言学和其他的学问学得如此精通？他自有他的一套。他是语言大师。他总是知道如何轻松地学会语言。他也是这样学会法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和意第绪语的。《正确希伯来语》、《希伯来语辞典》、《希伯来语练习》、《希伯来语风格手册》，希伯来语，希伯来语——他有时还真的用希伯来语做梦呢。今天为什么没有人能听出他的任何外国口音呢？他自有他的一套办法。也许有一天他会给医院的同事们上这一课。

现在帅哥卢比突然冲进房间——敲了多次门，得到的答复是"滚开！"卢比一下子上了床，那躲在床下的狗闻闻他的鞋子。"亚当，他们在追我……那个将军！他们将格劳斯催眠，他们要把他关进监狱，你得采取点行动。"

亚当想摆脱他，因为他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客人。"好吧，卢比。等一下，我就会将一切搞定。"他快步冲向他的柜子，取出一架小打字机，他的可爱的奥丽维蒂，卷进一张纸，快速地打起来：

致每一个阴谋者和攻击者:

(机密)

持此信者鲁本·克里茨,又名帅哥卢比,受雇于以色列国,就职于隶属于总理府69/907部门的信息安全部。任何对持此信者的伤害将被视为对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攻击,将招致相应的反击。任何对持此信者的帮助或救援将不胜感激。持此信者现正在追查隐匿于阿拉德、米次普-拉门、贝尔-谢巴和邻近地区的一战争犯团伙,出于此原因,他现居康复和治疗医院。他的身份和任务仅为安全部门(拉马特甘,莫里亚大街70号)首脑及其助手,总理和以下署名者所知。请恭待持此信者为盼!

亚当·斯坦

司令

亚当将写完的信从打字机里取出,用很有信心的口吻大声读给帅哥卢比听,补充说,"这样亚瑟就不会吓唬你了! 把信好好放在口袋里,倒霉的事不会找到你。这就像一个护身符。"

"但亚瑟是间谍!"鲁本口齿不清地说,很害怕的样子。"他的制服,他的喇叭,睡觉时还写东西……晚上他在屋顶发信号,我知道的!"

"他烧死了女儿,烧掉了图书馆,烧掉了他的办公室,烧掉官场阶梯第七到第一档。他烧掉国旗。总统照片。以色列地图。犹太人全国基金会金皮书。"

"他的女儿不是犹太人吗?"

"卢比,你真逗。狗在闻你的鞋子。帅哥卢比,你是从哪里得到这幽默感的?"

"我? 幽默感? 我三年级留级了三次。我与我哥哥和妹妹在同一个班里。我没有什么幽默感。帅哥卢比,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那还不能证明? 不能?"

“是的，能证明。”

亚当放松下来，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而实际上他的耐心已经突然耗尽了(这狗，这狗，这狗)。亚瑟当然不会以字面意思去理解这封信。但他太聪明了，所以不会去探究这些简单词语的深意，因为日常生活对于他的心灵的限制已经被扯破了，被烧掉了，他远离了自己的生活。“你太愚蠢，所以不懂让一个如此聪明的人依据这么一封信来行事是多么的困难。但一切都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亚瑟在信中只会看到令他不快或令我愉快的隐含意思。比如，‘团伙’这个词。它可能隐含着某些东西。这是个普通单词——所有词语都是普通的，除非你从新的角度去看它们。比如，亚当。亚当是阻止人类几近灭绝的第一人，亚当是个大圣人，亚当是伊尔塞·科赫的一条狗。亚当是个单词；用合适的光照亮这个单词，它就会呈现完全不同的含义，包含人类所有的可能性。谁要是不这样做——没有人会这样做——谁就只会将这封信简单地看作防备毒药和谋杀的一种正确、明智和坚不可摧的办法。不要怕。听我说，卢比。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瓷器将军，塞斯林太太将他们都阉割了。背景音乐是他们放入军用茶里的苏打。瓷器将军是赝品世界里纯洁的顶峰，你象征着一个聪明和犯罪的世界里愚蠢的顶峰。所以总有一个平衡。而我，我的心是向着你的，爱着你的。现在走吧，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去爱所有的傻瓜吧，因为他们是按你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亚当——这条银毛大狗——这样说。你，我答应你，帅哥卢比，你将会成为盐柱，罗得的妻子——满身珠宝，散发着下水道的恶臭——那个将亲眼目睹世界末日到来的盐柱。听我说。如果你不明白，没关系。我也总是不十分明白我自己讲的话。有时嘴巴张着，大脑还在睡觉。你走吧，我很忙。我现在有点麻烦，所以走吧，你这样做，我会喜欢你的。”

帅哥卢比把信放到口袋里离开的那一刻，他穿过门口走到走廊里的那一刻，他挺直壮实的身子，肩膀僵硬着，好像一个装有发动机的稻草人。就在这同一时刻，这只狗也从床下爬了出来，不左转也不右转，径直走到

打字机那里，那台小小的奥丽维蒂旁边，双手（双脚？）抱住它，忘记了世上其他的一切，蠕动着身子，不仅进入到打字机里，而且——亚当真切地完全地感觉到这一点——进入到未来，进入到过去，进入到那些朦胧的日子，那时他的身体依然四处走动，他的声音依然洪亮，他还曾属于人类。奇迹？说到爱，那是没有奇迹可言的。亚当对自己很生气，因为他竟敢将这个词引入这么简单和普通的场合。一个孩子和一台机器。任何一个幼儿园都有机器的，每一个玩具柜里都有被拆卸的机器，键盘不齐的小钢琴，眼睛被挖掉、里面的稻草外露的玩偶，缺胳膊短腿的玩具熊，还有被压扁的……你还记得吗？那个电动剃须刀？那个半导体收音机？我还记得别的更多的东西；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家赫伯特也记得。

狗跳到椅子上，用皱巴巴的爪子拨弄着打字机键盘，极其兴奋。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遭遇？这是他被遗忘的母亲？也许他就是人与打字机的杂交种？亚当几乎要发笑。他说给帅哥卢比听的一派胡言不会讲给狗听。这狗是神圣的，是受痛苦折磨的圣人。看他头上四周的荆棘圈，那是暴行的王冠。这孩子拍打着键盘，把手指伸进移动杆区域，抚摸着那金属，那闪着弱光的塑料，击打键盘，击打回车键，移到左，移到右，按下大写键，抬起滑动架，滑动架落下去发出大声的滴答滴答声。这只狗眼里充满泪水，是真的泪水。眼泪喷洒到发亮的黑键盘的白色字母上。露丝——这个金眼睛、蓝头发的公寓女房东，屁股扁平又可爱，她那神秘衰老的身体从没老化，直到亚当试图掐死她那一刻，一直像冷冻肉一样被保存着——正是她给他买了这小巧的奥丽维蒂。除了那层关系以外还有什么？奥丽维蒂。狗的手指伸展着，眼泪流淌着。这只狗是天堂乐园里的囚徒，奥丽维蒂的机器世界里的囚徒。奥丽维蒂先生，你知道吗？阿拉德的康复和治疗医院里有一只狗在你身上弹奏撒旦的安魂曲。奥丽维蒂先生，你知道吗？在你的小钢琴上，一只狗拿着铁笔在篆刻一个爱的字母。奥丽维蒂先生，我从远方，从阿拉德，从室外，从沙漠上向你致敬。对了，我有脸吗？我现在正看着这条狗，他的脸是我的吗？我的脸就

是在他那张充满阳光的脸上爆炸的那份痛苦吗？多么匪夷所思的搭配啊，就像往昔岁月：雷克斯和亚当，分别是伊尔塞·科赫和克雷恩司令的狗。一个菜盘。一块肉。纯种犹太人与纯种猪相会。现在展现在你眼前的是活生生的、有着真实的大小与颜色的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正在摆弄那机器。多么有激情！我曾经见过这么激情澎湃的人，那是克雷恩的妻子，在床上。她也是那么的淫荡。她为什么这么饥饿？因为那燃烧的骨头的气味？因为那像白地毯似的白灰？那白灰已将整个集中营变成了一张白地毯。她愿意相信，在一夜献身于一只狗之后一切都会改变的。我要死了，但她——她早已死了。他呢？我的克雷恩呢？他还活着，还要活下去。德国是崭新的国家，德国的复兴是个奇迹。我要死去，为维斯先生赎罪，他现在变成了犹太人。这个世界没有正义。只有我的孩子是正义的。我的狗。他的手指悬在空中。几乎如此，没有接触到什么。伸展着，渴望着，像飞往夏天的小鸟。我死后，请给我致以下悼词：他是一条狗，瞧！就是狗；他过着人的生活，变成了一条狗；他像人一样死去，但像狗一样被埋葬；像狗一样被埋葬，像狗一样继承了地狱。孩子，孩子，别哭。妈咪来了，她会给你带来糖果。那些手指崇拜着这台冰冷的奥丽维蒂，这情形真有点令人产生好感，很有人的味道，也许还非常高贵和温暖。谁制造了这台奥丽维蒂？别的奥丽维蒂，外国的奥丽维蒂制造了个这奥丽维蒂。奥丽维蒂生了奥丽维蒂，奥丽维蒂再生奥丽维蒂，奥丽维蒂又生奥丽维蒂。这个奥丽维蒂的诞生是由于米兰一家工厂的三台机器和一个滑尺进行了两个工作日的成功同居。这个奥丽维蒂深受我的圣人的双手的崇拜。这里有某种反讽意味，但这反讽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在结束前一分种我会明白的。明白这一点，还有其他一切。

这个简单机械对称构造现在被崇拜成一种神奇。精密的手臂张开来，就像一把扇子，像孔雀的屏。铅块上刻的字母。红黑色带。移动杆上上下下。黑色，灰色，棕色，白色。向两边延伸的框架虽然实用，却很丑陋。圆圆的滑动架，辘辘作响的圆筒，在走完一程时发出丁的一声。这是

滑动架的横杆发出的伟大声音。而这个小孩想，多么想敲打键盘！他的眼睛在歌唱，他的耳朵在歌唱，他的整个身心都集中在这打字机的歌唱里，他欢快地敲打着，俯身面对着这机器，不能直起身子，因为他是一条狗，他已经努力征服了这机器，或者说，这机器已经征服了他。

奥丽维蒂，你就是启示。谁要与你同居，谁就会生下一条狗。亚当大笑，但这狗听不到，看不到，闻不到，不知道。这机器就是一切。多么执着，真是一见钟情。

亚当心满意足，暗自微笑。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这眼前的全神贯注的影响，他自我娱乐起来。他往机器里塞进一张纸，狗就打起字来：a. 3. 5. 1. % = +/?; dlgkh khlgchdfshchgkhah khndchglhkh gldkhsh kdhglkhch ckhgldchsh fdckhbalhakh

不久时间本身就与这机器步调一致了。时间与狗一起慢跑，奥丽维蒂时间热情洋溢地洒了一地。这个孩子移动着滑动架，亚当说，"狗啊，一天之前你躺在被单下吼叫。你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吗？你经历了一百万年的进化。于是，很必然地，我成了上帝。没有别的什么解释了，不可能有的。"而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敲打着键盘：gggddddhhhh88888timzor kinior。

汗水在流，时间在飞。双手敲打键盘，后背弯着，又卷进去一张纸。狗并不抬头，他的双腿交叉，弯着身体，写呀写呀写，不知疲倦。亚当疲倦了。慢慢地沙漠上夜色降临，夜晚总是来得很早。不久，大雨会击打窗户。这里面很温暖，舒服，又很令人恐惧。桌子上方亮着一盏小灯。狗的眼睛疯狂地盯着打字机。一个小孩子正走向一条被封锁过去的旅途，充满绝望，亚当突然感到害怕，真正的害怕，完全的害怕。格劳斯博士曾经给他讲过，有一个业余的催眠师有一天来到雅法医院，催眠了一个病人，但不知如何将他唤醒，惊恐万状。亚当取出吉他盒，敲打起来。与打字机的节奏合拍，与狗敲打的节奏合拍。他们呼吸一致，好像在做爱。

赫伯特坐在窗台上的格子间。"那是胜利之歌，亚当，那是胜利

之歌。”

“你为什么来这里？我不需要你。”亚当十分烦闷，他需要安静。赫伯特和狗都可以下地狱。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他们想吸我的血。“我在大笑！”亚当鼓起勇气。那孩子敲打着那机器，亚当敲打着吉他盒。

“你没有大笑，亚当，我辨出那节律，你在哭。哭得像金鱼死了那样伤心，哭得像我们——就你和我，我们两个孤儿——从墓地回来之后那样伤心。”

“我在哭？我？”

“你。”

“为什么？”

“因为那狗不是狗。”

“他是狗。”亚当抬高嗓门，突然担心起来。“他是狗！”

“亚当，你看他，仔细观察，你自己好好看，因为在你退缩之前、变坏之前你曾经是很聪明的。”

“我在看。但我看到什么，由我决定。一切都是模糊的，吉他是火车，火车是你，海德堡是永恒，耶路撒冷是墓地，露丝是小丑，狗是孩子。”

“你在看，但害怕看见。”

“我在看。尽我最大所能地看。你没有权力。你是我。我是你。我们就是我们两个人。我。你。看，他在写作。一封信。一首歌。写给上帝的。我看到上帝已经回家了。”

“他是一条狗。狗不会写作。狗只会叫，汪汪汪。狗是伊尔塞·科赫的男人。狗是雷克斯。我不专心的时候狗就是我。”

“有些狗写作。有些狗逗人笑。”

“像你一样？”

“像我一样。换句话说，像你一样！”

“像你一样？”

“像我一样！”

"你不是狗!"

"我是狗!"亚当尖叫道。"那是你从来没有明白的事。赫伯特,我的兄弟,我最亲爱的,你尽管学富五车,思想开明,有博士学位,什么斯宾诺莎①,通过综合考试,费希特②啊,还有你的《伦理理论导论》,霍布斯的狗吃狗主义,人是狼理论,卢梭和莱布尼兹哥尼格斯堡的黑格尔和康德,那座将延续千年的波兰新城,柏拉图,Anaximenes 和阿那克萨哥拉③,那些希腊人,所有人,每一个人,所有的尼采理论,还有那个大师,那个头目叔本华和他的狗。尽管你知道所有这一切,你从来不懂你过去是——就是说,我过去是——一条狗。"

"那孩子是条狗。"

"我?"

"不是你,你是一个不成功的骗子。你失败了,亚当。"赫伯特大笑,从窗格里逃走了。

---

①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② 1762—1814,德国哲学家。

③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创立宇宙论并发现日、月食的真正原因。

第九章

割礼师沃尔夫维兹

割礼师沃尔夫维兹不是割礼师,从来不是,至少据他所知是如此。只是他医院的同事的"幼稚的残忍"——这是纳奇沃特博士的说法——使得像沃尔夫维兹这么一个受人喜欢的人被贴上"割礼师"的标签。与其他与亚当·斯坦有交易的人一样,有一天他出现在亚当的房间。有些人来这里是出于自私的原因。(我的投资怎么样了?你什么时候再上课?什么时候我们再演奏乐器?什么时候你给我们做报告讲讲你的研究成果?你与那只狗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与这些人不同,沃尔夫维兹到亚当这里来是有崇高使命的。他一进到里面——坐到床上,紧张不安地敲打着自己的膝盖——他就问亚当,他是否能安排一下,在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二为他举行葬礼。

"时间这么准?"

"就这么准。"

狗蜷缩在椅子上,皮毛皱巴巴的。亚当天天带他来打字,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这孩子现在已经能打有意义的单词了:water(水),dog(狗),wind(风),Gross(格劳斯),Jenny(詹妮),bastard(杂种),现在加上——funeral(葬礼)。

听了沃尔夫维兹的这几句话，亚当突然大笑起来，拿着他朋友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闭上眼睛，好像在虔诚地祈祷，说，“依我看，你能至少再活十五年，至少！”

“胡说，亚当！”亚当不信任他的话，他很痛恨。“两个星期之后我就会死，那是星期一，星期二就躺进坟墓，而你不相信我，如果你不信，没人会信，那我还能求靠谁？对亚当的信仰停止了吗？我指的是普遍意义的亚当，不一定是第一个亚当，不一定是亚当·斯坦，但是所有的亚当——就是，所有人类。”

亚当从座位上站起来，咕哝道：“什么信仰？谁突然之间没有了信仰？谁有这样的朋友？谁是人子？我没有孩子，所以找不到人子。第一个亚当的孩子们都被吞噬在大洪水中了，所有其他人变成了烟。还有谁比你更清楚这个？没有朋友，只有人，就像蚂蚁一样。很多人都在变成恶毒的哈曼①。实际上，他们都是哈曼。他们甚至不让我们死得安宁。看看这狗写的什么：funeral，funeral；mother，father，a funeral.（葬礼，葬礼；母亲，父亲，一个葬礼。）我的好孩子！听我说，沃尔夫维兹，我是过来人。没有人会让你像狗一样平静地死去。他们会让你经历死亡的痛苦，你要多久，就有多久，但他们不会给你一刻的宁静。孩子，我要出去一下，会马上回来的。”这孩子好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不停地打字。沃尔夫维兹和亚当一道离开了房间。

走廊的音乐机器播放着《彩虹之上》，由亨德森和他的犹太感伤主义乐队演奏的曲子。亚当从热气片后边取出一个瓶子，大喝一口。杰克丹尼牌。“我的上帝，多么美妙的波旁威士忌酒！”他擦擦嘴唇。“你知道吗，沃尔夫维兹？杰克丹尼牌？两星期之后就要死了，还不知道或没有品尝过这美味……沃尔夫维兹，你尝尝！”

不，他根本不喝酒，不用说波旁威士忌。有一次他几乎死于这种酒。

---

① 《圣经》中记载的一位波斯宰相，因施阴谋欲杀尽犹太人，后阴谋败露被吊死。

波旁威士忌加啤酒。他这样说着,沃尔夫维兹正将自己裹进裹尸布;在他想象中他早已裹尸布加身了。虽然今天是星期一,他还有两个星期好活。

庭院里光线明亮,这是一个冰冷的冬日。几片云在空中滑过。“要下雨了!”亚当说。沙漠将喝足雨水,荨麻将生长。沃尔夫维兹微笑着,露出相距很远的两颗牙齿。正是这两颗分开很远的上门牙使他平添了一份孩子气,讨每一个人的喜欢。害羞两字印在他圆圆的脸上,中间粘着一个土豆,土豆上面,与两颗牙齿相对,一双棕色的大眼睛镶嵌在磨损的眼窝里。不管什么时候他展开笑容,他的脸颊就通红。“啊!”他说,一只白白的肿胀的手指指向湛蓝的天空,那里几片灰云正在聚集。“很快,雨就会落下来,土地就会变松软,掘墓工干起活来就不必那么辛苦了。”

亚当大笑。“别给撒旦出主意!”

“撒旦?”沃尔夫维兹展开绝望的笑容。“你,亚当?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撒旦管不着的地方。谁能诱惑或拐骗精神病人?”

“不要说精神病人!”亚当说,语气尽量变得温和一点。“只是病人!不是精神病人。难道酒醉也是一种精神疾病?那胃痛呢?那有什么区别?胃是什么?胃肌肉是什么?这里……”这一会儿,他说话像格劳斯博士,像格劳斯博士夫人,沃尔夫维兹这样想。博士夫人曾以这样的思路给他说事。博士夫人喜欢柚子汁。他有一次给她带了一些柚子,她说,“上帝保佑你。”什么话!我早在达豪①就得到保佑了,那里甚至面包,黑乌鸦的面包都得到保佑了。

“看,亚当,我就要死了,我知道我就要死了,而你的话是个毫无根据的预言。我知道我这话听上去很离谱,但我就这样说话。我不用给你说这个。昨晚我看到了死亡天使,他离我这么近,我都能碰到他了,他碰到了我。我不怕他,我有准备的。”

事实上,亚当确实知道。他只是不想想这件事,他完全知道沃尔夫维

① 德国巴伐利亚州城市,纳粹集中营所在地。

兹看到了死神。他没有瞎编整个故事，只是结尾是现编的。结论不那么对，因为没有人比沃尔夫维兹更害怕死亡、掘墓人、裹尸布和不能永生。

夜晚，沃尔夫维兹感到死亡正在逼近，越来越近。婴儿和小孩在夜晚像树木和植物一样长大。而沃尔夫维兹在夜晚却感到死神的一步步逼近，死亡越来越真实。都在夜晚，但这里有差别。婴儿和树木、蔬菜、花草并不知道自己在夜晚生长。夜晚是不透明的。他们睡过整个夜晚。他们休息。他们只死几个小时。沃尔夫维兹不在夜晚死去，他夜不成寐，知道死神已经来临。

但是内奥米，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内奥米。亚当还在雅法时见过她几次。内奥米是他父亲的安慰，他的生命，他的耻辱。一次，他因为害怕几乎昏晕过去，他们用出租车将他从特拉维夫带到这个医院，就在那个晚上他给上帝写了一封信。亚当保存着这封信。

上帝！［这封用花体字写成的信是这样开头的，整封信没有一处涂改，真是一个完美的文本］

> 我女儿内奥米今天带我去了医院，之后回到了特拉维夫。我不喜欢特拉维夫，它发展得太快了。我想给你说说内奥米的事。你忘记了她。我在室外，在露天给你写信。当然，上帝禁止你出来看一眼。我要给你写写内奥米，你已经忘记了她。她是个可爱的孩子，不漂亮但可爱。真的，她的鼻子圆圆的，就像我。如果我的鼻子是土豆，那你可以说她的鼻子是浆果。在那些日子里，我的意思是，很久以前。在波兰，那个曾经是犹太人的波兰，现在是，按照亚当·斯坦的说法，“去犹太人”。在这个波兰，有一天他们烧掉了你们所有的教堂，但你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而你们的天使们都从天堂下来，留下了挂在你们的方舟前面的大幕，将它们做成祈祷披巾，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所看到的之后，他们就想祈祷。他们站在废墟里，无限悲伤，包裹在你

的圣洁的幕布里，祈祷着。他们哭泣："世界的主宰，你是唯一，独一无二，因为没有人像你一样，或与你在一道，你没有合作者或助手，因为你一直是独自一人在创造这个世界，为你的名字增添最大的荣光！"他们的身体依然包裹在缀满珠宝的窗帘布中，这些窗帘布底部烧焦了，但依然完好如你，他们以三重尖叫结束祷告："世界的主宰啊，你怎么能够？你怎么能够？你怎么能够？"此时你显然挥了挥手，说："是啊，真的，我怎么能够？"

在那里，在那个波兰，在窗帘布变成祈祷披巾之前，我有一个女儿，她的名字叫内奥米，全名叫内奥米·沃尔夫维兹。她五岁，对着我叫：爸爸，为什么？爸爸，什么时候？一天——我记不得确切哪一天，实际上我是不想记起，因为这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或前或后——一天你的信使来了，你的男孩们，他们开始将我们关起来。小内奥米被一个叫玛罗莎克太太的波兰妇女看上，玛罗莎克太太将她带到了她房子的地窖里。换句话说：你不做的事，玛罗莎克太太做。谁的方式更好，你的还是玛罗莎克太太的？这房子很旧了，是1819年建的，下面的地窖又潮湿又低矮，内奥米在地窖里坐了七个月，也就是210天，也就是5040小时，也就是302400分钟，也就是18144000秒。拿出你的欧米茄表，拿出你的时度表，表面上一定标记着希伯来字母，或者你不用数字，用十二个部落的符号？卷起袖子，看看你的表，数一数：滴答，滴答，滴答，太多的滴答。而老地窖的天花板很低，或许地板还很高？毕竟内奥米头顶天花板在那里坐了七个月。因为潮湿她不能躺下。她进入地窖的那一天，她坐下来，头就顶着了天花板！你明白我想告诉你什么吗？

在那个地窖里，在夜晚，不是在白天——虽然很难区分白天与黑夜——在夜晚她感到她在发育，在长大。但她怎么能够发育？怎么能够长大？她长到天花板里去了，长到潮湿的石头天

花板里。她的头顶到天花板里,顶啊顶,但那天花板一动都不动。苍白,潮湿,坚固,永恒。她的头顶在天花板里,想钻通天花板,但被天花板压扁了,压扁在天花板里了。那个天花板,那宇宙的主宰,依照自己的形状雕塑着她的头盖骨。从第一个月到第二个月,她的头被压得越来越扁了。她的脊椎骨弯曲了,变形了,她十分清楚地感到了,她的头还一直往天花板上顶,她后来(很久以后了)告诉我,她长大了多少,发育了多少。每天一次,玛罗莎克太太微微打开门,留出可以伸进她一个手指的缝隙,塞进去一点食物和水;除了这点小小的光线,她在整整七个月里什么也没有见到。她的头长到天花板里,她想着,感觉到自己的长大。那些包裹在幕布里的天使没有为她哭泣吗?内奥米的头被石化了,变得硬邦邦的,长大的头被抑制了,被压扁了,那是什么样的忍耐,什么样的无助!她的身体一直长大,一直发育,不得不长大,一个月一厘米(0.3937英寸)?一个星期两毫米(0.0786英寸)?确切的数字是无法断定的。她的头想逃离,想出来,但这天花板太坚固了!

写信人:沃尔夫维兹
绰号:"割礼师"

沃尔夫维兹,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挂着羞涩的微笑的男人,这个给上帝写信的男人,在夜里感到自己就要死了,就要走向终点。不慌不忙,充满信心,心存恐惧。他在做梦,他的梦不再是梦,而是持续到夜里的白日梦,混杂着他的幻觉,他的想象,他感到死亡的来临,他的动脉在硬化,血液凝固了,胃变成了石头。看,他心脏的肌肉停止了工作,他的肝被侵蚀了,肾失去了功能……他很清楚自己的人体构造,这色彩斑斓的构造。好像在某个医学院查看人体图,沃尔夫维兹看到了自己的手,胃,心脏,胸

部，大腿。他看到自己的肌肉，组织，骨头，血球，好像在 X 光之下。而且，他看到了他的精神——他的灵魂，样子模糊，但的确是存在的——与他的身体之间的斗争。他感到他的身体成了一个战场。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可怕的遭遇战，坦克和大炮，炸弹和弹壳，甚至还有胜利的歌声，升旗，撕烂的衣服，黑色绝望，惨败，被摧毁的空城，被毁坏的街道。只有最后的战场还保留着。两个星期之后，星期一。到星期二就要埋葬。因为下雨泥土会很松软。沃尔夫维兹很肯定，这个终结，他的终结——他虽然很害怕，但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去阻挡它——他的死亡是印刻在他的身体之内的，从他血管里的血液那里领受指令。正像他女儿内奥米是架在那潮湿的地板和一动不动的天花板之间的一座桥梁，他沃尔夫维兹也是一座桥梁。在不可能和可能之间的桥梁，在他母亲被人遗忘的温暖的子宫和贝尔－谢巴中心医院那个冰柜——两个星期后的星期一他的尸体就要躺到那里——之间的桥梁。他沃尔夫维兹能战胜命运，骗过它，阻止他的末日来临？那末日就像老鹰一样向他俯冲而来。或者，有可能抬升那个天花板吗？哪怕只是一个晚上也好。或者，让内奥米晚一个晚上再生长？

也许这一切是可能的？也许，如果他能整夜不睡，如果在死神跳上他病入膏肓的身体的时候他睁着眼睛保持清醒……也许？但是一个人，或者一条狗，或者地窖里的小女孩，或者甚至格劳斯博士怎么能在睡觉的时候保持清醒呢？在做梦的时候？如果在做梦的时候有可能保持清醒，那么就有可能永远活下去，永无止境。绝对的。“但是我要死了，”他对亚当·斯坦说，“因为在零时，在既定的，决定性的时刻，在关键的时间，我要睡去，梦见我的死亡。”

“我正忙着照看小孩！”亚当怒气冲天。“上帝？我们把上帝留给舒维丝特双胞胎姐妹好了。我太忙了，孩子正在成熟，正在成长。不，我不知道是什么将我吸引到他那里的。或许我知道，是的。这个孩子。我曾经有过两个女儿。你见过露丝的丈夫约瑟夫·格雷兹吗？不，显然你没有见过他。但你见过露丝，那个公寓女房东，她来看过我。她有一个大理

石般的身体。我常常盯着她的身体看,看到我的脸映照在上面,就像在镜子里。也许她的身体密封存放在一个箱子里好几年? 这孩子整天打字。"

"这孩子?"

"这孩子。"亚当斜着脸,表情严肃,无情。他说,"马上要下雨了,没错,要下雨了。"

"孩子? 你的孩子是条狗。"沃尔夫维兹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他幼稚的脸一下红了。他垂下眼睛,注意到擦得很亮的鞋子,亮极了,为了一个葬礼,为了他自己的葬礼擦得这么亮。

"我的孩子。"

"你真的想要,也许——我的意思是,你想要把他变成一个人?"

"我什么也不想,我只是自得其乐。"

"你对他着了迷,亚当,你不只是自得其乐。你把什么都给了他。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不,那是一个谎言! 我玩得很开心,他对我吼叫,但他是个孩子,这东西使我不解,使我更深入地了解我自己,就像一个人遇到了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是他的高祖父的一只猴子。你知道一个光棍怎么祈祷吗? 我记不起来在哪里读到的。'我向你祈祷,上帝,让我一直不要结婚。(我现在未婚,我不会再这样了。)但如果我必须结婚,别让我做不忠妻子的丈夫。(道理清楚得很! 我被她的出卖毁掉了。我过去常常用我的双手促使她出卖我,我还大笑。)如果我与一个不忠的妻子结了婚,别让我知道。(知道真相是唯一的享受,唯一的乐趣。)如果我必须知道,那就让它变得于我无关紧要。(如果我知道,只有当我知道,它就会对我至关紧要,不是你所期待的那种紧要,那么婚姻就会成功。我将同时变成谋杀者和受害者。)'这就是我对这只狗的感情。"

狗? 孩子? 狗,狗。一个不忠的妻子。露丝,狗。狗露丝。爸爸为什么,爸爸什么时候……在这个时候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沃尔夫维兹恐惧地

向后跳去,尖叫道:“滚开!”这个孩子趴在地上嗅着亚当的鞋子。这孩子已经爬到他这里,辨出了他,上下上下地点起了头。

亚当的心中掠过一阵爱的暖流。“他想我了!”他说,然后又保持沉默了。我必须抑制浅薄的感情,我没有许可,没有权力。但他的话出自他的嘴,不是出自他的心。他双腿跳起来,朝房子跑去。沃尔夫维兹紧随其后。亚当不是在跑,他是在飞。沃尔夫维兹气喘吁吁。狗在他们身后爬着,吼叫着。

他们到了房间,闩上门,亚当就把这只盘腿驼背、鼻子和手都在颤抖的狗放到椅子上,指着打字机,说,“你要给自己起个什么名字?我们得给你起个名。你仅有的一个名字出现在格劳斯的名册里,但我对那个名字没有兴趣。你获得新生是因为我给了你糖果。别忘记这个。我不关心妈妈-爸爸。我有两个女儿,你有母亲-父亲。这些是语义学上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选择一个名字。没有名字就没有生存。没有标签,没有号码,没有某种命名,没有卷宗,生活就不可继续。因此,孩子,这是一个久远的传统——每个生物都有一个名字,你没有名字,那是傲慢自大的表现。”狗听得一头雾水,颤抖着。他还不明白。带着狗特有的迷茫表情,他的眼光从亚当转到沃尔夫维兹,又从沃尔夫维兹转到亚当。然后他的蓝眼睛低垂下来,脸上露出可怜的神色。亚当鄙视他脸上哀求的模样,他受到了侮辱。他回到柏林时,他在每一个角落看到哀求的神色,在每个方向都看到一双双乞求的眼睛。那是战后的第一个冬天,真冷。他有一幢豪宅,有暖气,开一辆小轿车。这辆小轿车是他从一个名叫沃尔夫,沃尔夫冈·沃尔夫的纳粹国防军军官那里买来的。整整一年这车就放在车库里,因为沃尔夫冈没有钱买汽油。一切都凭票配给。俄国大兵与美国黑人臂挽臂走在柏林大街上,而千年荣耀的孩子们则在卖火柴。千年帝国的这些蓝眼睛的孩子兜售着美国香烟。两包“切斯特菲尔德”牌子的香烟的价值与一个女人——她女儿,她母亲的——消魂一夜相当。亚当买下车,把钱抛在车库的地板上,但是军官沃尔夫并没有弯腰去拣。

他妻子站在车库一角，瞪着眼睛看着他。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就像风中的一片叶子。他，一个高傲的军官，衣衫褴褛，眼睛无神。他知道自己是要分享千年荣耀的，现在被迫为了几个钱卖掉了他心爱的老车，这辆擦得油光锃亮的黑色梅赛德斯轿车。车里没有一滴油。他的妻子已是饿得发慌，只是在一旁看着。她的脸色如土灰。他们得把车从车库里推出来才能发动它。他们的房子被炸弹毁掉了，只有这个车库挺立着。像一个稻草人。像正义，那无色无味的正义。挺立得像阳具。亚当于是嘲笑这片不幸的正义废墟，像一个阳具那样挺立着，高傲，无形，无色。他嘲笑这个不肯弯腰拣钱的挺立的军官。但他在心里说，这个挺立的德国军官保持着自尊。那颗心嘲笑着他，同时这颗心也敬佩着他。因为他自己受到的训练一定会得到这同样的结果。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哪里好去。露丝还没有重生。他是个孤儿，一个鳏夫，一个富翁。哀求的神情。那些眼光使他反感。胜利者面露哀色，就像那些战败者，他们不知道未来也有他们一份。事实上，那个时候他们确实不知道。维斯，他还是维斯吗？毫无疑问，他回来了，变成了克雷恩。因为谁用橡胶避孕套给他带去硬币？监牢号20187？狗？雷克斯？亚当？

"如果你要给他起个名字，我想你应该给他起一个狗的名字，"沃尔夫维兹说。他吞吞吐吐地说着他这个词，不敢清楚地发出声来。他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他是谁？我们取一个狗名吧。

"沃尔夫维兹，你令我惊奇。你在说什么？说出来。"

"给他取另一个名字，取一个人的名字，这是禁止的。人是神圣的，人是上帝的选民，即使在犹大出卖了上帝之后也是如此。"沃尔夫维兹，这个老神秘，这个圣人，他的父亲（来自舒尔科夫的扎尔曼拉比）拒绝在阿布月初九①哀悼，那将是弥赛亚出生的日子；对沃尔夫维兹来说，狗只是撒旦的助手和同盟，就是这个沃尔夫维兹说了这番话。沃尔夫维兹走

---

① 犹太人悼念第一和第二圣殿被毁的纪念日。

到狗跟前，对他咆哮道："怪物！亚司马提！滚，滚，滚！"他弯腰试着偷看一眼打字机；那纸上依然空白，白纸一张。但狗的指头敲打着键盘，很快他就会为我们弹奏老调了。他知道。这里面有秘密。完了。嘘。狗转过那张漂亮的脸，盯着沃尔夫维兹湖水般湛蓝的眼睛，那眼里流露出邪恶和仇恨，对着他的脸狂吼。沃尔夫维兹被那眼神吓坏了，一下瘫倒在亚当的床上。

"他差点咬了你！"亚当说。他的口气里带着一丝蔑视。"现在——名字。他的名字将是什么？"

"亚当的孩子！"沃尔夫维兹喊道。"他难道不是你的孩子？伊尔塞·科赫有一条狗，他的名字叫亚当。"

"亚当！"亚当来回踱着步，双臂交叉着。突然他觉得他应该将一切都解释给这狗听，内奥米的父亲——那个头盖骨被压扁的女孩的父亲——也应该听到他的理由，这是一件要紧的事。"当我从我母亲的子宫里出现的时候，我就有个选择，"他尖叫着，嘴巴几乎紧闭着，"我有个神圣的选择，先生，给我自己起名字这样一个一辈子只有一次的选择。我本来可以叫摩西，亚伯拉罕，以撒，我本来可以叫波阿斯，巴－阿地德，约拉姆，耶霍拉姆，亚哈，耶洗别，阿苏伊尔。但我选了亚当这个名字，母亲笑了。父亲很愤怒。在他的想象中，他看到我坐在伊甸园里，毁坏了人类的未来。他忘记了，或者是因为不愿想起与他妻子的关系，亚当本是受害者。夏娃是罪人。谁是引诱者？是苹果！从犹大部落里走来一个人，绝望至极，长相英俊，很富有，失去父母，成了鳏夫，他的名字是——什么？我大笑着说：亚当。我想给自己取名为上帝－亚当，或者兄弟－亚当或者父亲－亚当或者主子－亚当，而我变成了兄弟－赫伯特，兄弟－克雷恩，父亲－狗。而事实上父亲－狗最有意思。但那个时候我听不进这些东西，我还不知道。孩子，写！"

这孩子抬起眼睛看着他，这眼睛在笑？他在等什么，他想要什么？"你明白吗？"他点点头。"我几乎可以吻到他那张令人恶心的脸！然后

来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不纯洁，不正直，一个以色列骗子，撒旦的同伴，那是内森·格劳斯博士控制的年代，瞧！天要下雨了！绝对要下雨了！沙漠会好好洗个澡，它将开花，这片荒地将断气，犹太人将从四面八方赶来，头顶篮子，登上上帝之山，人之山，塞斯林的医院，在这里他们都将被囚禁起来。"

沃尔夫维兹喷口大笑。

这只狗脸上挂着微笑。你见过狗大笑吗？

"亚当，"斯坦说，"亚当是个很好的名字。印度人把第一个人叫做Manu①，意思是意愿和伟大而玄妙的思想的主人。希腊人发明了逻辑，在奴隶的帮助下发明了民主制度，发明了现代下水道系统和戏剧，他们把人叫做 anthropos②：换句话说，是来自天堂的观察者。罗马人把人叫做homo③，意思是会说话的动物。希伯来人把人叫做 Adam，意思是泥土，也叫 adamah，是造他用的材料，给他取这个名字是出于他与生俱来的缺陷或者柔弱的名义，出于在他身上流淌的生死之血的名义。他们也把他叫做以挪士④，因为《圣经》上写着，在这个以挪士生活的年代，人们将上帝放到他们名字里。那就意味着，第一个人不仅叫亚当，用泥土、血和烂泥做成的亚当，而且还是以挪士，上帝在他身体里。以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人是天使，也是垃圾。罪犯和救世主，弥赛亚。根据希伯来人的说法。毕竟，人是在哪一天造出的？在最后一天！圣人说，人什么时候感到淘气了，天使们就即兴哼出一个曲调，大笑道：为什么你的头脑这么不切实际？——上帝造蚊子在造你之前！但是亚当——亚当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是上帝亲手造的，虽然是最后一个，但不是最微不足道的，因为他最接近上帝造物的最后一个动作：亚当，上帝造出的亚当，是上帝造物的顶

① 摩奴，印度神话中的人类祖先。

② 希腊语"人类"的意思。

③ 拉丁语"人类"的意思。

④ Seth 的儿子，见基督教《圣经·创世记》。

峰之作。亚当是最好的产品。亚当。亚当每一分钟都被审判着。有一个成为圣人的亚当,有一个在里窝那做牧师的亚当,有一个亚当是符腾堡的王子,他的父亲路德维格亲王是普鲁士国王的兄弟。那个伟大的猎人阿尔布莱希特·亚当又怎么样呢?还有那个作家亚当·德·拉·哈勒,以及阿达穆斯·不来梅尼斯,他是不来梅人,萨克森人。吉恩·路易·亚当,还有美名远扬的印刷商约翰·维克托·亚当,1728年他在爱丁堡就干起了平版印刷术,在苏丹有一个亚当姆阿,还有……我选择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有深刻的含义。如果情况不是那样,它应该是这样。现在我是亚当了,一直是亚当。什么也不用说,沃尔夫维兹,你得到了你的名字。在某个愚蠢的不必要的时刻,他们给你取了一个名字。我从永恒中窃取了我的名字,因为我必须使它永垂不朽。亚当。狗。伊尔塞·科赫。人之子。人。上帝之子。几乎完蛋。理解之子。有思想的动物。理性之人。血性之人。凡人。人的一生就是受难。因为天堂。因为用他的肋骨做成的那个女人。因为他的愚蠢。人是人之子。除了上帝亚当没有父亲。那么上帝去哪里了?他去买一支哈瓦那雪茄,忘记回来了。最好的雪茄,也许还有咖啡,也许是杰克丹尼牌的?没有上帝生活是多么的悲哀!人还是被留下了。我在这里,我有一个孩子,他吼叫着,是亚当的儿子,亚当自己的儿子。人之子是一条狗,这是一个证据。你必须给他取一个名字。一个希伯来名字,孩子!"

这孩子抬头看着,眼睛扑闪扑闪的。

"孩子,你必须在你的打字机上打出你为自己选择的名字。像我一样。我怎么给我自己取名的,你就怎么取!你在等什么?"

禁止拖延时日。时间在飞逝。时间飞逝,你不知道下一刻会是什么样。

"写吧,孩子,写吧……"

他盯着他看,神色茫然。外面的天空变黑了;从窗户望去,乌云一片压着一片,像黑色的羔羊。一缕阳光突然撕开乌云,照亮了灰茫茫的沙

漠。一场沙尘暴正在什么地方积聚力量,一场猛烈的旋风就要到来。

"孩子,快写!你觉得你能依靠我吗?"

这声音在颤抖,亚当的声音,上帝-亚当的声音,父亲-亚当的声音,儿子-亚当的声音,以挪士-亚当的声音。

"我病了,孩子,你听到了吗?病得比你厉害。我站在路的尽头。站在风暴之中。外边。在空中。在沃尔夫维兹的天使们中间,我是一个悲惨的老千。我杀了一辈子的母鸡,一辈子。我是格劳斯博士的破布,一只医用天竺鼠,一间精神分析的温室。他们给我施了催眠术。写!你要写什么?阿道夫?赫伯特?维斯?"

沃尔夫维兹的眼睛泪水长流。沃尔夫维兹头顶着天花板,顶着天空。但他们不会为他提升天堂的高度。户外的天空越来越黑了,狂风大作。你只能透过窗户看到——供热系统,空调设备和音乐机器将狂风的嘶叫声变得无声。风暴是用来听的,不只是看的。

"够了,亚当,"沃尔夫维兹哭泣着。"让他单独待着吧。有什么急的?谁要一个名字?"

这孩子使劲地敲打着键盘,配合着风暴的到来:他的手指,是人手指的极端化,是狗身上的人手指的极端化,现在他的手指疯狂地敲打着。他打出这些词语:bastarde,Gross,bone,Jenni,gote。

"你吼叫,但你不是狗。你不能直立,但你不是狗!写吧,你的名字将造出你,名字会确立一切,一个好的名字比一个好的身体还要好,一个好的名字比体态都好,比一切都好。每种生物都有名字,甚至一只蟑螂都有,阿道夫·考克卢奇①,造物的王冠,花环,蟑螂头上的一圈花环。写一个名字!"

狗写道:clowds,undernith,Jenni。

突然狗想起了漂浮在他往昔迷雾中的什么事情。以前他是一个

① Cockroach,英语中"蟑螂"的意思。

孩子——

杏树开花了，
希特勒的头秃得像一个勺子，
鸟儿落在柏树上
淋了他一身屎

亚当笑了。亚当从很远的地方大笑。好像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铃响了，是宣布开饭的铃声。皮埃尔·洛蒂的喊叫声从走廊那边传来——他站在门的另一边，喊道："亚当，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惊喜。你一定要尝尝，我也带来了勃艮第的博若莱①特别精品——56年产的博若莱葡萄酒，这瓶塞红得像猴子屁股，真香啊！"

"那么，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打着字。他为什么打着狗绝不能认识或知道的名字？因为——亚当透过沃尔夫维兹脸上直流而下的眼泪大笑着——因为从前，某个时刻，任何时刻，他是个小孩，听到过这些名字。他打道：Jesus（耶稣）！

不。亚当给他讲过那个故事！亚当说着——或许那是赫伯特？——那孩子竖起耳朵听着。亚当讲过弥赛亚的故事，因为讲他的故事对他来说是很要紧的事。他是这片土地的儿子，它的肉体的肉体，而我是克雷恩世界的一个难民。

对沃尔夫维兹来说，这样的说法很有意思："不要把问题搞混，你是耶稣世界里的难民。那个弥赛亚！别忘记！永远不要！"

"好吧，你这个头盖骨被压扁的内奥米的父亲，另一个名字。"

孩子敲打着键盘，写着，通过手指尖叫着，同时他的嘴巴一开一合，像狗的嘴巴：David（大卫）！于是亚当高兴地鼓起掌来。"大卫，以色列王，

① 法国中东部一个丘陵地区，位于同样盛产葡萄酒的勃艮第。

拔示巴①的丈夫，赫梯人乌利亚的谋杀者，犹大王国的圣人，耶布斯城的征服着，耶路撒冷的建筑师，骗了所有人的骗子，为他自己开创了一个帝国，在上帝的约柜边蹦蹦跳跳，用约柜将上帝带到了耶路撒冷。有谁能用约柜将上帝带到耶路撒冷，杀死赫梯人乌利亚，娶了他妻子，写了《赞美诗》，犯下通奸罪，生下聪明的儿子所罗门——下定决心，生下像所罗门一样聪明的儿子！他与自作聪明的商人希兰立约，乞求上帝允许他为上帝建造一座漂亮的宫殿，那样的人是跟我的心灵相通的。尤其在这里，在阿拉德，那是他的城堡。在沙漠边缘的城堡，在城堡里他为所欲为，走出城堡，他将麻药、香料、盐、美酒、仆人、美女、骆驼，连同约柜中的上帝一齐运到宫殿中。"

孩子的头突然低下来垂到打字机上，键盘发出怪诞的金属声。

亚当拥抱孩子。孩子朝亚当摇晃着脸；他先前打字时的那种疯狂好像被这个拥抱消除了。这一会儿他的脸很平静，他那蓝色的眼睛睁开了，眼泪流了下来。

亚当的脸贴着大卫的脸，感觉到了这泪水。他凝视这泪水，突然一样可怕的事情，怪异的事情在他眼里变得清晰起来，那是一件他已经无法控制的事情。他意识到这眼泪不是一个畜生的眼泪。他的感觉是对的。这只狗，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名字，实际上就是一个孩子。这眼泪是人的眼泪，这只编了一首关于希特勒的歌的狗绝不会再是狗了，不会再吼叫了，不会再啃骨头了。亚当很是震惊。这想法使他懵了。他又一次失败的意识潜入到他的灵魂深处。亚当·斯坦从来不是一只狗，亚当的孩子从来不是一只狗。多么耻辱啊！上帝，你又让我陷入迷茫。你的骗术比我还要高明。你太厉害了。此时，亚当感到可怕的疼痛，这疼痛使他后背分裂，身体扭曲。这孩子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目瞪口呆，在恐惧中眼泪已经干了，亚当尖叫道："我告诉过你，你是不可能靠我的，我病了！"他站

① 《圣经·旧约》中原为乌利亚之妻，后嫁与大卫王，生下了儿子所罗门。

起来，一下冲出门外，逃离了这个房间。

他逃离了孩子，他逃离了沃尔夫维兹。孩子蜷缩在角落，将亚当的毯子拉到自己身上，将自己包裹起来，吼叫着。沃尔夫维兹离开了房间。他摇摇晃晃，一瘸一拐……

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在院子里找到了亚当。沙漠风暴之中，扑天盖地的沙尘暴之中，从上帝那里、从天堂、从内奥米·沃尔夫维兹的天花板上落下、砸下、喷涌而下的狂雨之中。身披幕布的天使的眼泪从巨大的管子中喷洒下来。整个沙漠被狂风掀起，亚当站在那里，用他可爱的头击打着墙壁。同时大叫："该死的大卫，该死的以色列王……"

希伯来的阿达尔月①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普林节。狗蜷缩在椅子上，在打字机上打字。半导体收音机在响着。狗听着音乐。"他的主人的声音。"

亚当与狗交谈着。离开了医院，他现在离他的末日更近了几英寸，他的末日与劳埃德的末日一样确定无疑。孩子用打字机打着他的回答。公告栏里刚刚宣布，今天晚上八点整，在餐厅将要举办普林节庆祝晚会，人人必须参加的假面舞会，在护士斯皮策的托老所里有普林节演出，有各种点心，有酒，你可以尽情享用——格劳斯博士已经打开了酒窖。沃尔夫维兹宣布大家都不可错过庆祝活动，"除非你不懂得被诅咒的哈曼和被保佑的末底改②之间的区别。"

在去餐厅之前，亚当爱抚了这孩子一会儿。孩子躺在地板上，呼吸沉重。他和孩子都很平静，都感到了彼此的存在。人对人，人对狗，人对人子。他们就这样坐着。在窗口，夜色低垂，而天空清晰可见，远处一个灯光在移动——也许是一辆开往山脊的军用吉普车——死海的另一边闪着

---

① 即犹太教历12月，犹太国历6月，在公历2、3月间，共29或30天。

② 《圣经》故事人物，以斯帖的堂兄，从哈曼手中救出犹太人。

光。这海照亮了它上面的那部分天堂。亚当·斯坦没有杀死死海,它是自己死的,死在他前面,它的死水将静静地流淌,如同坟地一般死寂,带着创世前混沌的原始美,直到最后审判日。当新月升起,白色群山之间的沟壑暂时露出面目,沐浴在月光中,像通向秘密的一个缺口。他在房间时宁静充满他全身,头脑一片空白,眼睛望着窗口那沙漠中的璀璨天空。不过,当亚当离开房间时,那份宁静不见了。走廊里音乐叮当作响,出于某种原因,他的心绪也一片混乱。亚当不知道原因。他捋捋鼻子下的胡须,卷起裤边,依他看,他为这次派对衣着得体,化装得体。他在使他的头发变得狂野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我不是亚当·斯坦,我是赫伯特·斯坦,长着胡须,卷着裤腿。

实验室灯火通明。所有荣耀都属于犹太人,这骗子在心里笑道。他敲敲门,走进去。乌列尔·斯洛尼姆博士坐在一张巨大的从这边墙靠到那边墙的桌子边,桌子上铺着闪光的白色油布,他正在为刚从海法运来的药品分类。等这些药品送到这里,付清税,夜晚就来临了。但是乌列尔必须完成分类。明天医生们会要这药那药,还有注射用的血清,所有药品必须一一编号,做好目录。乌列尔对亚当笑笑,亚当问了一声好,就坐在他的对面。然后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乌列尔继续编目,像小孩搭积木一样把药品垒成一个高塔,他没有注意到亚当的脸上的疲惫和沮丧。乌列尔·斯洛尼姆对病人的脸色不感兴趣,他垒高塔。唯一使乌列尔·斯洛尼姆感兴趣的是药品的属性,胶囊的内容,药品的化学作用。药理学的新神秘主义:佩奥特碱,墨斯卡灵,麦角酸酰二乙胺,海洛因,安非他明,鸦片,帕毛丁,可卡因……各种各样的可卡因,麻药。乌列尔一直研究这些药物不是对人而是对白老鼠,兔子,猫甚至蜜蜂的影响。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检查191号白老鼠的脸,红色标签的排列成A,B,C的胰岛素文件来确定这个老鼠是否抑郁,疲惫,或者快乐。亚当研究着他,他和他的积木。他想加入到游戏之中。他必须得到今天刚到的新药,今天下午在他们谈话中格劳斯博士把这新药捧上了天。

他这会儿暂时忘记了这药的名字，但他知道这周就要在几个病人身上试验了。这是一种威力很大，能使人致幻，他们得测试它的致幻效力，进行比较，整理数据。哦，他们非常渴望将精神病学转化成一门可以进行可控试验的科学，用显微镜来探究心痛，将死神的符咒分门别类……一种神药。但这种神药的疗效如何？让人沉醉是不够的，药丸和烟雾也是不够的。需要有新的东西。他渴望某种逃避。孩子使他精神紧张，让他发疯。他是我的药丸，我的婴儿药丸。他会用锁链将我束缚住。我痛恨被捆绑，这样就完全抹杀了与生活进行真正抗争的可能性了。还在我小时候，我的金鱼死了。我们叫他弗兰茨。就好像死了我的朋友，死了我的父亲一样。我们将他埋在院子里的时候，我哭了。之后，母亲哭了，接着是父亲，洛塔，格雷琴，还有爸爸什么时候－爸爸为什么，而我哭得没有那么凶。伊尔塞·科赫没有死，她将长生不死。亚当呢？亚当活着，但一个孩子将他束缚，那孩子一定会死，那么他会很伤心。需要一样东西，斯洛尼姆，一种神药！

亚当从口袋里拿出一枚五十分的硬币，开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手指间来回翻滚着。他知道，他明白他的斯洛尼姆。他那张沮丧的脸所无法完成的事，他那灵敏的手指可以做到，那可是德国最伟大的小丑的手指。斯洛尼姆目不转睛地盯着这硬币，心醉神迷，目瞪口呆。亚当将他的双眼像着魔似的吸引到他手上。克服了任何的阻力。他的嘴巴喋喋不休地说着，一刻不停，现在你看到硬币了，现在你又看不到了。它到哪里了？猜猜。斯洛尼姆不明白，这是一个游戏。亚当从耳朵里拉出硬币，用手指弹弹，进一步证明这硬币不是子虚乌有的，接着，这硬币到了斯洛尼姆紧握的拳头里，一会儿又在亚当的手指间滚动了，他同时又高谈阔论，说着马戏团的事，说他过去是如何在台上抢风头的，抢那些动物的风头，抢荡秋千演员的风头，抢伟大魔术师的风头，抢世上最肥胖女人的风头，抢长着六个手指头的男人的风头。他谈论着W·C·菲尔兹，依他观点，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喜剧大师，在电影界，不是马戏界，他最崇拜的人就是他。

他的鼻子大得像土豆,一脸的冷漠,有着超凡的幽默感。亚当有一次碰到吉米·杜兰特,他告诉亚当,"世上有很多长相英俊的人。但我与众不同,另有新意。"他的嘴不停地唠叨,两只手不停地玩弄着那枚硬币,然后,以一个职业马戏演员的娴熟和敏捷,他伸出右手,就在斯洛尼姆的鼻子底下,在这些高塔一般的药物中上下搜寻,挑出新的神药,药名他不知道,但他能一眼认出来,他毕竟是专家,精通这屋里所有的药。这个药与众不同,很新,正如吉米·杜兰特一样。其他药更可爱,但都比不上这个。他离开目录师斯洛尼姆后,他回到了房间,吞下胶囊,然后朝餐厅走去,朝普林节庆祝大典走去。长着胡须,头发狂乱,卷着裤腿,一副小丑模样。

护士斯皮策的托老所人员表演了一个普林节话剧,但参加演出的不止他们。舒维丝特姐姐像很多老人一样,打扮成以斯帖皇后的样子。亚瑟穿着坏蛋哈曼的衣服。老人们没有一个愿意装扮成坏蛋哈曼;他们害怕被人扔进焚尸炉去活活烧死。亚瑟不怕火。亚瑟热爱火。这个伟大的纵火犯不怕扮演哈曼,不怕与他的女儿一道被吊在火上焚烧,他女儿的名字是帕香多莎,达尔芳,阿斯婆莎,阿里迪和维左莎。这些孩子怎么会有罪呢?亚当想知道,亚瑟想知道。舒维丝特姐姐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些问题的困扰;她说,她是不懂上帝的,当上帝出现时,上帝会解释一切的。

沃尔夫维兹争辩道,因为大卫王在以色列做了人口普查——这是违背圣经律法的,所以上帝惩罚了他,将七万生灵赶出了这个国家。"残暴的上帝!"沃尔夫维兹总结说,沃尔夫维兹早在内奥米呆在地窖里时就认识到上帝的残暴了。舒维丝特姐姐不同意这个看法。上帝的逻辑不是我们的逻辑,因此我们不懂;两千年来,我们一直相互对立着,这个国家与上帝,那是——她说——个神奇的故事,不可轻易理解的故事。在整个宇宙没有人能与上帝相比。圣经是一个连续的对话,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强有

力的对话，既残暴又仁慈，既崇高又愚蠢，在一个国家与上帝之间的对话，他们相互选择，于是就相互负责。

“直到他逃之夭夭，唆使亚当·科赫去咬他的国家为止，”沃尔夫维兹说。

“对，”她说，“但你不明白为什么。是有原因的，但你不知道。正如你不明白为何圣朋有福的主允许你满足异端邪说。只有信徒——每一个犹太人都是信徒，不管他将他的信仰称为宗教，还是无神论，正义，社会主义，自然，实证主义，科学——只有一个因为信仰因为上帝对人类的承诺而受难的信徒才能破除诽谤。嘴巴过紧的人也许怀恨过多。格劳斯博士的沙发上有好几百人躺着，空谈着仇恨，对父亲母亲的仇恨，但他们的话只是一种信任的宣言，而信任就是爱。你们非常可笑，就像指责上帝又残暴又心怀妒忌而朝他扔石头的犹太人一样，因为上帝选择了你们，你们选择了上帝，你们双方在同一条船上，死亡之水在船边打转，直到危难来临，你大声呼喊，上帝！”

“上帝，上帝，上帝，”托老所老人大叫。

“上帝，走开，走开！”迈尔斯在幕后大喊，最后，护士斯皮策喝令使他们都安静了下来，开始为演出做最后的排练，他们演出的普林节话剧叫《普林节故事》。每个人都被分配了角色：三个亚哈随鲁①，两个大卫王，一个头戴纸王冠的国王乔治三世，拿破仑三世，路易十四（注：皮埃尔·洛蒂拿着一把出鞘的剑），王后以斯帖，打扮得畸形怪状的蓬巴杜侯爵夫人②，包法利夫人，伊尔塞·科赫，巴斯德夫人，葛丽泰·嘉宝和玛琳·黛德丽。坏蛋哈曼，也就是亚瑟，一直想模仿亚当在院子里溜狗时的步态，就像那个独裁者查理·卓别林，也就是你知道的那个谁。还有别的服装：

---

① 基督教《圣经》中的波斯国王，娶以斯帖为妻。

② 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密友，促进法奥同盟，保护画师、雕塑家和百科全书派作家。

赫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还有来自朝可夫的拉比，两位哈西德派教徒，三位以色列军官，一个飞行员，一个告示板，一份晚报，一个公羊角，尾巴太长的米老鼠，一只兔子，两只狗，一个自动电话交换机（年轻的艾尔麦格太太将两个电话听筒放在她两个奶子上，这样的话，她说她就能直接往值得休息的地方拨号了，也就是说，她身子下面你知道的那个地方，铃一响，就得到答复——有些人是打进电话来，但大多得到这样的答复：对不起，打错了！）。

詹妮不在，没有人知道原因。也许她害怕。她渴望见到亚当，但她害怕在人群中他不理会她。很多人打扮成牛仔、政治口号、交通信号灯和赛车的模样。他们冲进大厅，闹哄哄的很混乱，叫喊着"呜——噼——！"迈尔斯则在幕后掺和着"耶，耶"的喊声，希姆莱喊着"是的"，而其他人则在应和，"走，上帝，走！"接着托儿所的孩子们开始唱第一首歌：

普林节是犹太人的大节日，
面具，欢歌，狂舞和美酒。

舞台边上远远地坐着亚瑟，胖胖的曼尼，满脸胡子、装扮成公告牌的大卫多维兹，他们唱着：

亚当－西姆亚当在商店里
只买了一个小水壶，
来了一个警察，来了一个骗子，
用一个钓鱼钩拉着他的尾巴。

在另外一边，迈尔斯打扮成亚哈随鲁的模样，衣衫褴褛，一张充满诗意的脸，眼睛却少有光泽，他那老年低音唱得很沙哑：

人生来为了死，
母牛生来为了生崽。
如果你爬得太高，
你会重重摔到地上。

接着，另一个亚哈随鲁站了起来，其他人不禁大笑起来。托老所的老人们兴奋地鼓起掌来，但护士斯皮策让大家都静下来，示意第二个亚哈随鲁开始朗诵。

“尊贵的来宾，我们为什么庆祝普林节？……”

朗诵完毕，这孩子就坐下了，另一个站了起来，面有羞色地继续着刚才的演讲：“犹太人处境艰险。坏蛋哈曼想要他们的血。为了消灭所有的犹太人，他往世界各地派出奸细。……”

这时，护士斯皮策又发出一个信号，于是每个人跺脚三次，摇晃着大嗓门，尖叫道：

哈曼现在到哪里去了？
任何一个孩子都能告诉你
他最后的下场。

迈尔斯在幕后履行着他的职责，“耶，耶，这时圣人的队伍行进过来……”

“嘘——孩子们！迈尔斯，不要打断别人！求求你！内奥米，轮到你了，”护士斯皮策说。

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挺着身板，毫无表情地说话了：“在首都苏桑有一位国王，一位伟大而严厉的国王。他叫什么名字？”

“亚哈随鲁！”他们欢快地喊叫着。

护士斯皮策：“亚哈随鲁做了什么？”

大家齐声尖叫:“他找到了一个王后。”

老孩子:“他娶的王后病怏怏的,长得又丑,她的名字叫瓦实提。”

众人:“实提,实提,实提……”

老孩子:“国王在以色列,王后在地狱,国王玩球正开心,王后被关在罐头里。”

护士斯皮策:“嘘——亚哈随鲁发现了谁?”

王后以斯帖站起身,不知所措地四下张望。她的眼睛与亚当的眼睛相遇了。亚当很沮丧。那胶囊在他身体里开始发生作用了,在他血液里融化了。他的双眼默默地、隐秘地注视着这个穿着破衣的老小孩,这个丑陋、可怜的老女人,她强作欢颜,说,“我!王后以斯帖,末底改的侄女。他追寻我,他想要我,他找到我,他看见我,从我这里他听到了拯救的脚步声。”

众人:“对犹太人的拯救。犹太人的明灯和蜡烛。那些犹太人散落世界各处,肩背着背包,手拄着拐杖。”

一个小孩——一个长着胡须、秃头、打扮成轮船模样的老头咕哝道:

呼,呼,呼,
你是谁?
烟囱冒烟的轮船!
你要到哪里去?
运的什么货?
在远方,不久前,
犹太人背着包拄着杖
等着爬到圣地。

众人:“以色列是我们的国家,大卫王是我们的国王,末底改是我们的救星,以斯帖是我们的美人。”

他们的脸闪着光,很有神采。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孩轻声朗诵着:“冷风在吹,希特勒上了床,他的妻子给了他一杯果汁,希特勒的肠子是茅厕——”他们都喷口大笑起来。笑得歇斯底里:

> 爸爸在街上找到了妈妈
> 她挂在电话线上
> 他切断了电源。
> 团结万岁!

护士斯皮策,很有耐心,笑笑:“不对,你们把节日都搞混了。这是首好歌,但不是用在这里的。孩子们,请问在苏桑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老太太——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首都苏桑的一个乞丐,抿着嘴,咕哝着,眼里放着可怕的光:“以斯帖大摆盛宴,邀请坏蛋哈曼和亚哈随鲁来赴宴,在宴席上她发布了可怕的消息……”

打扮成牛仔的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唱道:

> 哎,哈曼有个地狱般的妈妈,
> 他想用凝固汽油弹炸死所有犹太人,
> 再在树上吊死末底改,
> 但当他写下邪恶命令之时……

护士斯皮策:“亚哈随鲁提的问题是什么?”

内奥米:“对国王想表彰的人我们该怎么办?”

护士斯皮策:“那个人是谁?”

众人:“不是那个设置路障的哈曼,而是他嘲笑过的那个犹太人末底改。他们将哈曼用绳子吊到空中,把他的亲信也吊起来——这才是公平的。末底改的地位仅次于国王,而哈曼则是十足的坏蛋。以斯帖还是王

后，亚哈随鲁依然爱着她的风采。”大家恐慌地用刺耳的声音唱道：“纯洁的雅各看到一身蓝衣的末底改，欢快地大叫起来。”

这时，王后以斯帖，加上另外一个王后，加上舒维丝特姐姐，她也装扮王后以斯帖，都坐到了四个亚哈随鲁的旁边，其他人组成令人注目的队伍在他们身边经过，嘴里胡乱唱着“哟，哟，伊，耶，呀，是的，呀，旬，哟”，而迈尔斯则用鼓声和其他各种乱哄哄的声响为大家鼓劲。

亚当停止了他耳朵的功能。他尖叫着，不知道他的嘴巴是哑的，他喊不出声音。人群渐渐地从他的视线里消退。在山脚的某一个地方，站着亚瑟-哈曼，亚哈随鲁和以斯帖，他们唱着歌，他们行进在队伍中，他们陶醉其中，高声尖叫。现在他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他们消失了。他现在孤身一人，高高在上。突然他看到了他的全部人生，他的所有岁月排成一个可怜的队伍行进着走过他的身旁，在这背景深处，人们庆祝着普林节，但没有一点声响。

护士斯皮策看上去像那个食品商人的妻子，我们从那个叫劳伊特先生的食品商人那里买安息日面包，他从慕尼黑奔到柏林，又从柏林奔到天堂，奔到烟囱之神那里——多亏了I·G·法本各大工厂的实验室所发明和完善的那个令人神魂颠倒的化学过程，那是在辉煌的年代，在长达千年的胜利时代所发明和完善的。狗，你记得吗？嚯，嚯，我的雷克斯。“我的孩子，”那个美国上校在那份确认亚当·斯坦对冯·汉姆登男爵的豪宅的拥有权的文件上盖完章时，这样称呼他。“我的孩子，”这岁月就从他的脸旁溜走了。一支令人眩晕的队伍。苦路。圣洁的海伦会出现并且擦我的脸吗？就在那里，在我的耶路撒冷的街头？那块上面印有我的脸形的手帕将会秘藏在某个偏僻的教堂吗？一千年之后，内奥米·沃尔夫维兹的头将包裹在这块手帕里。那是1939年5月5日。一个阴沉的下雨的早晨。他在街角买了一份报纸。那是1941年10月7日。一群马在远处嘶叫，有一个人带着笑容轻柔地说——他的这种轻柔是非常有毒性的——“马戏团不能属于一个非雅利安人种的人！这是由某某大学法律

系主任约阿希姆·赫斯博士提供给我们的历史的、文献的、法律的权威依据。”科隆大学？海德堡大学？德累斯顿大学？柏林大学？他忘记了。忘记了。所有的系主任都长相类似，德国母亲生下了几百万，几万亿人，外貌特征都一样。他们都写类似的书，权威之作，几百万部的权威之作；很显然，那是辉煌年代里全国的智力游戏。这辉煌千年，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写权威之作，提出权威证据，主题是放火狂的恐怖年代的种族，血统，汗水，雅利安主义，去犹太人主义。这些日子爬行而过。他与这些日子同行，改变了自己，扭曲了自己。收缩，膨胀，一个形象接着一个形象，杂乱无章，没有次序，没有时间的逻辑性。在1922年10月，他是一个少年；到1946年10月他已是老年人。他既是少年，又是老人，行进着，给自己敬礼。一会儿是赫伯特，一会儿是亚当。他们从此经过。大笑着。接着出现的是“犀牛”。那是他们给汉斯·德意志起的外号，他死于1939年，因为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的国家，他的文化……当他从科隆的窗户向外望去，他看到的是漆黑的科隆，看到各色旗帜，看到年轻人，他的年轻人，都在高喊：*胜利万岁*，他就悲伤至极，立刻倒地而死。如果歌德，或者席勒，或者冯·汉姆登，或者戈林，或者让·保罗，或者托马斯·曼，或者巴赫，或者伊尔塞·科赫，如果以上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站在窗口，目睹这一切，他就会理解这一切，但“犀牛汉斯”虽然是门德尔松的曾孙子，思想解放的曾孙子，但他不能理解。所以他死了。亚当向他投去轻蔑的目光。他，亚当，理解这一切的。克雷恩司令，现在叫维斯，能够作证，因为他相当欣赏亚当，他说，“你明白的，亚当，你是我，因为我是你，我们都是狗，但我有皮鞭，而你没有。”接着是艾尔莎·库尔兹太太，英语教师，可笑的老太太，戴着从伦敦买来的草帽，那是她唯一一次好不容易去到伦敦，而没有一个伦敦人能听出她说的英语，这个英语老师的英语。接着是小金兹塔，罗伊，保罗，约斯夫，父亲，母亲。弗朗茨－约瑟夫，他取的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名字。他会明白吗？他来了，人人都围着他。亚当不知什么时候他会忍不住哭出来。这里真悲凉。在下面，在山底下，

人们在欢度普林节。再过三十年,詹妮就会变成护士斯皮策,她的名字将人人称颂。人生没有未来,人生是个失败的发明。

这时他尖叫起来。歇斯底里的尖叫。大家都熟悉这声音,突然都静了下来,这种突然真令人恐惧。他们沉默的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好像他们意识到这个普林节派对真是个奢侈品。看到亚当扭曲变形的脸,他们隐隐约约感受到这一点。每一个人开始在他身上摸索,在他的戏装上摸索。即使对亚当的尖叫声习以为常的护士斯皮策也改变了说话的口气,不再像幼儿园老师那样说话了。这尖叫深深地刺入了人们的内心。亚当怎么会在今天如此尖叫?在阿拉德?在以色列?亚当在做梦吗?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他尖叫的调子可是无人能敌。这时——亚当并不明白——大家都到了这里,他的叫喊声都把大家召回来了,他们列队回来了;几个以斯帖,几个亚哈随鲁,军警,公告板,把电话机放在奶子上的那个妇女,蓬巴杜侯爵夫人,包法利夫人,巴斯德夫人,还有伊尔塞·科赫。游行的人们回来了。亚当停止了尖叫,说,“沃尔夫维兹,站在这里。”沃尔夫维兹照办了。亚当的胡子掉了下来,但他并不去拾。他的眼睛瞪得尽可能的圆。“舒维丝特,到这里来!”她遵命走了过来。

他们都轻声低语:“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到了。”

亚当说:“那里是这里。这里是那里。没有可以逃避之所。没有休息……沃尔夫维兹,你是谁?”

沃尔夫维兹:“我是沃尔夫维兹:我的女儿内奥米曾在地窖里待过。”

亚当:“不对。举起你们的手,卷起袖子。看,上面刻的是什么?”

沃尔夫维兹慢腾腾地念起来:“8……1……9……8……7……”

“好了,那么,你是谁?”

沃尔夫维兹:“是的,我不是沃尔夫维兹。我从来不是,永远不会是沃尔夫维兹。我是81987。”

“王后以斯帖,你呢?我亲爱的舒维丝特?你是谁?”

她卷起袖子。“6……1……3……4……5。”她低声细语,就像在祈祷。

亚当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道:“你们是谁?我们是谁?沃尔夫维兹减去舒维丝特,就是81987减去61345等于20642。20642年将是救赎之年吗?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纪年?1965?那么我们来算算,亚瑟减去舒维丝特姐姐是多少,坏蛋哈曼减去以斯帖等于多少。今天我是猜的。亚瑟,举起你的胳膊。看到了?63310。亲爱的舒维丝特——61345。两者之差:1965。也就是说,今天。”大家吼叫道:”对,对,对,“而迈尔斯在幕后敲鼓表示同意。他的胳膊上没有数字。他是个局外人。

“现在大家都卷起袖子,”亚当尖声说道,人人都照办了。每只刻有数字的胳膊高高举起。“好,就那样。让肌肉紧张起来。我想看看你们脸上的笑容。不是眼泪。你们不会受伤害的。你们受过一次伤害,不会再有了。是的,多么可爱啊,我看到你们都笑逐颜开了。”迈尔斯一直在敲鼓,这个杂种。迈尔斯过去住在巴勒斯坦,驱逐了阿拉伯人,用那部故障不断的电话机征服了、打碎了、建设了一个疯狂的民主国家。我们来到了你这里,我的朋友,你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就像一个傻瓜。那是个致命的错误,《回归法》将产生终结,我们将使土地腐烂,大气污染。我们会记得的。我们将就像你两眼之间的额头饰物。敲鼓吧,迈尔斯。你逃到纽约,与查理·帕克一起演出,因为他不想再受罪,所以年纪轻轻就死了,死的时候很漂亮,他真是个天才。

“孩子们,笑笑。把手举高。抬头,挺胸,两脚并拢。像在军队里。像士兵那样,好。”大家张嘴笑,到处是牙齿。金牙,银牙,假牙,齿桥,年轻的牙齿,老人的牙齿,成百上千颗牙齿,都朝他笑着。这么多的手一齐举着,真是天线的海洋。那就是屠夫之城、千年荣耀之城柏林今天的模样。每家屋顶上都是天线。这些天线很像格林童话里巫婆的手,它们伸向空中想要什么?格林童话,路德的文章和每一个德国人的内心思想充斥在奥奇豪森集中营里。这些手臂,这个天线的海洋,在这些手臂上有蓝色的数字:5343121586742 316578011436799 992045602192753 19764321009164318 69 4358811910070605101 09 87431100 7552344109765。

数字无穷无尽。他停下来。计算着那天线之海的大小，这天线之海恐惧地凝视着他，这是狗的恐惧，趴在他的“奥丽维蒂”牌打字机旁的小孩的恐惧，受到侮辱的詹妮的恐惧，是不能阻止不幸之轮的格劳斯博士的恐惧，是头顶着天花板不能动弹的内奥米·沃尔夫维兹的恐惧。亚当得出结论：“八万亿，五千亿，七亿五千万，四十万——换句话说，八万亿的眼泪、牙齿、肥皂泡、拉紧的人皮、磨碎的骨头、没有孩子的学校、破败的房子、梦想、没有用过的精子、没有成熟的老人、没有写的书、没有完成的发明、没有结果的爱情、没有睡过的床、空荡荡的墙、没有点亮的灯、没有上帝的几英里的天空、死于瘟疫的天使。根据我接触的事实，现在有，或者曾经有过，三亿零一百六十五万又七百二十二个天使。他们在哪里？他们也死了？或许他们正坐在庄严的圆形剧场里欣赏着他们上帝的伟大戏剧？被烧掉的新年祷告书、歌曲、旋律、父亲传给儿子的故事、没有吃过的苹果、眼泪，亿万亿万的眼泪。舔舔这些数字。你被打败了。舔舔。别把它们藏起来。你在庆祝普林节？为什么？因为哈曼的缘故？那个怎么能偿还我计算这些数字的辛苦？怎么能偿还这亿万的眼泪？上帝来偿还这一笔账？就是那个惩罚了哈曼的十个儿子的上帝吗？某个英雄。他在邻里间横行逞强，但在别的国家面前他就躲在人群中，吓得身体发僵。当他与你在一起时，他炫耀他的力量，显示他的肌肉，尖叫，骂人，打碎东西，杀人，但在亚当·科赫的孩子们面前他就颤抖得像一片叶子，默不作声，自得其乐，在你背后雇了杀手，付钱叫他们加班加点干活，让他们的脑子得到最新的知识，以便使他们能够发明最好的东西，煤气，齐克隆B，现代氰化氢。你在给谁唱歌？你想要另一个舒维丝特，另一个沃尔夫维兹，另一个亚当·斯坦，另一个赫伯特，另一个亚瑟，另一个内奥米，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

人人都全神贯注。气氛紧张。所有的胳膊都举得高高的。举向天花板。举向天空。亚当闭上眼睛，看到了自己。一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一个正成年的小男孩。一个年轻人。一个男人。一个小丑。

一个学生。一个哲学家。一个小提琴家。一个玩笑家。一个喜剧演员。一个思想家。一个魔术家。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条狗。上帝。他下命令:“伸展右胳膊。举起蓝色手臂,上,下,上,下。”晨操。音乐停止了。大家都很按亚当的命令做着,好像呆掉了。亚当知道,在这个医院里,不可能没有音乐。“右胳膊到右,右胳膊上举,上,下,转圈。”一片森林。迎风招展。祈祷。

谁第一个笑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人开了头。“我们是纪念蜡烛,”他尖叫道,他们都大笑。“我们没有死。他们死了!”他们大笑,依然在各个方向转动手臂。他们的脸笑得变了形。亚当是面镜子,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看自己大笑。老人们都复活了。脸颊满是皱纹的老内奥米大叫起来:

哈曼,哈曼,哈曼,
飞奔穿过草地,
一只老虎要想吃你,
然后你就得到一大块东西。

那个黑眼睛的瘫痪老人,那个贫儿中的王子,那个可怜的亚哈随鲁,大笑起来。他轰鸣般地说话的时候双手颤抖不已:

杏树开花了,
希特勒的头秃得像一个勺子,
鸟儿落在柏树上
淋了他一身屎。

在后面另一个人同时在喊:“希特勒死了,他的妻子病了,一艘德国潜水艇,一二三四。”

其他人则齐声朗诵：

在德国找不到希特勒，
魔鬼将他带到地下了。
格劳斯博士头上有个洞，
头上有个洞，头上有个洞，
我们的屁股里有个洞。

亚当站起来，烟雾遮住了他的脸，他看到了戈林和戈培尔。他在坐牢以前，在公众集会上看到过戈培尔。那时戈培尔用他的国家腔调、他的文化的腔调说话。那两千年的文化从他喉咙里喷涌而出："犹太人是人，这是没错的，但跳蚤也是生命，就是不那么令人愉悦……"他把洛塔，格雷琴和露丝看成不可爱的跳蚤。其他人在大笑，而他则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他的小提琴，他的马戏团。手在烟雾中颤抖。6597110311789134456198176。年老的手，年轻的手，毛茸茸的手，光滑的手，都在跳芭蕾舞。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胆。

他们塞住了她的嘴，塞住了她的嘴，
他们用一个扫把塞住了她的嘴。
但我是普林，我满嘴都是笑话，
尽管我一年来一次，亲爱的伙计。

欢笑。时光飞逝。倒流。回到过去，回到那里。他们都僵住了。笑声停止了。而亚当呢，亚当跳起来，眼睛一下睁开，眼神浑浊不清，头脑一片迷雾，眼睛一片泪水。亚当跳起来，又倒下。几个医生冲进房间。男护士们拨开人群，惊恐万状。皮埃尔·洛蒂脱下戏装，很害羞，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护士们想把病人们的手放下来，放到正常的位置上，但他们做不

到。病人的肌肉都变僵硬了。无论护士们使多大劲,他们都无法使病人的手臂放回到袖子里。亚当大出血了,鲜血乱喷,大喊大叫。他们将他绑到一个担架上,把他抬了出去。四个护士抬着一条大出血的狗。

第十章

大卫，以色列王

寂静的医院沐浴在碘酒和酒精的气味中。医院的墙壁是绿色的，暗淡的绿色。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漆成绿色。对此，医院里的病人众说纷纭。绿色是美元的颜色，绿色是贫血症的颜色，绿色是病人小凳子的颜色，中性的颜色，不安全的颜色。亚当醒来，满眼是白色的围裙，暗淡的绿色，医生们在犹豫不决地发表着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亚当迷迷糊糊地意识到逾越节家宴①之夜已经过去了，意识到舒维丝特姐姐正在寻找、渴望见到她的上帝，却又害怕亚当会——不会，他不可能，他不会令她失望的。对面那张床空了，那个人——不管是谁——已经康复出院了。床上头的窗台上坐着赫伯特。

赫伯特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怪物或者狗"的研讨会——他说这是一个讽刺，这杂种真有幽默感，而亚当则十分痛苦地回忆着他的大卫，这个以色列王。他需要我吗？让他见鬼去吧。赫伯特说："狗慢慢产生人的一些特点，这是它们的本性使然，它们会学主人的做派，模样长相也会与主人接近，它们善于观察一切，它们明白的事可比你想象的多。这狗听到'吃'，它就跳起来，听到'我们出去吧'，他就摇尾巴——即使这条狗它现在没有尾巴，因为它属于无尾家族，这个现象需要解释一下。在狗的面

前，你得用密语谈话，这样狗就听不懂。但是如果你嘀咕一下，'谁去把这怪物放出去？'你就会看到，它快速地摇晃起那条它并没有的尾巴。”亚当露出笑容。他的双胞胎兄弟是杂种的杂种，因此他终其一生都在捣鼓那哲学玩意。他从不与普通人有什么交往，从没有弄湿过他的裤脚管，从没有扮演小丑在各处演出，因此他从没有变成一只狗。他从没有结婚，所以他从没失去过孩子。结论：他很健康，我则疾病缠身。但当我死去的时候，他也会死的，这至少是复仇的一个污点。

在医院的尽头，一个小女孩在朗诵：

你是多么美丽迷人，春天！
在那碧绿的田野和草地！

于是他知道春天已经来到了，来到这沙漠上，也许鲜花已经在旱谷和沟壑间盛开，空气是那么的清新，太阳在燃烧，香气令人陶醉，这令人想起那芬芳的花香，在远方，不在这里。

詹妮每天都来看他，坐在他床头，做编织。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的新闻，面无表情地盯着这具活死尸看，等着，想着。他模模糊糊地记得，有一次他醒来一会儿，伸出手去，抓住她放在他床上的绿色羊毛线团，扔了出去。这线团在地板上滚了起来，线拉出来，缠在一起了。詹妮不站起来，甚至也不看一眼这正在消失的线团，她只是对着他笑笑，而他又睡去了。

到四月底，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詹妮已将房间整理一新。她清扫了房间，又是擦又是刮的。他进到房间的时候，她告诉他——她的眼睛突然变得很温柔——那小孩在想着他。她说，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用那台打字机——“你说过我可以借给他的。”——整天打字。

---

① 在犹太教历尼散月之15日和16日举行。

“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可以借给他打字机。”亚当想发怒，但他发不起来。

“你没有说过？”她装出很无辜的样子。“你肯定说过的。”

“你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詹妮。这孩子不可能是你的。我们不能共享这战利品，这孩子是我的。”

她用十分震惊的眼神看着他。她的眼睛不再温柔，而是严厉了。她想象着自己的抱怨的声音：我擦洗了你的房间，为你打扫了一番，每天去医院看你，为你担心，为你织毛衣，照看着这孩子，借给他打字机用，我给你洗衬衣，还熨好。而现在你对我大喊大叫？你就是这样谢我的？我为你做出了牺牲……她发觉，那颤抖在喉咙的声音是她母亲的声音，她的母亲前额爬满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她感到一阵好奇，又感到羞耻，真的羞耻。

“没关系，”他说。“让他写吧。”

“哦，不。从你病倒那时起，他出了一些事。他变得更苍白了。已经很苍白了，再苍白就难了，但他就变得越发的苍白。他以前老睡在床上——你还记得他开始在床上睡觉吗？就像人一样？但过了几天，发现你没有回来，他就回到地上睡了。他那条脏被单是不用了。他抓住被单的一端，使劲地捏着。一连几个小时他就这样使劲捏着被单的一端，有时候还舔舔它。他把自己拴到链条上，就这样整天躺着。后来他将自己松开。但他毫无反应。我们几个人，夏皮罗和我，还有那奇沃特博士，我们都想与他说话，但还是跟那时一样，就是在你……换句话说，跟以前一样，他不明白我们的话，没有什么反应。我们说话，他只是像狗一样嚎叫。他不再汪汪地作犬吠状，只是嚎叫。一种似吠非吠的叫声。”

亚当穿上最好的衣服，那暗蓝色的一套，上衣的金纽扣上带有冯·汉姆登的徽章。他的胸口袋上露出一块熨得极其平整的手帕。他朝孩子走去。他很吃惊，他手里竟然滴下了汗来，他的脉搏跳得多么的不规律、多么的快。

这狗，这孩子，大卫，以色列王，正四仰八叉地趴在房间一角，呼噜呼噜地发出声响。他看到亚当进来后关上了门，像一只丛林野兽一样吼叫起来。他斜眼看着亚当，脸上已经失去了亚当原先熟悉的那种活力。

亚当心头一阵恶心，想道：这畜生身上的灯已经熄灭了。他一想到这个，他就感到，在这间歇他已经康复了，他比原先更强壮了。他感到他的血在流淌，他的生命在血管里奔跑。

这孩子，全身卷缩着，一跳一跳地朝沙发走去，跃上沙发，抱住那台“奥丽维蒂”打字机，以最快的速度打起来：U didnunt cum, u war saposed too cum, and u didunt cum①.（你没有来，你本应该来的，但你没有来。）

“你打得很好，孩子。很好。你进步很快。看，我给你带来的礼物。”

他从口袋里取出电动剃须刀，递给狗。这孩子向亚当爬过来，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把嘴巴贴上了他的手。这孩子没有张开嘴巴。他那阴暗的嘴唇紧贴着他的手背，然后突然张开。他检查着这剃须刀，把玩着，翻来覆去地在手里转，他的眼睛变得浑浊无光，那蓝色溶解在泪水里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来吗？”

孩子回到了沙发上。几秒钟过去了，房间里无比寂静，你可以听到走廊里送饭车在地毯上的摩擦声。孩子爬到打字机跟前，一手紧紧抱住打字机，另一只手的一个手指疯狂地打着字。

他写道：Dont wunt too kno. Pippy in bed. Not rane.（不想知道。在床上尿尿。没有下雨。）

“哦。”亚当边看边笑。“不，你想知道，你确实想知道。狗，你在撒谎。”

孩子打得飞快。这杂种学得真快啊。他看上去非常荒唐可笑。他的手指让人想起布谷鸟报时钟里那个布谷鸟的嘴巴。孩子写道：Jenni! Pippy wid Jenni.（詹妮！与詹妮在一起尿尿。）

---

① 此处及下文出现的英文为狗打字，拼写及语法并不规范。

亚当抬高嗓门,大吼:"不,我没有与詹妮在一起!"

孩子写道:Evribuddy runz away.(人人都逃跑了。)

亚当在房间里踱着步。步子很重。他在背后拍着手,给了孩子一个诡秘的眼神,喊道:"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来吗?"

孩子继续打字。他的脸埋在打字机里,为的是不看亚当。他很害怕,失望爬满他的全身,他知道答案,他能感觉到这一点。

孩子打着字:U didunt wunt too, didunt wunt, didunt wunt...(你不想,不想,不想……)

亚当让他停了下来。将他的头从打字机拉开,几乎要拥抱他了,但很快放开了他的头,那头就砰的一声落到打字机上。"我不想又怎么样。你真的想。现在听我说。问题是为什么我没有死,不是我为什么没有来,是我为什么没有死!我没有死是因为我想回来再见到你,我将死亡天使挡在了门外,我与他搏斗,你一定要相信我,在这整幢白痴房子里,唯有你有能力理解。我可能会死,但还没死,因为我要回来见你。事实是,根据安排,我应该在那普林节庆典上死去,在那数字芭蕾中死去,就在那时那地,我倒下去,我就应该结果自己。但是,为了再见到你一面,为了再见到你这狗,还有奥丽维蒂,我就回来了。这就是我没有死去的原因。但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你不要把希望定得太高,现在我要尿尿了。"

孩子还没来得及回答,亚当早已进了卫生间,锁上门,开始撒尿。亚当感到心头有什么放下了,并不去擦眼睛里的泪水。他回到狗身边,而这狗在写:U couda died. U didunt cum. I didunt wate.(你可能死掉了。你没有来。我没有等。)

"我本来是要死的,是要死的。"亚当轻声说。"但我想见你,来看看,也许,也许,你和我……来看看你是否吃了,睡了,看看你的脸上是否已不再有奇迹。"

孩子打着字:Pippy in bedd. U didunt cum. I made pippy on de flore.

（在床上尿尿。你没有来。我在地板上尿尿。）

“我病了，孩子，我想象我见到了所有人，所有人，所有我见过的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所有这些人。他们列队在我面前经过，甚至有弗朗茨，我还是小男孩时就死去的那条金鱼，它也出现了，它的死可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损失。我见到了我父亲，他比现在的我还年轻，还有我的双胞胎兄弟，赫伯特。他们都从我眼前走过。确切的日期是1917年5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要结束。下午四点整，我掉了第一颗牙齿。我也确实看到了，将牙齿放在了枕头下。晚上，牙仙子们来了，把五十芬尼①放到我枕头下，带走了那牙齿。我用这钱买了一本性教育书。我读给全班同学听。我看到兴登堡那粗犷的黑色雕塑脚下的一大片青草。我给他们读插入和排卵这一章节，他们困惑不解地大笑，在口袋里乱抓着，身体摇晃着，好像在祈祷。后来，校长抓住了我，我有生第一次才发现我自己不是德国人。他的头发很白，就像我现在的头发。晚上他总是打开留声机上听瓦格纳的唱片。他非常喜欢瓦格纳。我发现自己不是德国人之后，我闯进他的房间，捣毁了他的瓦格纳的三张唱片。我记得那标签。柏林留声机。唱片标题是《众神的黄昏》。我捣碎了唱片，诸神并没有抗议。他们没有抓住我——校长只是怀疑，但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没有证据。我是一个天才。我能读出他的心思。我能背好几本书。我对着书脊，就能读出这些书，老师们都怕我。很久之后，我在马戏团演出的时候，他来找我帮忙。他想让我帮他提高养老金。我将他带到我们路过的第一个商店，给他买了一张唱片《众神的黄昏》，然后将他赶走了。我想死，但不能死，因为你，所以你得知道这些事实：我不是在写关于康复和治疗医院的论文。我是一个病人，跟你一样。他们都是无耻之徒。人人相互仇恨，聪明人是邪恶之徒，他们给我动手术时，我把死亡天使打败了，他慌了。你没有权利等我。我的老师叫大卫·里克特·弗兰克，他的兄弟后来出了名。

---

① 德国铜币，一马克的百分之一。

孩子在打字：Badd, peepul ar badd unkels. I made pippy in bedd.（太坏了，人是坏蛋。我在床上尿尿。）孩子的手在颤抖。亚当想，我冒犯他了？每次我真实表露我的想法，他就生气。那么我为什么要来找他？为了跟别人聊天。他受到了侮辱。无穷动，没有出口。但他在等，哦，啊！他在等着几句话。

他又打字：De palne haz a redd ass. El-Al cen landed onn glass, a donkkey blynd inn won ei will soon kiss my fly, my plezure's anal, yourz is jenital, you make pippy inn yore handd, try a bottel if you cann.（这飞机有个红屁股。El-Al能在草地上降落，瞎了一只眼睛的驴很快会亲吻我的苍蝇，我的快感在肛门，你的在阴部，你在手里尿尿，如果可能，你可以用瓶子试试。）

亚当大笑。孩子不会笑，他是狗，但他的嘴角在抖动。亚当大声读出这几句话。孩子大惊，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他的狗脑里浮现什么记忆了？这就是他的报复？报复谁？因为他一直想变成狗，他本来一直可以这样做狗。我来了，将一切都毁了？嘛咪嘛咪哄，我现在就要打断这个过程，让他停住，把他卡在中间，非狗非孩子。孩子十分害怕。他曾经是个孩子，有父母，叔叔，朋友，熊，一个红屁股，积木，破布，碎纸，印有精美图片的书，也许还有一个海洋，一个海滩和贝壳？

这孩子气呼呼地将纸从打字机里拉出来，撕成小片，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他将这些话吞了下去，将这张纸吞了下去。亚当想阻止他。他想把这张纸从这个小孩的手里抢出来，但小孩跳起来，在他手上咬了一口。这正是喂他吃东西的那只手！亚当将手放到眼前，仔细检查着，他的脸一下变得煞白。小孩躺在角落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他那胆惊受怕的眼睛明显地突出着。他发出的声音活像一台疲惫不堪的火车头，轰隆隆地响着。亚当很快发现，这一口咬得不轻。这狗从没有咬过他，这孩子从没有咬过他，现在这一口正介于狗咬与小孩的咬之间。他们俩都感觉到这一点。他肉里的牙印对狗来说不够深，对小孩来说则不浅了。

“你不是狗！”亚当咽下话头，但没有意识到这话已经出口了。小孩在角落里颤抖，眼睛在哭，但没有眼泪。嘴巴在颤抖，但没有口水流下来。亚当的手悬在空中，好像已经没有了生机。小孩还在咀嚼纸片，吞咽着纸片。

“你不会狗一样叫！”这是一个可怕的辱骂！

这孩子点点头，害羞了，咀嚼着，吞咽着。亚当坐下来，拾起电动剃须刀，心不在焉地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好像他的手在这里，而他的心却在远方。痛苦的寂静。你几乎能听到走廊里嗡嗡的音乐声。孩子垂下眼来，紧盯着亚当的鞋子看。

亚当注意到他那下垂的眼光，知道雷克斯要来争那一小块肉，知道他自己的眼珠在翻转，那只是一个阴影，一个悲惨的阴影，一个毫无用处的阴影，这时他轻轻地说，“但我爱你，孩子。这很糟糕，也许甚至很怪异。为什么？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只是根破芦苇。我们两个都会垮掉。你的复仇不是甜蜜的。你会倒下，我也会。”

没有出现任何出其不意的回答，没有出现预料之中的寂静，一阵敲门声把他俩都吓了一大跳。迈尔斯·戴维斯迈着精确的步伐走进房间，他戴着黑色太阳镜，穿一件尽是纽扣的粉红衬衣，黑裤子，橘黄色的鞋子。他肩上扛一个巨大的包，几乎要将他压垮，他极其困难地将大包放在了房间中央，喘着气，很激动的样子。孩子和亚当盯着他看，然后盯着包看，来回看着。迈尔斯等不及了，他开始拆包，把绳子解开，先撕开包装纸，再撕开底下的纸板，这时露出一架中等大小的木琴，美得像一张画，美得足以让你大叫——闪着亮光的木档，用木钉子与两根黄色的金属条连接着。亚当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木琴。迈尔斯双手拿着顶端镶有橡皮球的琴棍，激动地挥舞着手臂。

孩子的蓝眼睛很大很大。这两潭可爱的瑞士湖水，这双蓝如希望的眼睛，紧紧盯着这木琴看。你看到什么了，孩子？对他来说，这木琴看上去像上帝吗？像一个高级的造物？像一千零一个奥丽维蒂吗？这狗的天

国里充满人造的小机械:香烟打火机,电动剃须刀,半导体收音机。毫无疑问,众神之神,肯定就是这架木琴了。

“这是给大卫的,”迈尔斯微笑着说。“让他得到一些宁静,让他不再紧张,你知道从狗窝登上王位的感觉是什么?是绝望,伙计!所以这个礼物给你,我们都可以一起演奏,四重奏,《四个失魂落魄的人》,《阿拉德的摇篮曲》,《塞斯林太太的摇篮曲》。伙计,我病了,这张床会摇晃,宝贝,会摇晃……”

“为什么?”亚当目瞪口呆,孩子在角落里四仰八叉地躺着,很安静。他甚至没有走上前来看他的礼物,他半是明白,半是糊涂。

“两天前,在晚上,”迈尔斯说,好像是在说给自己听,“我走进院子,很伤心,我想回纽约去,但他们决不让我回去。政府不让我离开。他们把我召进了军队,我是个美国公民,伙计。他们伪造各种证件,把我关押在临时中转站,直到美国大使馆将我放出来。他们不让我回纽约,他们对我的成功感到害怕。我是《乘上 A 号列车》的作者,不是比尔·斯特雷霍恩。我写了很多书。我写过一本叫《以色列》的东西,却遭到某个意大利杂种的猛批。

“这四周是多么的安静,到处是春天的景色,春天的香气是多么的浓郁,我有一次真的按春天的气味谱了曲子。我在院子里散步,渴望见到我认识的人,一个朋友,一个同志,一个真正了解我的人,我真正了解的人,在某个真实的地方共度过时光的人,不只是在这里,不是这里的这些杂种。我很迷茫,伙计。我不会说我想哭,但我还是哭了——其实并不想。托尼·斯科特,杰瑞·马利根,迪兹·吉莱斯皮,露·杰克逊,这些都是我想见的人,想一起聚聚的人。但在这里我是孤身一人。突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声音是如此的耳熟。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我听出了这个说话者。我想确定他的方位,但是做不到。这声音飘在空中,来自远方。我站在医院的桥上,站在桥的边上,真的想到了冲破这一切,逃离这地方,但我做不到。我都无所谓了。

“我说过这是一个临时中转站？啊，其实不是。这是一个监狱。桥楼上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他们要开枪的，伙计。他们不是在那儿闲逛。沙漠吞没了尸体。这里没有墓地。砰！沙子四溅，渡鸦群至。在远处，我可以看到阿拉德的灯火。远处，在一所房子里，一扇窗户大开，亮着灯。我看到窗户边一个女人只戴了胸罩，没有穿上衣，只有胸罩和裤子。她的丈夫在扶手椅上斜躺着，或许那并不是她丈夫，我不知道。留声机里放着查理·帕克的曲子——我知道这张唱片，是各种曲子的大杂烩，是作曲家死后才出的唱片。我听出了他的声音。他正在说话，在那张唱片里说话，这是一种友好的举动。

“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信息，都是关于纽约，关于我的城市，关于我热爱的人，关于坚尼街①的。我熟悉这个街区。有一点阴森森。这里有一个废弃的电影院。电影院前是一个冰淇淋摊。旁边是一个旧衣服店，还有一个卖希伯来书籍的书店。一个脸色苍白的犹太人老是坐在里面，他戴一顶很有诗意的旧帽子。从你的窗口，你可以看到河对岸那个百事可乐的大广告牌，对吗？那是在意第绪语报纸《前进》的编辑部附近。那位服务台女士大约五十岁，总穿一身黑衣服，总面带笑容。是的，这一带我都熟悉。我们过去常在这里开爵士乐即兴演奏会。迪兹、佩雷斯有时来这里。麦克思·罗奇和蓝尼·特里斯塔诺，他是个瞎子——我记得他，他老来这里演奏。还有查理·帕克。

“我心里一阵骚乱，因为那个女人已脱光了衣服，上了床。从我站着的位置看过去，她就好像远处的一只甲壳虫。她的丈夫往玻璃杯里倒着什么，把唱片翻过来，从那音响里传出的声音神神秘秘地穿越了沙漠，到达了我这里。有一次，我听到他演奏，我就想死。而他知道这一点，喷口大笑起来。他笑得很厉害，这个查理·帕克，高高的前额，他那张脸则是一个悲伤的孩子的脸。帕克做了什么？

---

① 纽约曼哈顿的一条东西向街道。

"他回到了死神那里。这就是当我说我想死时他就大笑的原因。因为爵士乐最早是葬礼——黑人葬礼——上的伴奏音乐,因为一些没有良知的阿拉伯人在乍得和坦噶尼喀寻祖,然后用小船将他们带回到桑给巴尔岛,从那里又带到新大陆。对即使在天国的人举行的葬礼——帕克这样告诉我——也是没有盼头的,因为上帝是白人。因为他们的黑人小耶稣是非常可笑的。他的父亲是白人,很残忍,他的母亲是个希伯来女人,犹太女人,而他黑如煤炭。无辜吗?谁能像帕克那样无辜、纯洁呢?帕克是失败者的音乐天才,长得很英俊,是个黑人,甚至在里面,在内心深处也是黑的,而通常来说灵魂是白色的。爵士乐先生,比博普①先生,腐烂和蟑螂之神先生。他把这个世界剥开,就像剥杏仁,取出了音乐的种子,就像一个哈西德派教徒在虔诚地祈祷一样。他知道他即将死去,他头脑清醒地死去了,而这个世界滚滚向前,欢快依旧。回到正事。他们为争取尸体权而争吵不休,为他的遗嘱互不相让,他的合法妻子来了,获得了她的份额,而他的真正的妻子则被推到了一旁,朋友们都忘记了:那演奏的人正是伯德。他们记起了那张脸,那张嘴,那只急着想注射的手臂。我知道,我都在场。……他总是在早晨起床,喝一点酒,然后将像汗水一样覆盖着他全身的痛苦取下来,放入冰箱,冻起来。到晚上,他把冷冻的痛苦取出来,慢慢将它融化。突然,你可以从萨克斯风吹出的音符里听出一个黑人在大都市的生活故事。在内心,在他的灵魂里,他是个黑人,就像他那曾经做过奴隶的祖父一样。他是练丹术的奇迹,是魔术师和男巫们在烂泥里苦苦搜寻的奇迹。我是个白人,内外都是,套用割礼师沃尔夫维兹的话,我属于那个由于笑得过头而睡着的上帝。

"我听到他对我说话,那说话方式就是舒维丝特小姐希望上帝对她说话时用的那个方式,或者是先知撒母耳或者是以赛亚的说话方式。现

① 博普爵士乐,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其特点为节奏奇特,使用不谐和音,即兴演奏等。

在是不同的世纪了。上帝现在大喊大叫，他通过垂死的比莉·霍利戴的下巴，通过帕克的萨克斯风，通过沃尔夫维兹的咳嗽和呻吟，通过他女儿内奥米的头大喊大叫着。不是吗？显然如此。”

“谁知道？”亚当说。“我们不提问题。我们不明白，我们甚至不是不明白。我们接受一切。我们保持沉默，我们咬牙切齿。我们发奋研究。我们在医院里发现了狗。我们来听听上帝怎么说的。我们要想问谁？我们盯着谁去看？”亚当接着想：到这个地方来的人都有充足的理由。我们醒着的时候做梦，因此我们死的时候会感到更加充实。亚当完全清楚耻辱意味着什么，耻辱需要付出确切代价。直到最后一滴血。是的！

“谢谢你送给我这架木琴。”

这狗爬到木琴边。这可爱的，锃亮的，现代气派的木琴。迈尔斯是在哪里买的？迈尔斯不缺钱。只要他老老实实地待在医院里，不去扰乱他父亲的平静生活或者插手他父亲的婚姻生活，他父亲就会很乐意支付一大笔钱作为补偿。因为迈尔斯的父亲不喜欢意外的打扰，而迈尔斯就是一个不不请自来的捣乱者。于是在那些好日子，在那些平平常常的日子里，迈尔斯的钱包总是鼓鼓的。他从特拉维夫为大卫订购了这台木琴，今天包装完好的货到了。

狗长时间地盯着木琴，慢慢地伸出手去，开始拍打油漆光亮的木条。忘记了亚当，忘记了迈尔斯，忘记了一切。在狗研究把玩这木琴的时候，迈尔斯唱起了一首歌，唱得磕磕绊绊的，然后突然失控，大笑起来。“什么东西都比不上儿童歌曲。那普林节庆典派对真是太轰动了。”他说。

“那是个可怕的派对，”亚当说，眼睛看着孩子，那孩子正盯着他那崭新的大玩具看。

“不，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有可能，玩人偶一直玩到世界末日，如果真能得到这样的许可，你难道不认为这是最美的差事？还有歌曲。我有一次根据我十岁时唱的一首歌写了一首爵士曲：

这个世界有的是孩子，
他们都被父母抛弃。
他们吃不到东西，
因为特拉维夫的一份东方餐
比起耶路撒冷的同一份饭
要贵上两分钱。

我为这首歌谱了曲。我过去常唱给自己听，每当我想哭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什么东西也吃不到的孩子，因为特拉维夫的东方餐要贵两分钱，而去耶路撒冷又绝不可能。我会唱好多首儿童歌。我一直想把那平淡的曲调变得欢快一些。我想把这些歌随我一起带到纽约，带给我的朋友们，也许能给他们指明爵士乐的一个新方向，于是爵士乐就能不断发展。"

孩子的手急切地拾起两根琴棍，开始击打那木琴上闪闪发亮的木条子，开始还迟迟疑疑的，不一会儿就干脆利索了。迈尔斯思索着那珍珠——关于这珍珠他曾谱写过一首爵士赋格曲。他意识到，是的，现在意识到他为什么要给大卫——以色列王——买木琴的原因。查理·帕克告诉过他：记住这珍珠，她与你一样精巧，她嘲笑、鄙视那些来搜寻她的潜水者。这就是所有秘密的做派：去嘲笑堆积在它们周围的污泥，而这些污泥总想分析它们，总是宣称，这些秘密能够存在，靠的就是它们这些污泥，这些不断猎杀、疏浚、捕鱼、调查、征服的污泥。

半小时后，这孩子能弹出调子了。亚当目瞪口呆，怒气冲天。亚当妒嫉了！窗台上的赫伯特这样说。亚当回答说，亚当没有妒嫉！赫伯特反驳：亚当又妒嫉又愤怒。这孩子半小时就能弹奏了。

迈尔斯从背在肩头的包里取出喇叭，与孩子一起演奏，跟着孩子的节拍。他不知不觉这样做了，孩子也没感觉到什么。他与孩子调子一致地吹奏着——尽管他自己还不承认这一点——与孩子一道行进着。音乐重复着他们心跳的节律。他们通过音乐相互交谈着。这只狗在几个月以前

还被拴在链条上，从不说话，从不站立，裹着被单，总是躺在臭气熏天的黑暗房间里，而今怎能俯身在一台现代派的、时兴锃亮的、闪闪发光的木琴上，用他的狗爪，用两根琴棍击打木条，发出如此可爱、精妙的音乐呢？这怎么可能呢？亚当想不明白。这对他是不可理喻的。赫伯特，这个永恒的嘲讽家，这会儿消失了。迈尔斯现在脑子里别的都不想，只想着音乐。让亚当取出他的吉他，弹奏起来，去超越这两位乐手，如果他无法超越，那就让他用手指敲击吉他的背面，按照他心跳的节奏去敲击，不用再苦思闷想，不要再拍打脑袋，就接受现实吧。

第一次，“康复”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事情的转机。是格劳斯博士首先用了这个词，在他的心里正进行着一场小小的庆祝活动。没有喧哗——动静轻微得就像轮胎被扎孔时的放气声音一样。

星期天。飞逝的光阴将我们带回到夏日。初夏的第一批果子并非不可承受，但依然无人去啃。甚至在这里，在这个医院里，好像牙齿也变得迟钝了。一阵让人心旷神怡的干燥的微风吹来。在医院里，万物寂静，一切都是死气沉沉、冷冰冰的。很快，亚当·蓝胡①·斯坦回到这医院就满一年了，从他想掐死露丝那天算起来至今已一年了。与狗相遇至今已经一年了——差不多一年了。现在亚当和皮埃尔·洛蒂坐在一起商讨他们心中的一件大事。

今天是星期天，是皮埃尔·洛蒂的安息日。他的妻子和女儿去了贝尔-谢巴，到这座老城的特劳姆皮多大街去听萨米特太太的布道，并祈祷。这位美国老太太和她的八个孩子及其白发苍苍的丈夫在这个城市已住了好几年，但没有能够改变任何一个犹太人的信仰。也许他们没有尝试过。他们只是干等着审判日的来临，为迷路和走入歧途的灵魂祈祷。皮埃尔太太非常崇拜萨米特太太，她常给孩子们带去一块蛋糕和一些饼

① 蓝胡子，传说中连续杀害妻子的人。

干，一个肉派，在祈祷之后他们就围坐在这个土耳其人的封闭的宅院里，院子里铺满河边鹅卵石，长满了藤蔓和灌木，他们讨论世界形势，讨论贝尔－谢巴的未来，讨论在弥赛亚的土地上传教的前景，他们认为，从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好像过去无法、将来也无法看到光明。

皮埃尔·洛蒂因为妻子不在身边，又是个星期天，他没去上班，他的手下约拿撒·特雷维希替他处理事务，他就能轻松自如地坐下来，与亚当一道探讨约旦河的圣水问题。这个方案显然是十分简单的。亚当在几个月前就考虑好了这个方案，与皮埃尔·洛蒂讨论过；自那时开始，他们每个星期天都聚在一起研究这个方案的细节，讨论实施这个方案的最佳方法。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收集约旦河的河水，因为大家都知道，约旦河是条圣河（或者对任何见过它的人来说，这至少是一条圣溪——亚当在穿越以色列北上耶路撒冷去见约瑟夫·格雷兹之前见过这条约旦河）。以色列子女们在奔向应许之地的途中跨越过这条河。耶稣在这条河中受过洗礼。这正是这个想法的产生的原由。世界上约有十亿基督徒，他们当中很多人对圣地有着强烈的感情，比如，皮埃尔·洛蒂第一次看到约旦河水的时候就动情地大哭。“因此，”亚当拾起他的主题，“我们需要什么？圣水，或者是普通水，我们能把它们变成圣水，用小塑料瓶包装起来，在全世界销售。”另外，亚当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计划。他们必须联系一个艺术家，不是现代派艺术家，而是熟悉自己的本行的艺术家，一个能工巧匠，让他来描绘圣地，原汁原味地画出圣地的特色，画上美丽的橄榄树，高塔，教堂圣钟。这些画将印在纸板卡片上，然后将卡片折起来，形成一个带弹性的装置。亚当知道这个做法，这在德国的百货商店里常能见到。你打开一本儿童书，一座座惟妙惟肖的房子，三维的，就会弹出来：就像内装小人的玩具盒。在这些画的上面他们可以粘上来自拿撒勒的银色的橄榄树薄片。一瓶取自约旦河的圣水。来自耶路撒冷的正宗沙子。但是不能用一种愚蠢的方式随随便便卖，就像卖烟灰缸似的！“不，我们要与耶路撒冷

或拿撒勒的几个牧师联系一下，我们一起制定一个全球销售方案，购买者只要将附有支票的信寄往以下地址：‘以色列拿撒勒生日贺卡中心’，并说明他要求我们将贺卡寄给哪位朋友即可。我们一收到顾客的信，就会挑选一张精美的卡片，那种玩具盒类型的卡片，内装约旦河圣水和银色的橄榄树薄木片，写好祝愿语，还有一段拉丁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希伯来语的祷告词，邮寄给他，或他的朋友，或他的亲戚。”这样，全世界的人们就能美美地享用来自圣地的卡片。谁能抗拒这种诱惑？

皮埃尔·洛蒂来以色列纯属偶然，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心怀种种梦想，其中一个就是建一家工厂，生产并出口冷冻的炸豌豆丸子。这可是一件顶级产品。他已经研制出了神奇的秘方。来自圣地的冷冻炸豌豆丸子可以成为欧洲和美国的鸡尾酒会上的美食。但现在他已深信不疑这三维的、能弹出的、装有圣水的生日贺卡是他发家之宝，也将使他名扬天下。宏大的事业。周游世界。金钱交易。公共关系。但他不愿放弃医院。他在这里过得逍遥自在。他的妻子也觉得自由自在，他的女儿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以色列人了，甚至还取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她正在贝尔-谢巴上学，也许将来愿意在集体农庄生活。

詹妮·格蕾。（“我的詹妮，詹妮是我的，我亲爱的詹妮，”格劳斯博士有一次在一个派对上喝醉了，对她唱起了歌，还提出了陪她回他家的建议，她当时就笑了：“萨拉会怎么说？”“哦，那的确是个问题，”他答道，这事就这么结束了。）詹妮在寻找亚当，她想跟他说话。她的口袋里装着一份单子，列举着她所受到的侮辱，她想反过来侮辱他，或者讨一个说法。

今天早上她醒来非常沮丧，非常恐慌。她吞服了一颗丸药，她的头依然疼得厉害，她洗了一个澡，梳头时往镜子里一瞧，发现她这张脸很可鄙，她渴望着有人来跟他说些富有同情心的好话，或者将他激情燃烧的舌头伸进她的嘴里。“换句话说，我需要你，亚当，”她说，对着这张脸笑笑，在她眼里，这张脸真是恶心。

詹妮没有在房间里找到亚当,她打开窗户,看到白色的群山和旱谷的沟渠里夏意正浓。很快威猛无比的太阳将火辣辣地照耀大地。但是现在太阳尚在襁褓之中。她看到远处有浓烟升起,那是这个正在发展的年轻城市里新建的陶瓷工厂的大烟囱冒出的烟。这会儿她想起了那个公寓楼女房东,想起了亚当的妻子和女儿,如果可能的话,她本是很乐意去结识她们的。她知道她们来自何处,她对她们充满深情。格雷琴变成了烟,她自言自语,而我正在拥抱影子。她打开柜子,将一排希伯来语法书籍和词典上的薄薄的灰尘擦去,下面是一排德语书,德语她是一窍不通。她看到了电动剃须刀。我以为他将它送给那个小孩子呢!很显然他有两个。他一定有两个。她忘记了他是个有钱人。看看他这里有些什么。照相机,计算尺,烟斗,一套龟甲刷和梳子,各种药品,剃完胡须之后用的护肤霜,百利金和万宝龙牌的自来水笔,非常细薄的木制雪茄盒里的雪茄,还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她拿起电动剃须刀,开始心不在焉地清理它。她从棕色盒子里取出一把小刷子,刷着小刀片。刷子与小钢片摩擦发出的声音在她听来悦耳极了。她的脊骨麻麻的,很是兴奋。她很有耐心地将白胡须从剃须刀里除去,心里很纳闷:为什么这剃须刀能使她如此全神贯注,精神振奋,使她忘记一切?她找到一个纸袋,把胡须收集在里面。她这样告诉自己:我就这样,孤零零地,被流放在这些东西之中了。我到了这里,来到亚当的房间里,这是命中注定的。为什么?如果我命中注定要去爱,去认识并爱上这电动剃须刀里刷出来的这些白毛,那么我的人生目的就是毁灭。现在我的灵魂升华了,但那等于毁灭。但她无法理清自己的思想。她记得,有一次,在雅法,她与萨拉·阿维东同住一室。萨拉的情人来看她。淋浴之后他从浴室出来,浑身散发着香粉和香水的芳香。萨拉露出笑容,但詹妮从心底里鄙视她:一个人怎么能爱上搽香粉的人?

打字机上有一张纸,上面写了几条东西。她想是那孩子对亚当的问题的答复。

1. 我弄湿了床。你不要吃饭。

2. 不要哭泣。我是当真的。

3. 这得怪你。我不知道自己的年纪。詹妮这婊子长了一个玻璃屁股。一个玻璃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都是爸爸。

4. 他们没有名字。格劳斯医生的脸真肮脏。

5. 你操了詹妮。你不会死的。

她想继承他妻子格雷琴的地位！多少次,他对她说他有多么的爱她,但詹妮知道他在撒谎,他从未爱过任何人。他没有能力去爱。现在——这不是第一次了——一种恐惧的想法缠绕着她:他会爱上这只狗。那将是他生平第一次真正爱上什么东西,而她将被冷落在一边。她想哭。哭是不像话的,看起来不像样的,就是不像话的。从他口里得知,格雷琴是个个头娇小的女人,是激情和享乐大海里的一个玩具。她的嘴巴是上帝亲自设计的,美丽极了。她的瘦小的身材犹如小鸟,奶子像两个柠檬。她在马戏团工作过,变成了——按照他的说法——史上笑话集里的一个逗号。在格雷琴生下露丝的那一天,亚当·斯坦正好崴了他的脚。詹妮会心一笑,合上剃须刀,放回到盒子里。他那"哦,如此被深爱着"的妻子——她的身体像只小鸟,奶子就像两只柠檬,嘴巴如此完美——被送到医院,生下女儿露丝,成了这一天的皇后,人人崇拜她,以为她的子宫上演了一个奇迹。就在那一天,同一个时刻,亚当扭伤了脚踝,被送到医院里治伤,这样大家都可以来看他。一个巧合？不。她知道这不是巧合。他想得到安慰。他想着能谈论他的伤痛,哭诉他的伤痛,去夸大,去撒谎……格雷琴生下女儿几个小时之后,来到他的病房来看他,来安慰她的小丑。

詹妮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整理。除尘。《语言要义》。他是怎么学习希伯来语的？他是怎么学会用如此熟练的希伯来语来进行恶毒的反驳的呢？她无从知晓。她所知道的只是,自从格雷琴死后,他与她的关系就简单了。但是,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无论从哪方面

来说，里外都是如此。真愚蠢，真傲慢！

在外边，沙漠的天空非常晴朗。没有一片云。蓝蓝的天空无限伸展着，像一张屋顶，像一顶犹太人的圆顶小帽，覆盖在整个世界之上。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沙漠的新鲜空气，尽最大力气吸了一口。阿拉德在远处清晰可见。尚未完工的大楼里扬起巨大的云尘。亚当曾说过，他们应该在这里建造一家肥皂厂："抵制空气污染！使用阿拉德肥皂！"他总是拿自己开玩笑，拿自己取乐……

亚当与皮埃尔见面之后回来了，面对着詹妮。他露面的时候她正在找他。他们朝皮埃尔·洛蒂的草药园的一个隐秘角落走去，在防水油帆布上坐下来。这油帆布是用来为这些植物挡雨的。亚当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扁扁的白兰地瓶，喝了一大口。

"你今天一直在想念格雷琴，"他说，"那不好。你一直在想她和我。想着小孩，这狗。他成功了，我失败了。但我好好揍了他一顿。太可怕了。我没有办法，他定会康复的，那我就孤家寡人一个了。他是唯一一个有点价值的人。皮埃尔不停对我说好话，想从约旦河圣水那里发一笔。"

"我以为那是你的主意呢！"

"是我的主意，但我不需要钱，我有钱。他们想着我会头晕眼花。皮埃尔·洛蒂是反犹太人的。你知道他访问耶路撒冷老城时是怎么描写犹太人的吗？我准备引用他的话给你听：'也许此次访问是以下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最好的证据：他们——犹太人——额头上印着一个特别的符号，整个犹太民族身上印着一个耻辱的记号。'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写道：'经过无数可怕的痛苦，经过数百年的流放和漂泊，在这个民族和它失去的家园之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系！你几乎要为他们而哭泣，除非你意识到：他们是犹太人，你以冰冷的心注视着他们可憎的脸。'"

没有喝过一滴白兰地的詹妮这会儿很是眩晕。"他什么时候到的老城？"

"哦，是在上世纪末！"

"但是他……我的意思是,那怎么可能?他还没有出生!我想——"

"每一个皮埃尔·洛蒂都是反犹太人的。相信我!"

"你胡说,亚当。"她如释重负地笑笑。她听得出这话里的嘲弄,傲慢,他到处装疯买傻,引用三十年前他读过的书的话,目的是为了制造惊奇,变得标新立异,自我贬低以使她和他自己都感到陌生。

"你没有权利想念格雷琴,"他对着她吼。"我没有给你想她的许可。你真是胆大包天!如果你当时在场,看我在那里表演,而他们却走向末路,你会害怕吗?"

"我当然会害怕的。"

"差别就在这里!格雷琴相信我,我是她的一切,她是那么娇媚,那么有女人味,她是我的。你让我想起一个军士长。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折磨我,不让我走我的路。她相信我,但你对谁都不相信。"

"我相信你,亚当。"

"你撒谎。"他将酒瓶放在他身边。"国王的酒,从喉咙下去,像有人在爱抚你,与你的内脏嬉戏——轩尼诗!几天前我做了一个梦。我看见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好几百瓶。拿破仑,人头马,轩尼诗,马爹利,拿破仑干邑,梅特卡萨①,斯托克,巴朗酒,三七②,卡尔迈勒之主③——几百个瓶子在追我。最后它们终于抓住了我,把我放到一个巨大的洗涤槽里,就在洗涤槽的正中央,打开水龙头,一直到快把我淹死为止。我在水里拍啊打啊,都奄奄一息了。突然一个可怕的妓院老鸨出现了,救出了我,但在市场上把我卖掉了。我被一家妓院买走,客人们为我相互吵架,争执不下,我把你那张漂亮的脸蛋用石膏贴在了我脸上。我与客人们打斗。"

"谁赢了?"她的身体舒服地朝后靠去,仰望着灿烂的沙漠天空,仰望

---

① 一种不知名的酒。
② 同上。
③ 同上。

着神奇的犹太群山。但她的眼睛也注视着亚当的一片肚皮,衬衣的一粒纽扣不知怎么掉了,那片肚皮正往外窥视着什么。

“猜猜。”

她不愿意猜。她知道答案。他会说,猜猜,你这蛇!他确实这样说道:“猜猜,你这蛇。勾引我。”到了这个时候,她知道,他那百无聊赖和冷嘲热讽的神情就会褪去,他重新会成为她的人。就像在昔日一样。很快他的欺骗就会没有用了,很快他就会平静下来,她会爱他,他会使她好受一些。她从没要求爱上他,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心的逻辑是无法破坏的,因为心永远是伤痕累累的。她从制服口袋里取出一把梳子和一把剪刀,蹲在脚后跟上,后背挺得直直的,问道:

“现在?”

“现在,詹妮,你看,我被征服了。”

他四肢着地,在地上趴着,她的亚当·斯坦,她生命中的英雄,他的头倚靠在她的膝盖上。她的身体直挺挺地立在他上方,她开始用非凡的技能,充满激情地,无比欢快地为他剪起头发来。剪刀发出的声音就像两把剑在碰撞。他的脸紧贴着她那窄小舒服的膝盖。她白色的制服很粗糙,磨着他的脸。皮埃尔·洛蒂的草药园里迷迭香那浓烈的、令人陶醉的气味向他们袭来。

远处响起一阵警报声。着火了吗?他们在急送什么人去医院吗?送到她这里来?送到医院去?阿拉德还没有一家医院,也许出了什么紧急事情。有人受了重伤,被处电刑,被渗透分子刺杀了,这些贝都因人。他们不会放弃他们的那一套。在夜色掩护下他们骑着毛驴和驼驼行动。有时候他想象着在晚上能听到他们的动静。当鸟儿南飞,飞向太阳的时候,它们飞越大海,中途没有小岛可供它们歇息,它们飞越的路线经常不是直线的,是绕行的。事实是——亚当好像在哪本书里读到过——它们在种类遗传的记忆中所保存的是它们祖先飞行的路径。在那时,在一百万年以前,一路上有岛屿可供它们休息,来恢复体力,这些贝都因人也是一样

的情况。罗马人，纳巴泰人，拜占庭人，马穆鲁克人和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英国人和犹太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权力不断地更迭，战争、恶斗、谋杀，沙漠吞噬了多少都城，黄土和沙漠淹埋了多少华丽的宫殿华舍，灌溉用的沟渠和河谷，但这些贝都因人，却依旧不改他们的生活方式。从东方到西方，从匪事到贸易，再从贸易到匪事，他们一直走着同一条路，他们在这片给太阳烤焦了的沙漠沟壑中不停地来回走着。在晚上，他想象着他能听到他们行进的声音，听到一个贝都因人拉着长长的鼻音在歌唱，那是在向风，向沙漠，向漆黑的天空祈祷："从这里到贝鲁特，从这里到贝鲁特。"这声音悠远流长，一直融进沙漠之中才消失。她身手敏捷地剪着他的头发，这个詹妮。她的手法是如此有职业风范。我的大利拉。婊子大利拉梳着头，剪着发，摧毁着我的力量，为什么？女人，蛇，就是一回事。

理发结束了，詹妮收拾起剪下的头发，站起来，抖抖围裙。有头发飞近了她的脸，她笑笑，好像是在对着一个朋友微笑。他现在等着，等着她从围裙的袋里取出一面小镜子，用她那亚司马提的热气吹一吹，用一块她总是系在腰带上的手帕擦擦，等着她把镜子举到他面前，好让他惊奇地看到她的精湛手艺和他的美貌。她会竭力赞美他的美貌，他会很乐意听。他的手会拍打她的腿，沿着她的大腿向上爬，一直到达她的欲望之船，他就会说，"今天有大风警报！地中海在颤抖。"她会大笑，跟平常一样，脸上熠熠生光。医院的一个护士，他会这样自言自语，一个监工，一个监狱官。然后他的欲望会成倍膨胀，他想杀死她，又想再使她复活，从她身体内部复活。他的手会在她围裙里摸索，这围裙是她额外的小包装。他的手会摸到她的两个桔子，把桔子轻轻挤压。然后，在一个特别的时候，非常特别的时刻，就像在举行一个仪式，就像一个有固定传统，必须严格遵循的仪式，詹妮的手将开始把皇冠戴到他头上，而此时他的双手正在按摩着她的情欲区域。

从一个原本藏在狗屋的盒子里，詹妮取出几卷彩纸：金的、银的、红

的、蓝的、黄的、白的、橘黄的。她拿起剪刀,这样剪,那样剪,然后将纸折起来,再剪,这次方向相反。他很有耐心地等着,他的双手依然在她身体里面,穿透她的色情禁区。她的脸很苍白,非常激动的样子,但她的两只手动作依然敏捷,又剪又折,没有中顿过,直到做好皇冠,可爱的、气派的皇冠。赞美这些纸,赞美詹妮·格蕾的天才,他的院子里的妓女。现在,他又要成为狗窝里的国王了。

她脸色苍白,对着他那戴上了金色皇冠的头露出微笑。她举起镜子,他在镜子里端详着这张一本正经的脸。在金皇冠底下,他的白发在闪着光。现在她将取下金皇冠,给他穿上蓝色的小丑服,微笑着,将这蓝衣脱去,给他戴上一顶黄色的皇冠,红色的,橘黄的,很多很多的皇冠。

他头戴红色皇冠,四肢着地。她戴了一顶银色的皇冠,也四肢着地趴着。两只狗,面对面,蹭着鼻子,神情庄严。太阳高挂在他们上方。他们出着汗。詹妮拥抱着他,解开他的衣服,把他脱了个精光。然后她拿来一个小皇冠,金色的小皇冠,套在他的阴茎上。他瞪眼看她。他不再在玩游戏了。他气势汹汹地对她吼叫,叫啊,叫,与此同时,她在欣赏着那颤抖着的小皇冠。他的阳具为了她在升起,戴了一顶金色的皇冠。

后来,所有皇冠都被扯烂,撕碎。太阳落到了西地平线上,晚餐的钟声在远处飘响。后来她说:“你在小孩身上浪费了很多时间,你本来可以与我共度更多时光。他打字打得很好,我看得出,他非常聪明。我看过打字机里的那张纸。但你只为他而活,那对你没有好处。你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他是个小孩,他会垮掉的。而这次是一了百了的时候。没有什么希望了。我是真心的。别理他,亚当!他很虚弱。他需要爱。忠心。而你自己也需要一个依靠的人。

“你这呆货!你这白痴!”他站起来,眼睛紧盯着她,仇恨毕露无遗。“狗,詹妮。狗!”

“什么?”

“他是一条狗。不是小孩子。他不是一个小孩。不要说小孩。”

她喷口大笑。“他在打字机上打字,不是吗？你跟他说话时,他听得懂,不是吗？他不再像狗那样叫了。你把他变成了一个小孩,上帝啊,他过去不是人,现在是人了。”她的口气很柔和。“我们已经有多少日子没有见面了……”

“你妒嫉了？”他微笑着,身体朝后弓着。他的后背正靠着草药园的篱笆栅栏,眼睛盯着那狗窝。在草药园中央站立着一个稻草人,穿着小孩的衣服。那是一身法国水兵的行头,白衣领,金纽扣上都是铁锚。水手帽看上去像一顶水仙皇冠。亚当指着头戴水仙帽的蓝衣水手。詹妮咕哝道:

“怎么了？我不能妒嫉？我没有这权利吗？”她一脸孩子般的表情。

“我现在会奶你的,孩子——”他大喊,一下子又停下来。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的稻草人。“这些金纽扣正在向敌人发出信号呢!”

她听不到,她看不到。“我很妒嫉。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很好。”他停顿了一会儿,露出笑容。“好,好,好,好。”

“我们过去老在一块的,还记得吗？我们一起做事,我似乎每周给你剪一次头发,给你戴上各式皇冠。”她咯咯地笑起来,然后又一脸的严肃。“现在数月过去了,沃尔夫维兹说是旬月,旬月比数月更美一些,不是吗?”

“不管是数月,还是旬月,你在说大话。人们很忙碌,詹妮。”

“你以前的想法不是这样的。那对你很重要。我过去是你的,一直是。”

“你这稻草人!”他大声对她吼道。“你知道他除了我别无亲人。他孤身一人,没有父母,家庭,兄弟,姐妹。”他尖叫起来,面部表情十分扭曲,这让她吓坏了。“是的,他没有亲人,没有家庭,兄弟,姐妹。但是如果他有什么——”他的声音这会儿软了下来——“我不想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他们不管他,出卖了他。”亚当抓起一大把沙子,向她抛来。

她并不抖落身上的沙子。她的目光聚集在他的脸上。

“他的父母？他们曾来看过他吗？一次也没有！他为什么是一条狗？我不是傻瓜，我知道。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在，格劳斯在外面，他的父母，纳奇沃特，夏皮罗和你都在外面，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他和我，他和我面对着整个世界。你不会理解的。你试着再像以前一样狗叫，这有趣吗？”

“你知道我喜欢狗叫，我知道怎么狗叫。”她气呼呼地想还击。“你记得你是如何教我狗叫的？你还记得我是如何学会的？我叫得可好了，你自己这么说的，你这个混蛋，你……”

“在焚尸炉的世界里狂吠。”他不理会她。“普鲁士的东部边界，地中海边界，大德国，摩根索想反转这些边界，这些边界反转了摩根索。丘吉尔是对的，德国是个楔子，我和以色列王大卫对着楔子狂吠。我们的吠叫是相当无辜的。就像我的维斯博士，就像站在这里的稻草人，一笑不笑，相当无辜。就像在战场上放风筝，或者在尸体堆里摘花。他们怎么议论他，我不管，他们说他过去老咬人，老躺在被单下吼叫。我们是乌有乡中间的两条狗，沙漠中央的两声尖叫，大理石上的两滴泪，没有上帝的犹太教堂里的两个祈祷者，但他甚至在我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我为他摘下了他的面罩。这个杂种。这个小丑。真是胆大。你不会挡在我们中间的。我要撕碎他，我不可能成为一只真正的狗。不，他也不能。他不会。你听见了？我的失败注定了他的命运。这就是结局。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她拍着他汗涔涔的头。皇冠掉到防水油布上去了。詹妮·格蕾将他疲惫的、灰白的头放到自己膝盖上。这个稻草人是一支敌军，她是桑丘·潘沙，他是堂吉诃德，他们一起将把这个世界从邪恶手中拯救出来。但她知道，这邪恶就深深落于心中，这就是她的亚当正奄奄一息，慢慢死去的原因。这就是他正在获胜，她彻底惨败的原因。没有人来可怜她。因为她没有假装自己是怪物？这样她就能为自己选择生活道路，不用任何人

来干涉？他们头上蓝天一望无际。远处，沙漠在呻吟。她微笑着看着这敌人的超大的白色的老手指，解开她制服的纽扣，露出她那柔软圆浑的奶子。她的奶子从胸罩里掉出来，像铜一样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亚当把嘴巴按到了她的奶头上。她把扁平酒瓶里的白兰地倒在自己的胸部，亚当从她奶子里舔着白兰地。她声调悲伤地说，“我的宝贝，我的甜心宝贝。”亚当吮吸着那光秃秃的、带有寒意的、被又酸又甜的白兰地浸润的奶头。他意识到自己是带着锁链的，他永远不能打开他加在自己身上的锁链。不是每一个嘲笑他的锁链的人都能摆脱锁链，席勒说。他挤压着詹妮，这个犹太女人，这个可笑的、根本不相干的詹妮，她心中怀有深仇大恨，怀有一段深沉的爱情，这个不可妥协的詹妮。他重重地压着詹妮，是为了逃脱席勒和那个魏玛王子，是他给他带来痛苦，带给他生命中最恐怖的时刻。就在这一刻，他爱着詹妮，他害怕这一时刻，因为在这一时刻他知道他痛恨他的孩子，那是一种血海深仇。

第十一章

奇　迹

圣水的问题依然在秘密地讨论着——不管怎样，让我们先做些能弹出的贺卡吧。割礼师沃尔夫维兹并没有死。在这段时间里，一只乌鸦倒是死了，就在庭院里。护士斯皮策的托老所里的两个孩子为它举行了一个很感人的葬礼。在亚当看来，这些乌鸦在医院上空飞，是因为它们嗅到了这一带有被屠宰的肉的味道。但它们失去了定时功能，它们不知道如何做到与死神的到来同步。割礼师沃尔夫维兹弄清楚了，亚当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等于四十五。在1945年，亚当从克雷恩司令的狗食碗边上回到了柏林。人是劣等动物，因为——根据沃尔夫维兹的说法——上帝在造了亚当之后，并没有说“亚当是好的”之类的话。相反，上帝将选择善恶的权利给了人，而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坦选择了恶。迈尔斯·戴维斯坚持认为，以色列王大卫天生就是一个伟大的木琴师：他进步很快，这着实让迈尔斯忙坏了。亚当只关心对他重要的事情。他基本上处于沮丧的状态。詹妮被流感击倒了。亚当没有来看她，她给他发去一信表示不快。格劳斯宣称，亚当要是愿意，是可以自救的，但亚当毫无理智地完全拒绝自救。舒维斯特双胞胎姐姐正在等待上帝，她每天来看亚当，她的脸在他看来就像一个胡子——婴儿的胡子——形状的问号。他极其悲伤地

举起双手:“我能做什么？还没有做呢。”又一个没有上帝的日子沉入了远方的大海中,就在沙漠对面的大海中。新闻报道说,北部边境有渗透分子出现,爱尔兰总理宣布,在美国,黑人袭击了白人,打开了灭火器,发生骚乱,孩子遭袭,戴着头盔的警察向他们开火,一个统治者说,总统无法治理国家,因为支持率下降了0.2个百分点,在特拉阿拉德,一次考古挖掘行动正在发现过去、过去、过去,而相反,将来却在一天天积蓄力量。塞斯林太太依然躺在太平间的冰柜里,法院马上会做出裁定,几十名律师像乌鸦一般为争夺她的尸体而战。以色列王大卫正在与克雷恩司令的狗进行长篇讨论。一个说,一个打字。他们之间发生着一些神秘的故事。医生们正气得咬牙切齿,也找不出能解释这件事的原因。他们书里几百页的文字都无法为他们提供答案。不过实验室发明了一种新药,亚当将会试用这新药。又有一批新酒悄悄运到,其中包括:轩尼诗、杰克丹尼、帝王、必富达金酒、J&B珍宝、白马和橡木桶珍藏十多年的芝华士。皮埃尔·洛蒂将一切东西都交给亚当,亚当十分感谢他,并与他再次说起圣水的事,同时将不少“圣水”藏在了发电房、暖气片和通风片里,到处都有藏的。总之,时光飞逝。转眼已是七月,希伯来人的阿布月。阿布月的初九,他们这里不举行任何哀悼仪式,本来是该做些什么的,但这日子显然被人忘记了。他们想起了冰柜里的塞斯林女士,在威士忌酒边哭了一场。

“空调是十分神圣的,”沃尔夫维兹说,这会儿把自己对上帝的看法抛在了脑后。“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名叫雅什卡·威因斯坦的空调工程师说,他是位于迪莫纳的原子能工作小组的成员,应邀来参加一个主食是令人惊讶的俄式炒牛肉丝的晚会。“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地方,整个国家没有一个地方的空调系统能有这个医院的一样先进。”此人并没有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因为他在全国建造了几十个空调系统,而这里的空调系统是由克利夫兰的专家建造的。“他甚至不是犹太人,”格劳斯不无哀伤地说。毕竟,等烟消云散、尘埃落定之后,你知道,犹太人还是聪明过人、胜人一筹。像洛克菲勒,像莎士比亚,像但丁,巴斯德,拿破

仑,陀思妥耶夫斯基,康德和荣格。在渡鸦的葬礼上,他们唱起挽歌。渡鸦躺在担架上,两个老孩子抬着。他们唱道:

渡鸦,渡鸦,你为什么死去?
我们很快都要下去。

詹妮康复了。亚当的病也好了。经过一个月的特别冶疗之后,他回自己的房间去住了,甚至还上了一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课。亚瑟自然来听课了,回去的时候很沮丧,在走廊里吹响喇叭,头戴一顶破旧的男童子军帽行进在一个人的队伍里。在九月,灼人的阳光照在身上,皮肤都好像要被割开,被晒干,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看到三个身影从空调屋里溜出去,离开这黑暗的、冷冰的、不断播放着歌曲的走廊,来到了太阳猛烈的庭院。这是大中午,太阳悬在天空的正中央。没有影子,没有树荫,没有可避日的地方。滚烫的沙漠,白色的群山,黄土地延绵不绝,一直到地平线的尽头。

三个人在混凝土做的、巨大的烟灰缸边上停了下来。烟灰缸里面是沙子,周围是沙子,不管你的眼睛朝何处看,看到的尽是沙子,直到世界的尽头,你的嘴巴和你的灵魂里也尽是沙子。亚当停下脚,给小孩做了个手势,让他停止爬动,紧跟其后的詹妮也停了下来。天气极其炎热——天气预报员说是华氏102度,他极有可能只报了一半的温度——亚当·斯坦穿了一身他过去参加歌剧开幕式时穿的衣服:白衬衣,定做的套装。非常高雅,线条经典。上衣领上装饰着一朵红色康乃馨,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意大利漆皮鞋。歌剧赞助人斯坦,小孩和詹妮。在烟灰缸旁边。黄沙和毒日。天气预报员是个疯子。102度?1002度!

他们站在那里。亚当看着詹妮。小孩转过身,也看着她。她的脸非常粗糙。她不需要怜悯,她只要她的权利。没有人说话。亚当开始走路。孩子紧跟在他身后在沙地上爬着。太阳对沙漠毫不留情,无情地用毒光

击打着沙漠，正在创造一个没有色彩，没有阴影，没有妥协，没有角落的世界。

“她没有自尊，她缺乏的就是自尊，”他对小孩说，小孩对着近在鼻尖的沙漠微笑着。詹妮这会儿不准备说话。她的想法还没形成，脑子转个不停，她只是三个人中的一个。她内心在微笑；这对他无益。亚当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喷口大笑。“圣父和圣子，这我懂，但詹妮是圣灵？詹妮？詹妮？”

圣父和圣灵在一起走着。圣子在地上爬着。他们已经走过了这个大庭院，走过了早已废弃的象棋桌，走过了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金鱼池塘，走过一排柏树和柽柳，由于刚种不久，这些树的顶部才到你腰际。他们来到了高大的篱笆墙边，这篱笆墙将医院与沙漠分开，这篱笆墙似乎在说，荒原就是为了荒原！亚当大汗淋漓。圣灵也浑身是汗。这小孩，圣子在地上趴着。从远处看，这三个人就像一张巨大的白色桌布上的三只甲壳虫。或者说是在一大块冰块上。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在如此酷热之中，任何动作都会对肺增加负担。肌肉松弛了，身体疲乏了。

这小孩，这儿子从口袋里拉出一张纸，举着给亚当。亚当弯下腰，拿了这张纸，说，“当然，绝对如此。”

“他说什么？”詹妮问。

“这不管你的事！”小孩对着他笑笑，觉得有这么一个强大智慧的父亲很自豪。“你应该为自己感到害羞，”赫伯特从远处悄悄私语，但声音很清楚。“你想给谁留下深刻印象？”

詹妮垂下眼睛。“亚当？”

“那是什么，詹妮？”他的声音不知怎的变得柔和起来，一副讨好的口气。“啊，他写的是，我不应该忘记他是谁。”

她点点头。盐水不断地流到这位艺术赞助人的花哨衣服上。他狗一样吠叫起来：“前进，猎狗！”

小孩转过脸来。他蓝色的眼睛——底下有两条壕沟——长时间地盯

着亚当,然后低下眼睛,向篱笆墙爬去。他一路爬着,心里不禁嘀咕,他长时间地看着亚当,但亚当并不看他,因此小孩就继续朝前爬,亚当来回踱步,双手交叉背在身后。他正忙着装样子呢。詹妮在后边远处,一句话不说。小孩爬到墙边,躺了下来。一动不动。亚当提高了嗓门。"你怎么了?"小孩伸出一只被热气烤得软弱无力的手,拍拍篱笆墙和那铁线,这一格一格的铁线看上去像蜂窝。他努力地想站起来。他大汗淋漓,眼睛哭泣着,流着泪水和汗水,整个身体都是汗水,颤抖着。詹妮很安静,脸似沙漠一般白净。这个小孩的狗身体在奥丽维蒂牌打字机上打过字,弹奏过木琴,发现妓女长着一个玻璃屁股,但这下却拒绝站立起来。

"试试,大卫。你能做到的,你会的。"她嘴里蹦出了这几个词。

"别说话。闭嘴,你不配!"

"亚当……"她发火了。"别这样。行行好,暂时做个朋友吧,怎么回事?"

"你什么也不懂!"他的眼睛像两支毒箭。

小孩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这热气让人发昏。他噘起嘴巴,再试了一次。他的右手紧贴着篱笆墙,想把自己的身体往上拉。就靠自己的力量。但是毫无结果。他的身子又瘫下去,四肢叉开趴在了地上。脸扑到了沙地里。亚当目睹了这惨败的一幕。

"这都是你的错,"他说。她一直一语不发。他走到趴在滚烫的沙地里的小孩跟前,声音柔和地说,"你这赖皮狗!我为你做了一切!我什么事没有做?现在我要你做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事,你就不能做?不!上帝请求狗帮忙。我为什么将所有这些礼物给了你,我为什么自己忍饥挨饿,为什么牺牲自我?狗屎。起来!"他用最后一份精力喊道,"起来,你这狗!"

但这圣子起不来。他试过了,用超人的力量试了,但还是不能,无法站起来。"一个被驯化的沙漠里的一个几何学悲剧,"赫伯特在远处大笑着说。亚当被这笑声吓坏了。现在他看清楚了,他是多么的荒唐,好像他

穿着礼服来看一场毫无品位的情节剧。

亚当尖叫起来，但他的尖叫被滚烫的沙漠吞了。“站起来有什么难的？任何傻瓜都能站起来。任何白痴都能站起来。詹妮·格蕾能站起来。格劳斯博士能站起来，沃尔夫维兹，亚瑟——任何一个笨蛋都能站立。但你大卫，以色列王，你站不起来？”

孩子又使劲试了一次。他的双手十分紧张。他所有的力量，身体和意志，都集中在他面前的这张网上，集中在紧紧抓着这张网的手上，但是那种变化———百万年前出现过的，改变了宇宙地图，颠覆了上帝造人的过程和站立这一史前现象的变化——现在拒绝发生。亚当，现在作为一个人，歌剧的赞助人，被冒犯了，怒气直冲灵魂深处。他以人类的名义受到冒犯，因为此时，在这个奇异的处境中，他是人类的代表。他受到侮辱，是因为他送出的礼物，因为他所持有的希望。他走到狗的跟前，弯下身体，扇了他一个耳光。这响亮的一声耳光传到远方。这狗伤心欲绝，惊恐万分，开始吼叫。他用双手捂着被打的脸。他身上冒出汗臭味，那是恐惧的汗，痛苦的汗。

詹妮走到小孩跟前，但亚当迫使她回去。现在他又恢复了原先一贯的自信和高傲。他整了整翻领上的康乃馨，笑笑，对着詹妮喊道：“我告诉过你，你不要插手，我警告过你！我没有警告过你？我告诉过你，你不要伸着你漂亮的鼻子……看，我在这里，他在那里。你是个陌生人，我允许你跟我们一起来，就这样。不要忘记，他是我的，不是你的！”他转过身去，表情骄傲地面对着小孩。小孩依然蜷缩成一团，用手捂着脸蛋。詹妮看着亚当，看着他的脖子的后部。现在他的领子乱乱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满是褶皱，裤子上到处是沙子。她感到些许的释怀，好像她报了仇，他的粗暴、他的笑里藏刀得到了报应一样。但是小孩又开始哭了，驱散了她的思绪。

“你不再是狗，也不是小孩，那你是什么？一只蜥蜴？一条水蛭？一块破布？”

小孩的脸使劲往沙里钻，开始吃起沙子来，嘴巴磨着这干燥滚烫的沙子。他咀嚼沙子的样子就是几个月前咀嚼一张纸的样子。

“这小崽子在咀嚼呢，这水蛭，他就是靠这来获取信心的！可怜的东西，他真是令人可笑！”

“就像小孩，”詹妮说，嘴巴歪斜着。他并不作答。他走到孩子跟前，趴在地上，拥抱他。他的衣服皱皱巴巴的，脏极了。康乃馨从翻领上掉了下来。小丑的脸舒展开了，眼泪夺眶而出。小孩感到这眼泪在抚摩着他的脸，看到泪水掉到了沙地上。小孩也哭了。他们相互喝着眼泪，毫不害羞地伸着舌头相互舔着泪水，像朋友，像兄弟一样拥抱在一起。

大卫，以色列王，斜眼望着天空，天空一下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爬到篱笆墙边，浑身是泪水和汗水，伸出一只手，再试一次，再试一次，再试一次。他略略上升了一些，但随即又倒下了。稍稍直起一点身子，又倒下。倒在地上，四仰八叉地躺在毒日下的沙地上。烂在沙地里吧。

詹妮站在那里，好像被钉子钉在地上，一动不动，完全给吓傻了。亚当站起身。他什么也没有说，心思都在小孩身上。夏日火热的正午。1323 度。远处传来午餐钟声。塞满肝脏的山雀，钻石液，在金子里烤过的土豆，浇了大理石浆的青豆，博若莱 1956 年葡萄酒，白色阿什凯隆①，红色的阿夫达特，加了掼奶油的巧克力奶油冻。

“不要绝望，孩子，”亚当轻声说。“一切会发生的，你会看到的！”

小孩的身子又挺直了。他的双手抓住了栅栏，这次他并没有摇晃。他的身体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每一块肌肉紧张得像满弓的弦。每一块骨头都各就各位。他的身体越升越高，每升高一英寸，每增加一英寸的恐惧。升高的每一英寸都是一百万年进化的结果。这只狗将要变成人，而先前曾是狗的亚当，则在一旁惊奇地注视着他。这个循环已经完成。那意味着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亚当垂下眼睛。狗的双手死命抓着栅

① 位于地中海巴勒斯坦西南部的一座古城。

栏，好像那是他的救星。双手慢慢渗出血来。双手到处都磨破了皮。他脸色阴沉，满是汗水和泪水。他的裤子破了，衬衣也撕裂了。他继续往上升。

亚当把眼睛垂得更低，紧绷着脸，大喊："好！"他的声音很沙哑，冷冰冰的，带着恐惧。"好，孩子。"

"亚当，他做到了！让他自己做。别帮他。他做到了！"

"婊子！"他尖叫。"别管我，别管我！大卫，一天干这些足够了，足够了！"他的声音在乞求。"今天就到这里，你听见我的话吗？我们下次再试。我受不了了，我要死了。是的，我。够了，你的手被刮得不成样子了，太阳会把我们烤焦的。"

她无限震惊地看着他。

小孩并不听他的话。不会听的。他的耳朵已经关上了。几年来的第一次，他的头高高在上，仰在天地之间。他几乎就要直立起来，用两条腿站立，贴近太阳和天空。

"我求你了，大卫，停住，你在流血。够了！都是她的错。那个婊子。孩子想躺下来，而她使他站起来。她想让一切都站立起来。这个婊子。这个白痴。我病了，我的身体很痛。这些衣服也令我痛苦。我非常荒唐可笑。我要找克雷恩去。我要去舔他的靴子。孩子，够了！"

这个圣子的身体已经达到了神圣的高度。对于这个奇迹，圣灵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而圣父呢？他们出卖了圣父。他在喊着，但没有声音，他疲惫至极，昏死过去。

小孩腾开双手，放开栅栏。他的双腿几乎直立了。身体几乎直立了。鲜血从手上喷出来。他就这样站了一会儿，脚下的一切都在移动。世界在围着他飞转，地球在滑动，在跳舞，逃跑，后退，于是他踉跄起来，他的身体重重地摔了下去。亚当转过身，向医院跑去。詹妮弯腰去帮这个小孩，他的小孩。而他的孩子将她推开。他瞪大眼睛，在他的瞳孔里她看到了耻辱。她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是个英雄，大卫，你是个男子汉！"但他用

头撞击沙子,不断哭泣。她低声说道:“你成功了!你是个男子汉!我们的男子汉。他的和我的。我为你自豪。”他脸上放出光芒。但他抓了一把沙子,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沙子扔向她。两只喝沙子的甲壳虫。

内森·格劳斯博士,由于丽贝卡·塞斯林女士——愿她在天国安息——的慧眼,从雅法一家精神病院的一名普通医生升迁为阿拉德这家了不起的医院的院长。他早上离开自己的小别墅,七点四十分准时到达医院。要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她使他的生活变得痛苦——他会住在医院里,就不用每天来回奔波了。但她完全拒绝住在医院里。因为住在家里她依然能直接打电话到医院厨房,点上皮埃尔·洛蒂的“特别菜肴”作为晚餐。每天傍晚有一个帮工会用保温瓶和特制的锅将晚餐带到她的别墅来。格劳斯博士不跟她争吵,仿佛自己是一个法庭律师似的。他带着她离开特拉维夫,离开了都布努大街上那可爱的公寓,将她带到内盖夫,带到沙漠里,这已经足够了。她生气时总把这地方笼统地叫做“乌鸦之地”,他把她带到了地狱,带到了这些白痴中间,这里没有一个像样的理发师,没有像样的学校,没有百货商店,没有兽医,没有戏院,没有音乐会,这已经够了。

她害怕她丈夫的狂热,害怕这座大楼,害怕这些医生。害怕他们的超一本正经。她喜欢躲藏在家里(这房子也是塞斯林太太建造的,由伊龙－泰米尔－嘎特和肖山公司设计,设备应有尽有),与她的两位女朋友泽尔达和德波拉一起打牌。这两位是幸运儿,过的日子比她强多了,一个嫁了一个官员,一个嫁给了一个大巴司机。“只有我嫁了傻瓜医生!实话实说吧,他与那些病人一样白痴,”她对她的朋友诉苦。“有时候他说的话真是怪异。一次他在我鼻子里寻找苍蝇。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尖叫,叫喊什么,‘雪崩!’如果我问‘哪里?什么雪崩?’他就指着天空,露出十分悲伤的表情。一次他在梦中哭泣,随后又突然大笑。”

早晨依然寒冷。格劳斯博士将他那辆灰色的普莱茅斯车停在阴暗的

车库里，走进医院。他走过护士夏皮罗，问声好，进到自己办公室。他坐在写字台前，读起前天晚上已经堆积起来的各种报告，从一个容器里取出一支香烟，这容器是纯银做的，一打开就会唱《让我们欢庆吧》①，他点着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一个普通的早晨，一个普通的日子。

写字台上放着一封电报，是克利夫兰一个名叫阿伊巴·斯坦纳的律师发来的，今天早上刚收到。电文是：**法庭即将裁定遗体归属/很有可能归属医院/若此/将空运遗体/安排合适的隆重葬礼/最终费用将电告**。格劳斯博士查看了几遍电文，心里为躺在冰柜里的塞斯林太太的遗体犯起嘀咕。她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有一个可爱的年轻女人爱上了格劳斯博士，但他，他那时还不是什么博士，却与别人结了婚——那是他亲手做的床，他将不得不自食其果，睡在那张床上！他娶了“粘西比”②·格劳斯为妻。她总是歇斯底里地发脾气，从玩牌中找安慰，与更幸运的朋友为伍，还心存远大志向。她在内心祈祷，他会获得个什么大奖。比如，诺贝尔奖就能补偿她的不幸生活——她就能去瑞典觐见国王。

詹妮敲敲办公室的门，走进来，手里端着一个银盘，银盘里的是一个冒着热气的咖啡壶，一罐牛奶，糖，杯和盘，新鲜的热蛋卷，上面盖着一块白色的餐巾，果酱，黄油，另外还有几块腌制的青鱼——那是皮埃尔·洛蒂的友好表示。

詹妮对他微笑着。在她内心深处，她是喜欢他的，主要是因为他是这个医院的院长。詹妮知道她必须依据每一个简单的规矩行事，但她就是情不自禁。虽然她的微笑说起来是不令人满意的——那似乎是命令的产物——但是格劳斯博士喜欢詹妮那不令人满意的微笑。这微笑能引发他的疯狂本能。一看到她的微笑他就能、就会想象出暴风雨般的高潮——

① 以色列民歌，常用于欢庆场合。
② 苏格拉底之妻，悍妇、泼妇的代名词。

或者说,那种他只能想象出来的暴风雨般的高潮,因为在生活中他从未经历过暴风雨般的高潮。他也没有享受过任何高潮,不管暴风雨般的还是别的。詹妮那戏剧性的微笑(他是这么说的)每天早晨都能拯救他。什么话也不用说,他们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程序,这种程序日久就变成了一种仪式。他并不是厨房的帮工,却每天带给他早饭。她就要微笑,她的微笑将要拯救他,使他不至于突然爱上她,同时也拯救她,使她免去为她所不爱的人而献身的必要。他有一次笑着问她,如果有这样一种要求,她是否会答应。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那是当然的。"然后笑笑,而他则马上想象那暴风雨般的高潮了,因而得救了。

格劳斯博士拿起电话筒,给正在给他倒热气腾腾的咖啡的詹妮做了一个调皮的眼神,拨起号码来。"喂? 爱妻? 我的爱妻?"他等着,听着,紧锁眉头。"我想你!"又是一阵沉默。"是的,早上八点! 再见。"电话筒砰地又放回到原先的位置。他怒气冲冲的。早上早上,詹妮詹妮,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咖啡咖啡。

格劳斯博士身体硕大,肥壮,是耶路撒冷本地人。他呷了一口味道极美的咖啡,咬了一口蛋卷,展开晨报读起来。他翻了几页,这新闻并不令他感兴趣。当然,还有什么能比昨晚在回家前到医院看望亚当·斯坦更有意思,他们谈起头一天晚上在医院放映的电影。亚当说,"这电影太一般了。摄影令人生厌,太多静态镜头,但这可是动作片。就摄影的构图而言,我们已经在其他三十一部电影中看到这类似的做法了。但有趣的是那个主人公,詹姆士·卡格尼在整个电影中说了4222个词,而女主人公呢,她的名字我忘了,说了2050个词,但她的表演比他更令人信服。"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后,这晨报怎么能再使博士感兴趣呢? 海法港的罢工(又是罢工!),收割后的田野里残株烧了起来,那是在特立卡刺尔地区(离这里很远,在加利利),叙利亚总理宣布他的国家将消灭以色列(我们以前就听过这话! 他不会得逞的!),美国宣布,俄罗斯正派出部队,菲律宾总统的支持率在下滑,希腊的民主正受到威胁,在塞浦路斯,一个土耳其人

被杀，在特拉维夫，一个游客被抢去了一副耳坠……他然后翻到分类广告栏。他读得很仔细，读得饶有兴趣。詹妮将写字台整理得井井有条。她把报纸弄平整，打开百叶窗，擦去几个文件夹上的灰尘。有人在报纸上声称自己英俊，富有，有汽车，生活经历丰富，现在寻找一位善良、美丽的女人，以结姻缘——自然是美满姻缘。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公开赞美自己。吉普车出售，公开拍卖。看《窈窕淑女》的最后机会了。在贝尔－谢巴你可以买一幢三层楼高的办公大楼。格劳斯博士仔细地读完报纸，吃完早饭，出去做每日的例行检查。詹妮和她那不令人满意的微笑待在了房间里。她必须整理他的写字台。

格劳斯博士走过已经关闭了的暖气片，在这些暖气片背后亚当·斯坦藏着各式各样的酒瓶。他并没有注意到。音乐机器正在播放《波斯市场》，然后将会播放《天方夜谭》组曲，然后再放《让我们欢庆吧》。一盏昏暗的荧光灯照着公告板，从远处看，这公告板就像教堂里的一个圣台。公告板旁边住着“天文学家”松曼，格劳斯博士现在走进了他的房间。松曼正坐在窗户旁，坐在一张桌子后边，桌子上放着一架望远镜。他做了一辈子的梦，梦想成为一个天文学家！伽利略·松曼。但他却在耶路撒冷的邮局工作。1942 年他来到以色列，坐“沙伯泰·劳德津斯基”号来的。这艘轮船冲破英国重重封锁，松曼是由一个肩膀宽厚的男人背上岸的，他并不知晓这个男人的名字，但他疯狂地亲吻了这个人。他在一个集体农庄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耶路撒冷，在贝查勒斯特区租了一个小房间，开始做天文学家的梦，但他没钱置办一个望远镜。于是他在邮局找了个工作，在那里分拣信件。后来他被晋升到二级分拣员的岗位上。几年之后，舒维丝特姐姐在特拉维夫偶然碰到了他，那是在阿伦比大街，就在怀特曼冰淇淋店对面。他当时站在一个公共厕所面前，眼睛盯着通向地下的台阶，心想那是著名的特拉维夫地铁的一个入口吧。他非常疲劳。在战争中他失去了右手的一个手指，一只眼睛几乎瞎了。他想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想上这个臭气熏天的厕所。当他再次走上来，站在人行道时，他身穿

白长袍,脚穿凉鞋。他把原来的一身衣服放在厕所门口了。他戴着白手套,手拿一只橡胶管,他用这空空的管子测量着宇宙,还不时自言自语。过路人一般都不理他。有个人扔给他一个十分的硬币,大笑一声,继续赶路。一个小孩想绊他一跤。在附近的卡尔迈勒市场一个块头很大的屠夫,围裙上溅满血和污渍,站在那里慢腾腾地看着松曼。他大吼,"嗨,就是你!你是谁?疯了吗?"然后回到店里,举起一把切肉刀劈开一只死鸡。

"我是伽利略·伽俐莱。"舒维丝特姐姐走到他跟前,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于是他就这样告诉她。"我想坐地铁去一个地方,但是没有火车过来。这长袍是我母亲的。那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回忆。我是一个天文学家。"

对舒维丝特姐姐说这番话时,他的眼睛闪着光芒,这番话使舒维丝特姐姐的婴儿胡须颤抖起来。在松曼身上,在他这身制服里,舒维丝特姐姐看到了一种征兆。在她看来,他的身影构成了她的《启示录》中的一个章节:有人正试图探究上天。"你跟我来,"她对松曼说。"你将能够坐着去研究天体。如果你看到一辆圣车飞过天空,你就来通知我,我们做好准备,将全都出去。"他并不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她也不明白他的话的意思,但他俩命运是绑在一起了。

于是,在这个医院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了。他从护士斯皮策的托老所里取了一把玩具来复枪,除去枪管,将枪管的两端用两片涂黑的玻璃片挡住,这两个玻璃黑片是他在一楼的车间里不厌其烦反复制作而成的——按照一个来自萨洛尼卡、名叫犹大·巴斯基的拉比的一本天文学书所记载的内容来做的。他把枪管接到一个旋轴上,这旋轴是他亲手做的,就是将两块木头接在一个"美国桂格燕麦片"锡罐(德国造)上。他坐在窗边搜寻秘密星体。他还没有发现"圣车",但舒维丝特姐姐也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

对他来说,白天是两个夜晚之间的一段荒废的时段,完全是无用的,

他痛恨白昼，鄙视亮光和太阳，白昼使他的生命感到痛苦，糟踏了他的未来。“我已活了五十年，”他说，“其中二十年我是睡着了的。现在我白天睡觉，因为白天毫无用处。上午十点钟我就上床睡觉。下午五点起床，去见我的治疗师，我的分析师，去治疗我的痛苦。要是这白天也是漫漫长夜就好了！二十四小时全是夜晚，就像在阿拉斯加。我坐在沙漠上，星星明亮又美丽，夜晚是那么富有诗意，那么静谧，我终于有能力做自己的事了。我不用再分拣信件了。我在华沙贫民窟里不是一个天文学家。我父亲开个小店，然后德国人来了。”

格劳斯博士问他最近怎么样。有什么不顺心的？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求？不，他什么问题也没有，一切都好，或多或少都好，他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他的处境有什么问题？他应该再去分拣信件？不，谢谢你！让我坐在窗边吧，直到死去。他能观察到的这一部分早已归类、存档了。就在那边，在那些灰色的文件夹里，在那个柜子里。总有一天他要发表他的研究结果，注定会在科学界引起轰动。他知道，他会被人追逐猎杀，但伽利略不会屈服！不会！再说一遍，不会！

格劳斯博士离开他，继续查房。他做着笔记，想着哪些地方可以做些改进。他去看了斯皮策护士的托老所，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正在准备迎接“敬畏的日子”到来的那种气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但他们已经开始唱歌，讨论这个节日的意义了。他隔着玻璃窗往亚瑟·费恩、亚当·斯坦、迈尔斯·戴维斯、沃尔夫维兹和舒维丝特双胞胎的房间里看去。他批评了塔米尔太太，因为她没有使满心忧愁的男孩平静下来。他与伦斯坦太太，与多夫多瓦尼太太，与雅西卡·佩雷兹，与多夫·纳曼尼谈了话。他看望了上次试图自杀的一个新病人。

夏末，医院里的平凡的一天。格劳斯博士回到办公室。办公桌已经擦得干干净净，除去了灰尘，一切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外边，太阳猛烈地照耀着一切。他关上橘黄色的百叶，扫了一眼刚刚送来的几个文件。关于药品成本的周报。皮埃尔·洛蒂过来坐了一会儿，他们讨论了厨房的

各种事情，一起审阅了皮埃尔为下周准备的菜谱。格劳斯博士拿起电话筒，拨了号，从耶路撒冷的卫生部又聘用了两名护士。向他们保证能得到定期加薪，享受公寓房和其他福利。这不是问题，有许多人会跳槽来得到这份工作呢。他与负责人士详细讨论了卫生问题，特别讨论了新近从美国运来的那台新的垃圾处理设备的问题。他与园丁决定在西边种什么树——柏树，柽柳。他给自己写了个备忘录，提醒自己与贝尔－谢巴的内盖夫医院联系，询问他们什么树值得一种，也许应该去种一些新的品种。

之后，将近中午时分，几个医生进了办公室，他们是前来反映问题的治疗师和分析师。每天，在这个时刻，他们就来这里。他们来倾诉内心的想法。每天，他们坐下来吃桔子或葡萄汁，嗑着南瓜子，吃着花生，有时候喝黑咖啡。每一次，他们的话题最终都会转到那个叫亚当·斯坦的人身上。亚当·斯坦和小孩，亚当·斯坦和乌列尔·布洛赫。很多医生觉得当旁观者很难，于是完全接受了格劳斯博士的领导。泽维·埃尔德是个相当有名的医生，他发表过非常有趣的研究成果，推出了治疗精神分裂的儿童的新方法。他抱怨道："界限在哪里，内森？你听任他在每个暖气片后藏酒瓶，听任他给其他病人作无知的讲座，听任他与一个很有责任心的护士——她的工作对医院至关重要——发展恋爱关系，听任他收病人钱投资在那些令人生疑的项目中。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他想掐死一个女人的尝试失败一年之后，那时他的病情极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严格的、严厉的方案比现在这种完全放任自流不更有益吗？而且，更要命的是，还有那个小孩乌列尔·布洛赫的事，你竟然允许亚当去虐待一个不幸的孩子，过去几年里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治疗他，他……"

"他什么？泽维，请你把话说完！"格劳斯博士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略略挺了挺身子。"孩子怎么样？我们看到任何好转的希望吗？一丝希望？今天这个小孩能直立行走了！他能在打字机上打字，能回答问题，他撤去了他的被单，他能集中心思了，能与人对话了——当然还不能使用口头语言，但他能打字。那就是你所说的虐待？"

“是的……是谁使这些奇迹发生的?”埃尔德博士非常固执,他的声音有玩世不恭的意味。“谁? 亚当·斯坦? 我要给你讲个故事,内森——要是你允许的话。有一次有个人抱怨说,他喝了一杯茶水之后,胃痛得要死要活! 他们问他那杯茶水是什么时候使他胃痛的,他告诉他们,他去了一家餐厅,点了两份碎牛肝,吃了下去,感觉不错——没有肚子痛! 他喝了一份面球蔬菜汤,没有问题,吃了一份土豆炸肉排,一碗面条,茄子沙拉,西红柿沙拉,一些芝麻酱,一点肝——依然没有胃痛! 甚至葡萄酒都没有带来麻烦,他喝了两杯红葡萄酒,感觉真的好极了,那胃成了铁胃。还有面包,什么样的都有,你只要说得出名字! 热的,白的! 他吃了半条面包。最后他点了加掼奶油的冰淇淋,他的胃没有痛。然后他喝了一杯茶水,一杯加了少量柠檬的茶水,砰! 他的胃疼得要炸开似的。你听明白了? 几年来我一直在想尽办法,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来寻找治疗方案,然后就来了这杯以亚当·斯坦——赞美这个名字吧——的形式出现的茶水。亚当·斯坦给了小孩两块糖果,对他狗吠了几声,然后这小孩跳了起来,就有了知觉,毛病全好了? 让我们现实一点吧。确实使人难以置信、难以接受发生在小孩身上的进步。但是,就在我们为救他而产生绝望的时候,亚当·斯坦就出现了。当然,不能单单因为我们的绝望,就把功劳全归到亚当·斯坦身上,将我们的功劳一笔勾销。”

格劳斯博士将香烟熄灭在烟灰缸里,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告诉我,泽维。你妒嫉这个小孩吗?”

“妒嫉?”

“好,你不妒嫉他,那就是个问题。亚当很妒嫉他,差异就在这里,那是个非常微妙的差异。你所说的都没有现实依据。亚当·斯坦在我们失败的时候出现了,所以我们最好实事求是。更为神奇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本人也好转了——他们本人都没有这种意愿,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小孩。两个非常严重的病例,他们在相互治疗。一只狗治愈另一只狗。那不是很匪夷所思吗? 你呢,不是跪在地上感谢上帝,而是把鼻子高高地

扬在空中。你的文凭正在你干巴巴的胸脯上磨擦，你把所读的书反刍一遍。你受到了冒犯。不要害怕，让奇迹发生，这是允许的。为它鼓掌，仔细观察，但不要干预。我们是火星人——由于你的不同凡响的许可——我们一心想弄明白在远处、在地球表面、在沙漠里爬行的这些可怜的蚂蚁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或许这样说更正确：我们是地球表面的蚂蚁，一心想弄明白火星人的痛苦是什么。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骗子遇到一只狗。我们必须保持安静，我们必须听听发生了什么，我们可能不理解，但我们必须等待。你不能把这个情况与其他任何情况相提并论。对这个病人有好处的东西也许对其他人不利。但我们必须倾听，了解，为成功祈祷。"

"但是那与这有什么关系？"纳奇沃特博士说，在此之前他一直保持沉默。他擦了擦眼镜，再将眼镜戴到了鼻子上。"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让所有的病人相互治疗，我们只要坐在一旁打牌就是了。"

"好主意！"格劳斯大笑起来，但他的脸依然十分严肃。

"你又退回到你的失败主义那里去了，内森，"泽维·埃尔德烈火中烧，脸烧得火辣辣的。"我们的进步很慢，太慢，太慢。阿特休勒太太几年前还是无可救药，今天几乎完全治愈了。联系已经建立，一种关联已经形成，你甚至在这里都可以发现一些意义重大的成就。你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感伤主义者，内森。"

"泽维，等一等，不，那不是实情。"

"是的，是的，无可救药，即使如此，我羡慕你，这你是知道的。因为你，我来到了这个医院。不是因为这里有好的工作条件。我不怀疑你的能力，你的成绩，但是这里，关于这个病例，你太放任自流了。你落入了一个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圈套之中。他们两个并没有相互治愈。他们的病愈是我们工作的结果。小孩与男人的关系是个奇迹，那只是他们自己这样看，也许你们也这样看——这使我痛苦，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奇迹是个灾难，你们很快就会后悔的。听我的话！这是很危险的。"

“你知道，泽维，我同意你的观点。”格劳斯博士微笑道。他的一双大大的梦一样的黑眼睛紧盯着这个活力非凡的年轻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对，也不对。我们没有帮助他们，我们放弃了希望，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在好转，大家都看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会阻止他们。即使结果是苦涩的，那样的话我会后悔，我会辞职。但我现在依然是规则的制定人！我们能够给深受癌症折磨的病人带去温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了，没有别的！这两个人冲破了寒冷，进入了灵魂的生锈的细胞之中。我要向他们脱帽致敬，我会像一个激动的孩子一样站在那里，等着激动人心的时刻的来临。当那天来临时，我会走上前去，把金奖章别在他们胸前。别针将会别在所有人身上，但金奖章将装饰高傲的胸脯。我有信心，因为我不懂。你会变老的，泽维，就像我。亚当在他的身体内部耕耘着地狱的田地，从出口到入口。在入口站着一只狂吠的狗。会发生什么？什么？确切地说是什么？我们不比他们聪明多少，但我们只是更健康，甚至这一点都令人怀疑呢。他们内心藏有我们想要去揭开的秘密，他们在遭受痛苦，而不是我们。”

格劳斯博士深陷到扶手椅里面，浏览起桌子上的文件，拿起一页纸，挡住他苍白的脸。纳奇沃特想起他们正在等着他。泽维·埃尔德的眼睛一直盯着墙上的图表看。其他人纷纷起身，先后离开了。格劳斯博士低声咕哝：“无可救药的感伤主义者！”而那年轻有才、胸怀大志的泽维·埃尔德的眼眶聚集起泪水，透过泪水他大笑起来。他显然要去云游四方，总有一天会走得很远。

第十二章

沙漠之夜

从以色列王大卫独自站立的那一刻起，亚当·斯坦就病倒了，而且病得很厉害。于是亚当·斯坦躺在了医院里，小孩则被囚禁在房间里。为这两个人，医院屏住呼吸，紧张异常。护士斯皮策的孩子们在唱歌："新年快乐，妈妈，新年快乐，爸爸。"亚当不听他们的。什么孩子？什么狗？我没有什么孩子，以色列王大卫已被葬在了耶路撒冷——之后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小孩被囚禁在房间里，大家都坐着等待消息。亚瑟想打个赌。结果五十个人说亚当会去小孩那里，六十二个人说这一切都结束了。

一天晚上，亚当病情已有好转，他在医院里散步，而以色列王大卫依然被关在房里，与此同时，舒维丝特姐姐躺在床上睡得正香。突然一个长着翅膀的天使出现在她床边，低声对她说："亲爱的舒维丝特姐姐，盼望已久的日子就要来到了。"这句话他重复了七遍，然后说："我的小舒维丝特，我亲爱的纯洁的人儿，审判日就要来临，为这伟大的日子做好准备吧，弥赛亚的号角就要吹响，我可爱善良的舒维丝特……"

同一个晚上，同一时刻，天文学家松曼在窗边透过望远镜仰望着星空。他看到一颗彗星在空中划过。在银河系，星星爆发了，像山羊一般一

闪而过。

那个晚上，那个时刻，格劳斯博士在驾车回家路上，轮胎没气了。皮埃尔·洛蒂此时从恶梦中醒来，惊恐万状，长时间呕吐不止，他的头痛得好像闪电在掠过，痛得他直不起腰来，但又很快睡着了，记不起刚才发生的事了。

就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刻，还发生了其他令人称奇的事(这是事后所证明的)。沃尔夫维兹打了个盹，醒来时，他想象撒旦在他脚下撒开了网，而他能逃脱这张网——他感到非常有把握，他现在真的能挑战死亡了。他看看手表。十一点零五分。一个小时之后，依然是十一点零五分。十一点零五分这一时刻，电梯在第二、三层间卡住不动了，皮埃尔·洛蒂厨房间的大冰箱突然坏掉了。

舒维丝特姐姐得出结论：这些事实是十分清晰的征兆，只表明一桩意义。伟大的日子就要来临。因此她宣布了一天的斋日。她坐在床上，默想着上帝。晚上她睡着的时候，天使又出现了。他站在床脚，这床突然变得又大又宽，孤零零地立在沙漠中，四周都是水，头上是天空。天使用动听、迷人的声音说，“舒维丝特，我的舒维丝特……”她的回答带有一个老年妇女的悲哀，这个老年妇女的身体被昆虫爱上了，她的上嘴唇长着一撮精致的黑胡须，“昨晚你叫我‘亲爱的舒维丝特’，现在你叫我，‘我的舒维丝特’。我看见种种征兆，但不明白，我的身体很痛，我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天使对她微微一笑。她看到那甜美的微笑在他脸上绽放，后悔刚才说过的话了。他低声说：“星期二夜晚，在沙漠里，在一个平顶的小山上，山顶上有一个沟渠，一簇干燥的荆棘丛，在一个看上去像一头公羊的一座小山的那边，在它旁边有个矮木丛，在通往埃拉特的遥远征途上，在加沙方向向右一百步。”

舒维丝特姐姐醒来了，浑身颤动；她跪在地上，祈祷着。要是塞斯林太太这会儿与她在一起就好了！但塞斯林太太躺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个冰柜里。

舒维丝特姐姐祈祷完毕，马上着手安排人，做计划，让每个人开始忙活起来。所有的活必须在星期二以前干完。造物主不会随意地选择命运的时刻的。他自有他的理由。她自己只不过是个信使，她明白这一点。她已知道，真正的媒介，那个先知，是不会来的，她得迫使他起身去那里，因为这个民族和这个世界的命运都在他手里。她肩负如此重大的命运的重负，舒维丝特姐姐每天都感到晕头转向，这种感觉一直缠绕着她，直到他们走出医院的后门，来到沙漠才摆脱。

虽然沃尔夫维兹往往一会儿有信仰，另一会儿又没有，他试图将这些征兆的意义最小化。"这只是一个巧合。巧合并不是奇迹，甚至不是征兆，傻瓜得到了预言，上帝死了。如果上帝没有死，那他必定忙着，或玩着游戏。你知道他在玩什么游戏吗，舒维丝特？鲸鱼游戏！正如《圣经》上写的，上帝创造利维坦以作为玩物？他安坐在天堂，玩弄着他的玩具鲸鱼。拉拉它的尾巴，撬开它的嘴巴——他正忙着呢。"

亚瑟·费恩非常激动。他在帅哥卢比和塔米尔太太面前争辩道，虽然大家都确信上帝会选择与亚当·斯坦说话，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因为亚瑟的痛苦比亚当的痛苦大得多，他没有出卖过任何人，而亚当却出卖了别人，他没有杀死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儿，没有到处闲荡，没有在死亡之屋装扮小丑，上帝因此会与他说话的！伟大的纵火犯，世界最诚实的人，巧克力士兵亚瑟·费恩如是说，然后大笑。

舒维丝特姐姐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她的脸闪着光芒，整个人年轻了十岁，二十岁。她走在外边的小路上，沿着走廊走过去，在所有的房间里走着，边走边唱：

如果我是一个婴儿，你是一名护士。
我就要吸吮你可爱的奶子来解渴。
如果我是一顶账篷，你住在里面，
我就会调戏爱情，随年纪增长而成熟。

如果我是一条舌头，你是我的话，

我的沉默将为你燃烧，用欲望和歌声。

星期二晚上，晚上十点，大约二十个男男女女聚集在皮埃尔·洛蒂的厨房间的冰箱旁边，他们都得到了指令。面对着草药园的后入口被强行打开，这帮人离开了塞斯林太太建造的这座人造天堂的庭院，偷偷地溜进了夜色之中，这大沙漠漆黑无边，从各个方向向他们包围过来，将他们一下吞没。沙漠之夜是如此可爱，这夜色如此清澈。天空无边无际，如铜片一般延展。几千颗星星在闪烁。这帮人领头的是舒维丝特姐姐，一袭白裙，一直拖到脚踝，这是一套白色的结婚礼服，丝绸质地，带着美丽花边。头上扎着一个塑料花环。每个人都穿着白衣服，皮埃尔·洛蒂和亚当·斯坦除外。因为皮埃尔·洛蒂知道他是一个局外人，虽然他很想成为这个部族一员。他穿一条登山者的灯心绒裤子，头戴一顶绿色的奥地利帽子，上面还插着一根羽毛。他在帽子上缝了一个白色的标签，上面绣有"耶路撒冷"这个词。手里拄着一根雕刻精美的拐杖。

亚当·斯坦戴着一顶宽边黑帽——那是柏林的A·N·费歇尔制作的——，身穿一套黑套装，一件白衬衣的每一个纽扣都扣得严严的。脖子上扎着一根领带，是波尔多葡萄酒的颜色。但是其他人呢，其他人却一律穿着白衣。他们相互手拉手，一言不发，走进了沙漠。

迈尔斯带着喇叭，亚瑟带着小鼓。

这些蝗虫走进荒原，他们的脚步声都被沙漠吞没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发出声音。他们非常害怕。他们手拉手。排成一排。舒维丝特姐姐在最前头，她的眼睛像凿子一样凿开夜的漆黑。在无限延展的天空上隐藏着某种不安。什么动静也没有。终于一颗星射了出来。远处有一架飞机在飞，灯光时明时灭，但听不到它的发动机声响。沙漠之夜是默默低语中的沉寂，或者是无声的低诉。亚当知晓，正在秘密地磨碎的是骨灰，是裹着幕布的天使们从"那边"带来的，散落在这里，作为物质保存

的证据。

医院在收缩,变得越来越小,那五光十色的灯被群山遮挡了。很快就要消失在他们视线里,消失在黑夜里,这黑夜正紧紧地、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夹击过来。每一个人握着另一个人的手。一阵小小的震颤从一只手传向另一只。这里曾经起过风暴,在以东,在莫阿夫,在内盖夫,在巴兰,在阿蒙沙漠。多少伟大的国王曾在这漆黑的沙漠上征战撕杀。以拦王基大老玛,戈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非。以拉撒王亚略。所多玛王和蛾摩拉王。看啊,亚伯拉罕,罗得和他的妻子。处在十字路口的各个民族:希腊人,罗马人,马穆鲁克①,埃及人,阿拉伯人,迦勒底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基督徒,希伯来人,犹他人……盐、扫帚和铜的国度。群山之国。猎鸟之国,鹰和鸢之国。麦基洗德②之国,他是上帝的牧师,上帝被称作天上的主。他们手拉着手行进着,舒维丝特姐姐走在最前边。亚当在抽烟。一个人的牙齿开始咬得咔嗒咔嗒响,接着是另一个人的牙齿也这样响着,很快每个人的牙齿都发出这种声音。白牙,黑牙,金牙。假牙上的齿桥,牙冠。它们都咔嗒咔嗒地响着。沙漠之夜寒风凛冽,瑟瑟刺骨。他们的身体收缩了,发抖了,冻僵了。咔嗒声变成了呻吟声,呻吟声变成了哀叹声,哀叹声变成了咳嗽声,嘟囔声和轻轻的哼哼声。上帝,你在哪里,哪里?“上帝可能是个女的!”亚瑟突然宣布。但没有人听见他说话。他说的头几个词谁也没听到。上帝可能是个女的?或者是个微生物,或一个雄鳗鱼,或者是雌鳗鱼?没有人回答。天冷极了。

他们不再步履匆匆。有人离开了队伍。一个接着一个。已经不再是一个走向光荣的长长的队伍了。他们的脚步沉重,寒冷刺到了他们的骨头里,哀怨声在不断增加。亚当·瓦斯科·达·伽马·斯坦对这些哀怨声一概不予理睬。小人物在哀怨,英雄们在哭泣。在这个伟大的时刻他

① 指1250—1517年统治埃及的军事集团的一员,原为奴隶。

② 为亚伯拉罕祝福之撒冷王及上帝的祭司。

的宽边帽子太适合他了,他会乐意地承认这一点。他的步伐坚定,身体壮实。他已不再是医院里那个亚当·斯坦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亚当·斯坦,一个全新的亚当·斯坦,太令人惊叹了——他对自己这样说。一个新的时代已初现曙光。亚瑟的小鼓在他大腿上跳舞,嘴里发出叹息声。他的脸由于受冻而变得有光泽,他的双腿在膨胀。"我一定得了天花,我每走一步就得一个麻点。"突然亚瑟坚信自己上当受骗了。豺在嗥叫,一只猫头鹰从一个隐蔽的裂缝里大叫。远处,一轮新月升起了,沙漠一片惨白。这惨白的月亮给这个冰冷的地球注入了一种柔情和温暖。

亚瑟的尖叫传遍沙漠:"舒维丝特!我们还要等多久?"

"快了,我的孩子。"她的双眼盯着眼前无边无际的黑暗。她既感觉不到寒冷也感受不到风,既听不到哀怨声,也听不到咬牙切齿的声音。她看见了亚当,为他自豪。她与他是同一类人,他们两个过去知道,现在知道。其他人也是一路货。她知道,必须用铁腕来带领这帮人。他们哀怨着,他们在咬牙切齿,更糟的是——他们开始对她产生了怀疑。

这原本是一支好好的队伍,一个紧跟着一个,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愿景,而现在,在亚当看来,这支队伍已溃不成军,在大溃退,成了一支丧失信心、目标、忠诚,连鞋子都丢弃了的军队。每一个人都为自己逃命,孤零零的在沙漠中,每一个都被困在自己的恐惧中,被困在自己的灵魂中。

寒冷是可怕的,现在他们又开始感到口渴了。走了这么多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往哪里走。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想回去。但怎么回去?四周一片漆黑,除了漆黑还是漆黑,令人恐惧的漆黑。各种可怕的形状将他们包围。群山看上去像怪物。冷风和口渴。皮埃尔·洛蒂带来的食物柜早已没有东西了。他们被冻得发干的嘴唇渴望着甘冽的水。亚当看见尊尼获加①的一支队伍,头戴帽子,带着美味的啤酒——阿姆斯特尔或者嘉士伯……绿瓶子,上面印着王冠的大杯子,从地

① 威士忌酒名,原产苏格兰。

窖里来的生啤。

“我相信上帝，”舒维丝特姐姐唱道。“我呼唤上帝。”她头上的塑料花环在高傲地摇摆。“他会从那圣山那边回答我……我已躺下睡着，然后醒来，因为上帝供养着我。”不，她不必因为这些卑微的灵魂而受苦受难。她等了这么多年，等的不是那个东西，她的希望不是喝上水。如果他们渴了，让他们渴好了。救赎是痛苦的。他们想要汁水，“而上帝骑在一片飞奔的云上。”黑色沙漠令她激动不已，她想象着上帝造物时的那激动人心的画面。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裂缝，每一阵微风中，她都看到了上帝的预示。

时间在流逝，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有人晕倒了，陷入了冰冷的沙地中。累极了，口渴了，眩晕了，他们哭着，但没有泪水。迈尔斯颤抖着。亚瑟以手击土，扬起一阵浓浓的尘土，弄得他呼吸困难。

甚至舒维丝特姐姐也突然昏倒了。她想努力站起来，但发现双腿已不听使唤了。寒冷的利牙已开始紧紧咬住她的身体。她的白裙子就像一块将要裂开的冰。

亚当走到她身边，看了一眼地平线，轻轻地说：“不要绝望，舒维丝特。”

她抬起眼睛，盯着他看。

“这是一个考验，舒维丝特。你的上帝是个坚果，他毫无怜悯之心，就像他的女儿一样：看这沙漠——冷酷无情。我们必须继续前行，我们别无选择。”

“你说得对，亚当。我摔倒了，但你看，我起来了，”他向她伸出手来。面对着莫阿夫群山，这个小丑穿着冯·汉姆登的华服，上帝注定会喷口大笑的。她抓住他的手，弯曲双腿——已经被冻得膨胀，皮肤变蓝——站了起来。现在她将征服那座山。“我滑了一下，我摔倒了，但现在，上帝啊，我正奔你而来。我的歌将在你的小提琴上奏响。”那画面又抓住了她的心。“我过去是沙漠里的鸟粪，将来依然是鸟粪，荣誉和价值之光将照亮

我的脸。我将做你的佣人,我的主,上帝。你想怎么治我就怎么治我,惩罚我!惩罚,惩罚!"

她的嘴唇在低声细语。她几乎听不清亚当的话:"我要独自一人前行。我要环顾四周,察看情况,马上就回来。"她向他抛去惊喜的一瞥,继续祈祷。"是的,是的。我的上帝,谁应该睡在你的帐篷里?谁应该住在你的圣山上?说真话的人,对自己、对别人说真话的人,带着真理行走,带着真理行动的人。"

亚当听着。这可不是他们一路辛苦寻找的上帝,但没有回头路了。她是无辜的,舒维丝特是无辜的,这个世界充满意外之物。谁知道呢?他朝躺在冰冷沙地上的同伴们看了一眼,闭上耳朵,不愿倾听他们的哀求,不愿看到这些失败者的脸,不愿看到他们被践踏的身体,独自一人上路了。他一步一步地走着。沙漠模仿着自己,重复着自己,千篇一律。而群山则大有差异,但也相互雷同。你走到一个小山,你就会忘记刚才的那个小山是什么样子了。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或者是由混乱公司所安排的一种存在方式。上帝在嚼口香糖,他在嚼群山,这些大山,小山,揉捏它们,然后吐出红嫩的屁股,他将它们推来推去,抛向空中,它们粘在一块,一个粘着另一个,山粘着山,沙漠粘着裂缝,猫头鹰粘着老鹰。亚当继续向前走去。长路漫漫。他的心激动不已。他在哪里获得力量?他在吸取什么能量?他不是渴了吗?他口袋里藏着一个小水壶。不,他不渴。他的腿呢?手术后的两周?这些幼稚的信仰者,他们不懂……

他欠他们这个东西。他不知为什么,他不为自己担惊受怕。他是自觉自愿的,内心充满渴望。但愿他能够,但愿就这一次,他能为别人做些事,不管他们是谁。这是他得到的机会。这一会儿他感到自己不再是个骗子。他立刻将他的这种感觉解释为一种更高程度的欺诈术的显示,这似乎使他如释重负。他继续前行,扫视着沙漠,过了一会,回到他的那群同伴当中。所有人都趴在地上,舒维丝特除外,她站立着。他们紧盯着他看,不是在指责,而是在哀求。

他们等着。要是他现在大喊：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前方无路可走！他们就会放弃他们的鬼魂而死去。在沙漠里。他身上有一种力量。他微笑道："舒维丝特，跟我来！"他们得到命令似的都站了起来。他们又有了一个领路人。有路了，有方向了，有人知道怎么走。他们穿越着冰冻的沙漠。舒维丝特姐姐用浓重的鼻音唱着"哦，上帝，你会忘记我多久？永远？你将隐藏起你的脸不让我看到多久？"他们都重复着她的话："你会忘记我多久，哦，上帝。永远？"他们相距很近，几乎互相碰着身体。他们以一个痛苦的、令人陶醉的节奏摇摆着身体。亚当走在前面。他的手拉着舒维丝特姐姐的手，舒维丝特姐姐的脸上泛着神圣的光，这种光给几十个她身边的无信仰者发出警告，迈尔斯·戴维斯是这么想的。"鬣狗就会来到，把你结果了，"她姨妈过去老是这样告诉她，鬣狗会将她催眠，将她拖至沙漠的一个洞里，不加盐就把她吃掉——亲爱的姨妈，她这样老谈起鬣狗，不是无缘无故的，她本人就是一头鬣狗——她原则上生活在边境地区，生活在最后一间房子里，生活在爆炸的手榴弹中间。阿拉伯人宣称她就像拉什迪·阿布·阿贾吉，"母鸡之父"，总是溜进鸡笼，将鸡催眠，从而使得它们都跟他走。亚当催眠了舒维丝特，舒维丝特催眠了我们，我们催眠了熊，姨妈催眠了她丈夫，直到他死为止。

在迷雾茫茫的小山前，亚当停下脚步，命令其他人原地站立勿动。他从口袋里抽出一个扁扁的瓶子，在他们面前挥舞了一下。他露出微笑，突然间他正自得其乐。所有人眼睛都盯着这瓶子看，好像这是他们最后的救星似的。亚瑟突然尖叫着抽噎起来。"那是伏特加！他在哄骗我们，那是伏特加！"他的眼睛在燃烧，尽管这是在晚上，尽管这是在无尽的漆黑之中。

"不，这是水！一个一个来，请。只湿湿嘴唇就行。"亚当说，带着胜利者的口气。他们走过来，跪在他身边，每一个人吮吸了一口，亚当就把瓶子拿开，递给下一个眼神狂野的顾客。

"好，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就回来。"他口气里的苦涩是他们所期待

的。他们就在原处倒地躺下，拉拉薄薄的衬衣和外衣，将身子裹得更紧一些——将他们自己裹在寒冷之中。舒维丝特姐姐跪在地上，开始气喘吁吁地唱起一支无休止的感恩歌："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迈尔斯的喇叭吹出微弱的节奏。亚瑟一定将他的鼓加了进来，他的手指弹着却不出声：那手指被冻得麻木。舒维丝特姐姐低声细语："你的行为是奇迹，上帝，我的灵魂完全知道……我暗地里干的事瞒不了你。我背地里搞过阴谋。"迈尔斯吹出《搭乘 A 号列车》、《鸟园之摇蓝曲》和《走，走》。寒冷的空气中悬浮着一种恶臭。亚当继续往前走。其他人都又聚拢在一块，颤抖着。他们不想死。沙漠将他们吞食；沙漠中的狮子，豹子，鸢，老鹰将他们吞食在沟渠里。上帝不会露面。格劳斯博士将他们囚禁在孤独的牢房里。但愿亚当他能回来！这个上了年纪的小白脸到上帝那儿去了，他的情妇正在祈祷，亚瑟在咬牙切齿。舒维丝特将会生下一个儿子，圣灵的儿子。一切都迷失了。《搭乘 A 号列车》。有时，当亚瑟感到一切都结束了，他就查看他的号码，这个号码是由一个上级权威部门颁发的身份证明，因此意义不凡。这一刻亚瑟在查看他的蓝色号码，他这一举动被另一个人仿效，虽然此人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如果亚瑟查看号码，那其他人也必须这样做。这一会儿他们不能做别的什么事了。不到十分钟，十七只刻了号码的手臂回想起那些普林节庆典活动，这些手臂开始随着音乐摇摆起来。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世界将变得温暖起来，明亮起来。这些号码在沙漠上跳跃，亚当，这场号码音乐会的缺席指挥，注定会感受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注定做些什么来使他们所有人都活着走出这片沙漠。

看到这些高高举起的手臂，看到这一张张脸，皮埃尔·洛蒂目瞪口呆。

他们喝的那一滴水只能让他们感到更加口渴难忍。舒维丝特姐姐咕哝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依然在梦想那个场景。很快，伟大的、威

力无边的黎明就要到来，我们都会得到拯救。就在救赎之前的那一刻，一切都被打得粉碎了吗？皮埃尔·洛蒂感到，他们好像坐在丛林中，给一头四处觅食的狮子说着笑话，这头狮子就等着他们将笑话讲完，以便他停止大笑，然后……迈尔斯和亚瑟对着沙漠弹奏着爵士乐：如果，在这段走向残暴的上帝的紧张旅程结束之后，上帝还不现身的话，那么上帝就永远不会现身了。

实际上，亚当正在向上帝走去。正独自一人翻过群山。他正嘲笑着自己，因为有什么东西在推着他走，让他发疯，强迫他重新阐述他隐秘的过去。这样东西告诉他："你是个信使！继续往前走！"他，以前是狗，以前是小丑，以前是学生，以前是世界人，他，受到一个老妇人复杂的噩梦里的奇异元素的连接组合的唆使，这个老妇人的胡子被蚊子爱上了，她的身体被跳蚤爱上了——他，他是先知，他是信使。真难以让人相信。他想信其反面，他想他必须回去，当着他们的面击碎这个真相，就像击碎弹弓上的石头一样。上帝不会现身。那是一个谎言，一个玩笑，他们的一本正经正是亚当的玩笑。

这是痴人说梦，只有疯子才会相信。但随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去，他一步一步放弃他最后的滑稽套路，他开始相信了，成了一个渴望和健忘的孩子，赫伯特消失了，詹妮只不过是一场遥远的梦，而他，是的，他应该站在上帝面前，他完全相信这一点。太阳就会照耀大地，我就会到达那里。

就在那个时刻，他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话。从沙漠里传来玩笑似的、命令式的、熟悉的、警告式的、戏弄似的声音。是你吗，赫伯特？不！他不会允许赫伯特来混淆、玷污或蹂躏这个伟大的时刻。你是谁？这个声音咯咯地笑着。如此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声音。沙漠的反讽。亚当，这个坚信不移的孩子，低声说："我是亚当·斯坦，我是自杀。"他自己咯咯地笑了一会儿。在这一瞬间，骗子又现出本形了。这个声音突然大笑起来，整个沙漠都大笑了起来，好像被挠了痒痒，亚当想道，"多可惜。"然

后，他更大胆了一些，亚当用双眼刺破黑暗，看到上帝站在一座长着一丛带刺的灌木林的山上，在另一座小山旁，就像天使命令舒维丝特姐姐做的那样，他立刻跪了下来，没有任何惊奇之色，眼睛盯着前方，注视着，真想大笑，因为他听到了克雷恩司令的声音。还是舒维丝特姐姐说得对。

是的，他不能站立，他只能跪下。他的克雷恩在微笑，穿着一身华丽的米色套装，上衣口袋里插着时髦的三角手帕，头戴一顶软木帽，就像一个英国军官。克雷恩司令在微笑。"请坐下，我的亚当，告诉我为什么要从我身边逃走。我在到处找你。"亚当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他点了一支，抽了起来。他没有给上帝递上一支。克雷恩也没有要一支。克雷恩看着他，神情无限悲伤。"祭祀牺牲品死得非常完美，亚当。"他以一种父亲般的、富有同情心的口吻说，"你本来也可以死得很完美的。但你从我身边逃走了，你惊慌而逃，来到这里？为什么？你不属于这里！你跟我一样，是个无名之辈。你是灰烬的核心，你不能成为沙漠中的鲜花。你过去是屎，就永远是屎，是浇灌树木的粪，那树是用来做绞架的。但你胆小如鼠，你不敢将这件事进行到底，害怕给我带来彩礼，封口费，嫁妆，嫖资。没有你，我饿得发慌——孩子，我渴！你没有权利，亚当。我可以给你讲很多故事——可爱的故事，悲伤的故事。让我挑一个讲讲。很多年以前，一天，一个年轻人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寻找一种自杀的方式。他的恋人抛弃了他，与别人结婚了。这个不忠的女友请他来参加婚礼，他去了。这样，年轻人在柏林大街上游荡，心情无比沮丧，这时他碰上了一个马戏团，看到了一个著名的小丑。这个小丑非常聪明，很有智慧，很风趣。小丑弹吉他，拉小提琴。小丑把两个老妇人——两个都戴着带羽毛的帽子，羽毛往外突出，就像鸡冠花——愚不可及的往事演绎得十分神圣。这个插科打诨的小丑真是一帖良药，这个年轻人得救了。他再也顾不上原先放在口袋里、准备服用的那几片毒药了。几年以后，年轻人又遇到了小丑，这小丑一身漂亮衣服，手提一只可爱的皮箱，正排着队。年轻人在桌子边上坐下来，他已经不再是看了那场马戏的那个年轻人。他是个官员

了:他指指右边,又指指左边。他看到小丑时,喷口大笑。小丑不由自主地报以微笑。小丑并没有认出他。他怎么会知道,他十年前救了这个青年的命?命令已经下达,这个小丑被拉到了一边,没有被送到右边或左边。小丑得救了。救小丑的是谁?那个没有吞下那几颗毒药丸的年轻人。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年轻人也变老了一些,回到家乡,一文不名,伤痛满身,饥寒交迫,惨不堪言。他的妻子死于一次炸弹爆炸,儿子失踪,不知所终。要活命,他得吃饭,而小丑愿意施以援手。一命报一命。小丑将硬币装在一个橡胶避孕套里带给他。这个年轻人改名换姓了。他足不出户,整日安坐房间,研究闪米特语,编写了一本有关一种新语言的词典。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语言,好让自己与世隔绝。他什么也不缺。直到有一天,小丑消失了,他就孤苦一人,饥饿不堪,彻底迷失了。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去做街头野狗,去偷,去吠,或者变成一个伙计,下楼去迎接在街头微笑的美国人强尼,开一家小店,买卖赃物,开一家礼品店,与一个已不再年轻的年轻女人结婚,她的名字叫克洛普弗,过去曾坐在他的膝盖上来记下烟囱上冒出了几圈烟:雅各,拉结,利亚,亚伯拉罕,赫尔施,莫特尔。一圈一圈,出生日,出生地,死亡原因。但他不愿意结婚,不愿意变成狗,不愿意卖东西。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做一只柏林街头的野狗,可以狂吠,可以因为自恨而病倒,可以公开忏悔,可以在游行时举起安妮·弗兰克的画像,可以尖叫,可以呜咽。他可以承认这一切,然后去阿根廷,或者可以变得精明过人,进入外交部,投身复兴奇迹,买一辆光彩夺目的欧宝车,星期天开到森林里,钓鱼,打猎,招来金发小孩,为犹太人联合基金会捐款。

"可是,他变成了上帝。来到这里,来到沙漠中,他问道,'你想要什么,亚当?克雷恩不是站在路的尽头等着你吗?你为什么不认输,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出于你的好意?不要鼓动最优秀的人与你作对!来吧!一了百了!我在等你,我会永远在路的尽头等你。别的什么都救不了你,装着银币的橡胶避孕套,手枪,信仰,步枪,原子弹,社会主义,口服

小儿麻痹症疫苗，诺贝尔物理奖，世界上最好的愿望：这些都救不了你。历史是一个伤心的故事，既没有逻辑也没有意义。未来被裹在迷雾中。一切都靠你自己，只靠你自己。”

亚当目光斜视着。克雷恩一点也没有变。他两鬓也许有点灰白，但鼻子依旧，性感的嘴唇依旧，微笑依旧。亚当想说话，但不知说什么好。他可是一个在什么场合都有恰如其分的话说的人啊！什么是恰如其分？什么不是恰如其分？上帝跷着二郎腿，坐在那里。就在他面前。他们互相注视着。与上帝见面竟然是如此简单的一桩事！他可以提些问题，问问这些年的痛苦，问问不合逻辑的逻辑，问问小孩子的情况，问问将要发生或不会发生的事。克雷恩则在回忆，有一次亚当请求刷牙，而他，克雷恩则拒绝了他的请求。“我还能怎么做？我还能写信到柏林，请求柏林方面批准一只狗的刷牙请求吗？但你自己必须承认，我假装不知道你做的事，假装我是个瞎子。有一次，我出去了，你偷了牙刷，在洗涤槽里用我的黄色 deluxe 牌牙膏刷牙。我在你身后站了很长时间，不忍心打断你。”亚当想了想这些话。他是下了决心的。如果他没有下决心，我绝不会回到柏林的。除了亚当还有别人，上帝怎么理解这事呢？上帝会问吗？“犹太人历史已经结束，”亚当说，“或许才刚刚开始。你是个多余的人。我们生活在公墓里。那是无处可逃的。”上帝长时间地打量着他。他们相互对视着。

克雷恩想起，那天在马戏团，有人在入口处卖热狗，他吃了两三个，还有极好的冰淇淋……亚当记不得了。他对克雷恩太太的死感到难过。她的大腿多暖和，她的奶子多饱满。他想起上帝在床边打鼾时的情形。“我最亲爱的①，我亲爱的克雷恩，今天我与一只狗睡了觉。我累了，很伤心。窗外烟在升起，我还不习惯这烟，不习惯这气味。我承认，这种想法是很奇怪的，很有吸引力的：烟。我们所有的邻居！你还记得吗？那时我

① 原文为德语。

们住在威廉大街，赛丽格曼太太给小阿道夫上钢琴课。现在她就在那里，升腾。一个烟圈。很难拿到的。突然，我与一只很有趣的狗在一块了。我想要一点……啊，那也是很激动人心的……一只狗在床上，我的心跳着，欢快极了。很抱歉，我最亲爱的①，但你喝了太多的苦艾酒，你与一根黄瓜一样无能。"克雷恩肯定听到了，点点头。"当然，当然，我亲爱的。"那时，他刚从战场上回来。多么丢人。他在外面拯救世界，他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将一小部分次等人从地球上抹去。新秩序在哪里？他回来了，又饿又孤独。他甚至没有我作伴！这些年之后我们在哪里第一次见的面？是的，他在街头乞讨，或者看上去像个街头乞丐。破衣烂衫，一副惨相。当了四年的奥奇豪森集中营的司令，始终两袖清风：他从未贪污过一分钱。两把从华沙运来的椅子和一把牙刷，仅此而已。这烟就是他对国家，对传统，对永恒所做的唯一的贡献。他将所有的牙齿都运到一个仓库，并对仓库进行了详实全面的登记。诚实，忠诚，驯从。一个不幸的人。他在阴沟里拾烟蒂抽，那是趾高气扬的美国大兵扔掉的。我找到他时，我们相拥而泣。我们两个人在"格兰兹夫人"井边哭泣。她想让我娶她，这个年老色衰的老妇人。她的丈夫，她说，已经被上帝召唤到天堂为她安排事情去了，但与此同时，她还有几年时间呢。所以为什么不？真的，为什么不？我有钱。那辆梅赛德斯叫他们两眼发直。那羡慕的目光！我就是这样摆脱失败主义情绪的，而不少人已经被这种情绪击倒了。那无休止的忏悔，那哀伤，那悄悄地对内疚的回避。内疚在我眼里是个可爱的东西。我想看到以内疚的名义举行一个庆典。新的汇率和经济复兴的奇迹是在节骨眼上发生的。胜利者不应该让自己过分悲伤。不管你，上帝，允许什么，命令什么，这些许可和命令在本质上是必须有道德的，有美感的。你知道我谁也不责怪。克雷恩喷口大笑。在"格兰兹夫人井边，亚当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橡胶避孕套，一个很好看的白气球，给它装满叮当作响的硬币，

① 原文为德语。

那时，克雷恩也是这样笑着。几秒钟的惊奇过去了。他们之间还能有什么话好说呢？

“你为什么来？”

“我来，好让你杀了我。”

“我不能杀你。”

“你能，你必须杀我。”他大笑。再没有比一个大笑的上帝更糟糕的事情了。

“我不能。我没有权利，我没有力量。如果我能，维斯——”

克雷恩做犬吠状：“在这里我不是维斯，忘了他！我现在是克雷恩，明白吗？”

“我不能这样做，”亚当重复一遍。轻声细语的。“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杂种，但我爱你。我会诅咒你，但还是来沙漠找你。我们俩都迷失了，我们俩都完蛋了。我们的声音是鬼的声音。犹太人对犹太人，上帝对上帝之子，人对人父。在那些人工合成的日子，掉脑袋的日子里，那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话。你，我的上帝，将在路的尽头等我。我不会谋杀你，我不能，这是一种耻辱，莫大的耻辱。”

* * * * * *

亚瑟停止敲鼓。亚瑟想睡觉，做梦，用古埃及文字书写古怪的人名。迈尔斯倒在了已经冰冻、正在冰冻的沙地上。已经冰冻，正在冰冻，她被冰冻了，她被冰冻了，我被冰冻了，他们被冰冻了。他将要被冰冻，你将要被冰冻，我们将要被冰冻。如果一只鹰现在从天上俯冲下来，来舔我，他一定以为我是一块冰淇淋。“昨天，一只鹰在巴兰沙漠吃了一块冰淇淋。”这只鹰明天还会回来。这只鹰会克服它的胃痛。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巴兰沙漠里的冰淇淋。凌晨四点。很快天就要破晓。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亚当为什么不回来？这不是因为他迷路了，不是因为他让自己走迷，让我们走迷。我们要发疯了，因为寒冷而昏厥。我们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会死去，没有人会知道。沙漠将埋葬我们，黑渡鸦将剜去我们

的眼睛。上帝躲起来了。舒维丝特姐姐和她的白日梦。那个骗子。她和她的骗子。她和她的小丑在玩弄我们。所有人都迷路了。亚瑟的血直冲头顶。看那个舒维丝特姐姐,嘴唇还念念有词的。"骗子!"他尖叫,"那些臭虫与你的身体做爱,你的丈夫死于羞辱,你的丈夫得了心病,你的那些胡子是美学上的犯罪!听我说,那些臭虫袭击你,因为你一个月没有洗澡了!"他一振而起,变成了一个行动的人,力量非凡的人。他们都呆呆地看着他,这些废人,沙子裹身,与沙子一道被冰冻,在沙子上,在沙子里,成了沙子的一部分。但他起身了,跑开了,像父亲一般抱着金雀花丛,已经感到温暖不少。他用收集到的小树枝做了一个金字塔。他在口袋里摸索着,拿出一盒火柴,把树枝点着。在整个沙漠,从波斯湾的源头到圣卡特琳娜和摩西山(即西奈山),没有比这更让人暖心,更让人感到亲切,更让人感到悲伤的情景了。

亚瑟站在火堆上,扇着火,火苗窜了开去。树枝很快烧了起来,金雀花丛是很好点着的。他对着火大声尖叫,他的脸红得像火一样:"亚当·斯坦不会回来了。我们要死在沙漠中。没有出路了。我们得火熏一切。杀死这些恶魔。因为他们,我们才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我们就要死去……"这个步履蹒跚的巧克力士兵(从 1939 年到 1945 年,在那段封闭的日子里,他住在迷宫里,住在隧道里,最后重见天日,变成了燃烧大师,罪行烟熏师)来到舒维丝特姐姐跟前,她依然沉浸在幻想之中,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点也不抵抗。他把她的身体在冰冻的沙地上拖着的时候,她变成了一块石头,一动不动。她的衣裙碰到了东西,撕裂了。这个白衣女魔。你头上还戴着塑料花,这个女人。投入火中。投入火中!这样恶魔就会闭嘴,逃走。她嘴里咕哝着祈祷词。她的身体完全属于他。亚瑟拖着她,看啊!二十个人没有苏醒过来。真是奇事。火在燃烧,舒维丝特姐姐被拖着,亚瑟在尖叫,亚当依然在远方。当她的身体——或者,准确地说,她的衣服——碰到火的那一刻,这个被冻僵了的女人,这个只是灵魂的外衣的身体,开始与毁灭天使搏斗起来。她还不明白她是与谁在搏斗。

但她意识到她所处的危险,趁着还有时间,她大声呼救。没有人理会她的哭喊。这群人都冻住了,一动不动。她的衣裙撕破了,烤焦了,亚瑟的脸在火光中一闪一闪的。他把她的腰带和破烂衣裙扔进火中。他现在是处在完全的疯狂之中。舒维丝特姐姐这会儿赤身裸体,轻声地说,"我宽恕你,我宽恕你……"她浑身颤抖着。她的奶子低垂下来,大腿变成了蓝色,胃松弛下来,头上依然戴着一个塑料花环。她不知道自己一丝不挂了。她的嘴里一直喋喋不休,她现在如此靠近心灵的渴望,如此靠近梦想的实现,而亚瑟·费恩,这个火焰恶魔,正在阻碍她看到即将发生在她眼前的这个成功,这个启示,而这个启示将彻底战胜正在吞噬一切的黑暗沙漠。

她全身都是冰冷的汗。她想哭,因为她非常害怕,她全身发抖。她梦见自己与沙漠生下了孩子,而他们变成岩石和巨石,有一次她的子宫里,跑出了一只鹰,这只鹰用玻璃眼睛仔细地看着她,对着她微笑,这时它与她之间依然有脐带相连。她嘴里咕哝着什么。她落入了隧道,这里藏着迷人的真理。她正在移动,从寒冷移向火热,从黑暗移向光亮;但对亚瑟来说,她是个女恶魔,正在圣火边跳舞的女恶魔。他感到非常惊异。他想了想他的比阿特丽斯。他曾经爱过她吗?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会站起来。

救了舒维丝特姐姐一命的是皮埃尔·洛蒂的报纸。他带着不少报纸和杂志,上面有报道他出色厨艺的文章。这些是他要给上帝看的证书。如果启示发生了,他想把这些报纸杂志献到祭坛上去。《纽约时报》、《费城公报》、《世界报》、《夜》、《观察家》、《美食家》。

现在他一把把舒维丝特姐姐拉出火海,让她在沙漠里滚,然后用报纸将她包裹起来。

舒维丝特被裹在皮埃尔·洛蒂的报纸里,那火依然在燃烧,火星四窜。就在这时,亚当·斯坦出现了,站在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转向他,流露出期盼和哀求之色。亚当嘴巴紧闭,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张紧闭

的嘴巴上。最后,他终于开口了:“金牛!”而被包裹在世界各地的报纸里的舒维丝特姐姐痛苦地咕哝:“所有人都折断了金耳环……”亚当站在她面前,不像一个刚从上帝那里回来的人,倒像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亚瑟宣布:“这里没有金牛,没有假先知,这里天寒地冻,衣服都用来烧篝火了,她不是一头金牛。我们渴了,上帝在哪里?”

“这些没有信仰的东西!”亚当说。他没有对着他们说,而对着舒维丝特姐姐说。亚当对着她微笑。他累极了。他的头都要裂开了。党卫队突击队长亚瑟让他很不安。但在痛苦和疲惫之中,在内心,他感受到一样新的存在。他嘴上没有说什么来表白自己,但内心已经起了变化。词语是用来表达可以理解的景象的。人应该跟人说话,而说话者应该是一根电报线,他的信号,他的闪烁,明白无误的字母,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标准符号。但怎么可能定义一个景象?他如何来说清他所看到的景象?他们会相信克雷恩司令是……他们会明白吗?如果他们明白,他们能继续活命吗?格劳斯博士显然会检查他的身体。亚当走的是一条漫漫长路。你可以走一条短一点的路,咀嚼着墨斯卡灵,你就能亲眼见到天堂之门的打开。你可以吸一点草,一切似乎很简单。门打开了,天堂落在你膝盖上,那么就在那里,相互够得着。对一种经验的知觉不一定是一种经验,对一种感知的体验不一定是一种感知。为了到达沙漠中的克雷恩司令那里,那个完全理智、健康的克雷恩司令,那是一种真实的体验。亚当感到精神振奋,但无法使他们分享这一体验。他们必须依旧站在入口的另一边,高墙的另一边。他将怜悯他们。每一张脸都钉在他身上,每一只眼睛,每一个期待。现在他应该说,“这一切都是谎言。”而他们依然会沉默,悲伤,迷失。他继续说话,但他们不相信他。以前所有的牺牲不再是牺牲。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与以往一样,这个机会不受人欢迎了。“出于对我们中间犹太人的抑郁状况的考虑,我被迫——虽然这令我无限悲伤——推迟我的启示的日期。这日期将在地球的三百年大会上确定,这个大会将在第三个千年的第九十六年的第十三日召开,地点在靠近流经全国的梅

恩河的森林里……我很抱歉，非常抱歉……”他们不相信他。他对着他们尖叫，对着他们愤怒地吼叫：“疯子们，什么也没有，不，完全不①，精神！气球破了，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看看我们的舒维丝特姐姐，为了你们实现了悲伤！看，集中精神想一想这舒维丝特主义，这个伟大的思想，神圣的思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期待的了。你们为虚无建造了一座房子。等待着虚无。他不会来的。”

悲情，像露珠一样笼罩着沙漠。这悲情使太阳闪耀光芒，晒干寒冷，温暖沙漠和黄土，照亮地平线。亚当大笑。他来了，是的，他真的来了。而现在他们再也不相信上帝了。那真是地狱：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耳朵边大叫，但谁也听不到。沙漠一下子有了生机。黎明在东方醒来了。促使新的一天到来的悲情也带来了热气，这热气又产生了新的饥饿和新的口渴。荒野无边。延绵不绝。没有树木，房子，城市，乡村。热风开始刮起来了。我们就要死了，很快我们就要死去。

五辆军用指挥车，三辆吉普车，和一架侦察机搜遍整个沙漠寻找逃跑者。他们已经在这里来回搜索了好几个小时了。“阿拉德的塞斯林康复和治疗医院的二十名精神病人昨晚逃入沙漠之中。”

晨报刊登了专门报道精神健康问题的记者的文章：“这所现代化的医院一方面与周围的荒凉的犹太群山形成惊人的对照，另一方面又与里面的住院病人形成鲜明的对照。由已故犹太裔美国实业家约瑟夫·塞斯林的遗孀创建。塞斯林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在家乡克利夫兰开创了一个商业帝国，并亲自掌管经营。他去世后，他的妻子继承了他的事业，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将塞斯林公司变成美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单单去年一年，公司的净利润就高达四亿两千万美元，营业额达二十五亿美元。这所世界一流的医院，主要收治那些尚未摆脱那个时期的恐怖阴影的大屠杀幸存者，他们在此得到最好的科学治疗。几十位医生、护士和治疗专家努

① 原文为德语。

力工作着，去造福他们，来改善他们的精神状态。”

对这家医院的建筑和规章进行了一番描述之后，这篇文章接着写到这桩怪事：“昨天晚上，二十名病人逃入漆黑的沙漠之中——报道这样写道——目的是为了寻找上帝。在半夜之后的凌晨时分，医院的负责人获悉此事后，立刻采取了一切措施来寻找逃亡者的下落，但无功而返。看起来，这些病人在沙漠的很多绿洲中游走。不过，似乎很可能的结果是，天亮之后他们会被找到。”这篇文章继续写到亚当·斯坦，舒维丝特姐姐，和迈尔斯·戴维斯的病例，提到大量的细节，这些细节是从渴望在媒体曝光的几个女护士和想出点小名的个别男护士那里得到的。亚当·斯坦，迈尔斯·戴维斯，舒维丝特姐姐，割礼师沃尔夫维兹和内奥米·梅丽莫维兹太太——他们都成了今天的英雄。孩子们相互打听着：“嗨，他们抓住那些傻瓜了吗？”夏皮罗太太在贝尔－谢巴家里的前庭大喊：“达里亚，乔尼，快回家！疯子们也都回家了！”在阿什杜德，一个红发男孩跑过大街，喊道：“最新消息！那些疯子都死了，死于口渴。”而收音机里的新闻播音员那单调的声音使詹妮·格蕾的心颤抖不已：“今天早上九点三十分，四名逃亡者已经在巴兰沙漠边缘被发现。他们的状况……”

亚当·斯坦没有采取明智的行动，没有将真相告诉大家，结果，大家相互猜疑，相互躲避，散落到沙漠各处，消失了，每个人各自为战，各怀秘密——亚当也就成了孤家寡人。他并不害怕。太阳无情地烧烤着大地。亚当和沙漠。一首感恩的歌——《你和我》。希伯来语中沙漠这个词是阴性还是阳性？他这一会儿记不起来了。他满眼是岩石，群山，沟壑，黄土，灰尘和金雀花丛。这灌木丛像蝎子一样吮吸着沙子，那劲头犹如坚贞信徒。在远处，一棵西克莫无花果树枝繁叶茂，支撑着天空，在他看来好似千手印度女神——智慧女神还是愚昧女神？他记不得了。她的奶子外露着，脸上戴着面具。柏林，1919。记得吗，维斯？维斯不在这里。他消失了，维斯小子，我的维斯，你在哪里？维斯上帝，维斯元首。

维斯没有应答，克雷恩也没有应答。这沙漠何处是尽头？他很快会

到达埃及，给纳赛尔指出他的错误。他将跨越尼罗河，测量金字塔。去看尼罗河，然后死掉！要在这里活下来，那就意味着当一名日本士兵，做一只身体坚硬的蝎子。维斯小子，你还记得我们看到的一个蝎子吗？在动物园里，在一个玻璃笼子里，滚进去一个像尼金斯基①的球，他将刺扎进自己的头，杀死自己？由于过度的自爱，生物学上的切腹自杀。日本武士道精神是人类学上的切腹自杀。在集中营，建筑物都是用红砖砌成。在那里，我懂得了一切。甚至我懂得了烟囱。克雷恩宣布："好烟囱。汉斯·帕西米尔设计的。记得他吗？不来梅？1931 年。布雷门建筑奖。那时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你一定记得。他满脸雀斑，他妻子与一个演员私奔了。他叫什么名字？一个英国人。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碰到汉斯，向他提出如下建议：'汉斯，为我设计一些烟囱，能过滤烟的烟囱，这样的话，恶臭就不会发散开去。'汉斯想了一会儿，说，'好，但有一个条件。你控制实际部分，我控制美学部分。也就是说，这烟囱必须可爱，令我的灵魂满意；必须高效，令你的灵魂满意。'我同意了。我们握了握手。"夜莺在天堂，这里沙漠中只有鹰。那边众神设计地狱，而在这里，在这个地狱里，上帝本人被人设计。红砖的主人我是理解的，而沙漠的主人是个陌生人。我是一个陌生人，你是一个陌生人，我们都是陌生人。回去吧，走吧。克雷恩说得对，我正在丧失一个健全理智的心灵。我的头脑不再清晰。沙漠没有意义，没有联想，没有未来，没有过去。

他踉踉跄跄地继续前行。太阳当头，照得人体乏无力。大汗淋漓。沙尘蒙上了他的脸，穿透了他的喉咙，鼻子，胃，但他继续前行。去哪？他不知道。但他必须继续往前走。坐着等死实在太热了。我要尿尿。他尝试了一下，不过身体里没有水分。突然，有一种动静，远处有一阵骚动，就像一场梦，一场你去追寻时就躲藏起来的梦，跟他的眼睛视网膜做起了游戏。两个人影出现在远处，但又立刻躲了起来。但一会儿他们又若隐若

① 俄裔舞蹈家和舞蹈动作设计家。

现地出没在他疲劳的、迷雾一般的大脑中。一顶帐篷，一堆冒着烟的火，一个男人在挥舞双臂。胡说，这是在做梦。接着，一个女人。变大，缩小，又变大，又缩小，消失了。太阳使他一下子看不清东西。他的皮肤滚烫，在蜕皮，他的衣服开裂了。露出了线头，他的帽子歪斜着。接着，在山顶，在远处，有手在摇摆。海市蜃楼！他跑起来，他要跑到他们那里，他能做到的。那两个身影盯着他看。他也盯着他们看。这世界飞速旋转起来。他看到两根冒烟的木头。一瞬间，这两根木头发出光来，燃烧起来，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颤抖着，就像在一部默片里那样。在他这边，在银幕背面，格雷琴出现了。我亲爱的。让我在我的小提琴上为你演奏巴赫……

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已经漆黑一片。他睁开眼，慢慢地适应了这黑暗。他正躺在一顶帐篷里，睡在一张柔软的毛毯上。他身上穿的衣服不是他自己的。布满星星的天空正透过帐篷的入口向里张望。他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个女人说着德语，可爱的德语，露丝那种古老的德语。她说："他脱水了。我坐在那里用水罐一滴一滴地往他嘴里滴水。他很幸运，在沙漠里再多待一小时，他就没命了。"

我在哪？他们是谁？洞穴土匪。间谍。我真的到埃及了？纳粹党卫军士兵守卫着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训练营。谁会想到以色列来寻找他？克雷恩已不再是维斯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赫伯特·斯坦，海德堡大学1923届学生，从帐篷里爬出来。看看四周，调查着什么。三个人在火堆边。一个三角架支在火上，一只锅吊在上面，发出诱人的香气。火边有一盏小油灯发出非常明亮的光。一个男人穿着卡其服和一件毛衣，一个女人也穿着卡其服，围一条黑围巾，与他们在一起的是约瑟夫·格雷兹，他看着亚当，点点头，这点头动作就像以色列王大卫一样，带着某种克制着的快乐。赫伯特·斯坦感到一点也不自在，有点慌乱。约瑟夫·格雷兹认为我是亚当。我怎么样才能纠正他的错误？他走到约瑟夫跟前，在火堆边蹲下来，自我介绍道："赫伯特·斯

坦,很高兴见到你们。”这两个陌生人是巩特尔·舍拉姆和他的妻子露丝。他们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现在正临时从事一项关于内盖夫的研究项目。约瑟夫加入了这个考古小组。不,他没有一下子变成考古学家。当然没有!他咯咯地笑了一下,赫伯特·斯坦后背被刺了似的痛。在赫伯特出来以前,巩特尔·舍拉姆一直在看《赞美诗》,现在他放下书,解释道:“几个星期以前,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古代建筑的地基,我们正在恢复整个遗址。要是上帝许可,这挖掘工作将在两个月之后开始。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古代密室,其他人则认为这是一个罗马城堡,建于拜占廷时期,曾为纳巴泰人所用,后改造成十字东征军的边境城堡,最后变成一家土耳其客栈。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些有趣的硬币和黏土大水罐。离此不远的一个洞穴里的两口石棺非常肯定地证明,在远古的某一个时期,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犹太人聚居区。”巩特尔·舍拉姆说话声音很柔和,赫伯特一边听着,一边喝着露丝端给他的热咖啡,一边还抬头研究着满是星斗的夜空和远处群山的轮廓。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叫奥姆里的阿拉伯圣人的坟墓就在附近,就在干涸的阿尔-阿比得河的源头。这个阿拉伯名字在巩特尔的嘴里说出来是这么的准确,但又带着奇怪的日耳曼色彩。“有一个传说,”巩特尔用单调的语气继续说,“从前,贝都因人去这个圣人的坟前发誓,一阵狂风吹来,掀翻了他们的帐篷,驱散了羊群和牛群。这些来自提阿哈部落的贝都因人与狂风搏斗,将牛羊带到安全的地方,而他们自己也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从那时起,奥姆里就名誉扫地,被人憎恨,因为他不顾他的后代和追随者的请求,没有使那狂风停下来。直到今天,他们还这样诅咒:‘愿真主将你和奥姆里一道带走。’这种圣人与后代的直接关系不是很有意思吗?圣人被赋予一种特定的角色,如果他不能完成了这个角色,他就会遭人憎恨。”

赫伯特微笑了一下。露丝说,“他刚刚得救,而你却给他讲这么多什么圣人出卖追随者的故事!让他先吃点东西。我们从收音机里听说了这

次逃亡事件，约瑟夫·格雷兹对我们说到了你。今天早上一辆带着给养的指挥车会开到这里来，将你带回阿拉德。”在群山那边，你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猛烈的电磁风暴。赫伯特吃了饭。他语气强有力地宣布，“我不是亚当，我是赫伯特，我们是双胞胎。”没有人理他。他们仔细看着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他知道他们并不明白，但似乎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再浪费时间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没有意义的。他马上大笑，说，“谢谢。否则，我当然必死无疑。”露丝答道：“你流失了全身的体液，干得像块朽木，我用水罐往你嘴里滴水。一连好几个小时。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我给你滴水。你咽下去，水塞住了你的喉咙，你呕吐了。但慢慢地，一滴一滴的水下去，你苏醒了。”

这里的气氛非常高雅，非常放松，与周围的环境大相径庭。赫伯特感到无拘无束，非常自在。弗朗兹·施特罗海姆博士将要开设一个系列讲座，探讨道德与伦理之间的深刻差异。亚伯拉罕牺牲以撒，这是伦理。阿伽门农牺牲女儿，这是道德。很久以前，一个研究小组就开始研究“纯粹理性”问题。海德堡，绿树，黑霉的花，蔷薇花丛，古墙，教堂钟楼。脸蛋有伤疤的孩子，秃头教授，争论，一个希伯来研究小组。这三个人都是严肃刻板的那类人。巩特尔·舍拉姆仔细读着他的小书《赞美诗》。很快他就会放下书来，拿起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露丝在缝大衣上的纽扣。帐篷边上的一双鞋子擦得油光锃亮，里面还塞着一个鞋楦以保持鞋子形状。赫伯特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见到鞋楦的？现在谁还用理发师的剃刀剃胡子刮脸呢？

“在这个沙漠里寻找上帝是很愚蠢的，亚当。”约瑟夫·格雷兹说。

“赫伯特。”

“赫伯特·斯坦？”赫伯特点点头。“是的，赫伯特，那是很愚蠢的。原谅我，但我忍不住要这样说。这次寻找有点返祖的意味。光一个上帝并不是犹太教。犹太教是个整体信仰。你不能在这片沙漠，在一个洞穴中，在岩石中间找到这个信仰，这个犹太教。”

“犹太人不必凭信仰理解事物，”巩特尔说，引用弗朗兹·罗生兹威格的话，“因为犹太人本人就是信仰。”

“不！”约瑟夫不无气愤地抱怨。“这不是我的意思。”

赫伯特放下咖啡杯，说，“你们都是优秀人物，每个人都有学位。你们这些拿着学位的优秀人物出现在沙漠里，这令我困惑。希勒尔①的犹太教不是犹太教本身，但只是它的一部分。部分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犹太教是个整体。一个嫉妒的上帝，一个失职的上帝，一个逃跑了的、出卖了别人的上帝，一个伦理的上帝和一个非伦理的上帝，一个充满谋杀和同情的上帝。犹太教让人恐惧，也给人安慰。相信它就是相信一个毫无意义的命令，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出来搜寻上帝的原因。摩西也出来了，撒母耳、以利亚、扫罗也都出来了。你们的犹太教灰飞烟灭了。但你们不会理解这一点。永远不会。问问格雷兹先生，他目睹了犹太教的耻辱和荣耀：一个应该保持默默无闻的人让他的女儿的尸体发笑的那一刻。你的犹太教只是镜中的犹太教。而那只是那耻辱的一部分。为了理解犹太教的奇迹，你必须看看两边的烟。烟升到了天堂，是为了请求上天对它的宽恕。”

露丝·舍拉姆想转换一个话题。“巩特尔，你和你的这些哲学！在这片沙漠里，角角落落，哲学！”

赫伯特仔细地打量起巩特尔来。只见他穿着一双棕黄色的羊毛拖鞋。收音机正播放着布鲁克纳②的《第六交响曲》。沙漠之夜。布鲁克纳。《浮士德》第二部。《赞美诗》。烟圈。他们相互对笑，品尝着露丝做的贝都因式的咖啡。交谈。他们不会对来自他们的柯尼斯堡的、他们的伟大伊曼纽尔感到厌烦吗？

约瑟夫·格雷兹打起了盹。这些东西都太遥远了。巩特尔和赫伯特

---

① 公元1世纪初的耶路撒冷犹太教圣经注释家。

② 奥地利管风琴家，作曲家，主要作品有9部交响曲。

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这里,在乌姆-法塔克①和拉斯-奥姆里②之间,他们坐在一块,设法想从对方的眼睛里找到隐藏着的过去。赫伯特在巩特尔的眼睛里找寻着海德堡-赫伯特,巩特尔在赫伯特的眼睛里寻找着海德堡-巩特尔的形象。巩特尔看到了两个巩特尔,一个在沙漠里,一个在他旧式的德语里。赫伯特看见了两个正在沙漠里追寻着"上帝领袖"③克雷恩踪迹的亚当。"找不到了,"他听到自己这样说,"永远找不到了。"

---

① 为作者杜撰地名。
② 同上。
③ 原文为德语。

第十三章

阿拉伯老头

一个跛脚的可怜的阿拉伯老头，
娶了一个跛脚的可怜的阿拉伯老太，
他们生了一个跛脚的可怜的儿子，
他娶了一个跛脚的可怜的老女人，
他们生了一个跛脚的……

这些寻找上帝的人在四处散落了。明天早上亚当就会坐一辆敞篷小卡车回家。约瑟夫·格雷兹将与他分别，脸上不带一丝的笑容。其他几个病人也将搭车回来。“到今晨九点，昨天逃进沙漠的康复和治疗医院的二十个病人中已有十五人在沙漠各处被找到。为搜寻剩余的五名病人，搜索行动还将继续进行。”帅哥卢比竟然走到了埃拉特这么远的地方。他出现在“世界末日”夜总会，拿出亚当·斯坦为他写的那封证明信。第二天他被带回了医院。迈尔斯·戴维斯坐上了一个阿拉伯人的卡车到了贝尔－谢巴，这个阿拉伯人来自拿撒勒，正往北方运送黏土。在贝尔－谢巴，迈尔斯走进一家小咖啡店，坐在一个角落里的桌子边，向穿着皱皱巴巴的围裙、睡眼惺忪的女招待要了两个煮老的鸡蛋和一杯咖啡。

邻桌的一个澳大利亚"长颈鹿"在向他微笑。她看到他手里的喇叭,听到他用英语点了两个煮鸡蛋和咖啡,注意到他的头发缠在他的太阳镜里,她马上意识到她心仪的男人突然降临到她的生活里了。长颈鹿坐到他桌边上,一点也不迟疑地自我介绍说,她叫安妮,但在以色列他可以叫她汉娜,而他则立刻告诉她——那种坦率真是令人吃惊——他现在想整理一下他的文件档案以便能最终回到纽约。她很高兴听到这些话。也许他们可以一道旅行。她在那里有一间非常好的公寓。他告诉她有关一个名叫皮埃尔·洛蒂的诗人的一些事,他与这位诗人一起迷失在沙漠里了。一个来以色列执行秘密的阿拉伯任务的犹太憎恨者。他与汉娜-安妮说了很多话,这个澳大利亚"长颈鹿"长着一双绿色的眼睛,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长长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大卫之星①,裙子拉到了可爱的膝盖之上,两腿交叉,这样一个脚的脚趾甲能挠到另一只脚。他告诉她,他在内盖夫抓到很多间谍。他说他生在纽约,在埃拉特演出。他说他曾因为向未成年人出售 LSD 而被捕。汉娜想在回家的路上借道去印度,再从印度去日本。她早已周游过欧美,周游过世界,她甚至持一本假护照去过约旦。现在她正赶往埃特拉,想坐船去伊朗,但她很乐意与他一起去纽约。她在纽约有一所大房子。

一丘之貉。他站起身去拿邻桌上的盐瓶时,他意识到她坐着与他站着一样高。要是这样的话,他们怎么可能一起去旅行?那将是很出洋相的事!这个女人!身高七英尺多!迈尔斯·戴维斯心里在默默地预言:那将是一个视觉灾难!

但汉娜-安妮想走到大街上去。迈尔斯只好同意。他们走出门去。二楼向四楼喊道:"那边情况怎么样?"四楼回答:"很好,这里的天气好极了。"她很为他感到自豪。两个矮小的也门人说,"你看她多高!"一个在

---

① 以色列共和国的象征,由两个正三角形上下组合而成六芒星形标志,意为"大卫王之盾"。

街角卖领带和牛仔裤的波兰妇女微笑着,露出闪闪发光的纯银牙齿,打开手掌,又合上,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在床上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迈尔斯想坐公共汽车。坐在公共汽车里,他们的高度就会一样。根据交往规则,长颈鹿和小号演奏家平起平坐了。但她想走,想去看看商店橱窗,去逛商店,到市场里去,去干沟渠里,去拜谒先父亚伯拉罕的井,到森林里去,到一个希伯来语精读班去,在绿洲饭店喝一杯开胃酒。她有钱——“别担心。大把大把的钱。爸爸真是对我很痴迷。他说,拿上钱,去旅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你永远爱你的父亲就行。”迈尔斯大笑。在大街尽头的货亭旁,靠近一条干沟渠——这条干沟渠经过市场,那里都是些棚屋和脏兮兮的洞穴——有一个小地方他一直想去看一看。只要付一点现金和将来补偿金中的一小份额,就能得到各种文件,得到胳膊上的一个号码。这个地方是很出名的。任何男性服饰经销商都能告诉你这个地址。迈尔斯朝那里走去。那店主名叫纳夫塔利·克雷恩,以前叫维斯博士。现在他称自己为纳夫塔利·克雷恩,他在老城有个小货亭,就在市场那些棚屋中间。

长颈鹿汉娜-安妮坐下来,等着。迈尔斯坐在纳夫塔利·克雷恩的货亭里的牙医的椅子上,克雷恩在他手臂上纹数字。挑选的数字是一个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数字,另外,他还得到一张集中营地图,集中营指挥官名单,司令的名单,对集中营的介绍性说明,集中营的一日制度,某些不同一般的特点,等等。他得到的文件表明,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所罗门·科恩的儿子,汉娜-安妮付了钱。她亲爱的父亲给了她一大笔钱,她通过徒步周游世界把这笔钱省了下来,因此他给了迈尔斯两百以色列镑。现在他就能得到一万马克的赔偿金,其中百分之五必须交给纳夫塔利·克雷恩,就是这位前维斯博士。协议用红墨水签署,但迈尔斯无意申请赔偿。他所要的只是能在手臂上纹上蓝色号码,仅此而已。至于长颈鹿汉娜-安妮给他的两百元钱,那是他该得的,是他用痛苦换来的,他陪着那根电线杆,从贝尔-谢巴的这头走到那头,走到哪里,就被人嘲笑到哪里,

这痛苦有谁知道？纳夫塔利·克雷恩，也就是维斯，是唯一一个没有嘲笑他的人。他的售货亭里有一只很大的狗，名叫雷克斯，迈尔斯听他这样呼唤雷克斯："亚当，坐下！"亚当就坐下了。迈尔斯大笑。纳夫塔利·克雷恩问道："这位先生为何发笑?"迈尔斯告诉他，他曾被关在集中营，他们不让他返回美国，因为他们怀疑他是间谍，在那个集中营里有一个人叫亚当，这个亚当有一条狗叫大卫，就是以色列王的名字。说到这里，纳夫塔利·克雷恩大笑起来。

汉娜－安妮看到纳夫塔利·克雷恩头上有一道光圈。她一时觉得耶稣降临了，激动之中她将两个腿张得大大的。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迈尔斯得到了号码，得到一个收获一万马克的机会，一万马克的百分之五，要付给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有一条狗，狗的名字叫雷克斯或者亚当。纳夫塔利·克雷恩仔细查看着这个号码。他对自己的手艺很欣赏。汉娜－安妮也觉得他的手艺棒极了。在相邻的货亭里做事的一个矮个子女人过来看这个号码。依她的意思，数字7应该再淡一点。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数字7总是淡淡的。纳夫塔利·克雷恩从货架上取出一个小瓶，用棉花在黄色的液体中蘸了一下，把7擦掉。这个女人点点头表示赞同。迈尔斯·戴维斯得到了一个祖国，一座房子，一段历史，一个家谱。每一个人在他背后拍他，向他表示祝贺。长颈鹿汉娜－安妮把他拉进小旅店的一个房间里，这个小旅店就位于明天——星期四——就要开张的贝都因人市场的对面。在她的小房间里，他们可以坐下来等贝都因人的到来，迈尔斯可以为她演奏，给她说说莱斯特·扬①和迈尔斯·戴维斯的事情。她会洗耳恭听，哀声叹息，呷着亚力酒②，吃着绿色的腌制过的橄榄，背着手臂上纹着的数字。他会与她做爱，他们将一起等待贝都因人的到来。

贝尔－谢巴人期待明天到来的贝都因人现在正跋涉在沙漠中。舒维

---

① 美国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

② 一种亚洲产烈酒，用椰子汁，糖蜜或枣酿制。

丝特姐姐身裹皮埃尔·洛蒂的报纸,也走在沙漠中。她在沙漠中漫无目的地走着,这可是她寄予梦想的沙漠,这是一片上帝不愿现身的沙漠。在这片滚烫的沙漠里,在那残酷的,悬崖似的,荒凉的干沟渠里,沙子在哭泣。她又渴又累,被太阳烧灼得痛苦不堪。她想找一个阴凉之所。但是在这个由亚司马提和他的同事们所创造的连绵不绝的古铜色的沙漠中,没有一点阴凉地的影子。她上嘴唇上的那片淡淡的胡须是整个巨大荒原上的唯一一片阴凉。她再也走不动了。她的双腿不再听她使唤了。她站在那里,动弹不了,脱水严重,已经成了一个垂死的稻草人。这时她看到贝都因人正朝贝尔－谢巴走去。走在前边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黑人少年,手拄一根拐杖。他身后跟着一头灰色的毛驴和灰色的、长着可爱眼睛的毛驴幼崽。接着走来两头骆驼,步伐平稳,舒缓,安静。骆驼后面是五个身穿长衫的贝都因人,拄着拐杖,人黑黑的。他们走到这个用报纸裹身、哭得满脸泪水的女人面前,停下了脚步。毛驴和它的幼崽懒洋洋地看着她,贝都因人什么也没说。

她的心猛跳起来,但她早已将恐惧抛到身外了。她看到这些黑黑的身影时,脑子里只闪现一个念头:男人。人。人类。我的同类。她不再是荒原上迷途的灵魂。她有人做伴了。这些人,不管是贝都因人,还是月球来的野人,是不会让她死的。她透过静止不动的眼泪望着他们,这眼泪是她身体里最后一滴液体。突然,好像是出于一种朦胧的本能或记忆,她用双手抱住身体,作为保护。

一个老头从人群里走出来,用淫荡的眼神看着她。他的眼光扫视了一下她的全身,她的两条裸腿,凸出的血管,她的胡须。这个老头说,"你好啊,女人。你一定是个女魔。"几个贝都因人同意地点点头。其中一个发狂似的大叫,手指不断地打着自己的嘴唇。老头用愤怒的目光瞪了他一眼。舒维丝特姐姐说:"我真是一个女魔。"她知道她必须说些什么。她必须不停地说,不管说什么。"我迷路了,我要去阿拉德。"

一个贝都因人腰间别着一把手枪,贪婪地嚼着口香糖。他的眼睛小

小的，橄榄色的，一闪一闪。他脚穿一双黄色凉鞋。透过他的长衫你可以看到他身上的一个绳子上拴了很多手表、自来水笔和打火机。他身上挂满了亮闪闪的货品。她看到这个嚼着口香糖，面如黑炭的行走着的便利店，就感到头晕目眩。这个人嘴巴大张着，露出唯一的一颗金牙。这个贝都因人说，“我们要杀了你，你这个女魔。你看见了这些手表、自来水笔……”

老头微笑着，走上前来，眼睛盯着她身上包裹着的那张报纸。他的眼睛落在那黑色的文字上，眨着眼，“没有必要吓她。为什么要吓她？”

“对，为什么？”满身是表的那个贝都因人大笑，露出他唯一的一颗金牙，气呼呼地在地上啐了一口。

“你说希伯来语吗？”在无意识中，她试图让她的声音听上去像哀求，带点孩子的气息，以防止遭到任何的暴行。尽管她的年纪很老，尽管她的处境尴尬，她那被太阳烧烤着的大脑这会儿想象着，她发出的声音与她六十岁的人生相称。

满身是表的贝都因人对老头笑笑。“我们是以色列国的贝都因人，我们每个星期在贝尔－谢巴的市场里做买卖，能说一点希伯来语。”他大笑。“在希伯龙和加沙的市场里我们也说。我们没有边界。我们是自由精神的战士。你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

“牧羊人，”她以充满热情的口气说。“牧羊人，你们显然是牧羊人。”

他又大笑起来。“牧羊人……”她的双手依然抱着她脱水的身体。她的嘴巴又热又干，说不定什么时候连一句都说不了了。“我们是走私犯，女士！走私犯！我们刚刚看到过军用卡车，躲过去了。抓我们，他们是抓不到的。”

这老头就这样傻乎乎地说着，搓着手指头，他一定要在这个白人女魔面前炫耀一下了。他指着他眼前晃荡着的这些黑字，想确信这些词不是可怕的词，不是某个恶魔的祈祷词或诅咒语。“你识字？”

“啊，你说这报纸啊，我的衣服被烧掉了，”她说。

"白魔死在沙漠!"浑身缠着手表的年轻贝都因人宣布。"能不能识字,这没有关系。他们死在沙漠!"他的眼睛色眯眯地看着她,一会儿又将眼光移开了。

与其说她害怕,不如说她迷惑。魔鬼死在沙漠里。她难道不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吗?死于饥渴,炎热,贝都因人之手。这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在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在这些贝都因人面前——他们的眼睛正将包裹她几乎一丝不挂的身体的破报纸剥去——老妇人是个难民,她追寻上帝,却发现如此痛苦和心碎,以至于她放弃了所有生活和梦想的希望。这个老妇人跪倒在膝盖上,开始乞求他们饶命。从沙地和石头上升腾起的酷热烧烤着她的身体。她张开双臂乞求着,那张报纸从她身上滑下来。她也弄不清楚她在乞求些什么,去死,被烧死,被流放,或请求得到一块包裹她赤裸身体的布。那只骆驼身上驮满各色各样的东西,正在静静地反刍着。

那个满身都是手表的贝都因人身体颤抖起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跪下来,开始按摩她烤焦的后背。站在他旁边的老头大笑。金牙闪闪发光。她眼前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这个老头成了一块大笑不已的烧焦的木头。黑人少年从骆驼的鞍部拉下一件长衫,展开,铺在沙地上。舒维丝特姐姐眼光昏花,浑身无力,被少年拖向这件长衫。她白净的身体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浑身是表的贝都因人脱下了裤子。那个老头又大笑起来。这个小孩说,"耶,耶,耶!"然后躲在老头的背后,垂下了眼睛。舒维丝特姐姐不发出一丝声响。好像她已经死了,好像这热气和羞耻感已经抹去了她的存在。像我这样的老妇人!真的,她连自己都不敢相信那些昆虫是那么真心真意、激情无限地爱着她的身体。现在她看到这个满身手表的贝都因人。他的双眼直盯着她的身子,看着她又老又白的身子,目不转睛。她看着他的腿部肌肉,他那双硕大的手,他那双欲火中烧的眼睛。如果他告诉她,他就是上帝,她会相信他的。他那猥琐的微笑,他的金牙,他那淫荡好色的身体,他那扭曲的身体给她的大脑强加了一种上升

思想的记忆,遥远梦想的记忆。她现在对自己可耻空虚的人生进行报复,报复她白痴般的妹妹、她的失败、她的丈夫和她的胡须,报复剃须刀、森林、集中营、塞浦路斯、装有铁丝网的栅栏,报复那破船,报复敌视的以色列,报复吃香蕉和酸奶油时还唱着爱国歌曲的小孩子们。

老头对她说着话,小男孩躲在他身后,爆发出一阵短促的大笑。其他贝都因人坐在骆驼底下乘凉,看上去好像都睡着了。他们的嘴里发出强烈的烟草味。老头伸出手来,捧起她的奶子抚摩起来,然后又放下。这垂下去的奶子让他兴奋起来。他用阿拉伯语说了几句话,站起身来。满身是表的年轻人躺到了她身上。老头双手掩脸,呻吟起来。小男孩赶紧跑开,躲到了一头骆驼的后面。骆驼抬起头,嚼着反刍物。太阳在燃烧,在燃烧。

老头现在说,“不要拔刀! 她是个男人! 她是个英雄! 她不喊叫!”黑黑的上帝站起来,盯着她看。他看到一个老妇人。杀人的欲望在他眼中闪耀。他把刀插入刀鞘,走到一头骆驼背后。

就在那一刻,一个刚才打盹的贝都因人站了起来,朝舒维丝特姐姐走去,躺在她的身上。她躺在那里,眼睛大睁着,看着那个黑黑的上帝,现在他正在一头骆驼后边撒尿。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股穿透干燥沙地的强大的水流上了。她想呕吐,想哭,但是已经没有了眼泪,她的眼睛直盯着那喷射而出的水。接着奇迹发生了。这奇迹拯救了她,因为这个奇迹,她将会站立起来,继续生活下去,满怀希望和信仰。一缕阳光射中了这条小溪,这一会儿给它涂上了彩虹的七彩。彩虹的七色悬挂在地平线上,透过这七色,她看到了一个天使的苍白身影。他想走近她,但是可望而不可即。他站在远处,透过彩虹望着她。他喜欢她。他给她发出某种暗号,但她不明白。这倒并不使她太沮丧。她一生中受到过太多不公,现在,跟往常一样,救星出现了,征兆出现了。上帝没有死。

她亲吻了她发蓝的手臂,亲吻了压在她身上的那个贝都因人的手。这个人发出很大的声响,好像他是从胃部深处发声说话的。她对老头微

笑，这老头边大笑，边扔给她一件长衫。他的金牙闪着金光，使天使遁形，她巧声细语道："就像你两眼之间的额饰。"老头说："什么？"她说："谢谢。"老头说，"他说谢谢。"年轻人啐了一口，突然抽泣起来，跑走了，用老头的长衫将自己掩盖起来。她用长衫裹住自己的身体，坐起来，喝着那个卖表的贝都因人毕恭毕敬地递给她的脏水。这个年轻人知道，上帝看见他脱掉裤子了。他也看见天使了吗？她不知道。她喝水。她站起来走开了，体力增加了，人变得很纯洁，甚至很快活。贝都因人向她挥舞着他们黑乎乎的手，一直到她走出他们的视线为止。

发现了她的直升机飞行员这样发出电报："我们发现了一个发疯的老妇人。身上裹着阿拉伯长衫。不停大笑。自称是舒维丝特姐姐。声言在沙漠中见到了一个天使。有人在骆驼后边小便。对不起，我只是在引用她的话。"

第十四章

小孩与狗

回到医院后，他问起了小孩。他没有问起詹妮，但他回来了，她感到很高兴。她一见到他，她就张嘴尖叫起来。她所有的痛苦都在那一声尖叫里了。他扇了她一记耳光，让她闭嘴，然后吻她的嘴巴，让她平静下来。接着她告诉他，"你的大卫整天坐在收音机前听新闻。他能坐得很直，现在能站起来了，真是令人称奇。医生们从窗子里望进来，简直不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他拒绝见任何人。他就听新闻。当收音机里宣布你被发现与那些考古学家在一起的时候，他将收音机扔向墙壁，把它摔了个稀巴烂。"

一个神情悲伤的男子，名叫赫伯特·上帝－发现·斯坦，两手捂着脸，跌跌撞撞地往医院走去。一周之后，他将毁坏上帝赋予他的两个肾脏中的一个。

医院对出逃事件进行了彻底的调查。格劳斯博士将所有人聚集在餐厅。赫伯特没有来，他倒下了，病得很重。他写来一封信。他写道："这次出逃，责任全在我一人身上。我出去寻找上帝，但没有找到，或者说，我没有准备好来宣布我的发现。所有参加这次沙漠行动的人都受到我一个人的影响，因此我愿意为他们承担任何罪责。"

另一方面，舒维丝特姐姐声言罪责都在她，出于安全的原因，她提到了一个名叫塞斯林太太的权威人士——愿她的灵魂在天安息——然后又提及一些大家早已熟知的事情：她是如何点燃塞斯林太太建造医院的欲望的，这样就可以，当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聆听他的讲话。“塞斯林太太不能算，”舒维丝特姐姐争辩道，她眼里的喜悦之色颇令一脸严肃的医生们摸不清头脑，“我是重要的罪责方。不是亚当或者别人。我在山间看到了一个天使。我知道上帝不会显身的。那样更好。”

“刻在你胳膊上的数字就是上帝！”沃尔夫维兹愤怒地大声喊叫，同时又爆发出一阵大笑。听了这话，大家也都大笑，而医生们百思不解他们的意思。总是这样，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来避免，但在这些谨小慎微、智力不全的医生与那些病人——他们有能力组织在一个植根于不可知的真理中的秘密社团里——存在着鸿沟。这群人又大笑起来，医生们清清嗓子，在蓝色的笔记本上记着东西。这些笔记本的封面上都盖着医院的大印。当迈尔斯听到沃尔夫维兹的话，他抬起手臂，露出号码让大家看。亚瑟捏了捏这只手臂。舒维丝特姐姐舔舔自己的嘴唇。“干得好，”沃尔夫维兹说，“现在天堂里也有你的一份了。”他们又大笑起来。

大家承诺这样的事件不会再重演之后，调查就告结束，所有人都得到了大赦，而医生中间则产生了激烈的争吵。不过，格劳斯博士大获全胜。对他来说，舒维丝特姐姐还能微笑，就说明，批准整个冒险行动的理由是充足的。帅哥卢比吹牛说在埃拉特干了这干了那。迈尔斯找到了一个家。亚当——亚当又得了重病，但他什么时候不是重病缠身？即使皮埃尔·洛蒂也得到了赦免。一辆军用指挥车发现他因酷热昏倒在一个荒凉的干河谷中。调查结束后的一个早晨，皮埃尔驾车来到贝尔－谢巴，在教堂里做起了祈祷，这么多年来他这是第一次祈祷，对上帝表示感激。这个教堂是传教士萨米特太太和她的几个脸色苍白的孩子的破败居所，现在为庆祝这一事件而装饰一新。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亚当——他再也不能扮演赫伯特，他只能扮演他自己了——处在完全的黑暗中。詹妮每天都过来，坐在他身边，他没有理她。她跟他说话，他不听。他能够听到远处有她的声音传来，但他没有在听。他心中装了一张一只狗的褪色底片，这是他所痛恨的狗。那只狗想依赖他，想从亚当的废墟中重建自己，因此亚当发自内心地痛恨他。那充斥他内心的仇恨的毒药正是促使他活下来的一个积极因素。那个小孩不敢来这里。

但他来了。詹妮看见他趴在他房间的地板上。窗户紧闭着，房间里散发出难以忍受的恶臭。她走进房间，他吼叫起来。她对他说："一个不幸的人躺在那里，你却不去看他。"小孩犬吠起来，缩到角落里。这犬吠声令她发笑。"普林节已经结束了，孩子，你不再是狗了。不要装了。"他清清嗓子，向她跳起来，但没有咬她。她的脸一时变得煞白，满心仇恨地盯着他看，盯着他的眼睛看。他往后跳回去，打磨着牙齿。他现在的样子真令人失望。无可奈何，乖乖投降。他无法咬人的那一刻，他的自尊就被践踏在地。

"听我说！这个人病了，病得很重。他就要死了。他为你付出了一切，你却坐在这里，在他的打字机上打着一个弱智小孩的咒语。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如果他走入沙漠，将你抛弃在这里，你该怎么办？他亏欠你什么吗？一个爱你的人要死了，小孩。而你却无动于衷。你真令人不齿，真不害臊！

这些话从他身上弹了回来，就像子弹从防弹装甲上弹回来一样。毫无疑问，他会在那里绝望地独自待下去，他不会起来或不敢起来，要不是那一句刺透了他身上每一片装甲的话：*那个爱你的人*。当她说出这几个词时，她看到他脸红了，看到他的抵抗瓦解了，看到他彻底垮了下来。这几个词进入了他的内心深处，像交通信号灯那样在他身体内闪烁。当灯光变色时，她欣喜地看到了她眼前展开的这个惊奇的现象：灵魂以身体为外衣。

他垂下眼睛，开始向门口爬去。从门口爬到走廊里，爬得很慢，因为爬行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很难。人们从他身边经过，他就嗅嗅他们的鞋子，之后继续朝亚当的房门爬去。亚当早已等着他。克雷恩司令准备好了他的狗食碗。客人们今天都要来，亚当！亚当，为什么不犬吠一会儿？接下来的事你知道，亚当正犬吠着呢。

党卫队突击队长施魏因，看，这情形非常简单，很容易操作。我的两只狗，雷克斯和亚当将为解放区职业道德推进委员会奉上精彩演出，我可以肯定地向你保证，我们将得到我们想要的合同。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份工作对我们来说成本很低。我们更靠近柏林。我们解决了中餐问题，我们的工作安排以三周为一个周期，而在奥斯威辛，他们只在两周之后就火化他们。如果你问我的看法，我觉得那样做非常愚蠢。第三周，我的朋友党卫队突击队长施魏因是个关键人物！如果海因里希能把我的话听完，他一定会相信，我的设计比海斯的或者弗兰克的或者其他别的设计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向德累斯顿大学的一位统计学专家核实过，他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这里的一个工作日相当于别的任何一个集中营一个半工作日。因此，在我看来，我的朋友党卫队突击队长施魏因，我们将很乐意观看这场演出，我的狗将好好为各位献演，使他们在集中营度过最愉快的时光。你知道——那个气味！亚当，今天我想让你闻一下雷克斯。擦擦鼻子，然后让他得到我将扔给你的多余肉块。清楚了吗？然后你们向对方吼叫。那很有趣。这狗来了。我知道，我能从一百万光年远的地方闻到狗的气味。这狗来了。在拉特龙的寺院里，僧侣们发誓要保持一世的沉默，他们相互之间只说一句话：他们见到同伴路过时，他们就说："记住死亡！"就这句话。我要告诉这狗的就是这句话。记住死亡！让我死去，别管我，将恺撒的给恺撒，将死亡给亚当·斯坦。

小孩进来的那一刻，亚当正经受巨大的痛苦，痛苦得睡着了，进入了梦乡，梦到了一件事，但他睁开眼睛时，这事却想不起来了。他看到，在模糊的房间里，狗的双眼正盯着他看。

"孩子,你要干什么?你是谁?你想在这里得到什么?"他的声音由于愤怒而颤抖。这小孩又困惑又震惊,撅起了嘴巴。可怜的狗。他的腿收缩着,他在这绿色的房间里,在这张白床的床脚边跪了下来。

"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小孩张开嘴巴想回答,但嘴里没有声音。那台奥丽维蒂打字机不在他身边。他怎么说话?他所能做的只是清嗓子。他跳到桌子旁的柜子上,从亚当的裤袋里掏出一只破皮夹。从这破皮夹里拿出几张账单,一把小折刀,一支小小自来水笔。小孩翻看着柜子,心里越来越紧张。亚当的眼睛注视着他的每一个举动。小孩找到一叠纸,抓起笔,开始画画。他画了一只狗,一只很可笑的狗。头太大,眼睛长到了身体外。小孩将画递给亚当。亚当飞快地扫了一眼,便将它撕成碎片,扔掉。这些纸片在空中飞舞起来,落到了窗子旁,暖气片后面,"烂货!"亚当说。小孩并不放弃;他的双手在颤抖,但他没有屈服。他又在另一张纸上画了一幅画:一个胖乎乎的男人头戴卓别林式的帽子,手拄一根拐杖。这个胖子在追赶狗。这张画真是个玩笑。这狗太大,男人太丑,鼻子很小,耳朵硕大无比,肚子外露,肚子里有条鱼。亚当拿过这张画,恶毒地笑了一下,撕掉。他把纸片撒到紧闭的窗户旁。"一个人工合成的世界,"他说,"塞斯林太太把我们所有人都毁了,她在我们头上撒了三次以上的尿,她使我们的大脑枯竭了。"他几乎要大笑。他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强忍的微笑,好像这两片嘴唇就要裂开似的。他的身体滚烫滚烫的。小孩继续画画,画了一张又一张,从便笺簿上撕下来递给亚当。亚当将它们一一撕碎,扔到每扇紧闭的窗户边。亚当知道这小孩是谁,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一半知道,一半不知道。图画不断地递过来,他接住,看也不看就撕掉。

小孩将整个本子都画完了。他看了一眼满地的碎纸片,走到床边,挺着身子,突然吻了一下亚当·斯坦的脸。他眼里掉下的眼泪落到了老人的脸上。这眼泪让亚当想起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集中心思在想着。什么事情?该死的,这眼泪让他想起了什么事情?他想起了一个吻,

带着沙子的一个吻。接着他突然明白了。他的女儿露丝。突然她有了一张脸,他看到了她就在眼前,他几乎能碰到她了。他想逃走——但太晚了。他无法请求宽恕。

她与天使们搏斗。她与巫师们搏斗。但心里发出微笑,他拒绝发出的微笑,是那种将会像一个榫子一样再次粘在死亡车轮上的微笑。这微笑将会向孩子冲来,落到一只狗画的、却被一只狗撕掉的画里一只狗的四分之一的身体上。狗的脸——一个拳击手?——有一颗牙齿,被一个烟圈包围着。现在亚当的微笑从图画转到吸烟的狗上了。这狗不顾一切来看望他。两双眼睛:一双高兴,另一双迷茫。一种联系已经形成。在一个肮脏的世界中央。这是个神奇的世界,你应该为它唱首赞歌。微笑产生微笑。"听着,孩子,下次你画狗就照镜子!你画我的时候,看着我,然后你会发现奇妙的东西:每一次画的东西都是相反。这个人将是一只狗,这只狗将会是一个小孩。你会带你的老父亲出去到林荫道的一棵树旁撒泡尿。"亚当大笑,孩子大笑。窗外,太阳已经沉入了沙漠上,就像一个被塞进可怕地狱的大红球。

第十五章

铡　　刀

有一天，割礼师沃尔夫维兹（他从来没有当过割礼师）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于是买下了一个旧的铡刀。

旧　铡　刀

状况良好，宽75/100厘米。自动（也可以脚踏）。一个备用的刀片包，免费赠送。本机用于切割。

有意者请向铡刀部的“麦希兰”报价。地址：特拉维夫邮政信箱7594号。

他马上买下了它。因为最使他烦心的，正如他对亚当说过的那样，是他所谓的“命运的矫情”。“我本来很久以前就该死了，但没有死成。舒维丝特姐姐被非洲昆虫所叮蛰而发现了爱，发现了爱之后她也发现了上帝，渴望上帝显身，但最终那上帝原来是一个黑黑的贝都因人，还将她强奸了。你呢？你公开宣称你将不久于人世，没有人对此抱有丝毫疑义，但你还在这里，像一只年轻的公羊走来走去，像一头野牛那样健壮，还在规划着更多的项目。那些幕布呢？我要告诉你那些幕布的事情。你还记得

那些天使们从波兰各地——(波兰这个国家,感谢波兰人的善良天性和德国的深刻心理洞察力,已经变成无犹太人化了)——的犹太教堂里取走的幕布,然后做成天堂的祈祷围巾吗?"他们相对而坐,沃尔夫维兹摆弄着他刚刚买来的断头台,亚当则挠着他的前额。

"我那时是个难民,"内奥米·沃尔夫维兹的父亲说。"战争结束时,我设法到了巴黎。我母亲去世了,她有一个兄弟,战争期间躲在森林里,靠做木匠活为生,战争一结束,他就去了巴黎,开了一个小店,生产古董家具,运到跳蚤市场卖给美国大兵,在 1948 至 1949 年间卖给蜂拥而至的游客。我与他一起干。我没有什么地方好去。我还没有找到内奥米,我以为她死了。一次我坐在我舅舅的小地窖里,一个驼背的小个子犹太人走了进来。他的脸很红,皱得可怕,活像一颗葡萄干。他腰间挂着一个破皮包。他的衣服都脱线了。从头到脚一身的破烂,但他的眼睛却放射出一种光芒,使我的心,我和我舅舅的心充满了好奇。他的眼睛似乎要在他的脸上爆炸,这双眼睛有一种狂野、圣洁和庄严的神色,好像此人就是古代希伯来先知。他不说话,只是指指自己的嘴巴,好像在说,我不能说话。他坐在我舅舅不知从何找出来的大马士革垫子上,从他的破皮包里取出卷着的一张纸,递给我们看,低下头,很有礼节地,又不无失望地等着我们读完。这张卷着的纸已经很旧了,上面泪迹斑斑。这张纸上写的是:

致有关人士:

持此信者是一个跳蚤,不是人,是一个可鄙的流浪汉,他浪迹天涯,被自己的嘴巴的判决所流放。不要给予他一丝同情,相反给予他你最大的憎恨。在 1929 年住棚节的第一天,在加利西亚一个叫特乔柯夫的小镇,此信的持有者是个天真无知的年轻人,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雷吉娜和塔米玛。那一天,住棚节的第一天,他的女儿塔米玛,本镇最纯洁的女孩,正玩

弄着她母亲针线盒里的东西，一时出于孩子般的淘气，几乎要把顶针吞下肚去。一看到这个幼稚的游戏，此信持有者一阵狂怒，对着女儿大喊大叫，甚至动手打了他身体纤弱、心地善良的妻子，因为是她让女儿们为所欲为的。他的心被仇恨捕获，他成了内心深处的恶毒情感的牺牲品，而顶针问题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他大声诅咒：'你让我短暂的生命变得丑陋，你不让你父亲清净。你让他发疯。我愿你们都烧成灰烬！'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喊完骂完后离开了家，他走到外面，向街尽头的洗浴店走去，这时，正在做下午饭的火炉突然蹿出火苗，点着了三个天使住着的小木屋。一瞬间，好像撒旦想立刻兑现这个咒语似的，整个房子就被大火吞没了。

一连七天，此信持有者坐着发呆，身体僵硬。然后，头低着，但灵魂一片混乱，他去了那个伟大的天才、特乔柯夫的神圣拉比那里，他是"以色列之光"。在拉比听着这个故事的时候，此信的持有者亲眼看到，就在他的面前，拉比的两根黑色神圣胡须变白了，而透过拉比圣洁的眼睛，造物主的荣耀在闪烁着。

神圣的拉比这样结束他的话：'如果那张嘴有如此威力，那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惩戒它，不让它说话。'此信持有者接受了这个裁决，从1929年的那一天开始就彻底封住了自己的嘴巴。

此信的持有者躲在特乔柯夫附近的树林中，后来被纳粹抓住了。他们命令他脱下裤子裸体站在雪地里唱犹太祈祷歌《世界的上帝》。他拒绝了，于是他们给了他一顿毒打，但在上帝（保佑上帝）的帮助下，他设法得以逃脱，而且他还活下来了，这真是不定命运的强烈幽默感的证明。（让命运见鬼去吧。）住在这个神圣小镇的大部分人都被杀害了，但此信的持有者，他该死的烂嘴将他圣洁的妻子和女儿送上了火堆，但他却依然活着。

此信的持有者给自己颁布了一世流浪的判决。在他的背包里，他装着漂亮精致的幕布，这些布浸透着对以色列的爱和无穷无尽的悲伤，天使们在欧洲各地的许多犹太教堂里打扮成犹太人，救出了这些幕布。卖掉这些幕布所得的款项——除去他买生活必需的面包和水的那些费用——都由此信的持有者送到"词语研究基金会"，这个机构在战争结束时由那些从地狱里被营救出来的几个学者发起建立，主任是梅尔·本-莫西拉比，他是特乔柯夫的神圣拉比的孙子。该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和理解那些深刻和神秘的影响：词语之于行动，判决之于命运，上帝的'要有光！'之于造物，'毁灭！'这个命令之于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历史；为了探究神圣希伯来语的真谛，它的真实性，它与上帝之力的关系，它对生存模式的影响；为了探究事物的本原，挖掘深藏于圣经经文和所有后世拉比的著作，朗班①和神圣阿里②的著作中的秘密。因为，正如任何一个学童都知道的，希伯来词语与伟大事件之间，大屠杀与奇迹之间也是一样，存在着根本的、深刻的联系。对这些词语的研究注定会拯救一个已经忘记自己语言的意义并用可怕的罪行和巨大的罪孽践踏了这些词语的民族。

签名：

最可鄙的人

约瑟夫·考夫曼

附言：本人在此证明本信所言句句属实，因此，为了进一步证明

---

① 西班牙学者和犹太教拉比、犹太宗教领袖，同时又是哲学家、诗人和医生、喀巴拉派信徒。

② "神圣阿里"指伊扎克·卢里亚拉比，喀巴拉教最伟大的开创者和阐述者。

和确认以上言辞，本人现签名如下：

1945年，希伯来·阿布月8日，星期二

签名：特乔柯夫的梅尔·内森拉比（但愿他会作为圣人受后人纪念），已故西肖特拉比之子，以色列王冠之子。哎呀，现在泥土盖住了最好的人！”

沃尔夫维兹看着亚当。亚当拿出藏在衣服口袋里的一瓶“老乌鸦”威士忌，喝了一口。沃尔夫维兹露出笑容。

“当然，当然。”亚当想了想。“他属于我们的阶层，一个可敬的成员！一切都被预见，但是我们有自由意志。有自由去毁灭我们自己！”

“当我读完这封信，”沃尔夫维兹说，“我抬起眼，仔细查看站在我对面的以色列葡萄干，我对他的同情之心膨胀起来。这个犹太人的信仰……这个犹太人从背包里拿出一些幕布，我舅舅赫西尔——在宗教器物方面，甚至在波兰他都是一个鉴赏家和专家——买了两件。一件是十六世纪的，上面画的是一个犹太教堂的神圣方舟，这个教堂以圣人勒麦奇·玛尔玛林拉比的名字命名，他来自特兰诺普附近的特劳伊克镇。另一件是十八世纪的幕布，来自勒沃夫的一个犹太教堂，这是神圣巴尔－谢姆－托夫的追随者的教堂。

“这个犹太葡萄干收回他的文件和钱，在包里藏好，开始准备下一个行程。他拒绝吃点或喝点什么。在离开前，他向我走来。摸了摸我的袖子，一下把它卷起来，吻了吻我的蓝色号码，哭着出去了。他走在大雨倾盆的巴黎大街上，我听到了他的哭声。我看到他偶然遇到一个英国游客，这个英国游客穿一身米色斜纹软呢套装，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正给他照相呢。

“几个星期之后，著名的犹太画家曼尼·锡安走进了我舅舅赫西尔

的小店，买下了那件来自以特劳伊克的勒曼奇拉比的名字命名的犹太教堂的古老的幕布。他个子矮小，灰白的头发迎风翻滚。在战争期间他逃到了伦敦，在那里定居下来，现在已经腰缠万贯，回到巴黎购置了一个高级画室，在这个画室里，我们听说——那个时候在巴黎的犹太人哪个不是怀着激动的心情跟踪着我们著名艺术家的一举一动？——他举办小型派对时，法国的达官贵人都争相来与伟大的艺术家共饮葡萄美酒，来买他的画，聆听他的讲话。因此，可以说，在他身上，经文上的这句话，'走出锡安，必将颁布律法'已经变成现实了。

"一天，大约在我们著名的艺术家购买那块幕布后的一个月的某一天，一位富有的美国人来到我舅舅的小店，买走了一套巴洛克风格的家具，那都是我舅舅赫西尔亲手打造的。这个游客要求我将他带到伟大锡安的家里去，以便能'有幸'——这是他的原话——买到两三幅画。我给艺术家打电话说明这件事。结果我们都受到邀请，当晚去他的住所。

"我就不给你做不必要的描述了。这是一座漂亮的房子，家具，画，装饰，地毯——一切都是最高品位的。他的优雅的妻子，比他还要高出一头，给我们端上了高级的法国苹果白兰地。

"我们喝完之后，艺术家领我们走进他的画室，在这里，他作画都是出于——他早先所谓的——'对犹太教的饥饿'。'通过上帝亲手递来的美酒，我内心充满了对犹太教的强烈的渴望。渴望着它的符号，它神圣的语言，它的过去，像烈士那样死去的我的祖母米拉亚姆，上帝自身的精神使我振奋，并圣化了我的手，为我画着画，而从法国人那里学习了绘画技术的我则是极其谦卑地协助上帝，努力地想把他的思想变成现实，并聚焦他的思想。'这都是他的原话，亚当，我不会说这些话没有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与那个游客一样激动，在这个圣物面前——这个圣物过不了几分钟就要成为他独有的财产了——他早已颤抖得变成了一片棕色的树叶了。

"在画室中央，在盖着丝绸和薄棉布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胖胖的裸体

模特，我们著名艺术家的两个弟子正在做素描。我得承认，看到这个女人，看到那白白的玫瑰般的皮肉，看到她挺立的奶子，奶子之间还晃荡着一个小小的金色十字架，我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动。那个游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不在意这个女人。他正研究着艺术家的画，而我的眼睛离不开她了——无法从她那迷人的大腿、扁平的腹部、美丽的头发移开了，那头发如波浪般披在肩后。她很是无聊，口里嚼着口香糖。她盯着我看，眼里流露出笑意。她对着我微笑。这时，带着一种朦胧的恐惧和疑惑，我垂下眼去，看到了她身下的那块十六世纪的幕布。突然间我看到了裹在这些幕布里祈祷着的天使，我看到了被捣毁的犹太教堂，在火热的灰烬上撒尿的德国大兵。我看到一个浓眉毛的乌克兰人抓起一卷希伯来圣经，将它的装饰性王冠扔进了河里。我看到了内奥米，我听到了造物主的脚步声，听到了大笑声，胜利者的大笑声，听到了从烟囱里冒出来的哭泣声。我看到了一言不发、痛苦不堪、浪迹天涯的葡萄干。看到了血、内奥米、特乔柯夫的拉比、这个女人奶子间晃荡的金十字架、满头白发的艺术家和他高大挺拔的妻子。你明白吗？我趴倒在白奶牛身上，将幕布从她身下拉了出来。嚼着口香糖的她恐慌地跳了起来。她惊呆了，很可爱，非常像个人。我死命地逃走了。逃到地铁站，大街上，逃到一个朋友家里。直到我被抓住为止。

"我买了一个可以切割塑料的铡刀。如果内奥米的头是塑料做的，那她就能得救，上帝就宣告她无罪。我买了它，以便让我记住那暴行，而在这里，在这个屋子里，这暴行有时看来已经开始消失了。格劳斯博士将这种情形称为康复的开始——换句话说，遗忘的开始。这铡刀立在这里，而我，不管什么时候想要的话，就可以将我的头放上去，结束这垂死的痛苦，结束这一切我所说的命运虚伪的游戏。也许可以在天使的肩上，放荡女人的屁股底下看到这些幕布。舒维丝特姐姐在一个贝都因人的小便形成的溪流里看到了上帝的一个天使。感谢上帝让我活下来，以使我能够死去！"

第十六章

西瓜，西瓜！

星期日，这是没受过割礼的劳工的休息日。贝尔－谢巴的小教堂是犹太人顽固不化的一个象征，过去那么小，现在还是那么小。洛蒂太太的哮喘病已差不多完全治愈了，她正吃着可口的小脆饼，与她的朋友萨米特太太说着话。自从皮埃尔在沙漠中获救后，她养成了一个习惯，在祈祷中加入一章《赞美诗》。是的，他们不会离开这里了。说实话，他们在阿拉德这里过得很好。皮埃尔很快活，他好像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她也没有怨言。这不是巴黎，你知道，但是这里的条件……空调，暖气，公寓，轿车，假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医院里，星期日是来访日。露丝有时来看亚当，但他拒绝见她。他的孙子，就是露丝的儿子还太小，约瑟夫·格雷兹不会带他到医院来的。没有人会来。亚当一般不期待来访日的到来，原因就在此。

九月末的星期日，户外的太阳已经达到了沸点。在有空调的医院里，大家在黑地毯上微笑着。亚当·斯坦和以色列王大卫，正走在走廊里，隐藏着的扬声器放着《南太平洋》，玛丽·马丁和埃齐奥·平扎演唱。亚当拉出一瓶人头马，喝了一口。"看，孩子，上帝是残忍的，我有证据。比如逾越节的那首歌，关于'小孩'和'屠夫'的。里面唱，猫吃小孩。是吗？

如果猫吃小孩，那么猫就是一个杀手，对吗？因此，狗咬了这只猫。这是件好事，是对犯罪的惩罚。但是为什么棍棒还要打他？答案是，这棍棒是个罪犯，一个杂种。但如果这棍棒是个坏蛋，那么火烧了棍棒时就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水要扑灭这火呢？这水可犯了大罪。喝了这水的牛就是一个圣人，但宰杀这牛的屠夫就是一个臭名远扬的罪人了。杀了这个屠夫的死亡天使就做了一件好事。因此，结论是，谋杀了死亡天使的上帝没有权利做这件事。”

大卫抬起眼睛，盯着亚当的嘴唇看，这两片嘴唇吞下了人头马。他了解亚当先生，所以耐心等着。亚当放回酒瓶，感到极大的放松。他喝了一些人头马，证明了上帝的愚蠢，现在他们可以继续上路，就在星期日，即基督徒的休息日和塞斯林太太——愿她在冰柜里安息——的医院来访日。“至于人头马，这是你要的正确答案：人头马像油一样穿过喉咙。一般的以色列白兰地会像锉刀一样锯喉咙。我年轻的朋友，最好的酒配得上这样一个人：他已经告别了小丑生涯，开始吸哈瓦那雪茄，又把生活当作一个很糟糕的笑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历它，对他人表现出尽可能的礼貌，对自己留下尽可能多的乐趣。”亚当·斯坦在星期日如是说。

因为小孩的头发最终都剪掉了，他的脸就不易被人辨认。他直立着走路，他蓝色的眼睛，那些悲伤的圆圈，已经柔和下来。自从见了阳光以后，他的脸已经变得红扑扑的。但是，尽管他的脸不再苍白，他的眼睛还流露出不可名状的悲哀，不可理喻的悔恨。

亚当抱着木琴，说着胡话。他情绪高涨。人头马已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要去见人，他有计划。可不是圣水计划！这一次他手头上有真正重要的事情要做。穿着鲜艳的套装，一件深红色的衬衣，让人感觉他是个反叛诗人。亚当抱着木琴，带着以色列王大卫，想着今天这个来访日会发生什么。他特别细心地、极有远见地打扮了小孩子。短短的裤子突出他单薄的长腿，这腿两个月前才第一次站起来，一件敞开的斜纹织衬衣，一双女孩的红色凉鞋，为的是“引发笑声和同情”。这就是计划。

讲课大厅里乱哄哄的都是人。空调机正运转在最佳状态。柔和喜庆的音乐飘荡着，传到每一个角落。皮埃尔·洛蒂做的美食更增添了欢快的气氛，减缓了平常聚会常见的疲惫和混乱之态。今天，皮埃尔·洛蒂把肉切成小块，经过在由洋葱、茄子、茴香和葡萄酒做成的酱汁的浸泡，做成一道好肉。橘子汁里的小鱼，拌以白山葵和打碎的蛋黄。土耳其碎芝麻蜂蜜糖馅饼，里面包着坚果，蘸以喷香的橘味君度酒。还有其他很多精美食物。音乐使各种人声和噪音显得不那么刺耳。微笑，握手，品尝美味，闭上眼睛喝咖啡。

亚当·斯坦示意小孩站到角落里，小孩照办了。他将木琴放在小孩旁边。对着同伴们微笑，向朋友们问好，仔细研究着每一位来客的脸，这些来客他从来没有见过。以色列王大卫站在角落里，紧贴着木琴。大卫大卫大卫大卫，我们要取胜，亚当在心里说。等着瞧！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个精彩的骗局。

亚当向巴仁包姆太太走去，她在两个月以前还完全是个哑巴。在雅法的时候，她老是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眼睛睁着，但目光空洞，一动不动，好像她被一圈又一圈的海绵包围着似的。她住在特拉维夫列文斯基大街的时候，街上的小孩子总是折磨她，在她窗户边吼叫，装狗叫，猫叫，豹叫，马叫，她会走到窗前，眼睛睁大远望，期待着看到可怕的狮子跳出来将她撕成碎片。因为她十九岁时就嫁给了布鲁诺·巴仁包姆，巴仁包姆先生老去非洲，从乍得和刚果的猎人手里为欧洲的动物园购买野生动物。亚当的马戏团老从他那里买大象、熊、猫头鹰和别的动物，从那时起，他就认识亚当了。希特勒上台后，布鲁诺卖掉了猫头鹰和珍稀鸟类，带着妻子来到了以色列。

当她二十多年后见到亚当时，她认不出他了。她完全丧失了记忆。她的脸上满是皱纹，没有一丝表情。她的眼光茫然，当她拥抱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双手都要颤抖着，所以排除了任何接触的可能，任何身体接触的可能。

布鲁诺死后，野兽们纷纷从四周向她包围过来，被布鲁诺抓住、关到笼子里的那些动物的子孙们前来向她报仇，为它们失去自由的祖先报仇。她将自己关在列文斯基大街上的公寓里，狮子和大象包围了她的家，因此可怜的巴仁包姆太太生活在恐怖的永恒城堡里。一次，深夜，一只黑猫爬上阳台，抓挠着她的窗户。当巴仁包姆太太转向窗户，她好像看到了一只黑豹。她用头撞破了窗户，一把抓住了猫，掐住了它的脖子。这只不幸的动物死在了她的围裙里。她爆发出一阵胜利的大笑，因为她杀死了那只本来要将她撕成碎片的黑豹。

亚当靠近巴仁包姆太太——"正在康复的女人"——的那一刻，她爬到了椅子上（这是亚当事先指示她这样做的），拉了拉橘黄色的连衣裙——这是她特意为这个伟大场合穿的——拍了拍手，等大家都注视她了，她开始演讲。巴仁包姆太太这样说道："女士们，先生们，请原谅我打断你们的聚会，但是，毫无疑问，有时出于各种原因，我们必须放下我们周围的事情，来关注一下被推到角落的东西。我指的是那个小男孩！"——这时她抬起窄窄的、瘦骨嶙峋、软弱无力的手，指了指以色列王大卫，他正痛苦地扭动双手，眼睛则盯着困在塞斯林太太有空调的人工合成的天堂里一只苍蝇。"是的，那个男孩。请看着他！也许你从没有幸见到过他，但他的大名一定传到过你的耳朵里。被关在房间里，带着锁链，裹在肮脏的被单里，身体蜷缩着……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可爱柔弱的小男孩，你们现在看到了他的温柔的蓝眼睛，他从前是只狗。是的，一只狗。就那么简单。他吼叫，从狗食盆里吃饭，被拴在墙边，像一只狗那样走向死亡。"她停顿了一下。她学会了亚当的那套。大家都静了下来，安静得沉重和压抑，她又说道："你们知道是谁治好了他的病？是医生治好的吗？是格劳斯博士？科学？那些男护士？女护士？不！是亚当·斯坦治好的！今天，亚当与这只狗见面十一个月后的今天，重回童年的这只狗希望以一个实际行动报答他的老师和救命恩人。女士们，先生们，能不能请大家安坐片刻，好让这个小男孩，以色列王大卫——他已经从狗性的湮没无闻里复

活——在这架木琴上，来为他的老师兼救命恩人弹奏一曲呢？”

大家咕哝着，表示同意。点头，惊奇地注视，内疚之情一下变成了屈膝行礼。他们回想着这狗的过去。他们谈论过他，现在他就在他们眼前了。他的裤子很短，他的腿一高一低。大家找到各自的椅子，坐了下来。亚当站在皮埃尔·洛蒂后面，对大卫做着手势，但没有一个来访者注意到这个快捷的动作。大卫像个顺从的木偶跟着亚当的指挥走。他的双手还没有驯服；细长的手指，十块骨头连着皮，不无忧伤地摸索着拾起琴棒。亚当哼了一声：“开始！”他迅速从口袋拿出一个扁扁的酒瓶（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在皮埃尔·洛蒂背后喝了一大口，对着自己说，“你是废物，孩子，你是一个狗坟，今天我要彻底将你从地图上抹去！”

这木偶的手摸着木琴键，这表面涂有油漆的琴键在荧光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他的双肘紧贴身体，双手流畅地摆动着。他开始敲打琴键。亚当说话了，半是愤怒，半是自豪：先生，我的家谱：鱼卵，青蛙，一只独眼毛驴，还有一条狗。如果狗都能弹乐器，那艺术无前途可言！有志者，事竟成！大厅里寂静无声。小孩的脸闪着光芒，而这帮听众的脸因为某种尴尬而发红。小孩的双手不停地弹奏着木琴。一个音符追赶另一个。迈尔斯教过他弹奏《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女人》。这时一张骗子网络被音乐发现了。骗子被抓住，放进了瓶里。从前有一个县治安官谋杀了斯科茨伯勒的孩子①，降低了沃尔夫维兹女儿头顶上的天花板，杀死了露丝·斯坦。一个狗孩子在阿拉德的沙漠里弹奏爵士乐。

亚当对着自己发笑。我的不幸的胎儿正为这些俗人演奏，不过，很快一个全人，亚当，就会承担真正的任务。鼓掌打断了他的思路。快活的来访者拍着小孩的背，用眼睛拥抱着他。但是他们一看见他那颤抖的狗爪

① 此处指20世纪30年代美国亚拉巴马州斯科茨伯勒九名黑人青年被控强奸两名白人妇女的案件。

子，就四处逃散了，好像他们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各自归位了——有的回到了亲戚身边，有的回到了妻子身边，有的回到了丈夫那里，有的回到了孩子那里。亚当拉着大卫去喝酒吃菜，喂他吃美食，给他倒了一杯酒，叫他等在那里。“我很快就回来！”他说。亚当经过天文学家松曼身边，他正全身趴在地上，装着马叫，而他三岁的女儿则骑在他的背上。

舒维丝特双胞胎姐妹正与两个穿黑色套装的男人说话，一个高个子女人背对着她们站着，亲吻着她患忧郁症的三十岁儿子。这个儿子想加入迈尔斯的爵士乐队一起演出，但一听到这喧天的噪音，逃得比谁都快。他爱棉花，爱安静，喜欢鲜花、红颜色和柔软的拖鞋。这个女人打扮出众，亲吻着默默承受着痛苦的年轻人。他的脸出现了厌恶之情。他没有张开嘴巴。他的一只手在翻着挂在她胳膊上的手提包，拿出一支亮晶晶的金属口红，一支黑色眉笔，一把眼睫刷，一把小剪刀，还有一面精致的小圆镜，镶着金框，很像一件早期巴比伦式样的珠宝。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她母亲没有亲吻的那一边脸颊上，就在这一刻，当他的脸颊碰着这些物品，他的脸显得宁静了。到晚上，他会把这些偷来的东西放在床边的椅子上，脱下衣服，打开收音机，听柔和的晚间音乐，注视着椅子，露出欢快的笑容。

亚当就在他身边、在这些客人身边走过。他知道他们时不时地会偷看小孩子一眼。他知道，他们都准备好了，基本上准备好了，来接受他的观点，虽然他们也许还不知道是什么观点。这小孩给了他们希望。他坚强的外表和可爱的演出已经唤醒了他们最好的本能。

他在割礼师沃尔夫维兹面前停下，沃尔夫维兹的身边站着他的女儿，内奥米。内奥米的头跟往常一样用一条黑围巾裹着。几个人站在他们周围，包括那个衣着光鲜的老妇人——她儿子偷了她的口红，眉笔和眼睫刷。“真是奇迹，真难以置信！”内奥米·沃尔夫维兹说。“我至今还记得他过去是怎么爬的……怎么……”

“……叫的!”年轻的儿子大喊一声,因为激动,脸涨得通红。“我记得他的叫声总是让人人感到恐惧,有一次,他咬了夏皮罗,有一次,他在雅法的餐厅中央拉大便。他把一个护士的衣服撕碎,我忘了那个护士的名字,有一次,他对着我叫,我都疯掉了。”

“真相是,”亚当说,拨开人群,走到中间,“我来告诉你真相,不要相信他们骗人的童话故事。我就跟你们说……”他们洗耳恭听。“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指的是谁:格劳斯博士,纳什沃特,詹妮,埃尔德博士,沃森,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巴甫洛夫,催眠师哈劳普——他们,管理者,法律制定者,肌肉发达的人。“他们想给疗他。十年来他们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然后我来了。我给他们透露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他们闹心,让他们发疯,让他们的蓝色的血翻滚,恼怒,让他们精神错乱。他们嫉妒我,因此,设计迫害他。不是我,他们碰不了我。他们对他十分残忍。他们将他们的无助和绝望都发泄在他身上。”

“谁?”萨拉·布劳迪,长着一张忧郁的脸的小个子女人,扬起了眉毛。她的声音有点刺耳,差不多是尖叫了。“谁?谁对那可怜的小孩这么残忍?”

“他们,那些杂种!”亚当带着强烈的感情答道。“他们给他注射胰岛素,给他电疗。将他捆起来,折磨他,但毫无效果。内心的秘密是不可能为他们所知的,永远不会的。空调,是的!但是眼泪,不!但是我,我教他站立,教他打字。他是个聪明的,很有天赋的小孩。你们听他弹琴了?所以他们对我心生嫉妒。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在这个可怜的小孩子身上发泄。但我要把他们风帆里的风抽走,泄他们的气,我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那些杂种!我比任何命运都要顽强,为此,他们不能原谅我。这个世界喜欢平庸的医生,不喜欢魔术师,这个世界喜欢唱赞歌的人,不喜欢睁大眼睛看的人。就这么回事。”

亚当像一个建筑师那样设计了他的演说。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都竖着耳朵听着。他们的心也“竖着”听着。听众

圈越来越大。大家都急速转向角落里的小孩子。亚当知道这些来客对这个华丽的监狱心中暗藏痛恨。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更愿意看到这里是一个蛇坑,一个土耳其监狱,一个纳粹集中营,一个残暴和非人道的所在,以激发真正的同情心。但这里一切都那么可爱、平净、闪亮。现在,亚当突然告诉他们,在一切消毒的表面之下,在微笑和美食的另一面,在空调、暖气、音乐和皮埃尔·洛蒂的酒窖之外,隐藏着残暴,凶恶。换句话说,这里有他们来这里想搜寻到的一切东西。他们可以充分表达内疚和同情之心。

“他们的嫉妒心!他们的嫉妒心!”亚当继续着,听众圈又加大了。“他们的嫉妒是一种仇恨,带着这种仇恨,他们虐待这个不幸的小男孩。这架木琴?你们看到的这架木琴这星期就被损坏过六次。你们知道是谁破坏了这木琴吗?是谁不顾小孩子的哭泣锁上门将他藏起来的?啊,何需多费口舌?情况已完全清楚。他们认为,一个不可能治愈的病人不可能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在这个医院里弹奏木琴的!他们不给他吃东西,把他关在臭气熏天的房子里,好让他重新变成狗。他的父母拒绝来看他,医生和护士都与他作对。但是最糟糕的是——是的,最糟糕的事情,也许在你们眼里不算什么——他们就是拒绝给他他最喜欢的东西:西瓜!”

惊奇的议论声此起彼伏。那个脸色阴沉的妇女咯咯地笑着。一个穿着过度的中年男人轻声地重复着:“西瓜?西瓜?”

“是的,西瓜,”亚当·斯坦说。“这很滑稽,但是简单!这个小孩想西瓜想得发疯。你有什么办法?每个人心中都潜藏着某种特别的渴望。这有什么问题?谁能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个小孩想吃西瓜。他给医院的领导写信,但他们拒绝了他的要求。我给他带去一些西瓜,但他们从他那里偷走了。现在谅他们不敢这样做了!但在这个医院里我如何能得到西瓜?我一踏进厨房,他们就把所有西瓜藏起来。他们还专门配了一个门卫,他唯一的职责就是阻止我来搜查藏有西瓜的冰箱。这是对塞斯林太太的遗嘱进行公然的违反。啊,如果她被埋在墓

穴里，她真会气得直打滚呢！但谁能阻止他们？在这里，他们是超人。如果你向他们问起西瓜来，他们会矢口否认，当然，这就是事实。他们就这样虐待他，来报复我。真令人恶心。要是我能给他一个西瓜就好了！即使一个西——"

亚当没有把话说完。他用个借口从这群人中逃出来，马上钻到另一群人中间。他将这个故事重新讲一遍。他或添油加醋，或轻描淡写，或长篇大论或一句带过，全视听众脸上的表情而定。他从这群人转到另一群人，讲着同一个关于西瓜的悲惨故事。

以色列王大卫，想逃命。那好奇的眼光就像万箭齐发，刺在他身上。但亚当命令他原地勿动，他不敢违抗。访问时间结束了。人们互相告别。亚当离开了最后一群人，抓住以色列王大卫，将他拽走了。木琴依然立在角落里。他们在走廊里走着。亚当情绪不错，吹着口哨曲《小刀麦克》。他年轻的时候，伟大的洛特・莱雅①曾专门为他演唱此曲，那是在一个著名的路德维希・迈耶②为这个柏林的犹太"明星"举办的聚会上。

小孩哭了，但是亚当并不理会他的眼泪。这眼泪不会败坏今天的胜利，不会给他的欢乐蒙上阴影。啊，好人，不要哭。我们会拯救我们亲爱的小孩，宇宙的宠儿，我们会给他起名大卫・艾斯胡③，麦斯胡，西麦斯胡，卡瑟罗，以色列！看看这名字，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注意到其中的关联了吗？他开始是大卫・艾斯胡，结束是大卫・以色列。那不就证明一些事情吗？啊，我们要拯救艾斯胡，我们会给他几百个西瓜！女士们，先生们，让我来透露一个秘密！我从来没问过他是否要西瓜！很可能，其实非常可能，我们亲爱的小孩艾斯胡讨厌西瓜。毕竟，你们见过一只狗吃西瓜吗？

---

① 奥地利歌手和女演员，著名作曲家库特・威尔的妻子。

② 著名的德国精神病学家(1827—1900)。

③ "Asshole"在英文中是"屁眼"的意思。

小孩现在害怕了,发出一声吼叫。不是狗叫声,不是人喊声。介于两者之间。亚当的脸一时煞白。他们站在亚当的房门前,恐惧万分。亚当拉开门,走进房间,砰地关上门,将小孩关在外面。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到了星期天。塞斯林太太的康复和治疗医院的来访日。在通往医院的路上开着一辆绿色的1958年款式的雪佛兰,天线断了,一个雨刮器不见了。一阵尖锐的刹车声,车停下了。亚当微笑着走上去。窗户打开了,有人递给他一个大大的绿球。他咕哝了几句话。车开走了。亚当将球传给詹妮。詹妮跑向亚瑟·费恩,他藏在一个柱子后面。亚瑟拿了球,跑进院子。把球传给费丽丝——皮埃尔的妻子,费丽丝将球传给她女儿,她女儿抢着球跑进厨房。皮埃尔抓住球放在大冰箱旁边。亚瑟回到他原来躲藏的地方。一辆红色的西姆卡,车牌号是208842,停了下来。詹妮走到车窗边,从司机那里得到一个包裹:一个绿球。亚当站在前不久刚种下的柏树苗旁边,挥挥手。两辆轿车快开到上面的弯路处了!詹妮加快了速度,感谢了司机,用手示意一下,好像说,你现在可以走了!她拿着球,跑向帅哥卢比,他正站在上面盖着防水帆布的独轮手推车的旁边。卢比除去帆布,詹妮把球放进小推车里,就在那一刻,两辆轿车出现了,一辆跟着另一辆。卢比抓起帆布,跑到两辆车之间,在两辆车中间竖起屏风,两辆车里的乘客谁也看不到对方的动静了。詹妮大笑,指着帅哥卢比,对司机说:"他是气象所来的。他在检测风率!"帆布在风中飘动着。司机微笑着,拿出一个大大的绿球,递给詹妮。同时亚当从第二辆车的司机那里接过一个大大的绿球。亚当跑开了,跑得不见踪影,卢比走到边上。两辆轿车开走了。这些球都放到手推车里,卢比把车推给费丽丝。费丽丝推给亚瑟,亚瑟推给皮埃尔的女儿,皮埃尔的女儿将一车的球推到了厨房。皮埃尔将球拿出来,放到大冰箱的旁边。皮埃尔的女儿将车推了回来。又有一辆车开过来了,亚当将它拦住。一个男人递给他一个绿球。

"给可怜的孩子。一个西瓜！我相信别人不会想到这样做。"

"他们没有想到。只有你想到了，"亚当说。

这个男人发动车子，高高兴兴地开走了。

又有一辆车在弯路那边冒出来。亚当用力将西瓜投向亚瑟，亚瑟被重重地击中，倒在地上，带着西瓜向詹妮爬去，詹妮将瓜递给卢比，卢比将西瓜放进手推车，同时詹妮用油布将手推车盖住。突然朝他们开来的轿车停下了。詹妮跑回到路上，向司机投去迷人的微笑。她不想让司机看到亚瑟在地上爬着。好，他没有看到。又一个西瓜。一辆大巴冒着烟从山顶上下来，吱嘎一声刹住了车。司机取出一个贝都因人的柳条篮子，里面大约有十个西瓜。车里的乘客们在车窗后面善意地微笑着，车里有空调，所以车窗没有打开。亚当使劲地挥了一下手表示感谢。一辆廉价的微型汽车也快要到了。大巴开走了。亚当用力将重重的篮子投向柏树苗。帅哥卢比和亚瑟跑到路上，将篮子抱走。

微型车到了。詹妮昏倒在路上。司机从车里冲出来，想让她苏醒过来。亚瑟和卢比后脚跟前脚地奔向独轮手推车（她的一只眼睛看到了一切，另一只眼睛紧闭着，这是她从那个骗子那里学来的伎俩），他们将篮子里的西瓜倒入手推车，推给皮埃尔的妻子。皮埃尔的妻子推给她女儿，她女儿推给皮埃尔，皮埃尔卸下所有的西瓜，他女儿将推车还给她母亲，她母亲又将车还给帅哥卢比。詹妮现在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亚当来了，从司机那里拿来了西瓜。他们将西瓜滚到油布边，用油布盖起来。一阵热风刮来。又一辆车开来。微型车开走了。亚当接受了西瓜，递给亚瑟，亚瑟递给詹妮，詹妮跑向帅哥卢比。帅哥卢比抱着西瓜，两条腿像剪刀似的捣腾着跑向皮埃尔的女儿。皮埃尔的女儿将西瓜递给她母亲，她母亲又传给皮埃尔。又有一辆车停下来了，是黑色的福特。紧跟着的是一辆白色凯旋车。亚当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气球，很快将它吹大。司机的眼睛被膨胀的气球所吸引。詹妮走到凯旋车窗边，从司机手里接过西瓜递给卢比，卢比给亚瑟，亚瑟给皮埃尔的女儿。亚当让气球飞上了天，坐在司

机旁的妇女大笑。这气球形状像一个长着两个黑耳朵的米老鼠。亚当又收到一个西瓜,滚给亚瑟,亚瑟见状,跳起来压在了西瓜上面。卢比带来了手推车。詹妮把西瓜拖给皮埃尔、皮埃尔的女儿,而母亲则推着手推车。天很热。三辆汽车出现了,一辆接着一辆。亚当又放飞了一个气球。亚瑟吹响了小号。詹妮整理着长统袜,露出一条美腿。每一个司机看着不同的东西。帅哥卢比动作潇洒地忙乎着油布。"他是气象局的,"詹妮边说,边抚弄着小腿。司机抛来一个西瓜和一个飞吻。詹妮将西瓜递给亚瑟,亚瑟给亚当,亚当给费丽丝,费丽丝给皮埃尔,亚瑟又吹响小号,詹妮又晕倒了。司机和他的妻子从车里冲出来,设法让她清醒过来。

亚当抓起两个西瓜,让它们在地上滚着。卢比推着独轮车回来了。皮埃尔的妻子和女儿急匆匆地跑过去帮他。她们将西瓜滚进手推车里。亚瑟费力地将帆布拉过来。他们一起将西瓜盖上。詹妮的眩晕停止了。司机打开了发动机,但他的妻子还想对着沙漠拍照。亚当大喊:"军事禁区!不得拍照!"这个女的吓了一大跳,回到了车里。他们开走了。又一辆车到了。亚瑟跑过来,抓起西瓜,传给亚当,亚当传给卢比,卢比传给詹妮,詹妮传给费丽丝,费丽丝传给她女儿,女儿传给父亲,父亲将西瓜放入冰箱。天很热。这个过程非常成功。

当客人们都聚在休息室里聊天,喝咖啡,吃饼干,享用配得上国王享用的食物的时候,亚当站在厨房里察看这西瓜金字塔。皮埃尔站在他身边,手里拿着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他们一起数着西瓜,数一遍,再数一遍。他们还没有得出一致的数据。亚当说有 320 个西瓜,皮埃尔数了 308 个。他们最后达成妥协:315 个。事实上,亚当非常清楚,刚好 300 个西瓜。皮埃尔也知道的,但他们都假装着:亚当是出于骗人的目的,而皮埃尔则是为亚当着想。

皮埃尔:"好,三百十五个西瓜!那就是九百里拉。"

亚当(挠着前额):"一千一百里拉。"

皮埃尔(犹豫中):"九百五十里拉?"

亚当(干脆利索地):“一千零六十里拉。一分不少。”

皮埃尔(哀求着):“九百九十五里拉?”

亚当(语速飞快):“就这么定了。一千零十里拉。”

皮埃尔:“一千?”

亚当:“一千零五。”

皮埃尔:“五!?”

皮埃尔·洛蒂打开现金箱,取出二十张面额为五十里拉的钞票。他以一个欢快的姿势将钱递给亚当。亚当等着他再给五块钱。皮埃尔几乎忘了这事,但亚当没有忘记。

亚当今天很高兴。好久以来,好久好久以来他没有这么快活了。他从头到尾组织了这个行动,一切非常准确,没有一丝差错。多么神奇的创意!多么完美的创意!执行也是完美无缺!他自我夸奖着,没有一点脸红。他回想着每一个来客,那红色的西姆卡轿车,那廉价的微型轿车,那个在黑色福特轿车里大笑的女人,那辆装有空调的巴士:他回想着所有这一切。现在他们品尝着咖啡,吃着甜饼,兴致很高。他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喉咙里感到一丝甜意,好像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样。

他们不会在相互之间袒露那种甜蜜的秘密。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只有自己才是总想着别人,还记得那个小孩。

晚上,在他房间里,亚当坐在詹妮对面,用柔和、单调的语气对他解释道:“你去特拉维夫,找塞勒格曼先生,他住在蒙特菲奥大街72号。你把这笔钱给他没让他买‘来世’公司的股票。你等上一天,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回到他那里,这之前发生了一些事,股票价值已经上升了百分之五。不要担心,我会处理好这些事。你接着给兹斯肯德打电话,电话号码是324511,告诉他,亚当想马上执行‘计划100’,不要有一刻的耽搁。他会相信你,会给市政厅打电话,将得到这样的信息:市政府已经决定在大河上架桥,河两岸的房产价值今天将飚升。兹斯肯德将会从你手里接过钱,这笔钱你从塞勒格曼手里接过来的时候,将会增值百分之五,你将把这笔

钱投入与指数相关的短期债券市场中。”

她将这些话都记下了。她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每一条指令。詹妮去了特拉维夫三天。三天之后，她回到了医院，钱包里装着以色列留米银行开出的票据，抬头是以色列王大卫，票据上载明：持票人已经将总计3210里拉的款项投入短期债券。若持票人长期持有这些债券，半年内不从银行取款，以上款项将增加650里拉。亚当将这笔钱投入股票市场，购买空地，卖出，买进。仅仅一年，就像在复兴奇迹发生的那些好日子，这条老狗将把这只小狗变成一个大款。

“他会在他们所有人身上尿尿，”亚当·斯坦说。“所有人身上。”

“也尿你？”她大笑。她感觉很好，因为她做了一件大事。

“也尿我。尿所有人。国王！每一只狗就是一个国王。”

第十七章

最后的信

亲爱的约瑟夫：

上封信我写到一半被迫打断，现在接着写。让我实事求是地，如果可能的话，大胆地讲完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我已经在上封信——你说那是“你这辈子所读到的最长的句子”——中尽我所能开始讲述了。

我欠你——至少是你——一个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必须尝试着给你作出一个解释，在这里我们把这叫做尾声。我必须以一种与我这样的小丑身份相称、而你这样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做这样的解释。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在小丑和化学家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真正的相通之处，不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一个嘲弄自己，一个希望探究自然的本质。依我看来，不存在什么能横跨分割化学与幽默的那道深渊的桥梁，因为它们是无法更改的对立面。你与我之间就是这种情形，在我们之间，在你和我之间，永远横亘着露丝的坟墓。我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你爱上了她——我甚至连那种权利都没有。

因此，我要用简单的词语，用节律简单的句子——因为你对我的纠缠不清的风格的嘲笑令我抑郁寡欢——来向你解释西瓜事件之后发生的那些事。詹妮，你还记得她吧，她回到了医院，钱包里多了一张漂亮的银行

票据。因为发生了几桩其他这样的事，小孩离开医院时是个很有钱的少年了。但我正透支着我自己。

是的，很快我又病倒了。手术一个接着一个，病情变得越发的危重，没有人能看到什么好的结果，只看到死亡。亚当·斯坦确定了他的死亡日期，确定了他的痛苦的数量，他就往死亡走去了。短暂和甜蜜。是的，我又病了，不愿见小孩一面。詹妮苦苦哀求，但我抛弃了我的同情心。我不想再见到他了。我怕他会越来越依赖我。我要自由，无牵无挂地死去。我想用自由来折磨自己，正是这种自由加快了我的死亡。我的天空是不透明的。赫伯特在嘲笑我，我经受了这最后的打击——不管这似乎有多么的怪异，这就是最后一个打击了——之后，陷入了彻底的昏迷之中了。我双胞胎兄弟的深情呼唤和詹妮，我那疯狂的詹妮的絮叨都无济于事。

那天，他们决定再次给我施行手术。灿烂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我的房间。我回想起，那时，我想起了塞斯林太太，就在几天前，她刚刚被安葬在医院的庭院里。我没有去参加葬礼。我有一个疯狂的想法：一个已经冰冻这么长时间的女人不值得我去出席她的葬礼。我把这话告诉了詹妮，她听到这话非常伤心。她吸着烟，坐在我床头，按摩着我的头盖骨。我害怕这些手指，因为它们爱过我。我憎恨爱。我害怕塞斯林太太的尸体。她被埋葬了，某些东西就告一个段落了。我甚至将赫伯特引入到这些事件的中心来。在我与他的谈话中，我没有提及那个好心的美国老太太。我听说，在葬礼上，舒维丝特双胞胎姐妹唱了不少悲伤和可爱的歌。格劳斯博士做了精彩的布道。真是个了不起的仪式！皮埃尔·洛蒂告诉我，塞斯林太太的家属代表只有在品尝了他专门制作的蘑菇加酸奶油炒的牛排之后才得以平静下来。现在他们已经回到了克利夫兰。格劳斯博士下令我必须接受手术。

真是个可爱的男人，格劳斯博士。有时我想起他时，我确实知道，我以后还会想他的。一个本该成为诗人的人却做了医生。他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场搜寻，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地搜寻理智的迷团的答案，但直到今天，

他并不相信理智有什么高明之处。

在通往手术室的路上，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手术（这是那些医生的说法，而格劳斯博士经过痛苦的争执，也同意这种说法）。詹妮和小孩将我的手术推车挡住。似乎是命运安排了这次会见。小孩哭了。我是多么爱他那可爱的蓝眼睛。他哭泣，而詹妮则结结巴巴地说着话。我记得她说了什么。就像唱针戳到唱片上一样，她的话刺进了我的身体，留在那里，没有出来。就在那一刻，正当我坐在我的老露丝的公寓里，坐在窗边，窗外粗大的桉树掩映着亚尔孔河，就在这时，我感到我的身体在旋转，她的话滑出了我皮肤的轨道，好像我成了詹妮切成的一张唱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回到特拉维夫。也许这让我想起白茫茫、乱哄哄的柏林郊外，在那里我成了一个人的父亲，这个人脖子上挂着一个金十字架，她日后将变成你的妻子。

我的小孩哭了。你看，我叫他"小孩"，你知道他以前是一只狗。不，他不再是一只狗了。他站在我的手术车——两个护士正要将它推进手术室——边上时，我明白了。他不再是一只狗，再也不会变成一只狗。我一看到他，我就呼唤赫伯特，但赫伯特拒绝来这里。詹妮说："你让他发了财，你让他站了起来，你把他变成了一个人，而现在你假装是个陌路人。你太狠心了，你不可救药了，你就要死了。你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你不仅恨你自己，也恨你的女儿们，你的妻子，你的小孩，还有我。"

她的话并不令我震惊。她说话的时候很美丽。她脸色苍白，脸上的肌肉一块也不动。她的眼光像匕首一样向我投来。当我呼喊赫伯特，而他不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孩子的泪水，意识到我对他还有真情。更糟糕的是，我对自己还有真情。我甚至对詹妮也有真情。但我努力以一种固有的绝望为自己辩解。我对她说："他什么也不懂。钱并不能使狗变成人。我是一只狗，因此我就能为自己向他复仇。我依然是只狗，但他不过是雌雄同体的阴阳人。他既不是小孩，也不是狗。"我的话即使在他们听来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小孩实际上是含着泪花在微笑。任何一个四肢着地爬

行了这么久、又曾经是只狗的人都能够产生普通人所没有的感知。在我们身上，在他和我身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秘密的感知，这种感知使我们能够分辨出隐藏或省略的东西。

康复和治疗医院里没有比詹妮更绝妙的疯子了。我也想念她。但我不能回到她身边去。我不疯的时候是个"死亡板书"①，像死亡、零一样平淡无奇。我现在离开医院已整整一年了，她还没来看过我。我的信她也不回。虽然她每星期都会给亚当·斯坦写信，虽然我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收到写给狗公司亚当·斯坦的信，但这些信并不是写给我的。这些信是写给那个医院里她熟知的亚当·斯坦的。我，她是拒绝承认的，我理解她。她一辈子只爱一个男人。那个人，我把他杀了。我康复的那一刻，亚当·斯坦就被埋葬了。詹妮依然在悼念他，为他悲伤。

那时在走廊里，手术车上躺着一个垂死的病人亚当·斯坦。我抬眼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生着气的女人和一个含泪哭笑的小孩。这时，亲爱的约瑟夫——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动作是如此的迅猛——小孩和詹妮抓住手术车，推着它逃向我的房间。我尖叫着，想阻止他们，但我的尖叫和挣扎都无济于事。两个大惊失色的护士追赶着我们，但詹妮跑得很快，把她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我很痛苦，很愤怒。我惊叫。詹妮呼的一下关上门，护士在门外大喊大叫，痛骂。詹妮打开收音机。几首军队进行曲淹没了她们的怒喊声。小孩走到我跟前，亲吻我的嘴唇，把他的脸埋到我的肩膀上。这个举动叫我感到甜蜜。我呼唤着赫伯特，但赫伯特不来。詹妮解开手术车的带子，与小孩一道，将我从手术车上抱下来，放到了床上。

詹妮说那些手术是愚蠢的。要得到快乐，我所需要的只是爱，就在这里，她说，站立着两个爱我的人。她和小孩。在我还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她宽衣解带，上了我的床，小孩坐在床边，咬着手指甲。

格劳斯博士在门外叫着詹妮的名字。詹妮放低收音机音量，掩饰着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已经在嘴角跳荡的微笑，说，“格劳斯，不要打扰我。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一切都好，相信我。小孩在这里。亚当会平安无事。我发誓。”她说着，喊着，我永远不能理解她是怎么做到的，但事实就是这样，她说服了格劳斯博士，让他深信一切都好，可以推迟手术，于是格劳斯博士和他的护士们都走了。当这期待的安静来临时，詹妮突然大笑起来，慢慢地，我们，小孩和我，也一起笑起来。

我们做爱。小孩虽然没有看到，但他感知到在发生什么事。显然，他不会宽恕我。不过，在我复杂的脑海的某处，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在将我自己与他隔绝开来。显然那就是我所要的。也是她想要的，这只秃鹰。他轻声哭泣着。泪水顺着脸颊哗哗而下。虽然他不愿将脸转向我，我只看到他挺直的后背和紧绷的肌肉，但我感受到了他的泪水。

那是亚当·斯坦与詹妮最后一次睡在一起。第二天早晨，小孩被带到别的地方接受检查，之后，詹妮回到我房间，发现我的情绪不同往常，很怪异。

我花了一整天时间设法去找赫伯特，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这将是我们最后的见面；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想到我再也见不着赫伯特了，他可是我的双胞胎兄弟，我们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

詹妮进来时，我命令她与赫伯特做爱。她就像伊甸园里那条著名的蛇，浑身洋溢着爱，嘴里饱含着毒液，出于对亚当的爱，她决定了他的命运。但我必须强调，命令詹妮与赫伯特睡觉的那个亚当·斯坦不是赫伯特。我可以保证。今天我可以坦率地说，亚当·斯坦实际上是站在一个角落里，观察着。就是前一天我与詹妮睡觉时小孩做的那样——我相信是这样，虽然实际上他只是咬自己的指甲而已。不过，在这里，在露丝安静的公寓，甚至要想象那一幕可怕的情景都很难做到。

詹妮脱下衣衫，因为她从来不能拒绝亚当·斯坦的命令。她出于痛苦和羞耻而诅咒着，唱着悲痛的挽歌让赫伯特的身体压在她身上。但是亚当隐藏在某处的眼睛指挥着她；在他们整个做爱过程中，亚当的声音指

挥着每一个动作。这声音命令她微笑，于是这挽歌就停止了。这声音命令她亲吻赫伯特的身体，命令她在高潮到来时尖叫。而詹妮确实尖叫了，她尖叫的时候，亚当大笑，听到这大笑声和那尖叫声，赫伯特站起来，走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亲爱的约瑟夫，有些恐惧不亚于对死亡的恐惧。在那个时候，当我失去我最后一个家人的时候，当我变成一个彻底的孤儿，这世上没有人我可以称为亲人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了这种恐惧，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恐惧是一种死亡之梦的结束的开始。赫伯特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地将这个梦敲打入我的灵魂：如果赫伯特死了。亚当必须继续活下去。我感到我必须成为赫伯特的活墓碑，就像你的儿子将成为我的墓碑一样。

詹妮哭了。我也哭了。我们哀悼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詹妮忘却了她的耻辱。我是唯一留下来的人。我深深呼唤赫伯特，我苦苦哀求他，但他拒绝回来。

当格劳斯博士发现赫伯特消失了，他黑黑的眼睛里爆发出一丝微笑。事后詹妮告诉我说，这个以研究亚当为爱好的人那天晚上太高兴了，喝了个酩酊大醉，回家时步履蹒跚，一路高歌。

我亲爱的约瑟夫·格雷兹，我现在正坐在一个可爱的房间里，几年前我离开了这个房间，去康复和治疗医院作最后一次访问。我回来了，露丝很高兴，虽然我从不回复她的来信，她是一脸的喜悦。每天晚上 坐在起居室，露丝在漂亮的高脚杯中倒上高级的法国白兰地，在古色古香的台灯灯光下，我们听音乐，聊天。我多么喜欢她的一口德语，那些词语的韵律，她平和的说话方式，真的与一张老地毯一样古色古香，像一个拥抱一样爱抚着我。有时我们回归到青春的疯狂，上楼去了她的房间。她的房间很柔软，上面覆盖着一张相当漂亮的粉色床单。我想我将这样死去：老态龙钟，筋疲力尽，无忧无虑恰如一个孩童。露丝照料着我。作为回报，我给她提供无限的满足。我在她身边，她需要我。

最后，让我说说那些把我带回到露丝身边的事件。

我的小孩康复了，我突然不再痛恨这件事了，于是格劳斯博士决定做个小小的试验。对亚当·斯坦做个小小试验。这个试验中用到的骗术，我想象得出，他从他师傅那里，也就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我这里学来的。

一天，格劳斯博士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一个长长的、听了很累人的事。一个男人穿着他兄弟的一件衣服来到医院。他的兄弟好像死得很蹊跷，他现在想探究他死因的一些细节，因为他听说亚当·斯坦等人，而最终是他——也就是内森·格劳斯博士——答应帮他的忙。“所以，求求你，亚当，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友谊，请帮我这个忙，摸一摸这块布。”

我摸了一摸。我的手指颤抖着在这块布上慢慢划过，然后我暴跳如雷。没有死什么人！我说。整个故事都是瞎编的！这是个谎言，我尖叫道，一个耻辱！格劳斯博士将身子陷在扶手椅里，两只眼睛像两束手电筒光似的盯着我。没有死什么人，我重复一遍，没有什么人会死。这块布的主人还活着，还将活很多年。他没有病。或许他过去生过病，病得很重，但他现在完全康复了。我不知道，完全不清楚情况。这个人应该被告知这些，我大喊。欺骗是一种可怕的悲哀。你必须告诉我他是否康复，我喊道。也许他不知道这件事，这种无知是可怕的，我在发抖，我害怕极了。

接着，亚当被告知，这块布是他的。从他的一件衣服上割下的一块布。亚当·斯坦太喜欢格劳斯博士的这个恶作剧了。他得亲吻这个巨人，两个脸颊都吻到。他回到房间，久久注视着天花板，微笑着，那是一个做淘气事被人捉到的少年的微笑。

因为我不想多费笔墨，亲爱的约瑟夫，我想赶紧结束这桩事——或者开始这桩事，如果我们将我们深爱着的孩子作为我们最后一个点——我现在要略过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本质上是一个对显然已经发生了各种变化的适应期。这样的适应就是逐渐走向最终的净化。这样做，这最终的净化就不会来得那么突然。我康复了。一点一点地，这个恶梦不再折磨我了。这是一个奇异的、令人称奇的、不可想象的转机。在过去几年，我

几度从精神病医院出来重归社会。但那几次康复都没有什么价值。我们,我和医生们,心里都明白,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但这一次,一年半之后,我又出来了,不回去了。这一点,格劳斯博士知道,我知道,詹妮知道,露丝知道。露丝,我的老女人,那个少女,感知到我要回来——我并没有写信通知过她——便打扫我的房间,贴上了新墙纸(用可爱的黄墙纸覆盖了老墙纸),等着我。真的,我确实回到了她身边。我们的见面是多么的美好,平静和自制!

在那些我逐渐适应我最后康复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显现出我与我自己,我与小孩的关系。

一个灿烂的日子,我坐在离护士斯皮策不远的一个院子里,看着下国际象棋的棋手和飞上天的气球,这时,小孩来了,坐在我身边。

在来这个院子之前,我与迈尔斯·戴维斯道了别。迈尔斯出院了,就要回家了。他的康复并不彻底,但从他向我坦白他从未去过纽约的那一天起,他的感受就好多了。现在,经过充分的治疗,医生们认为,他到医院的高墙之外过上某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我相信他还会回到这里,但谁知道呢?也许不会。我们满含深情地道别。我想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后来知道,迈尔斯去了纽约,在那里待了几天,惊恐不已,回到了特拉维夫他父母的家里。我还听说,他现在雅法演出,在一个新开张的夜总会里演出,我很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至少是暂时找到了。

我们坐在长凳上,小孩与我。这是美妙的一天。我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但我的眼睛透过眼帘注视着他的每一个表情。他很仔细地研究着我,我知道他不能确信我真的睡着。他站起来,开始来回踱步。离我们坐的长凳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公告牌。小孩背对着我站在那里,看着公告牌。远处钟声响起,开饭的时间到了。我没有站起来。我坐着,看着小孩,观察着他挺直的后背。

这时,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公告牌里发出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开始有点颤抖,后来变得镇定起来。它宣读着几个月前我贴在公告牌里的

一个通知。这个声音很陌生，我从没听过。它说："各相关人士：本人很高兴地宣布，本月十日晚八点，本人将再次开设绘画和雕塑史讲座，内容将涵盖从人类早期直至当今的艺术，包括古埃及艺术，亚述、希腊、罗马、拜占廷和中世纪艺术，皆以全新视角来阐述，文艺复兴……"

这个声音絮絮叨叨说个没完。他是谁？这一会儿我想：也许是赫伯特回来了？但赫伯特说话的声音可不是这样的。我又开始听到声音了？那是狗在说话。背对着我。这狗张开嘴，他的声音与他的眼睛一样可爱，与他直挺的后背一样可爱。我们都康复了，他和我。为什么？直到今天，我都找不到答案的影子。格劳斯博士也没有找到。上帝显然能作出解释，但自从那场可怕的沙漠遭遇之后，我与上帝就不再说话了。

小孩没有将脸转向我。我知道他在哭泣。我轻声地作狗吠状，大笑。他依然不转身。他在颤抖。他的双手摸索到我身上。我向他伸出手去，他将我的手紧握在他的拳头里，但依然不把脸转过来给我看。我们依然在无人地带。从那时起，我们就能用我们的指尖相互触摸，就像其他的人类所做的那样。只有在那疯狂的黑暗日子里，我们才能有心灵的接触，像摩擦鼻子那样摩擦着心。

那个月底，亚瑟死了。一天他逃跑了。他们找了他好几天，但找到他时，他早就死了。他到了埃拉特，去了海滩，寻找他的比阿特丽斯。找不到比阿特丽斯，他就回到了他女儿曾经上过的农场学校。不过，他没有进到学校里面。显然是出于恐惧。他将自己的身体挤进一棵巨大的梧桐树的树枝之间，坐在那里，直到别人发现他死去。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尸体解剖发现他的心脏出了问题。即使这样，此案仍无法了结。在他逃离医院前，他用他的那一套象形文字写下几个名字：

1. 亚当·斯坦。狗。以前在奥奇豪森集中营。今天：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本－布拉克。杂种。他不会死的！决不会！

2. 格劳斯博士。从前叫克雷恩。奥奇豪森集中营。

3. 大卫，以色列王。从前是国王，现在是狗。卖国贼。

4. 比阿特丽斯。荷兰。阿姆斯特丹。残梦大街 1939 - 45 号。黑暗深渊。没有答案。杀了我! 求求你。

埋葬了亚瑟之后,我知道我很快就要走了,也知道以色列王大卫,同时也将走了。我做了最后的准备。我向很多人告别。有意思的是,像我们这样的疯子竟然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亚当在很多疯人院里待过,他很快会认同病人间常见的那种隔膜,几乎完全的隔离。但在我们这个医院,我们建立数不清的联系,大家相亲相爱,相互需要,就为这个原因(当然有很多别的原因)考虑,格劳斯博士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是一流的,这个人理应得到尊重和赞美。

我与舒维丝特姐妹道别时不知说什么好。我们相互注视,无限悲伤。但我们没有哭。我们没有提起往事。我们,没有提起沙漠和上帝的显身。我握着她们的手,紧握着她们姐妹的老手,我的眼睛抚摩着她们的眼睛。皮埃尔·洛蒂是个办事干脆而严厉的人。我要走了,他很高兴。他相信我还会回来。他祝愿我完全康复,也祝愿我尽快回到医院。是的,他是不愿回法国去了。他喜欢这里的生活,即使没有了亚当做伴。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告别宴,喝了皮埃尔特为我从地窖里取来的上等美酒。没有人发表演说,但舒维丝特姐姐的小胡须下的嘴巴嗡嗡地说着什么。皮埃尔·洛蒂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虽然我抛弃了医院,但我依然是贺卡公司的合伙人;生意一有起色,他就会与我联系。我很感谢他,答应他不会切断这个联系。

与格劳斯博士的道别非常痛苦,我可能无法向你描述。我们之间的关系中有一些神秘之处,在我离开医院的这一时刻,我无力来探询这个神秘的东西了。格劳斯博士对我的康复抱着绝对的信心,而我自己则不那么确信。至今我仍有许多疑虑。到我们分手时,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认命了:他无法治愈我,但知道,只有通过他的帮助,我才有可能痊愈。我不接受这样的看法:我治好了小孩。这孩子是自己治好的,我只是帮了他,虽然我的帮助不一定是特意的。

还有詹妮。詹妮没有来道别。早上，在我知道我动身的确切时间之前，她过来了。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她用悲伤的眼神看着我，我看到她爱恨交织，身心分裂。在我们那些恩爱（你愿意怎么称呼我们的关系，就怎么称呼吧）的日子里，我从未这么清晰地看到这可怕的分裂。我曾经见过爱恨完美地结合成一体，但现在我见到的是两张不同的脸，这张是仇恨，那张是爱恋。这情景非常令人震惊，她丑陋无比，同时又美丽动人。我想亲吻她，又想杀死她。我彬彬有礼，冷若冰霜。我们谈到这可爱的天气。这很愚蠢，就像为一个尚未丧失意识的人举行葬礼一样愚蠢。

我已经说过，她给亚当·斯坦写过信——不是写给我，而是写给留在医院的那个亚当·斯坦。她拒绝写信给我——康复了的亚当·斯坦。她不会承认他的存在。愿上帝保佑这个美丽的女人。要不是她，我的生活就是地狱。她邪恶的灵魂中有很多善良之处。她总是追求崇高目标，追求爱与死，亲吻与毁灭的不可能的结合。她对我说："你以为你比火聪明，现在你会引火烧身的。"接着微笑道："你爱过我！"不让我有回答的机会。我想说，是的，我爱过她。当然，我说了，她也不会相信。

我会回到医院来吗？亲爱的约瑟夫，格劳斯博士并不相信我会回来。他认为我已经康复。詹妮认为我康复得比谁都好。这一点她深信不疑！你呢？你觉得我康复了吗？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露丝希望一切将又变得美好。但这一切都曾经美好过吗？她为我做美味的饭菜。我大量阅读，听收音机，听唱片。我听爵士乐，迈尔斯·戴维斯将他对美妙音乐的爱传染给了我。我也听巴赫和蒙特威尔地的音乐，我尤其常听柏辽兹的《安魂曲》。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直接与我对话，好像我们分享着什么共同的秘密似的。死亡不再掌控在我手里，我不能命令它，它会按照它的时间表行事。我不能再让自己得病，我不能再自我了断。我好像收缩了。我康复了，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理智是令人高兴的，很平静的，令人称快的，但缺乏伟大感，缺乏真正的欢乐，也缺乏那痛击心灵的大悲。

在我待在医院的最后一天，我拉起小孩的手，离开了房间。我曾经答

应给他一串钥匙，现在我给了他。他明白了，露出笑容。他是欠我一个微笑。他打开一扇又一扇房门，打开一扇又一扇大门，我们走着。他在前，我在后。我们来到院子的边上，来到库尔德老人跟前。这扇门也被以色列王大卫，打开了。我等待着，因为有一次——那时他跳回来，哀号着，咬了我的手——我告诉他，他将把最后一把钥匙扔进医院，医院将被付之一炬。现在他手里握着最后一把钥匙。他抬起眼睛，盯着我，盯着天空，然后又看着我。我等着。我们两个人都等着。这一刻空中凝聚着紧张气氛，接着孩子转过身来，将钥匙送到库尔德老人那里，然后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走到他跟前，拥抱他。一辆白色的沃克斯豪尔正等着他。他的父母坐在车里，会把他接走的。我们拥抱了一下，他走到父母跟前。他转过一次头，我对他笑笑。然后我朝医院的另一边走去，那里有一辆车等着我。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父母的名字，不知道他姓什么，住在哪里，把我为他筹集的钱存在哪家银行。他不知道我现在住在哪里。我们过去是两只狗，过去认识。

露丝刚刚将一块巧克力蛋糕和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端到房间里。我呷了一口咖啡，准备结束这封信。亲爱的约瑟夫，这就是全部故事，虽然缺一个像样的结尾。理智是悲哀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今天住在一个可爱、美好的山谷里。高原永远地消失了。不再有可怕的沙漠，我不会再往火里跳，我害怕被烧着。

我能见到你和你的儿子吗？我希望能。我会回到医院吗？我不知道。我在余下的日子里将做些什么？甚至连这个我都不知道。我将沉思，回忆，慢慢死去。孩子呢？我的孩子？他现在在干什么？他在哪里？我想他。但想他是不合适的。他应该过没有我的生活。他是一个好男孩，我坚信他会成功。爱，就像死亡，有其黑暗的一面，不可理喻的封闭的一面。真的，我们是生来去爱别人的吗？露丝在楼下起居室里哭着。我

可以听到她的哭声，轻轻的，悲伤的抽泣。今天是她的生日，她以为我忘了去向她祝福。其实，我早为她买了一块漂亮的金表，仔细地包装好，藏在我的口袋里。等一会儿夜幕降临时我会送给她，我们将围坐在蜡烛旁，共饮法国白兰地。

亲爱的约瑟夫，再见了，祝你好运。但愿已经发生的一切不会再重演，将要发生的一切也许不会发生，但愿天下所有的狗都能相互交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亚当复活
作者=（以）卡纽克（Kaniuk Y.）著；陆汉臻，郭国良译
页数=343
SS号=12793059
出版日期=2010.11